股殇②

大牛市

诸葛就是不亮◎著

揭秘游资发动行情和新时期大资金运作个股的逻辑
牛市来了我们应该买什么？
牛熊转折点的特征如何把握？
开阔地大平原的操作脉络
逻辑演进的交易知识
翻开本书，为你揭秘。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股殇. 2

作者：诸葛就是不亮

ISBN：978750865832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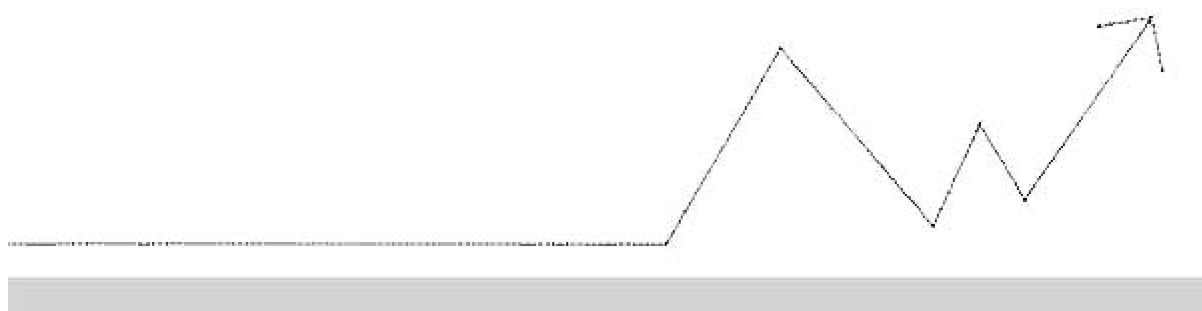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前情提要

刚过完30岁生日的“最牛证券部老总”张松海，情场得意，家庭之外，与上司谢佳人的关系越走越近；与关弘毅、梁鸿宾合作，吸纳香港热钱旗开得胜的华鼎鑫，胃口越来越大，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职场新人王志与好兄弟炒手孙超，在股市上逐渐开窍，渐入佳境；周东明、凌峻峰、李国威……每个人似乎都在朦胧的牛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期望大干一笔。盈亏、涨跌、多空、贪婪、恐惧……以及爱情、财富、梦想，人人都high起来的大牛市，人人都在期待的大牛市，最终迎来的到底是喜悦还是悲伤？是巅峰还是深渊？是偶然还是命运？

陆家嘴的晨曦升起，让我们一起重新回到即将来到的大牛市场景中。

上部



证券营销秘籍：单兵能力提升



证券营销员工的单兵作战能力肯定不是体现在推荐股票上，那对员工的要求太高，也不可能做到。客户也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指望着你能帮他挣钱？有这个水平还不自己炒股去了？员工素质主要体现在对具体业务精通上，换言之就是我不能给你挣钱，但是我能为你提供挣钱的帮助。

2006年1月的第二个周五，是传说中的黑色星期五。上海的冬天，湿冷的环境让人吃不消，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半，谢佳人和张松海站在机场的接机口前，平静地等着。

“晚饭安排在哪里？”谢佳人回头问了张松海一句。她依然那么优雅，一身深黑色的风衣，挽着一根淡蓝色的纱巾，依稀看到里面米色的高领毛衣，发型是典型的职业女性装扮，略有些烫卷又不失大气，手挎包是非常少见的宝格丽蓝色真皮小拎包，笔挺的西裤搭配精致的高跟皮鞋，整个人在人群里显得格外亮眼。

“苏浙汇饭店，住安排在瑞吉红塔酒店，”张松海道，“本来我以为要来多少人呢，生怕不够地方，跟你通了电话才知道就封建军和研发中心那批人过来，所以住宿就安排到了瑞吉，晚饭也临时换到了苏浙汇。”

“本来大猫儿的意思是今年的工作会就在上海，”谢佳人解释道，“后来营销服务中心那边实在挤不出时间在元旦前把筹备金融衍

生品[注]部的方案拿出来，所以就元旦后专门开了这么个会。选上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2月底深圳开会的时候封建军已经跟我吹过风了，我理解应该就是金融衍生品部就准备设在上海。”张松海前后晃着身子，低头看谢佳人漂亮的高跟鞋，“我听他的意思，准备让你来负责这块儿？估计是让我给你打下手，同时还兼着营业部负责人，我理解得没错吧。”

“大体不错，”谢佳人的脸上浮出笑意，“他本来想自己抓这个新部门，不过后来我找他聊了一次，他就放弃了。估计春节之后你就会得到消息，这次总部要提一个副总，我流露出想回上海负责衍生品部筹备的意思，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之前一点也没跟我说。”张松海笑了，“这么好的消息，为什么这么晚才告诉我？”

“好消息吗？”谢佳人笑出了声，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我怎么觉得是苦差事啊？”

“如果封建军来，对我肯定是苦差事。”张松海装作严肃地道，“你来么，那肯定两样啊。再说了，上个月他跟我一说金融衍生品的事情，我立刻就有数了，说实话这边ETF这块儿业务已经磨合半年了，几个客户也培育得挺好；权证这块儿你更不用担心，你去看看我这边大户室的情况就知道，大冷天要我开冷空调呢。所以衍生品这块儿只要你愿意做，最多半年，我有把握成为其他人的意外之喜。”

“我当然信得过你，业务上的事情说实话我能帮你的已经很少，”谢佳人深深地看了张松海一眼，“香港那边分红的钱这几天就到账了，数字关弘毅给你报了吗？”

“他不会跟我报的，他不用报我也知道大致数字。”张松海笑道，“我发现他好像从来不在我这里提起你，估计也不会在你面前提起我。是不是？”

“这是他做人的聪明之处，”谢佳人瞄向出口，“其实我相信他心里明镜一样，你我的关系他能猜得到，他假装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什么关系？”张松海好半天没有开玩笑，心里有些痒痒。他错后半步，一瞬间，鼻子里都是谢佳人洗发水的味道，“这个味道太好闻了，什么洗发水？”

“资生堂的水の密语，”谢佳人没好气地说道，“我跟你上下级关系！是不是到点了？”

“我看一眼，”张松海朝边上走了两步，打量了一下航站楼信息牌，“应该差不多了，我看上面说已经着陆了，他们几个人啊？我有点担心车子不够。”

“一共就四个人，封建军外加研发中心的三个人，”谢佳人道，“足够坐了。研发中心的三个人是刚毕业的研究生，我见过两次，想法是有的，但具体思路还是太乱，到时候你要好好布置一下，筹备就开始着手吧。”

“只有四个人啊，那我房子还定多了。呃，对了，衍生品部你说办公地址设在哪里？”张松海问道，“要不就跟营业部在一起？”

“不，”谢佳人斩钉截铁，“不要。”

“为什么？”张松海不解地问，“离我近一点有什么不好？楼里的环境又不差，你还比较熟悉。”

“不要，”谢佳人坚持，“别太远，但也别太近。平时你老老实实待在营业部，衍生品部这边的事情你要学会抓大放小，至于我，说实话借这个机会逐渐就淡出了，总部那边人事关系太复杂，我也不愿意浪费精力在这上面。办公地址你看着选，当然选浦东那是必须的，离交易所也要近。”

“你不用操心，我来负责吧。”张松海看着谢佳人，“你什么时候回深圳？周一？还是周日跟他们一起？”

“他们最迟周日晚上就走，如果明天下午约到交易所的人，可能明晚就走。”谢佳人想了下说道，“开这个会还是次要的，封建军的主要工作是跟交易所的领导谈基金通的事情，我们的行动有些慢了，去年8月项目就启动了，今年才来谈具体的东西，只能说效率不高。”

“这样啊。”张松海反而笑了，“那刚好，他们走归他们走啊，你可以多留两天，好歹要考察一下办公地址啊？到时候给你个惊喜。”

“惊喜？什么惊喜？”谢佳人扬了扬漂亮的眉毛，“哦，我知道了，之前说过了，我必须要相中才行。”

“那是当然，肯定是你先看，”张松海宠溺地看着谢佳人，“就等你满意我这边就下手了。全装修的复式，物业也很不错。你肯定喜欢，我保证。你的品位我还是了解的。”正说着，就看到封建军从出口出来了，前面还有三个年轻人，不消说，那就是研发中心新毕业的研究生。

张松海和谢佳人快走几步迎了上去，“封总好。”张松海笑着打招呼，谢佳人只是点了点头。

“来了有一会儿了吧，”封建军是个很和气的人，短发显得特别精神，只是鬓角的一丝霜白让人觉得他有些年纪了，“谢总上午到的？你没跟我们一起走算是对了，这趟班机上的人特别满，太乱了。”

谢佳人与封建军聊着天，张松海带着一行人朝停车场走去。

张松海是司机，谢佳人是一行人里唯一的女性，他俩就直接坐在了最前头，封建军和一个研究生坐第二排，剩下两个在最后一排挤着，一辆别克满满当当。

“车子是借客户的，营业部就一辆帕萨特，”张松海解释，“还好咱们人刚好能坐下。”

“我就跟谢总说不要来接，”封建军坐直了身体，推了推眼镜道，“营业部事情多，又是在上海大都市，打车也方便。”

“这个点打车估计难，您看那边排队的，”张松海努了努嘴，“估计至少排半个钟头吧。我跟谢总也就刚到没多久，安排您住瑞吉红塔，您看行不行？”

“行，怎么都行，就是一晚上的事儿，”封建军笑了，“安排两间房就得了，我跟他们仨谁挤一挤。”

“您可别，”张松海跟封建军业务上常往来，也很熟悉，“其实跟您这种大领导在一个房间睡觉，他们几个小家伙只有不舒服，您不信问问他们。说实话，今年营业部效益不错，您就踏实地住单间，不光您，他们仨我安排的也是大床房。明天要开一上午会，下午也忙，晚上就要走，一定要休息得舒舒服服。”说完他又俏皮地来了一句：“跟您交个底，去年的预算我还有点招待费没花干净。您又不是不知

道，招待费预算不花完也不给我发奖金，明年还未必多给我，您踏实住，就是帮了我的忙了。”

“你小子这张嘴，”封建军听到一半就乐了，“谢总，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松海这一年，可给我们长脸了不少。上月总经理办公会的时候，领导还说要找个机会让他在营业部老总工作会上谈谈经验叫其他人学学。”

谢佳人也笑了，“我是知道他的，业务上无可挑剔，做人上更无可挑剔，所以你一说筹备衍生品部，我脑子里第一人选就是他。”她回头看了封建军一眼，“我看今天OA注上出公告，今年准备大力拓展营销团队了？”

“嗯，团队一定要建的，”封建军点点头，“去年试点了几个营业部，松海这里也是。现在看还是有效果的，困难时候建团队，行情好的时候才能收获啊。今年的目标是营业部至少配20个人的营销队伍，一方面为将来的金融产品销售铺路；另一方面在营销展业上，准备依靠推银证转账，抓一抓银行网点。松海怎么看营销团队啊？”

“营销团队是一定要搞的，”张松海道，“不过我还有点其他想法。上次我跟专管员聊天，他也问我这个问题，估计是现在很多券商都想搞。我一直想，企业的核心是什么？肯定是创造利润吧，所以我想把营销团队做成一种类似特种兵的模式。我不知道我表达得清不清楚，我现在跟我的营销总监提的要求就是不追求团队的人数规模，但一定要有质量。我核算过成本，按照现在的薪资条件，一个营销人员至少名下要有500万到600万元的客户，才是保本的，单兵作战能力不强，盲目上数量，将来还是会被破掉。”

“你这话倒是说得透，”封建军陷入思索，“有你这样眼光的人不多。你接着说，还有什么想法和思路？”

“也不能说是思路，不成体系的零碎东西而已。”张松海看到谢佳人不经意地摸了一下手腕上的表，立刻会意，把扶方向盘的左手袖子拉了拉，盖住了宝玑，“单兵作战能力肯定不是体现在推荐股票上，那对员工的要求太高，也不可能做到。客户也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指望着你能帮他挣钱？有这个水平还不自己炒股去了？员工素质主要体现在对具体业务精通，换言之就是我不能给你挣钱，但是我能帮助你挣钱。比如可以为客户进行风险评估和评级，比如在不起眼的地方可以帮助客户省钱，或者利用一些不常见的品种帮客户理财，类似于这样的服务。上次我陪一个朋友去花旗银行，那里面的员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专业，未必是他们多么精通金融行业，但对于花旗自己的业务、产品，那都是异常熟练，而且特别有营销素质。”

“谢总啊，我可真是羡慕你啊。”封建军听完了这番话后感慨道，“你说，营销口上要有这样的人坐着，咱们安心回家睡觉得了。”

“封总，您这话一说，我就不安心了，”谢佳人笑眯眯地道，“这可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兵，不带你这样当面挖墙脚的，再说了，衍生品这块儿我还指望他好好使劲呢。”

“我就是一句感慨，你看你，像被人偷了宝贝一样。”封建军一触即退，望着窗外道，“这个点上海这么堵啊？”

“车确实越来越多。”张松海道，“我们刚搬浦东那会儿，杨高路上能开120迈，现在顶多开到60迈，早晚高峰有些路口还要堵，我估计就这个发展速度，顶多三年，上海的车也多得不行。我去过北京，那叫一个堵，马路整个就是露天停车场。”

“深圳现在也堵得厉害，”封建军接口道，“松海，衍生品这块儿我听谢总说你们已经着手做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我问过技术部，说你们这里用了香港的一套软件做ETF套利，效果挺好，但是好像

端口如果全部放开的话还要香港那边给技术支持才行，所以技术部自己也搞了个软件，全自行开发。”

“对，我们几个客户刚开始用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报单的。”张松海接口道，“这个软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自己设置购买策略，比如买入一揽子个股，其实ETF套利仅仅是它的一个衍生功能。后来逐步发展到ETF套利为主了，整个交易速度非常快，一套单子基本上在12秒之内完成。技术部自己搞一个那就最好不过了，最起码我们有些特殊的需求，解决起来会简单好多。其实现在的客户水平都很高，我们不只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还要给他们创造需求。”

“创造需求？需求还可以创造？”封建军疑惑地道。

“可能我说得不准确，但是这个意思，”张松海解释，“比如说，有些客户是低风险客户，那我就跟他说，这个软件可以在12秒之内抓到无风险套利机会，你要不要做，这时候他的需求就被改善了，从低风险可以自动挪到无风险去，他就愿意尝试。还有些客户，天天高抛低吸，那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他，这可以实现当日T+0交易，而且T+0的还是大盘指数，是不是比个股吸引人多了？这也是给他创造挣钱的机会。说白了，就是不断地给客户介绍各种各样挣钱的工具，让他们自己选择用什么。只要用，那他对我的黏度就会越来越高，就不可能走。”

“这个思路才是做衍生品交易的思路，”谢佳人在旁边补充，“衍生品交易就是要不停地给客户创造需求，满足需求。”

---

1. 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是指价值依赖于基础资产（underlyings）价值变动的合约（contracts）。这种合约可以是标准化的，也可以是非标准化的。标准化合约是指其标的物（基础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时间、资产特征、交易方式等都是事先标准化的，此类合约大多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如期货。非标准化合约是指以上各项由交易双方自行约定，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比如远期协议。

2. OA系统：英文全称是Office Automation System，意为办公自动化系统。

爱巢



那是一种感觉，说不上来，但好像又无比熟悉，一进去，踩在厚地毯上，就觉得心情格外平静，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好奇怪的感觉啊，现在想想还不可思议。

吃过饭已经是8点多，众人都累了，张松海把封建军送到酒店，以送谢佳人为借口，跟谢佳人一同向封建军道别。

“苦啊，”张松海一进电梯，就抱怨道，“好好一个双休日，本来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可你看封建军的意思，明天还不一定走，这要是周日走，这个周末算是都搭给他了。”

“你就别抱怨了。”谢佳人倒是很平静，“明天上海的10个营业部都要来的，也不光你辛苦。”

“问题是他们就上午开个会中午吃完饭拍屁股就走了，”张松海继续发牢骚，“哪里像我，要一天三陪。”说话间他们已经到了酒店大堂的旋转门，“你等着我，我去把车开出来。外边很冷，你就在里面等着，看到我的车再出来”。

上海的冬夜确实冷，谢佳人刚上车，张松海就一脸兴奋地道，“带你去个好地方，保证你喜欢。”

“是吗？”谢佳人脸露笑意，“反正我听你安排。”张松海从向城路转到东方路，一路朝南浦大桥驶去，然后几个拐弯，就到了一个

新式小区。几栋高楼伫立着，小区中央是个圆形的花园，周围虽然都是高楼，但视觉上倒不觉得水泥森林的压抑。

车停好，张松海先下了车，就听得谢佳人道：“你这么晚把房东喊过来，也不怕人家不方便？”

“你猜到了？”张松海装出失望的表情，“本想给你个惊喜的。”

“下南浦大桥我就猜到了，”谢佳人跟着张松海往里走，“这里环境一般嘛，这么高的楼，乱不乱？人应该挺多的吧。”

“位置算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张松海一边走一边解释，“其实平时也不吵的，楼层嘛，呵呵，很高，你最喜欢的顶层。”

“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顶层？”谢佳人挽着张松海的胳膊。

“那次爬黄山你不是把项链挂在最高的地方么。”张松海淡淡地道，“我来看了两次，觉得还不错。东方城市花园还有一套，刚好跟这个分立黄浦江两边。房东人在国外，委托给了一个做房产的朋友，他跟我说随叫随到，刚才一打电话，刚好有人在咱们之前看房子，那就让他多等我们一会儿好了。”他们已经走到了楼门口。

嘀嘀嘀，电子门锁响了大概有10秒，监视器上亮了一下，旋即听到“咔嚓”的声音，楼门就打开了，张松海拉着谢佳人钻了进去。

“这个电梯厅不错，”谢佳人道，“外边看上去旧旧的，没想到里面还挺新嘛。”

“其实这是2002年、2003年的房了，”张松海道，“我发现你们女人选东西跟男人还是差别巨大，我真不觉得看房子还要看外面的粉

刷。所以，要不说好汉无好妻，懒汉娶个娇滴滴呢，以貌取人害死人。”

“这哪里是以貌取人？”谢佳人反对道，“这是女人的本能反应。理性的东西需要顾忌的太多，那我还不如从感性开始。说实话，这个小区的环境我真没看中，不过这个电梯间，可以得分不少，毕竟现在上海这边两梯两户的格局太少见了。”电梯到了，两人径直进去。

清脆的一声叮咚，电梯门缓缓打开。一个中年人站在门口，一身呢子外套，嘴里叼一个大烟斗，头上还戴了个绅士帽，非常像台湾著名主持人凌峰——那个号称最丑的男人。

“你好，”张松海连忙伸手打招呼，“实在不好意思，等了有一会儿了吧。怎么不进去呢？”

“在外边抽烟，”这个人举手投足之间有股说不出来的风度，“我猜就是你带爱人来看房子，上次你说过的，要她帮忙把把关。”

谢佳人脸颊的微微一动泄露了她的心情，显然，她并不排斥这个说法。站在门口，她张望了一下，房间里灯光都打开着。“没事，你直接进去吧，”中年人对谢佳人道，“一会儿你们走了我总归要好好收拾一下。”

“有你这样的朋友就是好啊，”张松海笑着，转向谢佳人，“你进去看吧，记得楼上楼下都看看，尤其是楼上的卧室。我在外边抽根烟。”说完摸了一盒三五。

谢佳人已经进了房间。左手边是一个大客厅，连着阳台。整个布局是暖色调的，柔软的沙发，厚厚的地毯，墙壁上淡淡的氛围灯，都让她的心一下子安静下来，进入了一个静谧的空间。谢佳人轻轻地把

鞋子脱了，隔着丝袜，用脚掌感受着地毯上温温的感觉。她慢慢走向沙发，柔软的沙发把她包裹起来，整个人陷了进去。对面电视墙的灯光是柔和的淡黄色，电视机无声地开着，46寸的液晶电视正在放着一台颁奖晚会。

谢佳人摸摸沙发，看看面前漆黑的小茶几，上面的一套茶具精致剔透，她顺手拿起一个小杯子，在手里摩挲着，又站起身，走到了阳台。阳台上是一个小圆桌外加两把圆藤椅，谢佳人仿佛一下子看到自己和张松海在椅子上坐着，享受着无边的夜色。窗外的风景太美了，正对着黄浦江，轮船像在画中一般划过江面，无边的夜景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映入她的眼帘。

她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真美！”无意间，她看到一把吉他斜倚在一角，心不由得一动。

谢佳人又走回客厅，好不容易才发现电视墙的旁边有个非常隐蔽的位置，其实是一楼的卫生间。卫生间倒也普通，面积比较小，干湿区域只用了一扇玻璃屏风进行分割，她心里不免有些小失望，地砖和墙砖确实有些与众不同，和灯光的搭配也十分协调，但与之前看到的相比，没有了意外的惊喜。

闪身出了卫生间，她又踱步到了厨房，只一眼，她就喜欢上了：原来墙上用玻璃隔板镶嵌了一个液晶屏幕，应该是连着电脑的。她在深圳一个人学做菜的时候不止一次想把电视机搬到厨房，终于有人跟她一样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她会心一笑走上了楼梯，楼上跟楼下的面积一样，一个大卧室首先呈现在她的面前，紫色的纱帘静静地垂着，透过纱帘可以看到宽大的飘窗，飘窗上还放着几个毛绒玩具。墙壁上挂着几幅油画，顶灯是非常大气的水晶灯，大概是灯光没有全部打开的原因，房间有些暗，却异常温馨。

她又朝后边走去，设计在那里做了一个隔断，一转过隔断她一声惊叹。

是个大致有十几平方的方形区域，紧靠着隔断的是一个木质的大浴盆，一条雪白的浴巾搭在浴盆边缘，浴盆的上方，黄色的灯光像瀑布一般倾泻而出，整个一面墙超过一米以上的部分都做成了隐私玻璃，左手边是淋浴房，右手边是一个小的衣帽间，甚至还有个小方形沙发，方便换衣服。

谢佳人走到窗边，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夜色，上海的灯火映红了半边天空，右手边的窗户角上还依稀看得到东方明珠，“真美！”她呢喃着。

也不晓得过了多长时间，她才从思绪里抽离，想起张松海还在楼下等着，连忙下楼。只见张松海和那个中年人还在热烈地聊着天，电梯间里充满了高级烟草散发的香味。

“你刚才说有我这样的朋友很幸福，”中年人把烟斗从嘴边拿开，笑着说，“你知道吗，这个房子就是我设计的。里面所有的布局、灯光都出自我手，连墙上的油画都是我自己画的，我本人就是学设计出身。”

“哦？怪不得，”张松海感慨，“也只有出自自己的手，才能如此爱惜这套房子。说真的，真的看不出从2004年开始就没有人住了。”

“她是2004年秋天离开上海的，”中年人叹了口气，“世事无奈，我不想让她走，可她还是走了，正如当年她不想让我来，可我还是来了。自她走了之后，我每周都会来一次，打扫打扫卫生，一个人坐一会儿。这里风景真的很不错，我相信全中国有如此美景的地方不多。上两个月她给我发邮件，要我帮她把这套房子处理掉，那就处理

了吧。凡事总有要结束的时候，不是吗？……”这时候他俩才发现谢佳人已经从房间出来了。

谢佳人有些不好意思，“实在抱歉，看的时间稍微长了点。”

“哪里用抱歉，你看的时间越长，我越开心，”中年人笑道，“只有用心看，用心体会，才能看出这里的美，你说是不是小伙子？”

“说得好，”张松海笑着回答，“感觉如何？”他转向谢佳人。

“真的很棒，”谢佳人点头，“有点舍不得走的感觉，只想干脆住在这里算了。”

“那要不我这会儿走网银？今天咱俩就住这里了？”张松海半开玩笑。

“你又瞎扯，”谢佳人摇了摇头，又对中年人道，“谢谢您，等我们到现在。这两天我们很忙，下周吧，他跟您联系行不行？”

“你们这就算定下来了？”中年人也不奇怪，“价钱你也知道了？”

“我们家他说了算，”谢佳人难得开一次张松海的玩笑，“讨价还价的事情就交给男人做，女人只要会欣赏就行了，您说是不是？”

“说得好。”中年人开心一笑，扭头问张松海，“那我下周等你电话？”

“好的，没问题，”张松海承诺道，“最迟周二，我就会跟您联系，到时候约个时间我们一起去中介那边把手续办了。”

“嗯，”中年人犹豫着，“要不我把钥匙给你们，你们今天如果真的想住这里的话……”

“哦，不用了，”谢佳人只觉得双颊发烫，“以后有的是时间。”恰好这时候电梯上来，谢佳人拉着张松海逃也似的就进了电梯。

“为什么晚上不住这里啊？”张松海坏笑地看着谢佳人，“看到那个大木桶了么？我目测过，刚好够两个人一起下去。”

“你就做梦吧。”谢佳人进了电梯，已经没有那么尴尬了。

“真心喜欢？”张松海问道，“别勉强，诚实回答，浦东还有一套呢，要不要明天抽时间去看一下？”

“不用了，就这里。”谢佳人语气坚定，“我真心喜欢这里，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刚才你听到没有？那人嘴里的那个他（她），你说是男的还是女的？”

“啊哟，我的大领导，你怎么对这个有兴趣啊？”张松海哑然失笑，“肯定是女的，我猜是有情人不成眷属，滴血一样地卖房子。”说完马上发现自己说错话了，不再吭声。

“如果是我，不卖。”谢佳人也没了笑容，却没听出张松海的异常，她一直盯着电梯灯。

“他不是说，是他朋友要他卖的嘛，”张松海一边回答，一边跟着谢佳人从电梯间走出来，“不卖不行。”

“我是他，就自己买下来。”谢佳人若有所思，“这样的东西，怎么舍得啊。”

“你看你，还没买呢，就这么动感情。”张松海之前虽然认准了谢佳人会喜欢，但还是有点不安，“你为什么喜欢这套房子？”

“那是一种感觉，”谢佳人望着张松海，淡淡地道，“说不上来，好像无比熟悉，一进去，踩在厚地毯上，就觉得心情格外平静，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很奇怪的感觉，现在想想还不可思议。不过，别人要知道我放着浦东三室两厅的房子不住，非再买一套小的，更会觉得不可思议了。”

张松海笑了笑，没出声。上车后，等谢佳人坐定了，系好安全带，他又问道：“对了，在机场的时候你说分红的钱应该这几天就到账？”

“你们今年盈利了一个数？”谢佳人不在意地问道。

“嗯，差不太多吧。”张松海道，“华鼎鑫和梁鸿宾还是有水平的，2.5亿的托管规模，一年挣了一个数，相当可以。”

“嗯，我是倒算出来的，”谢佳人解释，“香港汇通公司那边利润提成数一共是1300万，根据香港的法律法规，必须是税后才可以进行股东分红，因为这些提成数都发生在内地，汇通的税后盈利是1100多万，估计会分500万左右。你有什么考虑吗？我送你辆车吧？”

“No！”张松海突然严肃起来，“那我不真成了吃软饭的吗？你自己留着用吧，要不在深圳也买套房子？租房住，总是感觉不好，而且你那边是6楼，我上去都喘气。上海这边还可以分200万左右，反正今年算是过了个肥年。熬出头了啊。”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谢佳人笑着道，“你们自己的那个小账户怎么样了？”

“老梁在操作，搞什么寻宝游戏，”张松海这时候已经把车子从小区开了出来，“我最近看得少，上次老华说过了春节想把借的钱先还掉，估计也是挣了不少。怎么样？我还可以吧？”

“你不可以怎么行呢？”谢佳人一脸欣慰，“要知道我一直看好你啊。”她在张松海的胳膊上捶了一下。

经纪业务管理必修课之一：开会



证券行业必修专业课程的两章，如果你连这个也看不进去，那就顶天在证券公司做个部门主管。

周六一早，7点钟不到，王志洗脸刷牙完毕，下楼吃了点早餐，拦了辆车就朝瑞吉红塔奔去。

今天对王志来说特别关键，总部负责营销业务工作的大领导临时来上海开专题会，提前两天把整个组织安排工作交给了营业部，张松海点名要求王志负责整个会议的会场联系、会务接待和人员安排。按照张松海的说法，这次会议是在2005年度工作会议之后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营销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有两项：一项是推进上海地区10家营业部的营销队伍建设；另一项是在上海成立公司直属的金融衍生品部，同时协调部分试点营业部对衍生品品种的推介、研发以及后续协同业务开展。“这是最看能力的时候！”张松海的话掷地有声。

王志到的时候才七点三刻，他这次是鼓足了劲想出把风头。说是会场，其实就是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长条形椭圆环状的会议桌擦拭得一尘不染，顶头显然是最大领导的位置，厚厚的椅子靠背显得这个位子不同寻常。桌子中间放着几盆茂密的绿色植物，让整个房间灵动起来。左右两边各6把椅子，加上最顶上的一个，一共是13个位次。每个位子前都有一个话筒、一个本子、一支水笔，这是给总部领导和营业部老总们准备的。再朝外靠近会议室的墙边，还各有一排椅子，大致

还有不到20个位子，王志自然知道，这是给自己这种所谓的“中层储备干部”准备的。

王志满意地点点头，琢磨着准备得是否齐全。这时，酒店商务中心的负责人也到了现场，很礼貌地跟王志打招呼：“王总来得真早，我以为我已经算早到了。”

“没办法，会议时间临时提前，我不早到点心里不踏实。”王志最近听“王总”的称呼比较多，已经习惯了，再也没有第一次听到时的那种不真实感，“都安排好了？”他故作深沉地道。

“您放心，”负责人道，“音响和投影昨天都已经调试完毕，横幅马上就挂，引导牌一共做了四个，停车场一个，一楼大厅一个，电梯间一个，会议室门口一个。”

“中间的茶歇？”王志装作老练地叮嘱道，“东西一定要保证质量。”

“您放心，”负责人还是用这三个字开头，“早晨蛋糕房刚做的蛋糕，咖啡就是我们二楼的咖啡馆现磨的，水果一会儿才去买。我们做高端客户接待很多次了，我保证您一定满意。”

“停车场跟保安打招呼了吗？”王志又问道，“别我们的人来了，保安一问三不知。”

“您放心，保安那边昨天就已经打过招呼了，今天没有其他会议接待，只有我们。”

王志一个个问询完，心里踏实了点，随即有点不好意思，“你别嫌我啰唆，你们做得多了，我可是第一次。”

“那说明您年轻有为啊，”负责人适时地恭维道。王志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出了会议室。

刚到楼下，就看到营销部的两个小伙子到了，王志努了一下嘴，大步朝大堂门口走去，边走边嘱咐道，“上去先把签到台摆好，然后给咱们的员工打个电话，张总八点一刻之前肯定到的，让他们千万别迟到。”王志知道总部领导昨晚就住在楼上，张松海一定会提前到。

果然，还没到大堂门口，王志就看到了张松海，旁边紧跟着谢佳人。王志脖子一紧，忙点头道：“谢总、张总，早。”

“你很早嘛，”谢佳人步履轻松，今天她换了件米色外套，“这会儿才8点不到啊。”

“伺候总部领导，不早能行吗？”张松海在旁边替王志回答道，“您不是更早，让我7点半就去接？”

谢佳人看了张松海一眼：“趁这会儿还有点时间，我去餐厅吃点东西，你们先去会议室吧。”说完走旁边的自动扶梯径直上去了。

“都准备齐了？”张松海和王志已经走到了电梯间，“其他人到了吗？”

“都准备好了，”王志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其他员工差不多都到了，说死的，八点一刻之前必须到，肯定没问题。会议室正在布置，这边负责会场的人很专业。”

“废话，收我钱也很专业。”张松海故意脸一板道，“你做好准备啊，指不定让你上去发个言呢。”

“啊？”王志一点也没准备，“领导，我什么也没准备啊。发什么言？”

“你急什么？今天的议题就是营销团队的组建，说说你的想法而已，你总归要接受这种锻炼的。”

“我真没经验，”王志一脸忐忑，“上去指定结巴。”

“不上去一辈子没经验。”张松海笑道，“我第一次上去发言也没有经验，但越讲越顺畅。你放心，我对你还是有信心的，你小子属于状态型选手，这是别人对你的评价，我看挺贴切，你就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就行了。我上次跟你聊的时候，你那些思路就挺好。你只要记住讲自己的东西就是了。”

“主要一圈都是大领导，”王志还是有点胆怯，“要不，您讲得了，就别让我上了。万一我说不好，还给咱们营业部抹黑。”

“抹你个大头鬼！”张松海没好气地道，“关键时刻不许掉链子，我跟你说王志，你要想在咱们这种大公司朝上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给领导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以为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在上头说两句，我跟你说，今天来了10个营业部老总外加10个营销总监，你信不信只要让人踊跃发言，每个营销总监最起码能说20分钟不带停的。”

“那我要好好准备准备，说实话我这会儿脑子一片空白。”王志心里七上八下。

“那你就先想着，”张松海几步就到了会议室门口，端详了一番，“还不错。”此时那位负责人正在帮忙调试桌子上的话筒，看到王志陪张松海过来，立刻殷勤地跑过来：“王总，这边会场基本上布置完成，这位是？”

“哦，这是我们营业部老总，张总。”王志一怔，连忙介绍道，“他是商务中心负责人。”

张松海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一句，立刻抓到两个细节：“桌子上每个位子除了一瓶矿泉水之外再加一个茶杯，我车上有茶叶，你叫个员工去拿过来；把谢总的位子换到右边第一个，左手边全部加一个烟灰缸。”

“您放心，”口头禅又来了，“我这就去办，楼下就有茶叶。您看什么时候泡水？”

“你把热水壶打了水拿上来，”张松海面无表情，“到时候我们员工自己加水就是了。我想想还有什么问题。电脑带了？”

“带了，这东西不能忘，”王志迅即答道，“投影仪激光笔我们也带着，生怕这边的出问题。”

“还不错，挺好。那就等着吧。”张松海不再多说什么。

兄弟营业部的人陆续地过来，跟张松海寒暄，王志里外不停地招呼着，颇有些如鱼得水的味道。王志参加了总部的第一批营销骨干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号称整个公司的黄埔军校一期，今天来的营销总监有一半出自那里，虽说都在上海，但平时见面机会很少，这次趁着开会，一时间大家聚齐了，热闹非常。

也就是一刻钟的工夫，封建军和研发中心三个小伙子从安全通道走到了电梯间。张松海发现谢佳人没上来有些奇怪，恰好电梯到了，谢佳人从里面走出来，看着封建军道：“我这后发先至吧。”

“我们饭后散步，这叫健康生活。”封建军一笑，“你们女士么，都高跟鞋，走楼梯确实不方便。松海，都到了？”

“差不多人都到齐了，单等各位领导。”张松海利落地道。

“你小子，埋汰人都不带脏字的，”封建军爽朗地笑了，“你就直说我们来迟了好了。你的表时间肯定不对，是不是谢总？”

“我估计他想着早点开早点结束，早点解脱，”谢佳人也开起玩笑，“不信你问他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

“哪能啊？”张松海笑眯眯地跟在两个领导后边，乖得像个小学生，“领导好容易来一次，不多指点指点我们，怎么舍得放你们走呢？”几句话的工夫，封建军谢佳人已经坐下。一时间所有声音都安静了下来，最顶上是封建军，他的左手边是谢佳人，接着是张松海，圆桌周围一共是13把椅子，除了两个总部领导和10个营业部老总，还有一把椅子空着。“那谁，王志，”封建军点名道，“你坐上来。躲那么远干什么？一会儿你还要多说两句，好好介绍下你们营业部的营销经验，好家伙，一年营销增量5亿多，总有点秘诀吧？”王志的脸通红，在旁人羡慕的眼神中，扭捏着坐了上来。

封建军清了清嗓子，略微抬高了一点声音，“各位同事，我们现在开会。这次跟谢总一起来上海，专门安排周六开这个会，主要是两个事情，就是我身后这个横幅写的，上海地区营销团队建设和金融衍生品业务筹备。先说营销团队建设方面。”

封建军抬头看了一眼桌边的众人。他在业务口发言从来不带发言稿，“从去年起，公司开始着手营销团队建设方面的工作，由于市场行情比较低迷，整个团队业务的发展进程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初期仅仅是选择了部分营业部作为营销试点，上海我们10家营业部有两家参与了试点工作，目前看呢，效果非常好。有些数据下周就会在OA系统进行公示，我这里可以先给透露几个数据。第一个是营业部营销增量考核，排名第一的就是我们上海陆家嘴营业部，全年营销增量超过5个亿，这等于是为我们公司新增加了一个中型的营业部！陆家嘴营业部也是我们这次营销团队试点工作的发起营业部，一会儿松海要专门给大家好好谈谈你们开展营销工作的侧重点是什么，是如何取得这样的

成绩的。第二个数据，系统内61家营业部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仍然是陆家嘴营业部，是第二名的两倍还多，比去年上升将近4倍。第三个数据是营业部利润排名，61家营业部超过2/3为亏损，一会儿谢总会有一个专门的PPT文件做数据统计，上海10家营业部盈利的只有三家，当然了，排名第一的仍然是陆家嘴营业部，全年贡献利润超过1200万，几乎弥补了将近20家营业部的亏损。第四个数据很难看，我们的部均利润是负数，这说明我们整个营销口和经纪业务口的工作并没有完成年初制定的扭亏目标。”说到这里，他拿起水，喝了一口，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安静异常。

经纪业务管理必修课之二：风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能耐。总部都说了，张松海的本事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封建军目光炯炯地看着会议室的人，继续讲道：“上面四个数据，我的总结是四个字，喜忧参半。喜，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有些营业部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业务模式，这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是非常可贵的。二是我们的部均营业部利润在行业内排名比去年还有所上升，主要原因是别人亏损都比我们大。2005年是全行业亏损的第四个年头，但我们整体的减亏幅度超过60%，一方面是压缩费用，另一方面我们营销工作的推动还是非常得力的。三是我们的队伍依然保持稳定。这里我再提一个数字，上个月协会组织了一次券商系统内部的摸底会，说是摸底会，实际上是牢骚会、倒苦水大会，会议上协会的领导说证券从业人员在2005年的流失率超过2004年两倍不止，其中营销员工流失人数超过70%。但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员工流动与往年比并无太大的差别。当然这和我们组建营销团队稍晚有些关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座的各位老总，各位营销负责人在过去一年的艰辛付出得到了广大员工的认可。各位，这些一线的基层员工，才是为我们创造利润的最核心部分。”

“当然，有喜自然有忧，第一个担忧就是我们的部均利润仍然是负数。我们在座的都是基层领导，我们都明白，作为一个企业，最关键的要素就是创造利润。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现在各项业务考核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是考查占有率，但一旦市场出现好转，考核的核心一

定是部均利润。上周，我把排名最后5名的营业部老总叫到深圳，其中一个跟我谈话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自己也不愿意来总部开会，因为很没面子，开会的时候恨不得坐在花坛里。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贡献利润，你在系统内就没有话语权，督导函每次都有你，竞赛榜从来没有你，你怎么可能有面子？第二个担忧是我们的营销团队建设速度。系统内61家营业部，初步的规划是在2006年底达到部均10个人，也就是600个营销员工的规模。我十分担心各个营业部总经理误解总部的思路，以为就是扩编。错了，这600个员工是为我们的营销工作储备的，是要形成有战斗力的营销队伍的，不是让你们滥竽充数，团队的建设必须注重单兵作战能力，必须注重个人素质，我不希望看到将来有些营业部上来就是20个人的队伍，然后每个月淘汰10个，再招10个，那是毫无意义的。第三个担忧是我们在新业务的拓展上能不能跟上市场的步伐，拿这次股改举例子，因为股改有对价，有投票，等于是1000多家上市公司重新全部做了一次IPO，有些券商反应快，有些反应慢，由于我们之前准备得比较充分，投行这块儿的业务2005年整体看相当抢眼，这就是跟上了市场的步伐。”

“这几喜几忧，就是我们在今后这一年中需要努力的方向。这次会议主要是就当前的营销情况做一个通报，并对接下来的具体营销工作和全年的营销指标做具体的分解，并把全年的营销竞赛做一个全面的讲解。”

这一通讲，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等到封建军说完，已经到了茶歇时间。封建军宣布休息，谢佳人站了起来，捂了下嘴，封建军道：“看来还是我说得不够慷慨激昂，这就乏了？”

“哪里，许久不回家住了，”谢佳人有些抱歉，“昨晚睡得不踏实。”说完瞄了张松海一下，“我出去喝杯拿铁提提神。”边说边走了出去。

张松海跟在封建军身边，边走边问道：“领导，您说的哪个竞赛啊，我怎么感觉我这么冤枉呢？我的大部分业务都发生在今年了，而所有的竞赛，都是考核新开户的增量，这个对我们来说太不利了吧。”

“你小子，”封建军笑道，“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能看不出来？如果存量户的增量也算上，你们不是板上钉钉的第一名？2006年刚开始两个星期，你就把全系统的年度第一抱定了，别的营业部哪里还有积极性？”

“不是，领导，哪怕你折算一点呢，比如折算50%行不行？”张松海不死心地问。

“20%也不行，”封建军一步不让，“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能耐。总部都说了，张松海的本事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绝对不可能！”张松海听到这话也笑了，“领导这是在给我灌迷魂汤了，这话说您封总，我信，说我张松海，打死我也不信！”

封建军哈哈一笑，也不多解释，出了门。张松海倚着电梯间的墙抽烟，刚把火点着，几个兄弟营业部的老总也过来过烟瘾了，其中一个讪笑着冲张松海道：“这哪里是团队建设筹备会，这就是你们营业部的表彰大会嘛。”言语间充满醋意。

“你老兄以为啊，”张松海眯着眼睛吐着烟雾，“表扬什么的都是浮云，年底奖金又不给我多发多少，也就是赚个吆喝声。问题是明年的任务压力实实在在可就来了。你没看那个竞赛方案，我今年的难度要高上10倍！早知道还不如别干得这么好。”

“你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那个醋坛子笑道，“要不咱俩位子换换？”

“领导同意我没问题啊，”张松海心说我给你个台阶下，你还要顶锤子，“去年我这里也没见有人待见，今年反倒成了香饽饽了。我还真愿意去你那里，大不了从头再来，还能把活儿掉地上不成？”

“你想得美，”有个打圆场的来插话，“我们不给你这个机会。我们都看出来了，明年总部这个营销费用配比，就是个抢钱游戏，你今年爆发得太早，游戏没开始；明年你想来抢，哈哈，未必还有这好收成。”

“所以我说嘛，”张松海撇着嘴，“就拿营业部老总工资级别制定来说，我现在12000一个月，明年要再干5个亿增量才能每个月拿18000，你说我今年这5个亿就贡献来了，一点用也没有？”

“你冲我们发牢骚没用，那不是封总过来了，”有打圆场的笑着道，“你找他要。我跟你说，趁着有成绩，你赶快邀功请赏，过这村没这个店，到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

“刚才要了。”张松海苦着脸。

“给你涨了？”醋坛子瞪着眼睛。

“没戏，”张松海打心眼儿里鄙视他，“再说吧。”说完半截烟屁股摁在了烟灰池中，跟众人打个招呼，径直朝接咖啡的地方走去。

谢佳人刚刚续了一杯咖啡，正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张松海也学她，抱了杯咖啡凑过去：“冷不冷？在想什么呢？”张松海道。

谢佳人大概没想到张松海在这种场合也敢跟自己凑近乎，有些不习惯，“没想什么。”她回头看了下，离得最近的同事也有五六米

远，她小声道：“还在想昨天晚上看的那套房子。”

“房东都准备把钥匙给你了，”张松海一本正经，远看像在谈业务，“你自己非要跑回家，我就知道你回家反而睡不好。睡觉这么认枕头的人，真可怜。”

“本来还想打扫下房间呢，”谢佳人脸上不自然起来，冲着窗外，“都是你，非要瞎折腾。”也不待张松海答话，端着咖啡杯扭身向会议室走了过去。这时，众人也陆陆续续地吃好、喝好，进会议室准备继续开会了。

第二个发言的就是谢佳人，“大家好，”谢佳人干净利落地开场，“我先把今年经纪业务的一些数据排名点评一下，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上海各营业部的经营数据，包括利润和手续费收入；第二个部分是2005年上海地区经纪业务检查情况的通报，刚好利用这次机会，有些网点在一些整改上遇到的问题可以一并讨论解决；第三个部分是今天的重点，就是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一些思路，主要是跟营业部相关的部分。我争取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三个部分表述清楚，给大家留下20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讨论。”

……

此时的谢佳人，完全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强人形象，职业、专业，温柔有力，不怒自威，在一帮男人面前，除了封建军以外，有绝对的权威。张松海专注地看着她，有一刻甚至只听到她的声音，而完全没听清楚她在说什么。他心里突然有些骄傲，也有些黯然。

证券营销秘籍：团队建设



自己培育营销团队有三个优点：第一，团队稳定，客户稳定，便于管理；第二，团队凝聚力强，战斗力强；第三，营销人员的技能成熟，综合素质更高。这三个优点，第一个方便我们管理，第二个更能体现团队的优越性，第三个实际上揭示了证券从业人员的最终发展方向。

2006年初，能把什么是金融衍生品讲清楚的人并不多。众人坐在椅子上，听谢佳人自金融衍生品在欧美的发展讲起，一直讲到当前国内衍生品市场的现状。谢佳人的口才极好，表述又清晰明了，言简意赅，许多牵涉到期权、对冲交易等非常难懂的部分都能解释得深入浅出，虽说语言上并不俏皮，也没有玩笑之类，但也着实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心生佩服。

“当前国内的金融衍生品主要有权证、可转债、ETF基金，”谢佳人已经说到了最后，“在这里我想着重说一下成立金融衍生品部的必要性。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ETF。上证50ETF在2005年初就上市交易，在成立之初成交金额比现在要大得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诸多的套利者参与其间，利用ETF当日可以交叉T+0的模式，申购卖出或者买入赎回，赚取交易价格偏离净值的无风险收益。国内有券商自2005年初50ETF成立以来就专注于其中的无风险套利机会，我们研发中心的同事也对之前的历史走势做了回溯统计，其无风险年化收益率在2005年达到了将近40%。这在一个极度弱势的市场是非常高的收益率，早期投入的那些券商，实际上早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整个市场的套利交易，

把这块蛋糕稳稳地握在了自己手中。仅仅是因为我们落后了一步，起步晚了一些，我们并没有享受到无风险套利带来的市场份额提升，没有享受到低风险客户的主动投奔。”说到这里，谢佳人抬了抬头，声音稍微柔和了一点，“值得欣慰的是，自去年6月开始，我们有个别营业部已经逐步引导客户参与ETF基金的趋势套利，也叫延时套利，并且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经过将近半年的客户培育，初步形成了一个短线ETF交易的客户群体，这个群体的周转率非常高，可以达到一年100倍以上！一个300万的客户，非常轻松地就可以贡献出至少每年3个亿的交易量。我觉得这是我们开展这项业务最大的效果，在这里，我想感谢一下陆家嘴营业部。在整个ETF交易软件的调试、客户使用反馈以及交易系统升级改造的过程中，陆家嘴营业部始终以把工作做精、做细的态度，为我们公司ETF交易系统的成功上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讲到这里，包括谢佳人在内，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张松海。

“目前，总部即将上线的ETF交易系统全部由公司技术中心自行研发，交易模板基于目前使用最多的钱龙，后台接口是恒生系统，整个委托过程可以在8秒至12秒完成，在整个业内都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谢佳人继续讲下去，“成立金融衍生品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时刻抓住市场的热点、要点，比如管理型信托的模式，比如即将开始试水的结构化信托模式、券商本身的资产管理业务、同基金有关的各类席位租用和分仓等业务、正在筹备的股指期货业务、可转债业务、基于回购交易的长短利差业务等等，这都是金融衍生品部将来要涉及的领域，上海10家营业部的同事，因为你们的客户在上海，对各类金融产品的需求非常迫切，而你们又在同客户接触的第一线，能够迅速地发现客户需求，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可以将各类客户需求即时反馈，金融衍生品部将尽最大的努力不断探索、完善，设计出适合客户的产品，满足客户需求，甚至引导、创造客户需求。”

整个讲话真的如她之前所说，正好一个小时。

“刚才谢总有些话没有说透，我来替她说明一下。”见大家一时无话，封建军摁开了话筒道，“金融衍生品部的整体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毕，春节后就将正式开展业务。谢总将在负责经纪管理部的同时兼任金融衍生品部的总经理，张松海任金融衍生品部的业务总监，同时兼任陆家嘴营业部总经理。考虑到上海是国内金融中心，公司总部把金融衍生品部设立在上海；考虑到陆家嘴营业部在过去一年对金融衍生品工作的运作取得了较好成绩，公司总部将把一些金融衍生品交易率先安排在陆家嘴营业部进行试点推广。所以说，2006年，是我们公司迈出衍生品研究和探索的关键一年，我相信，上海的各个营业部都将因此而获益。”他说完看了一眼手表，“这会儿还有一点时间，这样吧，松海先来谈谈？就谈谈去年的营销工作经验吧。”

张松海咬了咬嘴唇，看不出来是紧张还是轻松，他慢慢合上工作笔记本，斟酌着措辞说道：“刚才封总和谢总都对我们陆家嘴营业部提出了表扬，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其实，整个2005年，我有三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是整个市场的机会如此的少。除去一次W双底小上扬和年底12月的上涨之外，市场的机会几乎没有，尤其是震荡区间的波动幅度创2001年下跌以来最小，因此这给我们存量客户的维护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内部挖潜势必事倍功半。第二个想不到，是营业部的对外主动出击效果可以如此的好。在2004年底，营业部就通过多种形式，包括投资策略报告会、股民沙龙、客户俱乐部等方式，接触了一批潜在客户。这些潜在客户均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多年，具有相当强的操作水平。在接触他们之前，我们也很担忧，是不是这类客户很难伺候，但实践证明，这样的客户反而让我们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对于此类客户，只要我们可以做到不断地为他们寻找市场挣钱的方法，他们就会主动投入专业的精力去认真研究。说实话，与其说我们在提供客户服务，倒不如说我们就是指了条路，最终还是客户带着我们跑。第三个想不到，是ETF的威力这么大。目前营业部常做ETF的只有四五个客户，资产量大的八九百万在做，资产量小的，也就是拿三五百万在玩。实际上这批客户的存量资金都非常庞大，ETF仅仅

是他们试水的一个小舞台。就是这批客户，贡献了营业部相当大比例的成交量。用一句话形容ETF业务的好处就是幸福来得如此突然。”说到这里，张松海也不禁笑了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就将营销工作的重点向维护客户和服务客户上过渡，首先保障此类客户的平稳，同时积极培育营业部自己的营销团队。”张松海说到这里，十分自然地将话题引到了团队建设上，“在营销团队建设上，营业部投入了不少精力，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新业务的发展和打造强有力的营销团队，是营业部发展的两条腿，这两条腿都要硬，才能在新时期的市场氛围中不断前行。关于营销团队建设这方面的内容，我想请我们营业部年轻的，我想应该也是全系统最年轻的营销总监，王志来谈一谈他的体会。”

王志听到“同时积极培育营业部自己的营销团队”的时候就知道领导一会儿准把自己丢出来，果然不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听到自己的名字，王志心里不由得一紧，拉板凳的声音异常刺耳。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好。”王志毕竟还是状态型选手，只三句话，就把心态调整了不少，“我们营业部的营销团队建设是从一穷二白起步的，”听到这句话，几乎所有在座的人都笑了——大家全是一穷二白，“说实话，当初领导跟我说，干营销吧，我以为营销跟地铁站办信用卡的区别不大，或者类似于周末上门推销保险和安利，浑浑噩噩就开始做了营销，一直到2005年初去总部培训之后，才知道营销是怎么做的，应该如何开展团队建设。在做团队之前，我们张总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我们营销的核心：客户到你这里来做交易，到底需要什么？”说到这里，他已经完全进入了状态，“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因为我能帮客户挣钱，因为我的通道最快，因为我有更多的交易工具，因为我的服务态度好，因为我可以中午管你一顿盒饭等等。这句话其实道出了营销的真谛，我们需要满足客户的什么需求。”

王志卖了两秒钟的关子，继续说道："我们先从存量客户开始，前期主要以摸底为主，按照客户资产和成交量做了大致的分类，针对不同类别的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比如散户，那就多给点股评和强势股选股；喜欢做波段的中户，就重点推大势研判。研发中心每天有非常多的报告，这些报告就是我们推送的材料。我们还尝试了很多种与客户互动的方法，比如搞了一个实盘炒股大赛，只要是营业部客户就可以报名，一等奖是一台笔记本电脑，虽然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第一名是个报了名但半年没做交易的客户。"只听得一阵哄笑声，王志不以为意："我们做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马上起效果，而是不断地探索，什么方法是可以持续的，什么方法是无效的，什么方法是值得反复去做的，什么方法应该过阵子搞一下的。不怕试错，至少我可以知道什么路是走不通的，这也算是我在营销工作开展中的感悟吧。

"第二点感悟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营销团队。在营销团队的招募过程中，我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直接招聘熟手，最好是经纪人，开展业务非常快，但流动性太高，而且公司对他们的掌控能力、对他们名下客户的掌控能力几乎为零，期货公司普遍是这种模式，但效果显而易见除了短期有些起色长期看几乎不挣钱；二是自身培育。我们选择了第二条路，也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选择自身培育有相当大的难度，比如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培训、技能强化。而一个营销人员在其试用期的三到六个月之内是几乎不可能给营业部带来利润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自己培育呢？"张松海听王志说到这里，不由心中一乐——这都是当初自己启发王志思路时的原话，现在这小子原封照搬，倒也算机灵聪明。听着王志流利的表达，张松海心里很安慰，他确实在有意识地培养王志，也真诚地希望他能尽快成长起来。他看着王志，像看8年、10年前的自己。王志的声音继续传来：

"在团队培训中，我们更加强调个人综合素质，投资分析和基金这两门考试是一定要通过的。不光如此，我们还要求所有营销员工必

须认真学习新业务和新知识。上次在社区搞金融进社区的活动，我们的营销员工水平明显比其他券商员工的素质高出一大截，在我们桌前咨询的潜在客户非常多。”王志这段话有真有假，事实确实是活动中他们收集的潜在客户比别家券商多了不少，但关键并不是员工素质真的高，而是搞活动的社区就是刘海儿家所在的社区，刘胜元和吴光明坐在他们桌子前头，整个社区都是十多年的老邻居，两个股市大亨都在这个桌子前坐着，做股票的人当然都朝这里凑了。

“我们鼓励营销人员不断地提高自身能力，我自己也在努力地读专升本，鼓励员工报考各类资格考试，每周安排针对潜在客户的操作技巧培训和行情点评，刚开始我们都不敢上台，现在大家看到了讲台都愿意上去，因为都知道，只要你能展现出自己的魅力，就能抓住客户的心，抓住一个客户的心，就有可能以他为突破口给自己带来一片施展的天地……”王志这会儿已经找到了面对散户股民的感觉。

“野心还不小呢。”封建军笑着结束了王志的讲话，开始点评，“大体上也都说明白了，我听下来有三个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是我们的基层营销员工对于营销工作的理解如此深刻，这就是我们取得营销工作成果的有力保障；第二个想不到是我们的员工对于学习的渴求是如此强烈；第三个想不到是营销员工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探索的冲劲和闯劲。在这里我表个态，只要营业部愿意进行多种营销模式的尝试，营销服务中心都将提供完善的服务，并在营销管理经费上予以倾斜和照顾。”听到这里，张松海冲王志比了个大拇指。还未从激动中回转过来的王志，脸更加红了。

职业股民眼里的牛市典型特征



牛市的特征：第一是节奏，有条不紊，百花齐放，顶破好几年的顶部，将来这里就是底部；第二是普涨，所有的股票都憋足了劲头要朝上走，压都压不住，这通常是长线规模的资金入场的样子；第三是有个最热的题材，一直持续。

2006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这个春节大概是王志记事以来最快乐的春节吧。

整个长假，孙超跟杜伊婷去了海南度假，用王志的话讲，这叫嘚瑟，但实际上他自己知道，这是被他俩的旅游预算给刺激的——去趟海南花了5万！孙超已经完全做到了稳定盈利，每个月盈利数都在3万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停地上涨，以他目前的做单情况，别说花5万，就算花10万，也没有什么压力。

孙超度假走了，整个房子就王志自己，他本来打的小算盘是让刘海儿抽空来自己这里，但刘海儿以出租房太冷为由坚持要待在自己家，王志只能妥协。除了大年初一回了趟川沙，跟伯伯婶婶一起吃顿年饭，其余几天王志几乎每天都在刘海儿家。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有点拘束，毕竟对刘胜元还是从心理上充满敬畏——大体上还是因为拐跑了他的乖乖女——到了后来，也跟刘胜元有说有笑，偶尔还跟他一起去楼下的棋牌室打牌聊天。

刘海儿妈妈倒是十分高兴，王志每天早上来报到，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才走，一天的时间，女儿跟他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顶多下午

出去走走。刘海儿妈妈觉得无比安全，跟女儿一起出门逛街，看着女儿幸福地跟王志手牵手，她自己也觉得像是活在蜜糖里。

正月初五，对于上海人家来说是个过年的正日子。按照上海本地习俗，这天是迎接财神爷的日子，属于一年里的头件大事。初四一大早，刘海儿妈妈就带着刘海儿去买了不少好吃的，准备晚上一家人好好撮一顿，迎财神。

王志也没闲着，他听说往年的日子，由于刘胜元身体不好，刘海儿胆子又小，只能捂着耳朵羡慕旁人家里兴高采烈地放鞭炮和烟花。王志暗自想，自己露脸的机会来啦，一大早就去嵩山路专门销售烟花爆竹的摊子上买了1500多块钱的烟花爆竹，要不是实在拎不动，他还想把最大的那桶足有一米高的也搬走。

“哎呀，王志侬来啦，”刘海儿妈妈高兴地招呼道，“快进屋里厢去，外头冷。嘎许多烟花，今朝小朋友开心了。”

“阿姨好，”王志吃力地抱着一大摞子烟花桶，胳膊上还挂着两个塑料袋，里面全都是爆竹和小烟花，“人多热闹，晚上12点迎财神的时候，要好好地闹一闹，财神才来呢。”“乖囡来接下哈。”刘海儿妈妈扭头喊道。

刘海儿已经在屋里听到王志的声音了，她穿着粉红色兔子头的卡通拖鞋，一溜小跑地迎了过来：“啊哟，这么多啊，”她兴奋地叫了起来，“晚上你要负责全部搞定了才能走！”

“放心放心，”王志把大烟花桶放在地上，“跟我下去，还有两个这么多呢！不然我要跑两次。”不由分说，他拉着刘海儿就朝楼下跑。

“你把人家的鞭炮铺子买回来啦？”刘海儿看着楼门口堆成小山似的烟花爆竹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这么多，放到什么时候啊？”

“快得很。”王志看着刘海儿又惊又喜的样子好不得意。等两人腻腻歪歪、气喘吁吁地把爆竹都弄上六楼，已经到了午饭时间。饭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碗碟，一家人围着小圆桌有说有笑，热气腾腾。

“王志，多吃点，”刘海儿妈妈不停地给王志夹菜，“大小伙子，正是能吃的时候。”私底下刘海儿把王志给自己存钱的事情告诉了妈妈，自那以后，刘海儿妈妈看到王志，真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人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真是一点也不错。

“谢谢阿姨，”王志捧着饭碗不住点头，“做得就是好吃，我根本吃不够。”

“觉得好吃，那就平时中午也来吃啊。”因为王志不说上海话，刘海儿妈妈也只能跟他讲普通话，“你叔叔身在福中不知福，平时中午让他回来吃也不肯的。”

“不是不肯，时间不允许啊。”刘胜元一字一顿，也笑容满面，心里高兴。

“外人不知道以为你做着什么国家大事呢！”刘海儿妈妈不屑地道，顺手又把一块鸡肉夹给了王志，“侬以为我不晓得？你跟光明他们打麻将打得少吗？”一句话说得刘海儿偷笑：“爸爸没有混过关嘛。”

“么办法啊，被伊抓牢一辈子，现在好容易中午有个放风的时候。”刘胜元难得开一次玩笑，“所以有多远跑多远，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心里无比畅快啊。”刘海儿妈妈直冲他翻白眼，转向王志，“你可不要学刘海儿爸爸，我真心不晓得，打牌哪能有意思呢？手上

打着，嘴里聊着，真不晓得有什么意思。王志，你要帮我留心的，他不能抽烟的，他打牌如果抽烟，你可要跟阿姨讲。”

“好的。”王志皱着眉头答应道，心说这个间谍可不好当。看到刘胜元的目光，两个大老爷们心照不宣地闷头吃饭。

“王志啊，”刘海儿妈妈叫王志的名字很有特点，听起来跟“王子”的发音特别像，“你们年终奖发了多少？我听人家说，证券公司这几年日子老难过的，有些公司年底连年终奖也没有，只有一点点的过节费。”一边说，一边装了满满一勺子虾仁放在了王志碗里。刘海儿幽怨的小眼神冲着妈妈瞄了一眼，噘嘴道：“姆妈，我嫉妒了！”

“装饭。”刘胜元把碗递过来，瞪了自己老婆一眼。刘胜元的意思是自己媳妇问得太直接了，这种话不能问女儿吗？

“我们营业部今年挺好的，”王志笑眯眯地道，“我们去年先进集体，元旦之后我的工资级别也提了一级，因为去年年中新提的总监，所以按照制度最多今年提一级，下次再提就要到明年初了。”

“什么是总监？”刘海儿妈妈把装好的饭碗递给刘胜元，“这些新名词阿拉伐懂（我听不懂）的。”

“总监就是仅次于总经理的，”刘海儿乐滋滋地解释道，“对吧？现在什么什么经理特别多，其实还不如主管级别高，主管上面，就是总监，对不对？”

王志吐了一根鱼刺，也兴奋起来，“说实话，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当官的潜力的。哈哈，至少我干得不赖，不然今年年终奖，老板奖励了10万块。”

“嘎许多啊？”刘海儿妈妈倒抽了一口凉气，“怪不得以前总听人说证券公司好，以前隔壁楼老李家的儿子，走了多少门路去了那个

坑子楼上班，没两年，买房子搬走了。”刘海儿妈妈絮叨着。

“不懂不要瞎说，”刘胜元眯着眼睛，“什么坑子楼？那是交易所。坑子楼，嘿嘿，倒也形象的。”

“当然了，中间那么大个洞，不是坑子楼是啥？”刘海儿妈妈继续问，“你们老总一年能拿多少年终奖？”

“他？”王志摇摇头，“我们的薪酬制度是按照营业部净利润的13.5%提营业部年终奖，总经理可以最多拿不超过40%。”说完在心里默算了一下，“估计六七十万总有的吧。”

“嘎许多啊？”刘海儿妈妈第二次说这三个字，嘴巴里像被人塞了个核桃，“太夸张了吧，一年抵得上人家挣10年了。”

“这还是今年大行情不好，”王志不以为意，“今年要是行情好，就我们现在这个业务量，至少净利润还要再翻个跟头。我们老总，嘿嘿。”

“他们老总是他们所有员工的偶像。”刘胜元接过了话头，“客户也好，员工也好，提起来都竖大拇指。我听清洁工说，你们营业部一大半的业绩是你们老总一个人干出来的。”

“差不多的，这话不算夸张，”王志这会儿已经吃好了，“他今年要忙了，刚下通知，上海成立了一个金融衍生品部，他还要去金融衍生品部做运营总监。”

“噢？”刘胜元问道，“他要走了？”刘海儿妈妈也支着耳朵仔细听，只有刘海儿在跟眼前的鱼战斗。

“没有，营业部老总还兼任。”王志把面前的碗筷整理了一下，“说实话，在他手底下干就是舒服，什么事情你只管去闯，去拼，有

困难，他总能帮你搞定。我们可不愿意他走，再说他也才干一年半的老总，轻易也不会走。他要是走了，我们损失可就大了。”

“才干一年半啊？”刘海儿妈妈心里想那什么时候才轮到王志？

“女人家就是不懂，”刘胜元一听话音就知道她在想什么，“营业部老总这个位子，看着光鲜，实际上要是没本事上去，还不如不干。出了事情，背黑锅的肯定是你，是不是？”

“营业部老总是营业部所有事情的第一责任人，”王志点点头，同意道，“比方说，营业部员工出点差错，那你老总肯定跑不了，压力是很大的。而且，任务指标很重，行情又不好，我们上海10家营业部，只有三家完成了任务，有年终奖发。那两家老总的年终奖恐怕还没有我多。”

“说起来行情，你们怎么看今年的行情？”刘胜元说话间也吃完了，他今天心情极好，比平时多吃了半碗饭，“像你，平时也做股票吧？”

“我一直做的，不做对这个市场就太生了，跟客户谈也谈不到一起去。”王志解释道，“有很多证券的规矩是比较搞笑的，比如从业人员不许炒股，但是想给客户提供投资咨询却必须要有从业资格，也就是说给客户提供投资咨询服务的人都是不炒股的人，这理论派指导实践派，不是很搞笑吗？”

“那你怎么做股票？”刘胜元不解地问，“你要用自己的名字开，不是有很多麻烦？将来万一被查到，影响不好吧？”

“我用我同学的名字和账户，”王志笑着道，“就是跟我一起住的那个同学，这次过年跟女朋友一起去海南了。俩人够奢侈的，全程自由行。要说今年的行情，我还是很乐观的，现在这个股改，改一个

涨一个，大家热情高涨，上次听我们老总跟几个客户聊天，他们觉得这个行情有得走。”

“我也觉得这个行情不像是小行情，搞不好一轮轰轰烈烈的大牛市就冲出来了。”刘胜元也吃完了，把椅子朝后挪了挪，“有好几个特征呢，跟以往的反弹行情不一样。”

“有什么特点？”王志也想知道刘胜元的观点。

“你看，第一个特点是这波行情的节奏，有条不紊，百花齐放，现在已经马上出新高了，顶破1300附近的好几年的底部后来变成顶部的位置，上面的高度难以估计；第二个特点是这是一轮普涨行情，好像所有的股票都憋足了劲头要朝上走，压都压不住，这通常都是长线规模的资金入场的样子，像极了1996年的时候；第三个特点就是有个最热的题材一直持续，就是股改。你刚才说改一个涨一个，这就是挣钱效应。现在大家都盯着呢。”刘胜元说完，仿佛意犹未尽，笑着道：“我买了点驰宏锌锗，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反正大行情来了，总归是都轮得到。我看它前面那个星期五涨停板，觉得要停牌了，就直接冲了进去，结果周一没停，差点又涨停。给我的感觉是寻宝游戏到它了。”

“刘叔选股真犀利啊。”王志不得不佩服刘胜元的市场嗅觉，998点的那天他已经领教了，“看来姜还是老的辣。”王志由衷地说了一句。

烟花灿烂



烟花易冷，盛世易散；新年的味道里，还有爱情的味道；幸福总是相似的。

吃好午饭，刘海儿招呼妈妈跟王志一起逛八佰伴，这是王志之前就跟刘海儿说好的，过年了给刘海儿妈妈买件漂亮外套，“老公帮你表表孝心。”这是王志吹给刘海儿的牛皮，刘海儿红着脸，没再打他。

八佰伴商场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正入口处是一个巨大的玩具狗，双足站立，双手作揖，袖子上垂下来两个条幅“恭喜发财，出入平安”。商场的暖气开得足足的，一进门只感到浑身的热气。刘海儿妈妈并不知道女儿和准女婿要给自己买衣服，看到这么多人有点退缩，刘海儿不由分说就把她拉到了自动扶梯上。

一出三楼的自动扶梯，王志就跟刘海儿妈妈道：“阿姨，您也辛苦一年了，之前我跟刘海儿商量过的，今年春节，要送您套新衣服，我们都是小孩子，挑衣服怕不合身，还是带您自己来，看中什么就穿上去试试看，喜欢就买了。”

刘海儿妈妈很意外，连连摆手：“不好不好不好，我衣服多来兮，还是你们年轻人挑，还是你们年轻人挑。”

“姆妈，”刘海儿嗲嗲的，“王志送你的，你刚才给他夹了那么多好吃的呢，就算是他报答啦。更何况……”

“更何况还拐带走了您的女儿呢。”王志开起了玩笑，转而诚恳地道，“阿姨您就别推辞了，说实话今年公司效益好，挣得多。您也知道，我现在算是一个亲人也没有，打心里头没把您跟刘叔当外人，您就给我个机会吧。”一番话说得刘海儿妈妈五内沸腾，红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看着很高档的专卖店里，售货员按照刘海儿妈妈的身材，一会儿工夫拿了三件外套过来，一件是米色的半长外套，看上去十分大气，只是口袋上的扣子是那种毛绒球的，让人觉得有些太年轻了；一件是半身的紫色外套，收腰的地方显得人特别瘦，刘海儿妈妈觉得有点妖，实在不敢穿；真正让她喜欢的是第三件：火红色长外套，一直过膝盖，板正、规矩的样式也看不出年轻还是年老，刘海儿一看也直叫好，推搡着就把妈妈赶到了试衣间换衣服。

等到刘海儿妈妈从试衣间出来，王志和刘海儿不由得眼前一亮。果然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刘海儿妈妈其实样貌并不难看，身材虽然不高挑，但也绝没有中年发福的臃肿，配着这件火红色外套，一股说不出的喜气。“哎呀，真好看啊，”刘海儿拍起了手，“就这件了，就是这件了。对不对王志？”

“挺好的，”王志也赞叹道，“关键还是这个颜色好，要知道咱家都是干股票的，这颜色，保证喜欢。”

“是吗？”刘海儿妈妈有些不好意思，还有些不能确定，“真好看吗？这个颜色不会太挑了？会不会跟我这个年纪不太搭啊？我有点不敢穿……”

“阿姨，您就放心穿吧，”售货员也适时参与了进来，“真的很漂亮，最起码年轻10岁，您自己到这边来看看。”

“我就是有点怕穿上去被人觉得不合适，”刘海儿妈妈还是不够有胆量，不自信地朝试衣镜走去，边走边道，“多少年了，没穿过这个颜色，真是不知道敢不敢穿啊。”一边嘴里唠叨，一边抚摸着外套的面料，“这摸上去就很舒服的，穿着也合身，料子挺好的，是不是？”

“这是全羊毛的，”售货员热情满满，“过新年了，阿姨您也要喜庆点，儿子媳妇的孝心，您认真领了就是。”

“不是不是，”刘海儿妈妈红着脸，低声道，“是女儿和女婿。”“啊哟，那就更难得了。”售货员绝对是点火就上，“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这女婿也要懂事的啊，不容易不容易，我还以为是儿子呢，您看您多好啊，女儿漂亮，女婿孝顺，穿上这衣服，喜气洋洋过新年，对不对？”

“那就开票吧。”王志看出了刘海儿妈妈的喜欢，直接帮她做主了。

“多少钱啊？”刘海儿妈妈不踏实地问道。

“姆妈你就别管了，”刘海儿高兴地把妈妈拉到一边，“交给帅哥王了。”

接下来，王志又一鼓作气给刘海儿妈妈买了双鞋，给刘胜元买了把剃须刀。他心里由衷地感到一种喜悦和快乐，以及一种照顾家人的自豪。

结账的时候，“一共3194元。”收银员面无表情地道，顺手接过了王志的银行卡。

“嘎贵啊，”刘海儿妈妈一下子不安了，“外套太贵了。”

“姆妈，你就踏实地待着吧。”刘海儿挽着妈妈，看着跑前跑后的王志，心里吃了蜜一样甜。

回去的时候已经接近五点了，院门刚好撞上刘胜元跟吴光明从棋牌室出来，看到仨人说说笑笑的样子，吴光明凑过来道：“啊哟，毛脚女婿上门过年啦？”

“吴叔叔新年好啊，”刘海儿这会儿心情极好，“看你扬扬得意的，是不是打牌赢了啊？”

“吾哪能赢呢？”吴光明连连摇头道，“侬爷今朝又大发神威，一家赢三家。吾个腔输得家都不认识了。”

“怪侬自噶勿好，”刘胜元爽朗一笑，“不是每趟都要拿地主啊。认不清自己，输也莫怪旁人。”

“侬说得轻巧，不拿地主哪能扳回来？”吴光明瞪着眼睛，正好看到了刘海儿妈妈手里的袋子，“啊呀，这是买的啥东西？不会是小王老师买的吧，哈哈。啊哟，侬真是好福气，好福气啊。”

“侬也有个女儿啊。”刘胜元也乐了。

“吴叔叔，吴侃呢？”刘海儿也问道，“晚上让她来我家吃饭吧，王志买了好多烟花，晚上一起迎财神。”

“侬看看，”吴光明摇着头感慨，“我说小王老师人好吧。老刘嘴里不吱声，心里肯定是乐开花的。我回去跟吴侃说一声，晚上你们一起玩，可惜房子都太小了，不然凑在一个大桌吃饭，更是热闹”。

吃好了晚饭已经7点多钟，吴侃才过来，此时外头的鞭炮声已经此起彼伏。三人开始放烟花。几轮高升放完，王志已经彻底热了身，羽

绒外套都脱了。“看这个啊，”王志大声道，“48声烟花弹。这个花了我160块呢，你看上面的图形，乱冒星光，估计好看。”

看着王志低头点引线，刘海儿的心扑通扑通，吴侃也紧张兮兮，满怀期待。只看到王志捂着头跳开，身后的“弹药箱”却没什么反应，过了那么几秒，“滋滋滋”、“吱吱吱”的声音此起彼伏，一阵混乱。

“哈哈，”吴侃大笑，“你这是什么烟花弹？这不就是钻天猴吗？还烟花弹，帅哥王，你很可爱啊。”

“嗨，品种拿错了？”王志也很郁闷，“上当上当，这160太不值了。”王志一边嘟囔着，一边又点燃了几个小的礼花筒，刘海儿最喜欢那个“火树银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喷射出数米高的光芒，最后的高潮是飞射出好多钻天猴，然后是噼里啪啦一阵响，热闹得不行。吴侃胆子确实大，自己也拿了一包烟花，在王志边上玩得不亦乐乎。

这样玩玩闹闹一直熬到晚上11点50分。按照规矩，凌晨正点时分，是一定要迎财神的，王志别出心裁地把5000头的鞭炮从空地上一路引到楼门口，用他的话讲，这是要把财神带进门。吴侃好说歹说，才说服王志让她从刘海儿家单元门口也引了2000头到自家的单元门口。摆弄好这些，王志又把最大的那个烟花筒放好，旁边还放了好几个小筒。一切准备妥当，三人静等着正点时刻的到来。

时间终于快到了，“各就位，预备，”王志喊着，三个人都颤悠悠地把各自的筒点着，“点啦！你们快跑！”

外边已经炸锅了，“通通通”的礼花弹，精彩纷呈，有天女散花，有电闪雷鸣，有银蛇乱舞，有火光四溅，鞭炮声、笑声、喊声混杂在一起，整个院子在烟火的映照下像白昼一般。

“太美啦！”刘海儿紧搂着王志，心里说不出的快乐和满足；“太美啦！”王志根本听不清楚刘海儿在说什么，只盯着夜空中璀璨的烟花，“啪啪啪”，连续三发闪光弹，之后是笼罩天幕的流星雨一般的烟火，像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幸福，朝着四面八方溢出去，弥漫了整个夜色。

飘雪



女人在15岁到25岁之间一直走上升通道，到了25岁到达顶峰，开始走平，MACD(注)逐渐高位死叉，30岁之后就像断崖一般以跌停板下坠。

2006年的春节谢佳人过得一点也不轻松。为了筹备同香港某知名券商的首个访问交流活动，整个长假都在香港。春节后第一周，张松海还有新部门的几个年轻人外加总部研发中心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队正式前往香港同她会合，交流会还邀请了台湾几家做衍生品业务比较好的证券行一起。

日程安排得相当紧，元宵节大家都没过，全部进程完成已经到了2月13日。小年轻们原以为要在香港过个单身情人节，没想到“万岁”的谢总早就帮大家预订好了第二天的机票。

张松海、谢佳人一行降落在上海的时候，下午4点不到。出了机场，看着年轻人们快乐的样子，张松海故作轻松：“我把车停这里了，有人跟我车走么？”

“啊哟，领导，你去哪里？”一个不太识相的圆脸男孩儿问道。

“我回浦东，”张松海心里知道他们大都是住浦西的，“谢总你去哪里？”

“我刚好去趟交易所，”谢佳人十分接翎子，“你走延安路？”

“嗯，”张松海一边回答一边又问刚才那个男孩儿，“顺路吗？”

“不顺路，”男孩儿摇摇头，“我还是打车吧，反正报销的，是不是，领导？”就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张松海十分自然地接过了谢佳人的行李箱，两人朝停车场走去。

“看着天气不太好，可一出来反而不是很冷。”出了自动门，谢佳人拉了拉衣服，“这个天气也怪了。”

“希望老天给力。”张松海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谢佳人并没有在意。

她道，“我还正发愁怎么办呢，你的主意就是多，怎么想起来把车停在停车场？”

“早就安排好的，”张松海一脸得意，“晚上你一定要听我的。说起把车放在停车场，其实我计算过，停一天才50块，与其来去打车还要排队，还不如直接停个几天呢，花点钱，但是方便很多，以后坐飞机就是这个思路。”停了下，他又道：“这个思路我跟朋友聊起过，他们说这是有钱人的计算方式。哈哈。”

“总归方便就是了。”谢佳人走路的姿势十分优雅，高跟鞋踩在地上“咔咔”的声音很有节奏，“晚上怎么安排的？透露下？”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张松海做神秘状，两人上车，行车路线显然不是张松海之前说的延安高架，一上内环高架，谢佳人就笑了，“都收拾好了？”

“放心吧，基本维持原样，”张松海扶着方向盘，“东西我都添置好了。跟你说话就是舒服，有种心有灵犀的感觉。”

谢佳人甜甜地笑着，柔软地靠在张松海的肩膀上，“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我知道得太透彻了？其实确实是，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是不是笨一点好。”

“哪里话，”张松海心里一股暖意，“这种感觉挺好的，是那种心照不宣、心心相印的默契，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就知道我想要什么，如果说这世上有这样一个人在自己身边，想想真的是幸福啊。”谢佳人听着没说话，只是靠紧了张松海。

到了上次去过的那个小区，停好车，上了顶楼，推开门，谢佳人几乎是蹑着脚进了门，喃喃道：“其实，离幸福越近，反而越紧张，你有这种感觉么？”

“那是因为你害怕幸福来得不够真实。”张松海握了握谢佳人的手道，“其实就好比做股票，你要买只重组股，出重组公告那天你肯定最紧张。真等到连续涨停板的时候你反而又麻木了——这就是人类典型的反应。”说话间他已经把拖鞋拿了过来。

“这个颜色我喜欢，”谢佳人看着脚上淡紫色的毛绒拖鞋，点点头道，“看来你下了不少功夫啊。”她打量着房间，看看厨房，看看后窗，又看看阳台，最后十分惬意地半躺在沙发上，“真是舒服啊，这里太奇怪了，来了就不想走。”

“当然不走了。”张松海凑身坐到她旁边，“你是不是累了？你可以先休息一会儿，我去搞搞吃的。”

谢佳人来精神了，“你搞什么吃的？这里至少一周没有人了啊。”

“那你就别管了，”张松海继续扮演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越发迷人，“我建议你上楼看看，尤其是衣橱，我买了两套床上用品还有

两套家居服，你可以认为很难看——那是我的眼光。一会儿我叫你下来吃东西。”说完把谢佳人从沙发上拽起来，推上了楼梯，“你可以先洗个热水澡！”张松海冲着谢佳人的背影喊道。

谢佳人一上楼就看到了那套床上用品，是略有些深色的粉，还有无数个圆气泡。她像个孩子似的跳上了床，触手处是软软蓬松的被子，只可惜由于刚买来没晒过，缺少了那种太阳的味道。床头柜上左右两边各放了一个娃娃，男左女右，娃娃的脖子长得夸张，一股子可爱气息。

她摸了摸娃娃。下床走进旁边的小更衣橱，一眼就看到了挂着的男女各两套家居服，其中一套是浴袍，分别是天蓝色和粉红色；另一套是长袖长裤，深蓝色的明显是男款，红色格子的明显是女款。“这眼光还真是不怎么样啊。”谢佳人摇了摇头，又走进浴室，原来空荡荡的玻璃隔板上已经摆了好几样东西，崭新的刮胡刀和刮胡泡，一套修剪指甲的工具放在最上面。第二排是沐浴露和洗发水，谢佳人不敢相信地拿起洗发水看了一眼，确实是资生堂的水の密语，不禁暗自佩服张松海的心细如发。第三排放着牙膏牙刷还有香皂洗手液，下面是圆形的柱子横着，洁白的毛巾和浴巾就整齐地挂在上面。谢佳人看着这一切有些痴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浴室的灯光柔和地洒在水面上，谢佳人躺在浴盆里，黑发顺着浴盆边缘散落，她怔怔地望着窗外，夜幕沉沉全都映在她的眸子里。

不晓得过了多少时间，只听得张松海在楼下喊，“快来，吃大餐啦！”谢佳人起身，到底还是没有穿那套居家服，还是白天的枣红色毛衫，淡咖啡色西裤，套了拖鞋走下楼来。

楼下确实已经被张松海临时搭建了一个餐桌，餐厅其实是在北面，张松海嫌看不到夜景太单调，把南面阳台的小圆桌放得满满当

当，谢佳人凑上一看，笑道：“原来是必胜客，好久没吃了呢。”

“不光有必胜客，”张松海把两把圆椅拉近，变戏法似的从旁边拿出一个生日蛋糕，“还有生日蛋糕，呵呵，你这生日可真特别，日子也好得很，总也忘不了。”

“什么时候准备的？”谢佳人有些意外，“可别是放了好些天的，肯定不好吃了。”

“当然是今天新做的，”张松海一脸得意，“提前订好了，刚才你在楼上的时候送过来的，不光有蛋糕，还有这个！”他又从旁边摸出一瓶红酒：“你最喜欢的，好的红酒太贵，估计你也品不出味道，所以还是咱们在黄山喝的。”

“没想到你准备得还很齐全。”谢佳人一脸惊喜，“蜡烛就算了吧，不然真被你整成烛光晚餐了。”

“怎么能没有蜡烛？”张松海反问，“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数字，无非是四字头而已。你知道吗，有次跟梁和华他们聊天，我们讨论起女人的折旧，华说女人在15岁到25岁之间一直走上升通道，到了25岁到达顶峰，开始走平，MACD逐渐高位死叉，30岁之后就像断崖一般从跌停板下坠！”

“那你说我现在算什么？”谢佳人看着张松海把4和0两个数字的蜡烛点燃，插在蛋糕上，香草蛋糕的味道混合着蜡烛燃烧淡淡的香味，张松海的面庞显得既模糊又清楚，“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我这折旧都已经从地板上跌到18层地狱了。”

“你不一样，”张松海鼓起如簧之舌，一脸无赖相道，“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嬉皮笑脸间，陡然神色庄重，摸了下谢佳人的脸，“好了，我去关灯，你许个愿吧。”

此时夜空阴沉，远处黄浦江两岸灯火通明，依稀有轮船往来。谢佳人双手紧握，放在胸口，足有十几秒钟才睁开眼睛。张松海道，“想好了？”谢佳人点点头，吹熄了蜡烛，一时间屋内一片黑暗，只从窗外透进一星半点不夜城的灯光。

“咚咚咚咚，”灯亮之后，张松海哼着“命运交响曲”，“礼物送上！”递给谢佳人一个小方盒子，“生日礼物俗了点，不过还是有寓意的。”

“果然跟我猜得差不多。”谢佳人拿着盒子，看着上面周生生的标识道，“去年送个项链，说是相恋，今年戒指，难不成让我吃套？”她戏谑地看着张松海。

“吃套是一定的，只不过不是吃股票的套，”张松海笑，“用这个戒指套住你，也算是承诺的一种表达方式吧。你说呢？”

“那今年的两份礼物就算送齐了？”谢佳人看着张松海，“我看你明年怎么办，非要把生日礼物和情人节礼物分开送，你还真的别出心裁呢。”

“果然是心有灵犀啊。在我的概念里情人节礼物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日礼物是只属于你自己的。”张松海若有所思，“去年的生日礼物是项链，情人节礼物是我们戴着的一对表。项链是相恋，手表是时间；今年是戒指和这套房子，戒指想让我们之间的相恋更加深沉坚固，把你套得死死的，至于房子，代表着空间。稳固的相恋，共同的时间和空间，如何？打开看看吧，我的眼光，你可千万不要批评，不然对你自己不利。”

“这还是你的怪论调，”谢佳人开心地笑道，“再没有眼光的男人，挑女人的时候总是有眼光的。”盒子一开，一枚样式精致、小巧又不失大气的镶钻戒指闪亮出场，“哇，好漂亮。你知道我戴多少号

的？”谢佳人露出好奇。这是个有半边镶钻的戒指，谢佳人惊奇地发现自己戴上去刚刚好。

“心有灵犀嘛！”张松海得意地笑，看到谢佳人真的好奇就不再卖关子，“有次趁你睡着用线缠了一下，跟我的小指比刚好差不多到第一个指节，你看看，是不是刚好合适？别急着放回去，你看最里面，刻有字的。”

“哦？刻的是什么？”谢佳人努力地看着，“Z.S.S？什么意思？”

“就是张松海嘛，”张松海更得意了，看谢佳人迷茫得厉害，他解释，“Z.S不用说了，海嘛，就是sea，所以ZSS就是我。你每天戴着我，我会很幸福的。更何况，别人看到也无所谓，你就说这是周生生的缩写，你看我想得多周到啊！”

谢佳人“扑哧”一声笑了，“你这个傻瓜，周生生的缩写是CSS，麻烦您多看看商标好不好？”

“啊？是吗？”张松海有些小尴尬，“失误失误，牛皮吹炸。”他又想起了什么，连忙道，“差点忘了，还有个氛围没有搞。”他快速跑到沙发前面，摁开了音响。也就是几秒钟，几声拉丁风格的鼓点声就响了起来。

谢佳人虽然已经被惊喜了一个晚上，听到这个前奏，还是忍不住站了起来，“啊，我喜欢的！就跟你说过一次啊，你竟然也记得！”

“我都记得，”张松海看着她的眼睛，“只要是你说的我都记得。”

谢佳人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张松海拉了谢佳人的手，拉近，在淡淡的灯光中，两人脚步交错，跳起舞来。一时天地之间只有灯光、红酒、拉丁曲……与爱人。一曲终了，两人相对，只觉此刻所有的话语都是多余。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得谢佳人一声惊叫：“快看窗外！快看。”

不知何时，窗外已经开始飘雪，漫天的雪花像欢乐的精灵一般从夜空中飘洒而落，映着城市的灯火，梦幻一般。“老天爷真的很配合。”张松海轻轻抱起谢佳人。

“我喜欢雪。”两手环抱着张松海的脖子，谢佳人轻轻地道。

“我知道。”

---

1. MACD：从双指数移动平均线发展而来，意义和双移动平均线基本相同，但阅读起来更方便。被称为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

牛市初级阶段



能把脑力劳动做成体力活的应该都是牛人；炒股最怕共识，凡是共识，基本是错的。你几时见过所有股民都挣钱呢？

2006年的前5个月，对于所有经历了之前4年熊市的投资者来说，都是梦幻的5个月。上海大盘从1180点马不停蹄地一路涨到1650点，涨幅达到40%，市场上翻倍的牛股不计其数，人气也被彻底地激发出来。

时间进入6月，行情没有像骄阳一般继续热情如火，反而像娃娃的脸，时好时坏。营业部的一帮大户此刻正在易茶居的楼上包房，一边是清晰疏朗的古筝，一边在热烈地讨论行情的发展。

这是张松海的构思之一。他到底还是组织了一个VIP客户俱乐部，主要是营业部的超级大户。每个月活动一次，每次的主题都不同。上次的主题是钓鱼，这次是品茶，总归都是安逸又有乐趣。他们选了个超级大的包房，几个人散坐着，张松海坐在门边，杨文兴和周东明在角落里小声聊天，凌峻峰和李国威则拿着放在桌子上的五子棋摆弄着，宦仕臣戴着眼镜，对着墙壁端详几幅字画。

“这里的茶真的不错，”张松海望着众人，“上半年行情好，大家平时都比较兴奋，所以这次周末活动，我就选了这里。也算是闹中取静、修身养性吧。”

“嗯，这铁观音闻起来就是好，套用一位老前辈的话讲，这时是王者香，不过片刻就到隐者香，两种香味，大相径庭呢。”宦仕臣

道。

“什么王者隐者，老宦说得太高深，”李国威听不懂文绉绉的词，直接站起来凑到正在泡茶的女服务员旁边，“我就闻到美女香，这是什么水平？”

“这是流氓的水平。”凌峻峰直笑他，“你这小子，每次下棋都这样，快到不行了的时候就找个由头拍屁股走人，这盘怎么说？算你投降？”

“你们就这会儿工夫还真下了一盘？”张松海也凑到了桌前，“国威的白棋？这不是白棋赢了？”李国威本来正在女服务员旁边晃荡，听到张松海这话又跳了过来，“看见没，哥，我是不好意思下手。要不这样吧，投降算一半。”

“你一边去，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凌峻峰冲李国威摆摆手，又怀疑地问张松海，“你说他赢了？怎么可能，你走给我看。”张松海听了也不答话，随意走了几子，然后一个跳四要杀：“你看，我跳这里，你只有唯一一个解杀点，可那里你刚好连成了6个，这是禁手啊。”

“哈哈，果然是6个。”李国威在旁边笑，“服不服？不服松海你再跟他杀一盘。别老蹂躏我，下棋找高手，才是水平。”

“你去去去，”凌峻峰苦笑着对张松海道，“张总，俺服了你的棋路。”此时李国威又要插嘴，凌峻峰伸手把他拦住了，“问题是，这盘棋李国威先走的，我还有禁手？”

“他拿白棋先走的啊？”张松海也不由得乐了，“那自然是国威输定了，黑棋这里已经两边做杀，无解。”

“怎么一会儿工夫我又赢又输的？”李国威十分不解，“这到底是什么名堂？”

“安心喝你的茶吧，”张松海也不答，招呼几个人一起围坐过来喝茶，“来来来，先来一杯。就是宦老师的话，这叫隐者香，我们不是隐者，也算饮者，对不对？”众人小啜品茗，屋内一时茶香四溢。

“张总，华总和梁总今天怎么没来？”说话的是杨文兴，“我跟梁总很投缘，别看他长相凶，其实人很平和，对市场有见地，这几天行情这么波动，我还真想跟他聊聊呢。”

“梁鸿宾啊，”张松海听到杨文兴如此说反而笑了，“他跟华鼎鑫一会儿就到，本来我这次活动老早就通知他了，结果就前天，4S店通知他的车到了，今天去拿车。他对车不太懂，于是叫上了华鼎鑫。估计这会儿应该已经拿到了，肯定会来。”

“说到这个波动的行情，张总怎么看啊？”周东明客气地问。其实众人对张松海的炒股技术不甚了解，更多时候看到的是他长袖善舞办法多而已。

“我？说实话平时工作太忙，对行情的研究跟你们比起来，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张松海不卑不亢，“刚才国威说下棋找高手，后头还有一句叫弄斧到班门，当着你们这些专家的面，我少不得也要班门弄斧一次。”几句话说完，伸手拿起桌上的杯子，一仰头喝干了：“之前6年，算上今年，每年的1到5月都不差，到了6月就开始来回震荡，我估计接下来这阶段多数是震荡走势。要说震荡什么，给我的感觉是找方向。市场从年初走到现在，整体涨幅接近50%，翻倍的个股数不胜数，要说没有人想兑现利润，我觉得根本不可能，难道还真的能克服地球引力，一口气奔天上去？”

“那震荡完了呢？”凌峻峰道。

“到时候再选方向吧。”张松海坐了下来，“不停出新高就使劲拿着，设定好退出价位就是了。”

“我总觉得要警惕第一根大阴线。”周东明插嘴，“你看今年这行情，明显是慢牛走势，但最近一个月，显著加快，你看吧，按照以往的经验，总是要来一根大阴线，这不是我算命似的瞎扯，你把指数图形朝前翻，这种形态屡见不鲜。”

“第一根大阴线不是周三已经出来了？”宦仕臣接口道，“你可别吓我，照你的意思，周三就应该撤退，可我还是满仓呢。”

“宦老师艺高人胆大，一年四季都满仓。”凌峻峰不疼不痒地来了一句，“我是选择周三撤了，跟周哥的观点差不多，第一根大阴线一定要警惕，兴许就是暴跌的开始。就算不是开始，将来还有机会再买回来，这行情，揣着现金还能挣不到钱？”

“我觉得你们有点刻舟求剑。”杨文兴话很简洁，但掷地有声，“你们过多地考虑了技术上的东西，有时候经验就是为了被打破的。”

“这话怎么说？”周东明追问。

“记得我一直都说，做股票要跟着党走。”杨文兴的眼睛谁也不看，就盯着桌角上的紫砂壶，“不要跟我们的党抬杠，要相信我们的党！凡是我们的党想干的，都干成了。你好好想想对不对？要知道这波行情是怎么来的。股改！现在股改才做了一半，行情就结束了？不可能，开弓没有回头箭，就这个行情，最起码还要再走半年下去。让我看，这不过是万里长江的一朵小浪花，真正的大行情还没起来呢。”

“老杨看这么高？”宦仕臣高兴地道，“这可是很少见啊，其实咱们这个圈子我最佩服他，平时不出声，言必有中。”

“这波行情的推手就是钱，不光是这波行情，”杨文兴继续道，“国内股市的屡次大行情，无非都是钱堆出来的。这次的钱是什么？人民币升值，股票挣钱效应放大，我们等着看，我自己的判断，最多整理两个月，大概率还是朝上继续走，走到所有人都不相信为止。”

“不相信，不相信，”凌峻峰重复着杨文兴的话，“杨哥你看多少？”

“看多少不知道，现在就算说了也是胡扯的。”杨文兴笑，“牛市的第一目标就是把2245干掉！那就是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的开始，我觉得有超过80%的把握这轮行情会演变成超级大行情，超级大牛市。”

“会不会太乐观了点？”周东明一直在听，这时又追问一句，“顶破2245当然是大牛市确立的标志，问题是这个市场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张总，你的感觉呢？刚才杨哥说资金推动，资金到底有没有，你心里应该比我们都有数，给个信儿，或者摔个杯？”

“我哪里比得上你们敏感，”张松海听到这话不由得摇摇手，“但钱肯定是不缺的，而且是越涨越多。就好比我们今年大力开展的衍生品ETF套利交易，年头上我找客户太艰难了，结果到了4月，前两个月的年化收益率一出来，足足超过19%，几个千万级别的客户马上就有兴趣了。对了，峻峰这边最近这个套利我看做得也很频繁。感觉如何？”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每天做三四个来回。”凌峻峰笑道，“这下彻底开始给你做贡献了。东西真的是好东西，有瞬时的机会马上做一把瞬时，大多数时候是做延时T+0。基本上是每天都有点收获的，不过

挣的都是蝇头小利，看上去没有什么大块儿的利润。关键在于一个日积月累，说实话，也就是把以前的脑力劳动变成了纯粹的体力劳动。”

“说说心得嘛，”张松海鼓励道，“也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嗨，什么心得的，都谈不上，”凌峻峰笑道，“思路很简单，根本不看个股，就看指数的分时图，找机会就买，然后立刻申购，挣钱了就多拿一会儿，不挣钱马上找机会砍仓出去，你说这不是体力活这是什么？”

“要说能把脑力劳动做成体力活的应该都是牛人吧。”张松海叹气，“这应该叫作复杂问题简单化，算是我们利用工具的一种进步呢。”

“你们说了半天，到底有结论没有？”李国威不解地问，“我怎么完全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表达什么？看上去根本没有共识啊。”

“共识才可怕呢，”杨文兴望着李国威不由得笑道，“炒股最怕共识，凡是共识，基本是错的。你几时见过所有股民都挣钱呢？你忘了那句话，叫沉默中爆发，迟疑中上涨，欢乐中死亡？现在就是迟疑阶段，很多人还固守着熊市思路不开窍呢。”

“这句话点醒我这梦中人。”凌峻峰一坐而起，“今年上半年说实话做得不好，现在想想还真是以往的熊市思路。股改股买了几只，一涨就走了，最后除权的大涨幅没有拿住。看来是要调整战斗思路了。”

“你也未必需要马上调整，”当着宦仕臣的面，周东明并不愿意把话说得太明，“杨哥刚才也说了，这阵子本身就是震荡，下阶段我

们继续好好选股就是了。再说了，如果真的技术形态不行，指不定这个市场又开始抖抖霍霍，我们保守不见得是坏事——看空又不赔钱，对不对？”

“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宦仕臣虽然一直歪头看着墙上的字画，但实际上耳朵始终竖着，“你像我，永远满仓，所以基本上不用想着如何择时的问题，只要选股选得好就是了。我的中集B、振华港机，已经涨了两倍不止。”

“我记得宦老师以前不是研究技术的吗？”杨文兴好奇地问，“什么时候风格变成长线股了？”

“其实做短线有瓶颈的，”宦仕臣摇头，“两年前我根本不看长线股，我那时候就主张永远满仓，因为我是抓短线机会。现在，倒不是这个市场技术不行了，而是我身体跟不上。短线毕竟要盯盘，实不相瞒，我现在这种精力，能撑着看上午两个小时就相当不错了。短线转长线也是无可奈何啊。”

“我怎么觉得长线更累呢？”周东明插话，“光那些各种报表，看也看死了。你说，买件衣服还想精挑细选呢，何况买几百万的股票，是不是要去跑一跑上市公司？是不是要去比较比较同类公司？”

“而且长线股很容易被人盯上。”凌峻峰也插嘴，“我认识的一个哥们儿，哥儿几个都是做实业的，主要做医药代理，听说行情好了，拿了不少钱，因为对药研究得深嘛，买了不少现代制药，死不涨啊。只看别的股噌噌地朝上跑。”

“他们选股思路不对，”张松海长久没说话，这时反而加入了进来，“药是什么？穿越牛熊的选择——这是西方对于药品和消费品的定位。既然熊市是避风港，那牛市一定不是先锋队。要我说，牛市初级阶段的选择就是前面跌得多的，或者是最有想象力的。”

“跌得多的我懂，最有想象力是什么意思？”李国威问道，“难不成选高科技板块？”

“高科技我从来不碰的，”张松海笑着回答，“要知道信息社会就高科技最不值钱，昨天的科技皇冠上的明珠到了明天可能就一分不值。国威，我问你个最简单的问题，你觉得股市大牛市来了，谁最幸福？”

“废话，当然是你们最幸福……”李国威脱口而出，旋即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券商股？”

“没错，你为啥不选择券商股呢？中信证券，现在才十几块，真要是大牛市来了，能挡得住？”张松海笑着反问，这其实是他跟华鼎鑫、梁鸿宾、王晓宁现在的小账户的主要持仓，“这其实就是简单直接的对应关系，这里的逻辑很清楚。券商行业怎么样，你们问我就得了，就今年这行情，如果下半年维持得跟上半年差不多，今年的业绩最起码是去年的4倍不止！”

“有这么好？”杨文兴也坐直了身体，“现在交易量一起来对你们影响这么大？”

“不光是交易量的问题，”张松海说起券商行业自然是如数家珍，“券商的来源主要有几块，第一是经纪业务收入，主要是手续费和息差，息差现在并不高，因为活期利率和定期利率差并不大，但是手续费你们自己看，今年的交易量是去年的多少倍？500亿一天也好几次了吧？去年一天才多少量？要知道这可不是简单的对应，扣掉成本，放大倍数更多啊。”

“没错没错，这块儿我明显忽略了，”杨文兴感慨道，“天天找潜力板块潜力板块，其实不就在身边吗，还是松海说得好，我们就应该直接点。有些书，有些东西，就是杂音啊。”

“你这一说，我也开窍了，”凌峻峰做恍然大悟状，“热钱流入，人民币升值，摆明了房地产就是最好的品种，金融也不会差，我的天，越说越清楚，是不是矿业之类的也要猛涨？”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思路太快，”李国威不满意地嚷嚷，“人民币升值是什么？我天天看报纸在说，就是一头雾水。”

“就是你的人民币值钱了，以前你去美国，买个冰棍也要想着乘以8.2，等人民币值钱了之后，你就只用乘以7.6甚至，5、4、3、2、1。懂了？”凌峻峰教他道。

“那这是好事啊，”李国威点头，“我小时候偷家里的美元出来换钱，一块才换四块九。”

“你说这是利的一面，还有弊的一面呢。”周东明解释道，“比如对出口企业不利，因为这等于商品变相涨价了。总归人民币升值是个复杂的系统，各种各样的评论和声音都有。”

“但长远看，本币升值的初期，股票市场都是大牛市。”杨文兴插嘴，“我刚才说资金推动，其中有相当部分实际上是国际热钱进来推动的。”说完几乎是同时地，凌峻峰、周东明都有意无意地瞄了一眼张松海。

“人民币升值，凡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都应该面临长期的向上重估，从这个角度说，房地产确实不错。”杨文兴看张松海一点讨论热钱的意思也没有，就转换了一个话题，“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感觉，你看吧，上海的房子又要涨一轮了。”

“哈哈，我们来晚了，来晚啦。”一阵爽朗的笑声，略带些匪气，华鼎鑫推门而入。

欢迎天量IPO



整个中国的人口是12亿，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进入到一个富裕阶层，整个中国的市场就比欧洲的市场还要大，需求还要多。不管是房子、车子、票子甚至日子，这些资源都会朝那1亿人倾斜。所以房价现在看上去跟老百姓的收入不成比例，实际上决定房价的根本不是老百姓。

“怎么就你？”张松海站起身笑道，“老梁呢？他说你们俩一起的啊。”

“他在外头倒车，小姑娘你给我泡壶碧螺春。”华鼎鑫喜欢喝碧螺春，“你不知道，今天老梁算是糗大了，拿的新车好多机关，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眼也不够用了，手也不听使唤了。人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看他，今天不是爽，而是爽傻了。刚上车的时候连打火的地方都找不到呢。”

“什么车啊？”凌峻峰好奇地问，“无钥匙启动的？”

“皇冠3.0VIP。”华鼎鑫回答。他们这些人常常聚会，虽然并不是特别熟稔，但彼此都叫得出名字，“凌总不考虑换换车？”

“皇冠3.0，好车啊，”凌峻峰感慨，“我的雅阁开了没几年，先混着吧。看来梁总、华总今年收成不错啊。”

“嗨，也就是50万的车，有什么不错的。”华鼎鑫笑，一指张松海道，“这就是被他洗脑的，俩人都换了日本车。我进来的工夫听杨老兄说，上海房子又要涨价啦？我跟你有深深的共鸣！”

“这都涨成什么样了，还要涨？”周东明不相信，“小老百姓哪里买得起呢？大批的房子报纸上说不都空着吗？还有人每天没事去数灯泡，说一个入住一年半的小区，现在亮灯的不超过三成。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要看到‘魔鬼线’321，这房子还真涨不停了？”

“房子跟小老百姓有关吗？”杨文兴几乎跟张松海、华鼎鑫同时说出口，杨文兴继续道，“以前就跟你说过的，中国所有资源的价格都掌握在有钱人的手里，他们不是为了剥削，而是因为他们的需求现有的资源根本满足不了。不信你等着看，国内现在消费升级，有让我们吃惊的时候。”

“以前看过一种说法，跟老杨说的这个很接近，”张松海也点头赞同，“叫1亿人理论。整个中国的人口是12亿，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进入到一个富裕阶层，整个中国的市场就比欧洲的市场还要大，需求还要多。不管是房子、车子、票子甚至日子，这些资源都会朝那1亿人倾斜。所以房价现在看上去跟老百姓的收入不成比例，实际上决定房价的根本不是老百姓。”

“这话倒是有道理，”宦仕臣插话，“而且中国的投资渠道太窄了，你说有钱人拿了钱做什么？买股票的毕竟是少数，还不是买房子？现在土地都是国家的，这要允许私人买地，地价也要起来。”

“让你们这么一说，那剩下的10亿人日子可怎么过啊？”周东明摇头，“享受不到低价的资源，反而要承受高昂的成本。”

“我们也不必杞人忧天，”杨文兴又道，“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政府不就是为了这个才存在的吗？前些年有本畅销书叫《穷爸爸

富爸爸》，我曾经翻看过几页，应该算是大众投资觉醒的绝佳引导品，我看国内的投资意识很快也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民众投资意识的觉醒，在现阶段看，首选还是股票和房产，这两样东西，在中国人的心里，那是最好的投资品。”

“黄金呢？收藏呢？”宧仕臣听得很认真，又问道，“其实都说盛世收藏，乱世黄金，这两样也是投资首选啊。”

“收藏还是太阳春白雪了吧。”张松海摇了摇头，“这屋里除了宧老师您和老杨，懂收藏的人没有了吧。”

“我集邮，算不算？”凌峻峰插空笑道。

“这笑话，跟之前老梁那个‘上个马路牙子就算越野’有一比呢。”华鼎鑫哑然失笑。

“背后说人，当心口舌生疮，”门被梁鸿宾推开，他一脸春风得意，“隔老远就听到你出我的丑。”

“啊哟，你总算是把车停好了，”华鼎鑫继续开他的玩笑，“要不说我们穷人就是上不得台面呢，你那车太高级了，竟然打火连钥匙也不用。”

“我准备晚上在家好好研究研究，我发现很有意思。”梁鸿宾也不生气，找了把椅子坐下。

“继续刚才的说，”张松海拉回话头，“要说黄金，其实我对黄金一点也不感冒。我记得90年代初，黄金价格已经八九十块了吧，现在也就130块。这已经十多年了，涨幅是多少？乱世的黄金乱世的黄金，什么时候天下大乱才是黄金的绝佳机会啊。”

“也不一定的，”梁鸿宾笑，“你大概没注意外盘期货，前些日子美国金一顿猛涨，这几天刚刚消停下来，我总觉得这一轮上涨有问题。上次我跟一个搞数理统计的同学聊天，他碰巧在研究各类金融产品的历史数据统计，用他的推断，黄金将出现大概率的上涨。我后来又看了看关于黄金的资讯，觉得未来几年，黄金期货未必没有机会呢。”

“我记得梁总是学统计的？”杨文兴笑着问道，“其实数学知识对于投机很有用。”

“数学最有用的其实是在赌场？”张松海转向梁鸿宾，“上次你不是举了个什么例子说有个华人团队在拉斯韦加斯赌场狂胜么？”

“是吗是吗？”李国威最听不得“赌博”二字，只要听到，必然入迷，“有没有什么秘诀？靠什么赢？靠数学计算？举个例子？”

梁鸿宾其实很愿意跟人谈论数学，只不过平时确实没有好的听众，于是侃侃而谈道：“我举个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比如说打麻将，你手上的牌是剩一对儿一万，四五万加七八万，外加一张杂牌就是白皮吧，这时候别人出了个一万，假设其他万字打掉得很少，你大概率的打法应该是先碰掉，然后出白皮，单等四五万和七八万。解释起来也很简单，如果你不碰，你只有等三六九万才能听牌，但你碰了一万之后，四五七八万随意一张，你就跟原来的概率一样，但是还多了三六九万也听牌单吊的机会。我说得清楚不？”

“大体听明白了，”张松海略一思索就想通了，“不过这个例子好多人都会，这叫四大吊吧。还有没有更高深一点的，反正今天咱们是扯闲篇。”

“那就说个费脑子的，”梁鸿宾稍微一想就又来一个，“比如你面前有三个箱子，其中一个箱子里有奖品，假设你先选择了箱子A，主

持人这时候打开了箱子B，是空的。然后他问你，要不要换箱子再选，你怎么办？”

“这有什么换的？”华鼎鑫脱口而出，“我肯定不换，死也死得矜持点。”

“不对，他这题一出，肯定是让换的。”凌峻峰倒是颇有见地，“问题是我实在想不通换跟不换有什么区别。”

“这题目依稀哪里看到过，”张松海道，“我也只记得答案，至于推理的过程，早已经忘记了。我的结论对不对？”

“结论对。”梁鸿宾等了几十秒，发现众人都回答不出，索性直说，“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主持人，如果主持人知道B箱子没有奖品，那你一定要选择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个C箱子有奖品的概率已经自然提升到了二分之一，比你最初做选择的三分之一要高。当然，如果主持人也不知道B箱子里有没有奖品，那你换不换都一样。总之，换了肯定不吃亏，这叫条件概率。”

“太复杂太复杂，”周东明直呼吃不消，“这就是听人劝吃饱饭的注脚，问你换不换就是想建议你换，这在花翎子呢，要不接就傻了，对不对？这种数学题对我们来说有点太高深了，简单点的有没有，我实在不行。”

“我倒有个简单点的，就怕你们做不出，显得难看。”张松海笑眯眯地站起来，“有三个人，一起出去旅行，到了一个镇子，天色已晚，要住店。镇子上只有一家旅馆。”这时候李国威插话道：“这前奏怎么这么长？”张松海用手虚摁了一下，让他少安毋躁，继续说道：“不巧，旅馆只有一间双人房了，价钱是30块一晚上。于是三人就说干脆挤一挤算了，交了钱就上楼休息。老板收了30块之后有些不好意思，就把伙计喊了来说本来双人间，让他们挤了三个人实在抱

歉，拿了5块钱让伙计还回去。伙计拿着钱上楼的时候想三个人分5块钱，这可怎么分？伙计拿两块朝口袋里一塞，就退了三块钱，一人一块很合适。”张松海说到这里，又端起小茶杯喝了一口茶，“问题来了，三个人交了30块，合一人10块，现在伙计又退了三块合一人一块，等于是一人出了9块，合计就是27块，加上伙计贪污的两块，一共只有29块，请问那还差一块钱，哪里去了？”说到这里，环顾一下，发现众人皆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不对不对，你这话里在绕，”杨文兴一直闭着眼睛听，这时候睁开了眼，“你这一会儿合计一会儿平均，来来去去好几趟，肯定有问题。”

“没问题啊，”凌峻峰挠头，“这计算都没问题啊，怎么就27块加两块成了29少1块呢？明知道是在玩数字游戏，偏又想不出。这可真的不复杂，想不出就丢人了。”

“这种题目我从来不想，”华鼎鑫给自己倒了杯茶，“太搞脑子。”说完一指梁鸿宾，“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胸有成竹，估计他已经想通了。真不愧是学数学的。”

“哈哈，不叫想通，他没说完我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梁鸿宾也不着急把答案说出来，“这种引导方式让我想起我们做盘子，如果真能用这样的障眼法把盘子做起来，那简直无往不利啊。”

“什么答案？快跟我们说说，我这会儿27块、30块的，已经疯了。”李国威摇头道。

“我就露一点，好不好？”梁鸿宾边说边看张松海，“你们不要听他引导，你就按照总支出、总收入去计算，算总支出一遍，然后再算总收入一遍，你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我明白了。”凌峻峰一点即透，“这纯粹就是言语误导啊，总支出是30块减3块，总收入是2块加25块，应该是25+2=27，而不应该是27+2跟30比。对不对？”说完摇头叹气，“要不怎么说嘴是两张皮，怎么说怎么有理呢？这个题目有意思，所谓只言片语间把人哄骗到茄子地里，不外如是！”

众人点头称是，张松海也点头，大家一时无话。少顷，张松海转向梁鸿宾，“梁总，刚才你没来的时候，杨总想跟你一起讨论讨论行情呢，这行情怎么看？”

“对对对，这才是正经问题。”宦仕臣也着急地问，“你觉得这行情如何？我可是满仓，刚才讨论起来还心里惴惴不安呢。”

“说起来行情，刚才跟老华还聊呢。”梁鸿宾显然心情极好，“老华的感觉是这里很像中期头部。你看周三杀了一次，昨天又杀了一次，5月是十分凌厉的上涨，结合之前的两周形态看，确实短线不乐观。我的出发点是这里有调整，但大方向应该不会变。我就说几个证据，第一个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是国策。如果整个体系的资金充足，流动性充裕，股市自然水涨船高，想跌都跌不下来；第二个是股改的节奏，到目前为止，股改进行了一半多，你说在这个关口行情就没有了的概率有多少？我们再用心想想，股改是为了什么？”说到这里他不由得声音又响了许多，“要是我们仅仅认为股改是为了解决全流通，那就太不够深刻了，要是仅仅认为股改是为了让股民挣点钱，那格局就太小了！我大胆地揣测，股改的全流通只是第一步，你们等着看，后边必然是井喷式的天量IPO！因为股改就是为了甩掉包袱使劲发新股。做大做强资本市场首先要把格局做大，要把容量做大，现在这些上市公司，整体市值占国民经济多少？行业利润又占多少？就这么个A股市场，说不好听的，根本不配是中国的资本市场！这是格调，也是大眼光下的战略——做大做强是必然的，股改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在服务。”

“很多人害怕天量的IPO，”梁鸿宾仅仅喘口气就又道，“但你认真研究之前的历次行情，凡是股市最幸福的日子，就是量多的日子。这个市场的基本功能，目前看，还是为了融资服务，所以有这样的表现也不足为奇。最后一个证据是目前市场并没有出现板块轮动的迹象，从这个角度看，市场上现在的主导力量实际上是中长线的资金。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些板块集体启动，但目前始终都有一个领涨板块，那就是股改的G股。只要龙头不倒，我觉得这行情就没走完。我的感觉，先去摸摸2245那个历史高点再说。真要是突破了，前途不可限量。”

“这可真应了那句话，英雄所见略同了。”凌峻峰听完已经是莫名佩服，“基本上跟杨哥的几个观点彼此呼应。看来我们的格局终究还是小了？”他望向周东明。

“不用特别计较一时的收益。”周东明倒是不断在给凌峻峰打气，“其实老杨之前说的话确实振聋发聩，要把操作手段朝牛市上靠，之前熊了5年，大牛市反而不会做股票了，这也算是咱们的悲哀。”

“还有一条，我觉得也是目前形势判断的依据。”宦仕臣也兴奋地道，“那就是各个领导们上任的时间。2002年换届，至今已经4年，要有动作的话，差不多这时候刚好。前面的交接顺利完成，摸底调研也差不多结束，是时候发动一轮大牛市，给人些甜头尝尝吧。”

“是不是大牛市现在断言还为之过早，但操作上肯定要当成牛市操作，至少在股改结束前应该保持这样的心态。”梁鸿宾强调，“大牛市，我们等它等好久了！难不成这时候反而成了叶公好龙之辈么？”

“主力”的三种模式



以前坐庄实践中最常见的手段就是追求控制与反控制，由于庄家资金雄厚，采用的手法也不是很复杂，无非是高抛低吸，逼你先表态而已。技术分析手段为何管用是因为很多人在用，所以有效。很多股票作手实际上是透过技术的东西在琢磨参与者的心理——这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精髓。

用一句话形容王志的2006年上半年，那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第一就是日常工作上，由于他敢打敢拼，整个团队被他带得有声有色。借着银证转账业务的开展，他又把触角伸到了银行网点，仗着还算能说会道，不出2个月，就把几个银行渠道梳理得异常利落；第二就是他的副业，配资当中介。他最终还是没有狠心绕过宦仕臣，但也偷摸地利用借款方急需用钱的心态，暗中抠下来不少中间费用，由于基数太大，哪怕只抠下来0.5%也是50万，这些钱干脆一分为二，一半存刘海儿的银行卡，一半进孙超的股票账户；第三就是用孙超的名字炒股。说起这个炒股，还真有点玄幻色彩，有次周末他跟孙超两个人无聊瞎逛，在张杨路上发现了一个起名公司，两人十分好奇就进去看看。那家公司主要负责风水、起名，负责人是个有点仙风道骨的50多岁的男子。刚开始就抱着瞎扯的目的，没想到那人说起他俩过去发生的事极准，许多事情仿佛亲眼所见一般。后来才知道那人竟然是中国风水协会的一员，最擅长的是看手相。他先看孙超的手相，只说了一句话：“你的财运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说得孙超喜上眉梢。再看王志的手相，又是一句话：“你的钱都不在自己账上！”这话说得

简直石破天惊，孙超立刻就反应过来王志这是占了自己便宜，嚷嚷着让王志请自己吃饭。王志心里也直打鼓，心说这也太神了。因为他炒股票的钱在孙超账上，平时的存款在刘海儿账上，说白了还真没有什么钱在自己账上。兴许是那风水协会大师的预言成真，孙超的股票账户在2006年简直有如神助，顺风顺水，一路资产扶摇直上，这才半年出头，就已经超过70万。

现在的孙超基本上可以稳定地做40张大豆，偶尔也会去搞搞燃料油，每天的盈利平均下来基本上在3000块到4000块，成交量异常的大，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做4000张单子，这个速度还在不停增加。他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投机者做成了名头响当当的小炒手。由于单量越来越大，他对速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网上交易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只能跟期货公司联系，到期交所的大楼里交易。由于他开户的期货公司其实并没有在期货大楼办公，只能再找其他公司开户。他的要求十分苛刻，本以为开户可能不太好找，没想到进期货大厦找的第一家期货公司当场就带他看了房间，一个绝对安静的10平方米的单间外加4台电脑，手续费只加5分钱，中午还管饭。

进了大楼做期货才知道，自己在家里的速度简直是蜗牛爬，这里的交易通道那叫一个畅快。也就是一周的工夫，孙超已经完全熟悉了这里的节奏，他咬咬牙做了自己第一次期货的大额入金：存了20万。存这20万的目的是为了上单量，孙超准备直接拼120张。

开始几天他压力非常大，120张一笔的手续费就是将近500块，价位跳一个点就是1200块的进出，孙超又重温了长久不曾有的手心出汗的感觉。但也就是两天工夫，他就完全稳住了。先从成功率做起，从本质上说，40张单子跟120张单子的差别不大，因为大豆的交易量还是比较厚实的，不存在打透价位的情况。稳住了两周不到，他就迎来了做期货以来最大的单日收益：3万块！

这个钱来得太容易了，杜伊婷看着孙超的单子简直不能相信如此完美的交易记录是自己的男朋友完成的，整整一天的交易，一共进行了24笔共12套。除了两套同价位进出亏手续费以外，其余的交易多的挣了21个点，少的挣了两个点，竟然没有一笔亏损。“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材料，天才炒手！”这是杜伊婷对孙超的评价。

这天上午王志刚好去银行网点拜访，期货大厦一楼遍布银行，王志自然不能错过。从银行出来，想起孙超就在楼上，就拉他下来吃午饭。电话声也就响一下孙超就接了：“干啥啊兄弟？”孙超听上去心情很不错。

“别废话了，我在你们大厦一楼。赶紧下来请我吃饭。”

不到两分钟，孙超就到了：“啥意思？早上咱俩还一起吃的饭呢，你这会儿又来找我干啥？你可千万别说是想我了。”

“我去旁边银行谈合作，谈好正好吃饭点儿了。”王志看了看孙超乱糟糟的头发，皱巴巴的T恤，“你看你这造型，又被行情蹂躏了？”

“怎么可能？”孙超一听就笑了，“一开盘先挣了两个，上午还可以，刨掉手续费也就是两万块吧。”

“两万块你请我吃食堂？！”王志夸张地大声道，“我们俩好歹是四大铁之一吧。”

“那你说吃什么？”孙超笑，“这附近吃饭的地方不多，你要真想吃点舒服的，我们就朝潍坊路东方路走，不过我中午一点半之前一定要回来的。”

“那还是吃食堂吧。”王志想了想，“许久不吃大锅饭，说不定别有风味。”两人说话间已到了食堂，孙超只打了极少的菜。看着王

志诧异的目光，孙超解释道，“不能吃太多，不然下午困。这天气本来就热，哪怕屋里空调足，到了下午我依然还是困呢。”

“我看你现在晚上睡得很早嘛，”王志把鸡腿从盘子里夹过来，“我每次电话没打完，你那屋好像就关灯了。”

“没办法，其实做单白天很累的，尤其是现在100多张单子，基本上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孙超道，“其实经常用眼过度伤元气的，你知不知道？你每天睡太晚了，对身体不好。你看我，现在连游戏也不打了。”

“你这被杜伊婷洗脑洗得够彻底的。”王志撇撇嘴，环顾了一下周围，“你说交易所这边应该是各类富翁云集之地吧，怎么看上去有腔调的不多啊？”

“你要什么腔调，现在人都追求低调。”孙超小眼睛朝四边瞄了几下，“喏，你看那边那个，就是墙角边的那个男的，那是个有名的炒手，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吃饭，行动极其规律。久而久之，那里就成了食堂一块儿圣地，一般人懂行的都不会选择坐那里。”

“不是吧。”王志盯着那人看了足有10秒钟，“跟普通人差不多啊。你说有名的炒手，有多有名？”

“就这么说吧，”孙超的语气听起来像是教育小学生，“最牛×的，是市场公认的三大炒手，那人算是仅次于三大炒手的著名人物，像我这样的，离他们，估计还有十万八千里呢。”

“还三大炒手，”王志笑，“当初赵爱国跟你忽悠的，难不成还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你不在这个圈子，平时我跟你说得也少。”孙超神神秘秘，“那三人在做期货的人心里，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先说三

大炒手排名第一的张猛，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的风格。他的做法非常特别，期货市场允许多空都做，但一般炒手很少去做对冲或者是对锁的交易，但张猛就是对锁做。简单来说就是经常出现相反方向的开仓与平仓，而且很多时候，他是成交在自己身上的，很多人看他的单子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切，这有什么难猜的。”王志不服气，“这就跟我们做股票的一样，对倒。目的嘛就是吸引眼球。”

“不光是吸引眼球。”孙超皱皱眉头，“你理解得太狭隘，同价位反方向同时成交，震荡的时候他是永远也不亏损的，一旦行情从震荡走出来，他可以伺机在行情波动的方向上解掉一边的锁，这样对于行情的推动也是一个帮助，从而再退另外一边锁，达到挣钱的目的。别人看不懂他的单子，但是我猜他心里一定是非常有数的。”

“说白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操纵嘛，他追求的无非也是控制和反控制。”王志开始上心听了，“这种方式如果他的量大一点的话，对其他人绝对是个噩耗。”

“那可不是。”孙超立刻同意道，“现在是只要他张猛操作的品种，基本上没人挣钱。就像你刚才说的，其他人都被他控制死了。”说完又低声道，“据说他现在在做橡胶，整个橡胶市场一片鬼哭狼嚎，但很多人又舍不得放弃，因为这个品种挣钱快。”

“你接着说，”王志来了兴趣，“还有俩呢。”

“第二大炒手的名字叫温扬，他的做法是来回荡，随风摆，什么赚钱做什么。他做单给人的感觉就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随着市场波动的节奏游荡，在起伏之间，不起眼的地方，他已经赚钱了，这种做法应该叫自然流吧。”孙超形容得很到位，王志不由生出羡慕和向往。

“所以我说，我们干投机这行，还是要回归本质。”王志叹气，“你说我现在忙着干营销，是不是舍本逐末了？我真喜欢干交易，可惜现在忙得一个头两个大，连看盘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交易了。”

“你这个鸟性格，其实干营销也挺好的。”孙超糗了王志一句，“反正会忽悠啊，你忽悠行情软件肯定没有忽悠客户来劲。况且，你又沉不住气。”

“你放屁，我哪里沉不住气？”王志不服，“我上半年拿着6块钱买的中信证券到现在了！”

“你看你看，你这性格就不够平和。”孙超挠了下王志头发，“委屈你一句跟踩着尾巴一样，兄弟，投机事业是一项可以磨平你棱角的事业。”

“也许你说得有道理。”王志想了想，低声说道，“我发现身边的牛人，除了个别的，比如说那个陈峰，性格特别有棱角的几乎没有。你说，我这会儿是不是棱角已经没有了？”

“你这是故作轻松。哈哈。”孙超没理会王志，继续说道，“第三大炒手叫杨俊。他的做法跟他的性格有关，上个月的白糖就是他搞的，把一个品种的行情完全改变了，本来大波段也就是七八个点，可他非要做出来十七八个点，这是比较凶悍的一种做法。传说他说过一句话：做单很简单，一开盘空了1000张进去，到收盘，跌了我平仓，涨了我砍仓。”孙超说到一半，发现王志撂了筷子，一脸愣怔，“你在想什么？”

“你刚才说的，让我想起了股票。我发现其实都是相通的。这三种做法，股票市场实际上都有相应的影子。以前坐庄实践中最常见的第一种，也就是追求控制与反控制，用的实际上是张猛的手法，多数都是资金比较雄厚，采用的手法也不是很复杂，无非是高抛低吸，逼

你先表态而已。你还记得赵爱国吗？他对技术非常熟悉，而且在心理学上下足了功夫。前些日子跟一个大户讨论技术分析，他说技术分析手段为何管用是因为很多人在用，所以有效。因此很多股票作手实际上是透过技术的东西在琢磨参与者的心理——这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精髓吧。至于我自己，现在也只能学学温扬的方法，因为你只能做一个趋势的伴随者，想想看，随着市场的节奏随处摇摆，那是多么富有技术性的一个场景？至于杨俊的做法，实际上是以前我见过的宁波游资的主要思路，要我说就是四个字的精髓：借题发挥。联系市场热点，引爆，连续的阳线把人气拉出来。根据人气的多寡选择是撤退，还是扩散着搞。”说到这里，王志发现孙超基本上没什么兴趣，也就闭嘴不提了。

“我发现你确实喜欢搞交易啊。”孙超感叹了一句，话锋一转，“你今年股票做得不错？”

“那是相当不错！”这下轮到王志得意了，“下次给你看看。你就知道哥哥我现在多帅，不起眼已经70万了。”

“好家伙，你厉害啊。”孙超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我以为我已经够快了，没想到你更快！”

“那是自然，谁让我们俩都不是一般人！”王志自信满满，“对了，你跟杜伊婷，啥程度了？你小子最近也不跟我汇报了，是不是跟你做单一样，突破了？”

“你能不能不那么龌龊？”孙超苦笑，“你看我都不问你跟刘海儿怎么样了，你说你巴巴从陆家嘴过来吃个中饭，难道还非要打听点小道消息回去？”

“我跟你说，你小子别跟我卖关子，你知道不？杜伊婷跟我们家刘海儿上次一起去逛街了。”王志认真地道，“你要知道，娘子军们

一串联，估计咱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你说咱俩能不串联下么？”

“不是吧。女人天天搅和在一起没什么好事情。”孙超一脸夸张，“我看出来了，你在刘海儿面前也是个银样镴枪头，不然不会跟我说这个。”

“屁，”王志头昂得高高，“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我这个君子之腹。杜伊婷把你整成了乖宝宝，你就以为全世界的男朋友都是你这个样。你老实跟我说，你们俩现在谁管钱？你实话实说。”

“谁更有腔调跟谁管钱没有关系。”孙超脸憋得通红，“再说了，某些人不也把钱朝自己女朋友账上猛存吗？”看见王志瞪起眼睛，孙超连忙补了一句，“我真不是故意听你电话的，谁让你电话多，有时候我一拿话筒，你跟嫂子刚好通话中，我这想不听，也听了。”

“交友不慎啊！”王志捶胸顿足，“我下午再去申请一部电话，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别瞎扯了，说点正事。”孙超突然变严肃了，这周末我爸妈让我把杜伊婷领回家看看，你说，我能说她年龄么？”

“照我的意思，你能瞒一辈子吗？瞒不了一辈子，还不如现在就说透，省得到时候你爸妈以为是杜伊婷的主意，不是更不好？”王志这时也是一脸成熟样。

“你说得也有道理，容我再想想。”孙超皱着眉头，点点头。

交易室的环境心理学



风水这东西还是有道理的，这东西在中国叫风水、玄学，其实在国外有个很学术的名字叫环境心理学。比如，我们都知道卧室的床，正上方不要用吊灯，床头的墙上不要挂照片，首先是因为有可能会掉下来，更多是因为你在睡梦中，看到吊灯，容易从梦里惊醒。

王志跟孙超吃完饭就赶回了营业部。刚到楼上就看到凌峻峰陪着一个人从屋里出来，那人看上去十分眼熟。看凌峻峰毕恭毕敬的样子，王志有些诧异。转过弯到了凌峻峰房间门口，听得里面周东明的讲话声："国威，那大师刚才是说要把这个桌子从南北向改到东西向吧？"

"就是这个意思，"李国威道，抬头看见王志推门进来，"小王来得刚好，一起帮忙搭把手。"

"这是什么意思啊？"王志问。屋里已经一团糟，靠墙的沙发也被拉了出来，桌子的方向也变了，茶几和柜子正挤成一团。"凌峻峰找了个风水大师，"周东明解释道，"专门请过来给我们看看风水。说是给我们看，我看凌峻峰主要是自己心里不踏实，他不是外号就叫'背背'吗，也想让高人帮忙转转运，这不，大师提了不少要求呢。"

"啊哟，我想起那人是谁了，"王志一拍脑袋，"那就是张杨路上开起名公司的啊，是什么风水协会的大师呢。"

“我靠，这也有协会。”李国威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惬意地跷着二郎腿对周东明道，“你觉得怎么样？”

“说得倒十分有理。”周东明斟酌着词句，“我看凌峻峰像是完全被折服了，大概那些话都说在了他心里。我还想多问些问题呢，大师就要走，挺遗憾的。”

“我倒觉得挺滑头的，你看我一问将来的事情，就含糊其辞。”李国威摇摇头，不以为然，“倒是说之前的事情，老先生很来劲。有一点要佩服他，你说他凭什么就能断定我富家子弟出身？还说我现在是离家远走，家人照顾不到？”

“这人很牛的，”王志点点头，“我忘了去年底还是今年初，我跟一个朋友逛街走到他那起名公司门口，进去瞎聊了几句，觉得他有些说得还是很准的。”

三人正闲扯，只见凌峻峰拉着张松海过来了，一进门，凌峻峰连说带比画：“就那个角，一定要给我安排一盆发财树，钱我来出都行，这走廊一拐弯不就是厕所吗？你在那拐弯的地方放个四角台，拿盆花也镇一下，帮我挡挡。”见张松海点头，凌峻峰又用力踩了踩脚下，“这是大理石的压条，我准备叫个物业的工人来帮忙掀开，我压点钱下去，你看怎么样？”

“你这太突然了啊，”张松海摸出一根烟，“这以前不是啥也不信吗？怎么今天突然搞这么一出？”

“也是一个朋友跟我说的，”凌峻峰解释，“说我运气一直比较差，可能是住处还有炒股的房间摆放有问题，不然不可能背到这种程度。你说上半年这么好的行情，我的股票涨得可怜人，捎带着周哥和国威都跟着我不挣钱，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你别瞎扯，”周东明笑着道，“更别有压力，我上次还跟国威说呢，这波行情还多亏了你，虽然挣得不多，可也是挣啊。再说了，没有你，哪有我们三个现在这种模式呢？”这话里的意思就深刻了，因为他们三人凑的4000万，搭配高凌找来的一个亿，从去年年中到现在一年间，虽然挣得并不太多，但30%的利润总有的，扣掉一个亿的本息，基本上盈利超过60%。

“就是，”李国威也在旁边搭话，“你以前一直是小财运没有，你看这次咱们这一年也没少捞，对不对张总？你别老听人说你背，你这就算不背，也让他们喊得背了！”

“换换风水也挺好。”张松海清楚他们的盈利情况，无非是私下里跟华鼎鑫聊天的时候华鼎鑫的盈利水平刺激了他们，当下也不说透，继续道，“其实风水这东西还是有道理的，我有阵子对这个特别上心。这东西在中国叫风水、玄学，其实在国外有个很学术的名字叫环境心理学。”

说话的工夫，保洁已经把屋里清理干净，张松海又让她把几块颜色不太协调的地毯换了一下。五个人也不再另叫别人，一会儿工夫把房间重新布置了一遍。

凌峻峰的房间本来就是他跟李国威两个人，按照风水大师的要求，他俩的位子从原先靠里面墙换成了房间正中面面相对，其中凌峻峰稍对着门，沙发就放在门这一侧的墙壁，比原先的位置看上去要协调很多。原先一进门就看到两个背影，背影后边是一大块空地，空地这头是一对沙发外加一个茶几，这个结构说不上不好，但总是有些别扭，现在房间摆设呈一个L走势，无形中显得面积又大了不少。

“要我说，这先生还真有些水平。”忙得出了一身汗的张松海笑道，“你看这么几个位置一调整，眼前整个一亮。凌老兄，刚才你应该让他先别走，给我们这几个人都看看。”

“有人信这个，有人不信。”凌峻峰长舒了口气道，“刚才你说什么来着？环境心理学？这个词用得好，我现在一推门，心里就觉得舒服很多。真怪啊。”

“这就是环境心理学的由来吧。”周东明也说道，“你看这就把桌子的位子从并排搞成了面对面，整个房间就显得协调了不少，而且，我知道你为啥以前不舒服，你看原来你是背对着门，做股票的时候最忌讳有人打搅，而你又背对门，心理上始终不能放松。我这意思对不对？”

“我发现周老兄的天分就是高，”张松海不着痕迹地恭维了一句，“其实环境心理学就是这个本意。比如啊，我们都知道卧室的床，正上方不要用吊灯，床头的墙上不要挂照片，首先是因为有可能会掉下来，更多的是因为你在睡梦中，看到吊灯，容易从梦里惊醒，久而久之，反而睡得不踏实。”

“这话有道理，我也听过，比如床的侧面和正面最好不要有镜子，”李国威也插嘴，“就怕你模模糊糊看到一个人的影子，自己吓自己，其实就是镜子在捣乱。”

“中国自古就讲究养气，所谓气，就是人的周围有个场。据说现在有些物理学家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个场，我们的气就遍布在这个场内。气跟场相辅相成，气越聚，则场越强，气散了，整个人也就散了。”张松海说起这个简直头头是道，“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卧室，你看都不大，最典型的就是床，紫禁城的龙床个大点的也就是一米五宽吧。而且三边紧紧围住，就正前方有个口子可以上。这就是在梦中帮我们聚气。我反正很有感触，小时候经常掉床，后来就想，要是能靠着墙角，两边就不可能掉下去，睡得就踏实多了，像紫禁城的床，那根本不可能掉下去，自然这个气就越聚越浓，对身心就越发的好。”

“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周东明越听越点头，“有次我跟我媳妇去三亚旅游，宾馆是那种东南亚风格的，床是圆的。这可真是遭了罪了，连着三个晚上没睡好，最后一天实在吃不消干脆睡地上，倒踏实得不得了。”

“其实风水牵涉到的领域方方面面，”张松海继续发挥百科全书的能量，“比如这起名字，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当时号称一流学生去外企，那就要起个英文名。老师说，英文名一定要起一个A打头或者Z打头的，所以全班有20个男生都叫Adward，有20个女生都叫Zoe，现在想想真搞笑。”

“这是为什么？”王志不解地问。

“因为绝大多数的外企员工名单，都是按照首字母排序的，所以A在第一页，Z在最后一页，而其他的，基本上就淹没在中间厚厚的文本中。”张松海解释，“这不像我们中国人，都讲究按地位啊、职位啊排序。”

“没错没错，”凌峻峰补充道，“就比如你们营业部，现在如果报道的话，张松海这个名字下面就是你王志，别看你的年龄小。”

“哈哈，没错没错。”张松海大笑，继续说道，“中国人起名字也要有讲究的。我大学同学，他们家孩子的名字叫頔，就是左边是个理由的“由”，右边是一页书的“页”的繁体字。这个字读dí，我也是他女儿过双满月那天才知道。他认为自己这名字起得很好，可我觉得这名字太失败了。你想想看，我估计老师看到这个字都会头大的，怎么读？如果是长时间接触的老师，那可能会下去研究下，如果是就接触一次或者不是老师而是什么活动的组织者，孩子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某个主角，因为谁都叫不出来！”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你看我们身边这些成功人士，好像名字没有一个怪里怪气的。”杨文兴十分同意张松海的说法，“人的名树的影，不正的话影响终身呢。”

“除了字形，还有读音，有些名字的读音十分清脆，比如王志，比如刘海儿，听起来韵律实足，朗朗上口，还有些人起名字一点不考虑这点，读起来十分拗口。上次王志给我一个应聘员工的简历，叫吕栩栩，这名字，读一遍，恨不得一口气喘不上来啊。”张松海一聊到自己感兴趣的就十分健谈，“我自己的研究，汉字的一二三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真的是有讲究的。二四声搭配是两个字的名字里最好听的，比如刘备、黄盖、荀彧、哈哈，还有王志！三个字要看你的姓是什么，如果是阴平阳平的姓，那还方便一点，若是上声去声的姓，还是用阴平阳平结尾的好，不然读起来不舒服。最忌讳的就是连着两个上声，那真的很不好听。当然，我说的都是普通话。”

“你真是博学多才。”周东明也不由得佩服张松海的百科能力，“我以前从来没留心过，现在听你一说确实很有道理，我发现我们几个人的名字都符合你的起名字注意事项，你是不是故意恭维我们啊？”

“那说明你们的名字都起得别具特色，十分有型。”张松海大笑，“说起起名来，前些日子另外一个朋友刚刚添子，非要叫‘杨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姓叫‘伟’还是‘威’都难听。唉，我劝不动他，只能期待他孩子性格开朗了。”

李国威听得哈哈大笑，心中一动问道，“你这名字起得有什么讲究？”

“我父亲起的，没啥讲究。”张松海只一句话就带了过去，“风水学还包括人的命相，这个不是我的强项，下次等你们看到梁鸿宾，直接问他就是了。”

“哦？”杨文兴笑着道，“真没想到他对这个还有研究。”

“有次人家说他五官丑得难受，但负负得正，竟然面相还不错。”张松海提起这个就一脸好笑，“所以他自己就开始下功夫研究。后来有次他跟我说，相书上说，有种极其好的面相叫十不全，就是每个地方长得都十分不好，但凑在一起还不错，反而是很好的相。”张松海少有那种难以形容和表达的东西，正想着怎么可以把十不全说得更加形象一点，李国威就插了一句：“就是打麻将的十三幺么，每张牌都很烂，没想到还胡了个大的。”“对对对，你说得对极了！”张松海极力赞同，“你们想想他的五官，你拆开了看还真一个比一个丑，拼起来，是不是还能看？”

“那也比那些拆开了看都不错，拼起来一脸难看的人强啊。”凌峻峰笑，“我就见过一个女的，五官单看都很好，就是长得太挤了，像极了没有蒸开锅的包子，让人的心总是揪着。”

“哎呦我的妈啊，”王志摇摇头道，“你们说得都太形象了，我一边听一边想象，真的是……”

“其实我们干这行，你不信这个还真不行，”周东明看了一眼凌峻峰道，“上次我跟凌峻峰打赌，就是1∶1的猜硬币，凌峻峰说他有一个办法可以不停地赢我。”

“哦？什么办法？”大家都很好奇。

“是这样，我丢硬币，凌峻峰猜，猜对了他押多少我就输多少。”周东明解释，旁边凌峻峰摇头苦笑，“凌峻峰的想法我觉得很好，他押赢了那就是赢了，下一次就押一块钱，如果输了，就押两块，再输了就押4块，然后8块、16块、32块，一直到赢。只要赢，刚好会把前边所有输的都捞回来还能多赢一块。”见众人听得有些糊

涂，他继续道，“只要赢了，他下次就从头开始，押一块。这样只要我们赌的次数足够多，他的本钱足够大，他总能把我赢光的。”

“嗯，我懂了，1+2+4+8+16+……=2的N次方减1，所以只要赢，就是赢1块。”张松海笑着解释，“那后来呢？”

“后来我输了1000多，因为没钱了。”凌峻峰苦笑道，“没错，我连输了10次，胸口闷啊。问题我还是一直猜正面的！”

“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赌博题目啊，”张松海数学功底一般，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只能等下次聚会的时候你们问梁鸿宾了。”话锋一转，他又对凌峻峰道，“我说，你的运气也太差了吧！10次全错的概率只有1/2的10次方啊。”

“要不为什么叫‘背背’呢？”凌峻峰哭丧着脸。正好这时保洁拖了盆发财树进屋，房间里像是被妙笔点缀了一般，霎时灵动起来。

证券营销秘籍：自我繁荣



人靠衣服马靠鞍，搞营销，精气神儿很关键。上海话有两个词特别传神，“噱头”和“蹩脚”。一个人，精神都在头上，丢人都在脚上。

从凌峻峰的房间出来，张松海就把王志叫到了自己办公室。

张松海的办公室一年四季都没什么变化，唯一经常换的是墙上的百叶帘。他是个永远井井有条的人，整个办公桌上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大的立直的文件夹、一支签字笔、一个牛头形的烟灰缸、一包香烟、一个打火机、一盒名片之外，再无他物。当天的报纸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放在窗台旁的茶几上，工作记录本也安静地立在文件夹里。

“坐吧，”张松海道，心里还在想着刚才的闲扯，“早知道他们请了个大师来看风水，就趁机会把咱们办公室的布局都给看看。我这房间，已经有两年没动了吧。不过看上去风水应该还不错，你说是不是？”

这话王志不知道该怎么接，看着张松海摸了根香烟，他连忙摸出打火机凑了上去。

“你现在抽烟了？”张松海点着了香烟，诧异地看着王志，“打火机很不错嘛，Zippo的？”

“不抽烟，不过现在见客户多，偶尔也要备个打火机或者烟装装场面。”王志解释，看张松海对打火机感兴趣，就顺手递给了张松海。这是个纯铜的打火机，面上的花纹是个展翅飞翔的雄鹰，底座上清晰地写着“D Zippo 05”。

“你不抽烟，把打火机搞得这么好做什么？”张松海把打火机还给了王志，“知道底座上那排字什么意思么？”

王志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是一个朋友从香港帮我带回来的，本来想送给一个大客户，结果自己看着实在好看，就留着了。您要喜欢，我送给您。”

“拉倒吧，我还能要你的东西。”张松海摇着头，“不过你这个思路是对的。”看王志有些诧异，张松海解释道，“都说人靠衣服马靠鞍，搞证券营销的，精气神儿很关键。我看你现在越来越上路，这衣服也是专门挑的吧，比工作服强多了。”他说的是王志身上的西服。这套衣服可是王志专门跑去南京西路定做的，连衬衫加裤子皮鞋领带，一共下来5000多块，即使王志现在每个月收入不少，也心疼得不得了。不过本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他还是咬牙忍了。

“就一条，你这衣服上来了，审美观也要上来。”张松海看着王志还略有些青涩的面庞，强忍住笑，“这皮带至少也换个好点的，你这假冒的金利来，眼儿都快烂了，找个机会换换吧。还有啊，高档皮鞋最怕的就是上面有灰尘，上海话有两个词特别传神，噱头和蹩脚，你要好好领会领会。一个人，精神都在头上，丢人都在脚上！”

王志像个小学生一样乖乖地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自己脚上好几天没擦的皮鞋。

“像你现在去谈大客户，如果你穿得不像样，估计门口的保安都不让你进去。”张松海没有在意王志的不好意思，继续说道，“言谈

举止，你的悟性不错，一方面之前见多识广，逢人说话不怯场，另一方面也有意识收拾自己，唯一不合格的就是你的办公桌，你看你那桌子，上面堆得跟山一样，好好理理；你看你那电脑桌面，满屏幕都是文件乱七八糟……你不要解释，我知道的，你肯定会说虽然乱但是你自己心里有数。这不是废话嘛，你要心里没数还那么乱，那才是有问题呢。好习惯从自己做起，谁带的兵像谁，要是你带的几个小子都是你这样，估计你也要啰嗦他们几句呢。”

“好的，领导，我知道了。”王志红了脸，心生感激。张松海跟他这么谈话的时候并不多，对于王志来说，对张松海既有敬畏，又有佩服，还带着些许的崇拜。

“叫你过来是想问你关于整个营销团队的问题。”张松海把香烟摁在牛头烟灰缸内，眯着眼睛问道，“现在营销员工越来越多了，我看你业务也越来越多，总要有个体系吧。现在可不是当初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时候了，你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问题还真是王志这个把月来最苦恼的地方。整个营业部营销人员的规模从年初的15个已经扩充到了30个左右，原先十几个人他每周开开周会、布置布置工作还是很有章法的，随着人员越来越多，就渐渐感到力不从心起来。按照年初开会时候的想法，准备搞一些营销团队出来，但是整体的雏形和结构他想得还相当不够。这一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张松海问起来也算是准备充分。

“本来年初的打算就是准备维持目前的队伍规模，主要考虑的是稳定住，”王志略一思索，回答道，“现在的情况是行情确实起色比较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银行蹲点的效果好太多了。我昨天跟一个中级经理聊，想探探他是不是想做团队队长，结果他一听做团队队长要把银行网点交出来就直接把我拒了，因为现在咱们开一个户给100块开户奖，他在银行基本上能做到上午一个户，下午一个户，就这个月，只50万以上的客户已经开了4个，你让他把银行的肥肉吐出来确实不容

易。因为行情好，所以我们人员扩充得也快了点，这些新入的员工明显质量不错。都是在别人家干得好好的熟手，咱们家待遇好，一个带着五六百万资产来了，干得不错，下个月就介绍另外一个来，您说我总不能拒绝吧。上个月的月度总结您也看了，营销部现在虽说有30个人，不过这种行情，都是自己能养活自己的，您说我这个队伍也算有战斗力吧。”

“我没说你不应该扩充队伍，我担心的是队伍起来了，你怎么带。”张松海点点头道，“带30个人跟带十几个人是两码事，我看你现在早会也不开了？”

“不是不开，领导。”王志解释道，“我们现在拿下了19家银行网点，这19个员工就变成了银行的员工，天天早上要去银行，您说早会还有谁来？剩下的员工有的还没有证，只能让老员工带着，有证的正在自己谈银行网点，我今天去了趟期货大厦，那边银行贼多，可惜不让进，不然倒真是个风水宝地。”

“那你现在这都是单兵作战，你不觉得有问题？”张松海一步一步地启发他，“你看，你现在最好的员工做到了1500多万，对吧，名下客户接近100个，你觉得他有多少精力？还是要朝团队上努力，不然你就是累死，也熬不出什么东西。”

“我本来想这个月就拿一个方案出来，”王志加快了语速道，“关键是筹备几个小组。目前我的想法是先成立三个小组，然后搞小组长竞聘。让营业部所有的员工都参与投票，小组长除了每个月多1000块的小组长津贴，还可以带领小组参与营业部组织的营销活动竞赛，您觉得这个思路怎么样？”等了几秒，见张松海没说话，王志又继续解释道：“每个小组都有月度任务指标，按照人头来，每个人每月新增客户4户，新增客户资产40万，这样如果是个10人的小组，就是40户新增客户外加400万客户资产。三个小组，哪个小组当月完成了任

务且排名第一，我就再给这个小组2000块奖金，让小组长进行分配。”他一边说，一边看着张松海。

“2000块太少了，10个人呢，一人200根本刺激不到，至少要4000。”张松海听到这里插了一句，看王志不出声，就继续说道：“有几个原则你要把握住：第一就是小组长的权限设置。可以有对组员的打分权、淘汰权、奖金分配权，但核心的比如录用权、晋级权你要用心安排，用心掌握；第二就是考核方面，你制定的目标一定要让员工或者小组能够跳一下够得到，目标定得低，员工的潜力无法完全发挥，目标定得高，员工的积极性又没有了，这个度你要会把握；第三激励机制要灵活，奖金是一方面，荣誉也是一方面。一楼柜台和楼上柜台那么多空白墙面，不能搞个月度销售明星榜？不能组织优秀员工出去旅游一次？这都是办法，要学会各种各样的激励手段，不要总是局限在奖金上。

包括你刚才说的，银行网点少，员工多，那你能不能成立小组之后，把银行网点打包招拍挂出去？”看王志有些迷惑，张松海又解释道：“比如你把陆家嘴的几个银行网点打成一个包，让三个小组一起参与报价竞争，他说一个月开50个户，500万资产，另外一个小组说开60个户、600万资产，那就给报价600万的。这个月完成了，下个月有优先续约权，同等条件下还继续让你维护这个渠道。这样一来嗷嗷叫的气氛就出来了。各个小组也可以单独组织小组自己的营销活动，到你这里申请费用就是。另外，那个月度销售的4000块奖金不叫奖金，叫营销配比费用，直接以费用的形式给小组下拨，这样连他们组织活动的经费也有了。”王志边听边记，用心消化。

“有些小细节，你应该自己注意到不用我提醒，”张松海把语调放轻松，“比如说宣传折页印刷、宣传资料的领用，你完全可以根据员工的业务量进行配比，一方面杜绝浪费，另一方面要给他们业绩会越做越好的充分发挥空间。这话有点扯远了，不是今天的重点。”

其实之前说的话，已经很能给王志启发，他兴奋地说道：“那我的任务就是不停出面组织一些好的营销活动，可以跟超市、卖场合作，可以在营业部搞股民沙龙活动，可以跟社区搞金融理财知识讲座，然后把这些营销活动按照您说的那个拍卖的办法发包给小组做，如果机制理顺了，我只要负责初步策划的外联，具体的细则他们自己来完善，一方面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我也省了不少心事，是不是这个道理？”

“没错，你这话才算是领会精神。”张松海点头道，“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现在再管30个人，怎么可能管得好？你就管理3个小组长，当某个小组名下客户资产超过8000万了，你就把这个小组升级成区域营销团队，前提是必须盈亏自负，这样有团队做基础客户，你负责一些大的客户和营销策划，加上我们前期的大客户底子，我这个老总当得才有味道，你这个营销总监当得才见水平，对不对？”

“对对对，”王志越听越兴奋，原本还是脑子里的一个框架，被张松海调教着就出来了一个大的构思，心里实在佩服张松海这种石头缝里挤油的功夫。“那小组长竞选也要搞得正式一点，让他们都认真对待。比如一定要西装领带，上台演讲，所有员工都在下面，这样才能让员工选组长。”王志接口道。

“员工选组长还是组长挑员工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团队的框架先亮出来。”张松海看着王志兴奋的样子有些好笑，“你喊着让人竞聘，那你的条件是什么？你的待遇是什么？你的任务指标是什么？你这些都不先定下来，你让人家竞聘什么？”

说完看王志有点不好意思，张松海继续说道：“包括你明年要组织的各类营销活动，银行网点这种营销资源，你都要进行统一的公示，要让员工知道，我们这个队伍能够干什么。考核上你要更加用心，是只考核团队整体还是每个人都要考核？小组长你需要的是业务能手还是管理型人才？”

“应该是管理型人才吧。”王志心里有点不敢确定。

“不见得，你好好想想。”张松海的口气十分缓和，“小组长实力太强，他的组员会有依赖心理，他自己可能会着急焦虑，恨不得每个人都像他一样能干；小组长业务能力不够，组员就不见得服气——凭什么你500万资产的指挥我1500万的？如何协调，你下去自己好好想想，最起码你要摸摸底，到底有多少员工愿意竞聘小组长，别最后你干得挺热闹，结果没人上台，这就有点没意思了。这种事情，就是培养营业部业务竞争氛围的，干得好就是正向激励，干得不好，大家一下子就泄气了，下次再做，效果也不会好。”

王志把张松海说的这些都用心记在脑子里，正思索着，就听到张松海道：“你最好找个本子记下来，省得记着后边的，忘了前面的。”顺手递了纸笔给他。

看着王志开始疾书，张松海又道：“我这两个月想开个VIP客户投资策略报告会，主要的想法有这么几个，首先是跟我们200万以上的大客户都见见面，聊聊天，说说行情，挣钱的大家分享一下乐趣，准备请几个重量级的专家来讲讲宏观知识；其次想跟这些VIP客户讲讲衍生品的知识，包括咱们的ETF延时套利，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切入口；最后就是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业务平台可以整合进来。”说完这番话，他意犹未尽，又问道：“你那两个大客户最近做得怎么样？”

“您说陈峰还有他介绍的那个机构户？”王志反应挺快，“他们最近应该都不错。您还没见过陈峰吧，有机会可以一起碰个头，他的气场很足的，每次拜访他，我都是一身的汗。”

“你小子也算是可以了，”张松海颇有些欣赏地看着王志，“这也就是一年多点，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巴辣子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我估计同学里面比你强的不多了吧？我当年跟你这么大，还什么都不懂地在营业部瞎混着呢。”

看到张松海高兴，王志也很兴奋："这不是多亏了您嘛。说实话跟您干，有种很踏实的感觉，说不出，就是觉得很踏实，很舒服。"顿了顿，他生出感慨，"其实我觉得自己运气真的很不错，一入行就跟着赵……就是跟着大客户，再往后就干营销，被您一里一里地带出来，有时候回头想想，真是觉得不可思议，自己怎么就能这么顺地一步一个跨度朝前走呢？"王志一不留神又提起了赵爱国，心里猛一紧，生怕惹张松海不高兴。

"瞧你紧张的样子，我又不讨厌赵爱国。"张松海拍了拍王志肩膀，"他犯了法，总有法律制裁他，但单从股票投机这个角度说，他绝对算得上我见过的天才。你也知道，赵爱国的案子现在法院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思路驳回了联兴工贸的请求，这件事情眼下算是基本过去了，所有的都将随着赵爱国这个人起伏。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的能熬到现在，还用得上走这一步？大牛市能救多少人啊？"

情场赌场两得意



我上次去香港交流学习，一进他们大楼的停车场就被镇住了，全是奔驰宝马的豪华车，玛莎拉蒂之流的超跑也不在少数，我就在想，这才是干金融的，这才是干券商的！

随着6、7月大盘缩量整理过后，8月的市场节奏又重新回到了之前上涨的斜率上，真是应了那句“绝望中爆发，迟疑中上涨”的老股谚，就在人们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国庆节之前，前期的高点已经被不知不觉地搞定了。这个位置被相当多的老手认为是牛市的临界点，从技术派角度看，这意味着前期被套牢将近5年的人们都被解放了，一时间1949年的感觉回到每个股民的心头。

所谓喜气洋洋也不外如是，证券营业部恢复了市场火爆时候的热闹劲头，人人都红光满面，散户大厅也一座难求。随着团队业务的开展，营业部新增的基础客户数量每天都在递增，最多的一天开了40多个户，楼上楼下4个柜台同时开户还应接不暇。一楼大厅又新装了15台自助交易机，即便如此，也有股民经常因为抢不到机器而发生口角，到后来营业部只得规定，使用机器必须先刷卡，且一次只能使用3分钟，因为后边长长的队伍在不停地催促。

金融衍生品部的成绩有目共睹，张松海牵头，搭配着ETF套利原理一共开了4期高端客户研讨会，需求被彻底创造出来，光是套利类的资产管理产品就发行了好几个，整体规模越来越大，整个套利市场也由

于它们的出现变得收益狭窄，但客户能有不错的无风险收益，也是相当的满意。

最满意的还是张松海他们自己，大账户不用说，踏实的组合持股，年收益率再次实现100%以上。梁鸿宾和华鼎鑫手里管理的资产规模加上新签的几个客户已经接近令人咋舌的10亿左右，张松海他们三个光收益分成部分已经超过2500万，更别提香港公司的利润。最令人欣喜的是他们四个人的小账户，2005年一直在火山寻宝，2006年开始长线持有中信证券，其间连差价也很少尝试，到了12月初，终于实现了账户升位的期待。

王志也越发春风得意，正常的工作业务不用提，跟宦仕臣后来一起搞的几笔小规模配资业务也风生水起。王志自己十分上路，他本着“烫手的钱不拿，绝不替人做嫁衣”的原则，对宦仕臣既防备，又拉拢，距离拿捏得恰到好处。适逢市场行情确实不错，陈峰的几个朋友也顺利地跟他搭上了线，不时有人来找他找资金，甚至还有银行行长求他帮忙负担个存款任务，王志开始觉得人生是如此美好，身边的朋友圈也送他一个外号：“小诸葛”。说起这个外号，孙超还一直觉得是抄袭，因为在大学打帝国时代（微软一款经典游戏）的时候，孙超的网名就叫诸葛之亮。

说到孙超，如今的他可真是爱情事业两旺。家里人看杜伊婷确实人好，对他也十分不错，虽然年龄稍大，但长得嫩，也就默认了二人的交往，甚至国庆节时，孙超妈妈还主动邀请杜伊婷回家一起热闹热闹。据说席间孙妈妈颇为心急地问杜伊婷俩人是否有来年办事的打算，看到杜伊婷吃得不舒服想吐还一脸紧张。期货已经让孙超变成一个小有名气的炒手，杜伊婷之前的断语“天生的期货投机者”名副其实，整个大豆品种现在就是孙超的挣钱工具，做得最多的时候，他一个人一天的成交量是这个品种的一半左右。按照孙超自己的说法，他的出头既有自己的天分在，更是行情造就了他。

国庆节刚过，王志就一直申请休假，按照公司的规定，在公司上班满两年的员工可以享受每年5天的带薪假，以后每多一年的工龄，带薪假就多一天，上限是10天。但张松海一直以日常业务繁忙为由没有同意，直到12月初，眼看今年的各项业务指标都超额完成，王志就又提交了申请。

张松海也知道年轻人需要劳逸结合，王志一年的辛苦他自然看在眼里，于是破天荒地同意他5天假期连休，这样王志自12月9日起有满满9天的时间。

“宝宝乖，是我。”从张松海屋里出来，王志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迫不及待地给刘海儿打电话。说是办公室，其实是原先的一个清洁工休息的房间，王志提拔得太快，又不好意思侵占老员工的屋子，只能把之前空余的房间腾一个出来。毕竟有时候还是要在营业部接待客户，堂堂营销总监连个办公室也没有就太难看了。办公室的布置还真是跟张松海之前的形容一模一样，就是一个字：乱。进门左手边就是一个半高的柜子，柜子上放满了报纸。垃圾桶里倒是十分干净，但是写字台上几乎连下手的地方都没有，米黄色的办公桌上里三层外三层都是纸片、资料、名片还有营业部的宣传折页。桌角上放着一个十分可爱的粉红色相框，里面是他和刘海儿甜蜜的合影，那是夏天在西湖边消夏时候杜伊婷拍的。

电话里刘海儿的声音十分低，“我在上课，等会儿打给你。”王志看了看时间，果然才上午10点半不到，他想了想，又拨通了旅行社的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海南旅游的事情。”王志一直很羡慕孙超有事没事总去外边玩，好容易有个假期他也想带着刘海儿到处走走，顺便跟刘海儿把生米煮成熟饭——这是他的秘密小心思。

问了一圈心里已经有数，再结合孙超之前的经验，王志准备选择海南自由行，直接飞三亚，找个舒服的酒店，离海边近一点，纯休闲。关键是怎么说服刘海儿和刘海儿她妈——更困难的是刘海儿妈

妈。王志自认为这个准女婿做得相当出色，可刘海儿妈妈基本上不给自己跟刘海儿单独相处的机会，这点让王志心里直痒痒，这下真要是能跟刘海儿双飞去海南，那可太美了。他正胡思乱想着，手机响了。

“怎么这个时间找我啊，”刘海儿在电话里抗议，“害得我被全班同学行注目礼，很不好意思的。”

“嘿嘿，反正你学习好，无所谓。”王志就是厚脸皮，“我的休假申请批准啦！一共5天，下周连休！整整9天时间呢。”

“真的？”刘海儿在电话那头也很兴奋。

“我想跟你去旅游，好不好？”王志夸张地乞求道。

“啊？那怎么行？我顶多周末可以，平时要上课的。”刘海儿为难地道，“再说了，你知道冬天寝室里太冷了，我晚上差不多都回家睡觉的，跟爸爸妈妈也不好说啊。”

“你就说你要在宿舍看书嘛，”王志出主意道，“就说快要考试了？你们现在课排得也不满，就跟辅导员请个一周假，你成绩又好，应该没什么。我大学那时候一星期不上课常事呢。”

“我可不敢，”刘海儿犹疑着，“穿帮了可怎么办？到时候爸爸可要追着你打的。”

“不可能的，”王志拍着胸脯，“你不觉得他非常认可我？要不我直接跟他说我要带你去海南玩吧？要知道那里可有你最喜欢的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

“啊？去海南啊？”刘海儿的声音一下子激动了，“我好想去啊。你这个坏蛋！像拿着胡萝卜的大灰狼。你不许去海南！”

“你看你，这么霸道，”王志故意说道，眼睛正对着行情机器，用力地看了一眼自己前两天刚刚满仓的普洛康裕，“你要不去，我就自己去了。据说这个时候海南还是大夏天，下海的人很多，许多外国美女都穿着比基尼，你不去刚好，我可以饱饱眼福。”

“你敢！”刘海儿的嗓门立刻大了，“说了不许去，要去只能跟我一起去！”

“那你陪不陪我去？”王志也抬高了嗓门，装作生气，“让你去嘛你不跟我去，你还不让我自己去，你说这都干一年了，我就想出去玩玩，好容易领导给了个假期，你总不能让我在上海憋着啊？”

“那你让我再想想，”刘海儿的声音小了许多，明显是动心了，“我先探探姆妈的口气，还有啊，需要去9天吗？”

“我不管，反正你要陪我去，”王志干脆耍无赖，“你不去我就直接去你家哭着喊着求你妈。”

刘海儿“扑哧”一声笑了：“别啰唆，等着我电话。”王志听着电话里“嘟嘟嘟”的忙音，看着台子上两人的合影，脑子里已经充满着两人世界香艳的镜头。

就在王志忙着联系旅行社，安排自己第一个带薪假期的时候，王佳被张松海叫到了房间商量年夜饭的事情。

“今年的预算还有多少？”张松海直接问道，“大家一年辛苦得不得了，除了招待费留一些余量明年1月要用，其他的什么工会费用之类的，这次都用了吧。”

“要不说跟你这样的领导就是好呢。”王佳笑逐颜开，“大致费用还有八九万吧。要是四季度竞赛再拿奖了，就还会多点费用出来。我看这个月报表，应该问题不大吧。”王佳其实已经干了一些运营总

监的工作，以张松海的本意，本想让李硕朝上走走，但机房在一楼确实太不方便了。

“今年抢钱抢得如何？”张松海没有回答王佳的问题，有些得意地问道，“年初你们看到今年的任务指标和考核方案不都吓得要死？现在感觉怎么样？总部这一年的抢钱游戏，玩得爽吗？”张松海的得意十分有道理，自年初以来，营销服务中心策划了一系列竞赛，陆家嘴营业部从第一个第一一路拿到了最后一个第一，奖金最多的市场份额提升奖，本来人人都认为在去年大涨4倍的基础上陆家嘴营业部很难再来争名次——因为考核的是新增绝对值，结果却大跌眼镜：陆家嘴营业部在原有基础上再次提升35%！看上去35%并不多，有些营业部今年也提升了至少100%，问题是陆家嘴营业部原有的市场份额基数太大了，提升的35%占全系统整体提升的比例太大，市场份额增量奖金这个最大的蛋糕硬生生地被他们拿到了上限——这还是封建军开半年度会议的时候提出来的限制，因为一季度陆家嘴营业部抢走了总奖金的75%！

“总归还是你领导有方，”王佳是由衷地佩服，张松海现在在营业部的地位仅次于股神，基本上是指哪儿打哪儿，所有员工对他既崇拜又感激，“想想看以前行情差的时候大家就拿个基本工资，上了税缴了险，我这样的连5000块都拿不到，跟现在一比简直是天上地上。”

“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我的目标。”张松海在王佳面前不用丝毫的低调，“我上次去香港交流学习，一进他们大楼的停车场就被镇住了，全是奔驰宝马，玛莎拉蒂之类的超跑也不在少数，我就在想，这才是干金融的，这才是干券商的！我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员工要比别人家的有钱，大家相识一场，一路奋斗，不仅仅为个温饱，有房有车是最基本的目标，怎么也要造就几个富翁才对，不然怎么好意思天天跟客户扯闲篇？”

“今年是没少挣，我知道小朱的车也学好了，许萍就更别提已经开上了。”王佳笑着道，“总归跟你走，大家有吃有喝，心情愉快。”

“既然还有八九万的费用，那就把年夜饭搞得热热闹闹的。”张松海略一思索就安排道，“连客户带员工一起吧，地方别太差，你看正大上面的廊亦舫是不是不错？景色也好。我刚才粗粗一算，至少要五桌，你看客户两桌我们后台一桌外加营销口两桌。”

“我跟你说领导，别的营业部都恨死我们了，”王佳一听张松海的安排就吐槽道，“他们根本不安排营销员工参与营业部的活动，用他们营销员工的话讲就是二等公民待遇。也就咱们这里，连季度奖金都给营销员工发。搞得他们那边的营销员工提起这个就一肚子怨气，您的大名也让那些个老总们嫉恨。”

“我才不管他们呢，”张松海打心眼儿里看不上其他的营业部老总，“脑子都是糨糊不说，还老想冲我指手画脚。说白了现在不比从前，以前我还要看看他们的眼色，现在咱们系统内排名第一，我愿意跟他们走得近点那是他们的福气，不搭理他们，谁又能说我半个‘不’字？你看上次跟他们联合搞的那个投资策略报告会，那是什么啊？我们要的是研究人员，不是股评家，请的那个哥们儿上去说不到10分钟我就想睡觉了，这么搞，下次我不让我们的客户参加了。”

“行了领导，您就别发牢骚了，”王佳掉过头劝张松海，“您现在占着金融衍生品部的总监，他们谁敢得罪你啊，也就是心里发发牢骚就是了。对了，这年夜饭上，要不要安排点什么抽奖啊？”

“当然需要。”这时座机响了，张松海抓起电话：“您好……谢总，领导有什么指示？哈哈，啊？我这儿正跟王佳说年夜饭的事情呢。一起搞？我看算了吧，没那么大的场地吧，这个头我不牵，我看指定是你旁边围一群饿狼，都看中了我这个土财主想让我去结账，他

们不好意思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让您跟我说。一起搞太复杂了，场面又大，大家离得又远，您说10个营业部远的在宝山闵行，到最后一天交通又不顺畅，麻烦不是吗？”说完冲王佳撇撇嘴，又压低声音对着话筒道，“要是就跟衍生品部一起搞没问题。估计是有个老总在衍生品部串门，撺掇着谢总想让我们营业部出头组织年夜饭一起吃……”挂断电话，张松海笑眯眯地解释道，“这活儿我才不揽呢。谢总她们来，我们总归欢迎，凭什么兄弟营业部要蹭我的饭吃？”张松海一脸不以为然。

“那谢总她们来的话是不是还要加两桌？”王佳瞪着眼睛问道。

“她们不可能来，”张松海解释道，“谢总为我们考虑得肯定很周全，别人都不跟我们一起吃，就衍生品部来，不是显得我张松海太那个了么。继续说，刚才你说到奖品，一定要有，大奖要好，各个档次拉开，阳光普照也搞得好点。这事你下去跟许萍、小朱你们几个女的好好合计，总归一条——把钱花光。”末了又补充一句，“大家辛苦一年了，营业部总要意思意思，东西呢选些常用的，最好是天天能看到，好歹也是个纪念意义。我最怕你们一人发一张2000块的卡，看着实惠，其实意思全没了。”

“明白啦，领导。”王佳一脸的喜色，一点头，推门就出去了。

涨停板的不同解读



如果涨停板的抛售真的很强烈，你会非要等涨停卖吗？你朝下多打一分钱就能走，非要在涨停板上等着？但股价确确实实是对着涨停板，这就说明承接盘更强！压单越大就说明承接盘越强。

12月11日一大早，王志打了辆车直奔刘海儿家楼下。也不知等了多久，就看到刘海儿穿着厚厚的长款羽绒外套从小区走了出来。

王志赶紧招呼司机师傅跟上，刘海儿迅疾拉开车门闪身上了车。

“我忘了今天开盘的！”王志不好意思地摸着脑袋，“师傅快走，浦东机场。哈哈，我以为今天放假呢。”

“爸爸要跟我一起下来，我趁他穿衣服赶紧先出来的，”刘海儿也觉得好笑，“生怕你笨笨地就站在小区门口等，那可真要穿帮了。”

“你看咱俩这一出，跟私奔似的，”王志口无遮拦，“要说我可真不怕遇到你爸爸，大不了我就直说带你去海南玩，他们还真的不让吗？”

“不许说，以后也不许说，”刘海儿的小脸通红，“我的箱子你带好了？”

“放心吧，就在后备厢里，”王志向后一指，“你这身行头，一会儿上飞机要换掉，那边我看了，30多度呢。对了，你的泳装昨天放进箱子了没？我前天给你买的那套？”原来前一天刘海儿就回学校收拾了行李，步行放到王志那里。

刘海儿羞着脸没作声。她还是第一次乘飞机，看什么都是新鲜的。由于是明显的旅游淡季，飞机上的人不多，王志让刘海儿靠窗坐好，自己把随身的行李箱放整齐。

这时候刘海儿已经把衣服换了，白色衬衣，搭配下身的深蓝色牛仔裤，干净利落。“给你，”王志递过去一个口香糖，“一会儿起飞的时候嚼一嚼，省得耳朵眼儿难受。”说完自己拿起了手机。

“看看我的小股票。”王志实话实说，“我5.15买了一大堆普洛康裕，前几天挣钱没走，上周三差点让我赔钱，幸亏我忍住了没砍，周五已经涨回到了5.75，怎么样？到时候挣钱了给你买个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要呢。”刘海儿甜甜地笑着。

王志差点从座位上弹起来，“爽，太他娘的爽了，哈哈哈。”

“你怎么啦？”刘海儿被吓了一跳，“是不是涨了？那也不用高兴成这样吧？”

“何止涨了！”王志兴奋地把手机贴在刘海儿的耳朵边，“听到没有？6.33了！这是什么价位啊？好像是涨停板？哈哈，这下爽了。小妹妹啊，你知道我买了多少股吗？足足15万股呢，哈哈！”

“去去去！”刘海儿看到别人都在盯着他俩看，十分不好意思，狠狠扭了王志大腿一下。王志却浑然不觉，沉浸在股票大涨的兴奋中。选中普洛康裕纯属偶然，就在11月下旬，普洛康裕连续爆发了两个带量的小阳线，结合这个票大半年都没什么大动静，王志敏锐地感

觉到有人想折腾折腾，于是勇敢地杀了进去。按照他的炒股思路，一般是短打为主，不过由于那几天事情比较多，也没时间认真看盘，看到自己一直挣钱，就始终没动，不料今天竟然一口气冲上涨停板。

“不行，我要打个电话。”王志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掏出电话就拨到了公司，“小朱，我是王志。麻烦帮我看一眼000739，这会儿什么情况？”他的声音已经兴奋得有点走形了。

“啊哟，大总监，”小朱夸张的语气不到两秒就从话筒里蹦出来，“差点涨停吗？要不要卖啊？涨停板压单好大，看上去封不上，卖不卖？”

“压单越大越不卖，”王志一听就乐了，“OK，就这么着吧。”挂断手机，他扭身对刘海儿道，“这下总算抓住个大的。好歹也让我爽爽，今年只顾跑业务，短线做得不灵，长线又没顾上，一年到头人家挣一倍两倍，我才挣那么点点，我还指着股票买房子呢！”

“你刚才说的我听不懂，什么叫压单越大越不卖？”刘海儿难得有兴趣跟王志讨论股票，“压单大不就是卖的人多吗？那么多人卖你为什么还不卖？”

“这就叫心理战术，”王志得意扬扬，“我问你，如果涨停板的抛售真的很强烈，你会非要等涨停卖吗？你朝下多打一分钱就能走，非要在涨停板上等着？但股价确确实实是买一对着涨停板，这就说明承接盘更强！压单越大说明承接盘越强，你的明白？”看到刘海儿一脸茫然，王志摸了摸她脸蛋，“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安心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我看好有的涨呢！”两人便这样嘻嘻闹闹，直到玩累了迷糊睡了一觉。这一通睡就直接到了三亚。

陌生的人陌生的脸孔，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天空，一出机场大楼，纵然两人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还是被热浪扑了个正着。室外温度足足有

30度以上，夹杂着热带的风，还有略带咸味的空气，这就是海南的味道。两人换好衣服，再出大门，已经焕然一新，全部是夏装了：王志是大休闲T恤配大号短裤外加运动鞋，刘海儿是白色短裤配黑色皮拖儿外加红色吊带衫。

上了出租车，王志干净利落地报出酒店的名字：“喜来登！”那叫一个志得意满。

喜来登的大堂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大，王志去柜台办理入住手续，刘海儿则被一串钢琴声定住了神。仿佛水银泻地一般，钢琴声自大堂深处传来，一台白色的钢琴，一个穿白纱长裙的少女，无数美妙的音符从少女的指尖传来，呼吸之间都是音乐的优美。

“别看啦，快走！”王志拉了刘海儿一把。

“哇塞，房间好大。”一推开房门，王志直接把自己扔在了房间正中的大床上，南窗开着，海风吹得白色的纱帘直飘，刘海儿有些不好意思，一直等到服务生摆好行李出门才问王志：“你就订了一间房？”

“嗯！”王志半躺在床上，满脸笑意地看着刘海儿，仿佛狮子看着到手的猎物，“这床这么大，这么软，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话才说到一半，刘海儿的脸已经红了，她恶狠狠地道，“你晚上睡地板，床是我的！”

在房间闹了一阵，两人小孩子心性闲不住，要顶着太阳去沙滩。还好王志来之前做足了功课，晓得这个时候的日头最厉害，硬是拉住刘海儿把防晒霜涂匀了才出门。

海南的风简直是别具一格，太阳底下就是热，可一到了树荫下这等太阳晒不到的地方，马上就凉风习习。刘海儿戴着专门准备的大太

阳眼镜，头顶着刚买的小草帽，看看这也新鲜，那也好奇。椰子树、芭蕉丛，他们一路朝沙滩走去，不多远，就已经感受到了大海，那是海浪的拍击声，伴随着明显的节奏。

只转了一个弯，便是几级台阶，台阶下是个草搭的棚子，下了台阶绕过棚子，大海总算露出了真面目。碧蓝的海水卷着白色的浪花，夹杂着喧闹直朝岸上冲来，一波未平，一波已起，永不停息。远处海天之间，一条若隐若现的白线便是划开大海和天空的分际。大概是正午刚过的原因，沙滩上其实并没有很多人，三亚的沙是出名的细和白，走在沙滩上除了烫脚之外，一点也不觉得磨。

刘海儿一路走到海里，干脆两手提着鞋子，光脚踩在水中，那丝凉意一直从脚指头缝往上走，冲入大脑。刘海儿幸福得简直要呼喊出来。

“真美啊，”王志牵着刘海儿，强烈感觉到幸福，“我第一次来海边，总算知道为什么那些恋人要选择这里告白，海誓山盟，这里真的是太美了，太容易叫人动情！”王志难得说出这么深情的话。

“我以前跟着爸妈去过普陀山，”刘海儿也轻轻地道，“但那海跟这里两样。这里确实美。”

两人正沉浸在一种柔情中的时候，只听到王志手机响了。拿起一看，果然是小朱，汇报涨停的消息。王志仍然不抛。

王志这边刚把电话放下，就看到刘海儿举着手机朝他走过来，“爸爸电话。”刘海儿一脸惊慌。

“你就接啊，”王志不解，“这有什么可着急的？”

“你笨死了！”刘海儿埋怨道，“说不定是爸爸知道我跟你出来了。”她一脸求助地看着王志。王志咬牙道，“接吧，正常点就是

了，再说了，大不了就直说我们在海南，难不成还能过来把你抢回去不成？”刘海儿定了定心，接了手机。

“阿爸，”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正常，“侬哪能帮吾电话啊？才刚么听到。哦，哦，吾晓得了，么关系，嗯，嗯。阿爸拜拜。”也就是几句话的工夫，刘海儿出了一身汗，刚才的闲情逸致早已不见。

“老爷子怎么说？”王志也着急地问道。

“没什么，就说我早上走得急，暖水袋没有拿，他中午回家的时候才发现，今天他有点累，下午没去股市，问要不要给我送到学校去，我说不用。其他没多说。总归没有被发现就好。”说完心有余悸地吐了吐舌头。

“是吗？”王志心里犯起了嘀咕，以他的见识，刘胜元是个有智慧的人，这通电话无论如何都像他已经知道实情，亲自确认一下而已。但这话要是跟刘海儿说了，她非急死不可，当下也不说透，一把偷袭把刘海儿拦腰抱了起来，扛在肩膀上。沙滩上只听见刘海儿的笑声、尖叫声。

善用资源



每个男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宝马梦，这跟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个甲壳虫梦差不多。当然，有档次的，一般都是小跑梦，比方说保时捷。

坐在星巴克巨大的落地窗前，凌峻峰前女友高凌悠闲地拿着一本杂志翻看着。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翻开机盖，正是凌峻峰。

她抬头，“等了你好半天呢，该不会是开着新车不知道怎么走了吧？”对着带着一身冷气进屋刚刚放下电话的凌峻峰，高凌毫不客气，气场不是一般的足。

“这地方停车位确实是不好找。”凌峻峰把外面的深黑色风衣脱掉，露出蓝红格子毛衫，显得十分年轻精神。

“这地方的太阳好，”高凌盯着凌峻峰，简单直接，“找你呢，有几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哎哟我的大行长，商量可是不敢当。”凌峻峰直摆手，“我去点杯喝的，马上过来”。转身之间凌峻峰已拿了个小盘子回来了，里面放了块蛋糕。高凌也不言语，只管动手切了一小块儿：“不容易，竟然还记得我喜欢吃这种巧克力蛋糕。”

“中饭我也没吃好，”凌峻峰没好意思直接承认，“这里能吃的我看也只有这个了。真不如找个哈尔滨饺子馆，酸菜猪肉馅的饺子我

倒是更有食欲。”他颇有些心虚地对着高凌，“说吧，大行长，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事，”高凌头也没抬，“就有点业务上的事情，找你咨询咨询。”

“这话新鲜！”凌峻峰笑了，“你的业务有什么能找我咨询的？”

高凌也不寒暄，直接说道：“我可能要换个网点了。”

凌峻峰一下子反应过来，“高升了？你看看，还真让我说对了，可不真是高行长了么？那怎么看你一脸不情愿啊？”

“这不是跟你讨主意来了么？”高凌有些埋怨地看了一眼凌峻峰，继续说道，“我们行准备在浦东再设一个网点，地方选在联洋那边。你知道，本身我们行网点就少，新设网点肯定要抽一批人过去，前几天总部人刚跟我谈过话，上海地区我现在这个级别序列里的就我通过了任职资格，估计元旦以后我就要去新网点上任了。”

“这哪里是‘可能’换网点啊，”凌峻峰打趣道，“我真搞不懂女人怎么想的，这都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还‘可能’。你要问我什么意见，我肯定一个字‘去’；问题是你问我有什么用？正常你不要问你现任行长吗？”

大概这话太直接，高凌一时有些尴尬，稍一犹豫：“问他有什么用，他今年升正职，我还满指望提我上副职呢。”话一出口又觉得说走了嘴，一时顿住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凌峻峰似乎没听到高凌后面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想继续往上爬，那就好好干就是了。我搞不懂你有什么需要咨询我的。”这句话他今天已经说了两次了。

“现在经营压力都很大的，”高凌把玩着银色的勺子，“各个网点的任务指标都不轻，原先自己一直干客户经理，倒也不觉得，真的要独当一面了，反而不踏实。找你就是想提前跟你打个招呼，到时候指不定要你帮忙完成个存款任务之类的，这点面子总还是有的吧？”这话说完，她神色已经恢复如常。

“这还不是你高行长一句话的事情？”话说到这里凌峻峰才有点明白，嘴上配合道，“总归能帮忙的肯定帮你了。”其实凌峻峰心里什么都清楚，高凌现在的业绩没多少是靠自己奋斗来的，真去了新网点，人生地不熟，能做到什么程度，心里十分没底。

“我觉得吧，你也不用太担心，”凌峻峰斟酌着词句，“做个新网点未必就困难，当然，你原来这些客户资源，都是一栋楼的，肯定不好带走，再说了，带走了也显得太难看。其实你们的业务不就是贷款存款吗？贷款我帮不了你，存款嘛，倒是有个人你不妨认识一下。”

“谁啊？你的朋友？”高凌十分惊喜，“这样的朋友记得多介绍几个给我认识，我现在就缺客户资源。”

“你应该也见过的吧，就是张松海他们营业部的，”凌峻峰顿了顿，“是个年龄不大的男孩，叫王志。”

“一点印象也没有，他们营业部的人我就认识张松海和王佳。”高凌道，“他在营业部做什么的？”

“别看他年龄小，营业部的总监呢，仅次于营业部老总。”凌峻峰解释道，“主要负责营销业务这块，带着二三十个人的营销团队，上次遇到还听说他们在跟银行网点谈合作呢。”看高凌有些不上心，凌峻峰颇有点看不上高凌的势利眼，但仍然继续说道，“营业部业务显然是越做越好的，我自己的钱当然可以去帮你忙，问题是张松海那

里那么多大户，人家凭什么放着楼下的网点不存非要到联洋存你那里？既然营业部业务会越做越好，那为什么不努力抱着这棵大树？你别小瞧这个营销总监，手底下好歹二三十号人，业务量做起来也未必小。更何况，我听说这小子跟宦仕臣——就是营业部的另外一个大户——一起做配资生意，风生水起的，年纪轻轻，前途无量，许多人都觉得这又是一个张松海呢。”

“真的么？”高凌这下认真起来，“那要不你帮我约他试试看？”

“这么着急？”凌峻峰诧异道，“不是过完元旦才去上任吗？”

“烧香总要烧在前头啊，”高凌道，“再说了，你刚才说他们正在搞银行网点的营销，我也想先问问看，到时候一开业就跟他们对接上，岂不是好？再说了，他总归还有其他券商的朋友吧，说不定还可以一起讨论讨论合作问题。”

凌峻峰打心眼儿里不喜欢高凌这种做派，但终究还是拿出了手机。王志那边联系好，高凌又道，“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咨询你，别人跟我说了这么件事情，你看能不能干。”

“你直接说吧，你们这业务，我懂得也不多。”凌峻峰端起杯子喝了一口，不咸不淡地道。

“有个典当行的业务员，最近跟我联系挺多的。你知道典当行的利率都很高，而且主要是做房产典当，你知道，对她这种业务员来说，做成一笔典当生意老板给的提成少得可怜，所以有些她觉得不错的好项目，就自己偷偷摸摸地拿出来单做。”大概看出凌峻峰有点不耐烦，高凌停下多说了一句，“她想把他们典当行收到的好项目拿出来自己单做。比如说，现在手头上就有一个，联洋这边的房子，房主急需用钱，想拿到典当行抵押，典当行利息基本上不会低于2%一个

月，她的意思是拿到外边找个有钱的客户，2%差不多也就做了，她能说服客户另外多给两个百分点的利息，算我跟她的好处费，这样比在典当行拿工资来钱多了。”

“她倒是打得好算盘，”凌峻峰嘴上毫不客气，“这员工做得真够可以的，这不是挖自己公司的墙脚么？这种人你跟她有什么好合作的，当心将来把你也卖了。”

“哎，做生意而已，又不是让你跟她谈恋爱，你管她道德品质如何呢？”高凌抬了抬嗓门，“总归不上当就是了。我就问你这种事情能做吗？”

“不是啊，她想得倒挺好，凭什么我有钱我就相信她，把钱借给那个抵押房子的人呢？”凌峻峰不解地问。

“好问题！”高凌扬了扬眉毛，“抵押率都很低的，比方说就刚才说的那个联洋的房子，市价大概200万出头，只抵押100万。24%的年利息，有14%写在借款合同里，剩余的10%当场贴给你，房子拿到房地产中心做他项权证，估计跟你说你也不懂，外加做好公证书，到时候借款人不还钱，房子就直接过户给你了。算下来等于你拿了90万买了一套200万的房子，你说有什么不安全的？”

凌峻峰自认为也是聪明人，但这些魑魅魍魉的手段还是经历得太少，脑子一时间有些不够用，“借款合同里只写14%，还有10%当场贴现。哦，不超过贷款利率的4倍法律保护，外加10%当场拿现金，这意思就是你要是连10万都拿不出来，我压根儿不想也不能借你100万！这算盘珠子打得精明啊。”

“你总算是听明白了，”高凌一脸恨铁不成钢，“你说，这种项目有什么风险？是不是蠢蠢欲动？”

“你还别说，我还真有点兴趣。”凌峻峰实话实说，他手上也有些活钱一直放在银行。高凌直接起身，凌峻峰诧异道：“这就走了？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废话，既然你有兴趣，就带你去跟她碰个头，顺便去看眼房子。”

“你可真是个行动派，”凌峻峰叹道，“真没想到你现在业务还挺开阔的。”

“这叫越来越上路了。”高凌挥了挥手，潇洒地道。

差一点的蜜月之路



假如你真的爱一个女孩儿，那就给她想要的：安全感。安全感不光有精神层面的，还有物质层面的；爱她就要努力奋斗。

000739给王志带来的喜悦十分绵长，打第一个涨停板起，一路马不停蹄地上了两个板，之后震荡一天，紧接着又是一个板。这下彻底激发了王志的肾上腺，晚上都睡不着，要不是刘海儿死活不跟他一起发疯，他非要拉着刘海儿去光溜溜黑黢黢的沙滩上喊两嗓子不可。

“哥们儿哥们儿，”趁着刘海儿去冲凉的工夫，王志给孙超打了个电话，“图形到底怎么样？”

“股票跟期货不一样，”孙超电话里有些底气不足，“看上去形态还不错，一开盘没多久就涨停板了。不过你知道我从来都是日内交易，日K线几乎不看，你让我看图形，基本抓瞎。”

“你不是号称投机大师吗，”王志着急地直挠痒，“连续已经涨了三个半涨停，后边多数要震荡下，明天开盘不行我就先撤点出来。”

“你不会让我帮你报单吧，”孙超电话里问，“我连你们公司的软件也没有，怎么弄？”

“那不用，我直接电话打给同事帮忙就是了。”王志打消了孙超的顾虑。

“哎，问你啊，你正经事情操办了没有？”孙超的声音电话里听起来贱兮兮，一股子猥琐。

王志想都没想，冲口道：“其他的事都可以，这件事我可不会跟你说。”他心里知道，与刘海儿在海南的这些天，是他生命中最快乐、最满足的几天。

出门度假，王志也依然惦记着每天的开盘。酒店楼下的商务中心，上网价格简直是杀猪价，一个小时40元人民币！王志也顾不得许多，直接要了一台电脑。

“量很大啊。”王志看着盘面自言自语，“昨天缩量停板，今天有些绷不住啊。”他也不犹豫，掏出手机就打到营业部：

“许老师帮我个忙，帮我把资金账户9999里的000739清仓掉。”王志很直接。

“是小王总啊，”许萍嘴蜜一样，“玩得怎么样？这会儿涨停板，都清掉？”

“对，都清掉。”王志异常肯定，“朝下打两个价位也没关系。”

“好，”许萍轻快地敲了回车键，过了有3秒，“已经都成交了，涨停板上成交的。还是小王总牛啊，旅游挣钱两不耽误。”

就这一会儿工夫，000739的涨停板已经打开了，王志成交在涨停板上的价位是8.71，开板之后一路在高位震荡，守在8.37的均线附近来回盘。赚了一大笔后，王志果断把机票往后延了一天。

“为什么又改成周日的机票？”房间里，刘海儿不解地看着王志，“不是说好周六下午回去？”

“那是怕你爸妈知道嘛，”王志狡黠地看着刘海儿，“反正现在已经知道了，晚点回去也无所谓吧。”说完张牙舞爪地扑向刘海儿。

转眼已是年底，年夜饭是营业部每年最热闹的活动，按照张松海的安排，王佳在廊亦舫定了5桌，连客户带员工。不仅如此，还买了一堆礼品。

廊亦舫的布局非常讲究。王志领着年轻人先去，本以为随便乱坐，只把客户的两桌安排好即可，没想到每个桌子上都有座位表。一过五点半，营业部的人陆续到了，最先进来的是张松海，一身笔挺的深黑风衣，王志连忙把他带到最里面一桌的主位。

“这位子不是看不到风景了吗？”张松海开着玩笑，“在这里吃饭，讲究的就是看黄浦江啊。”此时窗外已是华灯初上，远处天边还有些亮白尚未散去，黄昏的黄浦江给人一种沉静细密的踏实感。江上往来的游船也不多，汽笛声更是很少。江对面的外滩灯光还未完全打开，只依稀看到人头攒动。

“我们真是占了便宜，”张松海坐下，“今天咱们是最后一天，别人明后天还要上班。”

王志应和道：“当年选择干证券，放假多也算是一大诱惑！”说话间就看到服务员领着华鼎鑫和梁鸿宾、王晓宁还有高凌走了进来。

“今天恐怕你要放血！”华鼎鑫坐定后第一句话就语出惊人，“这几十口人吃马嚼，你怎么不哭穷了？”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啊？”张松海接口，“再说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没有哥儿几个的帮衬，我们也不能如此得意，你说是不是王行长？小高今天这身打扮太漂亮了啊。”张松海转向高凌。

王晓宁笑了笑，道："小高现在也是高行长了，今天她们行也年夜饭，可一听说你这边请吃饭，专门推了那边跑这边呢。"

"没办法啊，我是张总的仰慕者。"高凌今天的打扮十分抢眼，一件大外套脱掉，里面是件晚礼服，灯光下看起来有一股不真实感。

座位上，梁鸿宾转向张松海，低声道："关弘毅过来了，说在上海过元旦，这会儿就在正大逛呢。"

张松海一听立刻道："那就一起来啊。"

梁鸿宾低语："他说不方便，跟这边人也不熟。"

"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这会儿就过来，咱们这桌反正人也不多，再说了，跟我们熟就行了。"

"我上次看到哪家券商的报告，说茅台的股票要涨到一股买一瓶。"王晓宁扔出一个股票话题。

梁鸿宾正把茶杯放嘴边，直接一口就被呛到了，"还能再胡扯点吗？"

"历来都如此，一切尽轮回。"张松海看着天花板上美丽的吊顶灯，"看吧，市场的胃口越来越大了，股民的预期越来越高了。"说话间，李国威与徐亚飞也到了，在他们身后，还远远地过来一个人，正是关弘毅。梁鸿宾立刻站起迎了上去。华鼎鑫也看到了远处的来人，忙不迭地站起身也迎了过去。

梁华二人把关弘毅带上座，张松海站起点头，王晓宁和高凌、徐亚飞等人都是第一次见关弘毅，不晓得来人是谁，但也站了起来。

“张总，提前祝新年好！”关弘毅的声音感染力十分强，“我想着你们员工客户年夜饭，我就不过来了，梁总给我打电话，说你点名非要我来。”

“你也是我的客户啊！还是超级大客户呢！”张松海连忙拉过一把椅子，把关弘毅安排在自己身边，转向大家道，“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关弘毅，关总，香港汇通公司的总裁，跟我也是朋友。”说罢也把桌上其他人介绍给了关弘毅。王晓宁、高凌等都意识到了这是个大角色，都客气地寒暄起来。张松海见这边人招呼得差不多了，转而去招呼凌峻峰、周东明等人。

凌峻峰、周东明、杨文兴三个跟宦仕臣、付大姐、李国威被安排在一桌，同桌的人本来还有陈峰，但他今天临时有事没有来，王志因为跟他们几个人都比较熟悉，也被安排在这桌陪酒。

张松海与众人说说笑笑间，包厢的5桌已经基本坐满，大家聊天的聊天、胡吹的胡吹、玩笑的玩笑，好不热闹。张松海意气风发，冲包厢的服务员挥了挥手，“开席！”

牛市三阶段



市场从最低谷朝最高峰去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价值发现；第二个阶段，价值重估；第三个阶段，价值幻想。

桌上这会儿太热闹了，华鼎鑫正在跟高凌单挑，俩人的单挑方式很简单，就是划拳，高凌放开了真野豁豁的。

“老华这是干吗呢？卖酒吗？”张松海斜着眼道，他的脑子现在已经有点晕晕乎乎了，一度他十分享受这种半梦半醒之间的感觉，那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自由，没有束缚，没有压力。

“华总已经连输四把了，这都是他的酒！”王晓宁大笑着道，“这下算是领教了我们女士的风采。”

“你这话说得不靠谱，什么叫你们女士？你是女士？”梁鸿宾旁边插话。

关弘毅也笑：“这哪里是划拳，这简直是魔法，我自以为反应够快了，跟他们一比，我成了老年人。”

“梁总，这元旦一过，行情怎么跑啊？哥儿几个的身家还在里头呢！”说话打岔的是王晓宁，“你这属于长线大师，给我们讲讲行情吧。”

“行情有个鸟说头，”华鼎鑫刚把一杯红酒干掉，“后头就是涨涨涨，对不对老梁？”“也对也不对，这里都不是外人，我也不藏着掖着，我的看法是这行情还要继续跑，但是跑的方法跟方向不一样了。我想想这个话该怎么说，那天跟松海聊过，他有个总结特别好，喂，醒醒。”梁鸿宾推了推睡眼蒙眬的张松海。

“那天你总结的那段话，怎么说的？”梁鸿宾追问张松海，“就是我们俩说中国股市低潮高潮、价值投资的时候你说的，你把这个市场分成三个……”

“哦，我来说，你不许剽窃。”提到自己的老本行，张松海豁然清醒，“我觉得市场从最低谷朝最高峰去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价值发现。所谓发现，必须经历过一段相当长的下跌，并且产生了相当大的跌幅，遍地都是被错杀的股票，这时候才有价值发现的土壤。第二个阶段，叫价值重估，经过价格发现之后，市场越来越多地看到以往的错杀股，对错杀股有了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带来的后果就是价值重估，一般来说，重估总是高估的，这时候其实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价值投资人士都会觉得这个行情他们已经看不懂了，选择撤出市场，其实这个撤出的时间点并不好。”张松海端起柠檬水，喝了一口，继续道，“真正要撤退的时候是在第三个阶段，叫价值幻想。原本已经高估了，为了证明自己的高估是正确的，凭空想象，把八竿子没有的事情搞得跟即将发生一样，这就是价值幻想。最终市场整体性的价值幻想会把股价打飞，其实涨幅最大的往往也是这个时候。咱们都有经验，跌得最惨的时候是强势股补跌，经常摔几个板下去，朝上也一样。”

“真精辟啊，”关弘毅跟华鼎鑫对视了下，点头道，“确实精辟。那关键就是现在到底是在什么阶段了？”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价值重估的路上，整个市场的价值重估还没有完成。”梁鸿宾道，“说得再透彻点，就是还没涨呢！”

“哎，这就行了，前头我听也听不懂，有你这个结论我就心里有底了，”高凌道，“那我的股票就继续拿着？反正说好的，你们什么时候撤退，一定要招呼我一把，不然我可赖着你们。”

“您这都大行长了，就别在股票这锅里跟我抢食吃了。”华鼎鑫笑，“说白了，股票这钱也不好挣，太危险了，你还是回火星去吧。”大家都“哈哈”笑了。

“你刚才说什么价值幻想那个阶段，有什么标志没有？”关弘毅也凑了过来，“比如说什么特点，省得到了那个阶段，咱们还都傻乎乎的呢。”

张松海又喝了一口柠檬水：“价值幻想啊，标志就是讲故事。股市股市，说白了就是故事故事，价值幻想阶段就是故事会阶段。比方说ST乱飞，比方说重组概念甚嚣尘上，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常识。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常识不够用了。因为A和B交叉持股，所以A涨了，B要涨，所以A继续涨了。武当山梯云纵心法说左脚踩右脚，可以飞很高，就是这种吧？你觉得可能吗？”

“系统内力不能改变整个系统的运动状态。”梁鸿宾冒出一句颇有深度的话，见其余三人都盯着自己，忙解释道，“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牛顿第二运动定理的推论。哈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总归现在还是重估的起步阶段，我估计至少有半年吧。”

“要说标志性的东西，我倒是想了几条，只要看到这些东西出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跑的。”梁鸿宾最近思索这个问题比较多，“头一条就是针对股市出台打压政策。比方说，调印花税。其实咱们一直是政策市，政策市的特点就是会有多种精确的手段直接作用到股市身上，调印花税就是最好的办法，它表明了一种态度，朝下就是想把市场搞上去，朝上，就是想把市场搞下来，这是政府的意志，至于作用有多大，要看情况。但长期看，肯定不利，你想啊，市场的总成

本上来，损耗多了，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就都少了，整个市场就下来了。这是最明显的政策调整市场的标志。”

“没错，只要调印花税，咱们啥也别说了，先跑了再说。”张松海喝了两口热茶，舒服了不少，“而且，我很同意以前听别人说的一个观点，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是被市场倒逼出来的。现在这种行情，政府很喜欢，一路朝上走，股改在不断地解决问题，参与者都乐呵呵的。但别忘了一个度，过了这个度，那就不是这样了，就变成不明真相的群众都在小步快跑朝股市里去，没人做生意了，因为炒股不需要本钱；没人干实业了，因为炒股快；没人专心致志地上班了，因为大家都忙着看行情。到了这个时候，政府又会觉得怕，政策就会出来喊喊。”

“没错没错，”王晓宁也听懂了，“这就跟前些日子天天说要让老百姓的钱从银行搬出来，银行的压力大，这都是胡扯，真要是连续两个月储蓄资金大规模流出，最担心的还是央行。这不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吗？明明不行，非要放那个虚屁干什么？”

“大有大的难处，我们不在领导们的位子上，视野还是不够，”梁鸿宾笑着道，“咱们不说那些太远的东西，还就谈股票，刚才说印花税是关键标志。还有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宏观经济的转折，其实跟宏观经济关联不大，跟宏观经济政策关联很大。人都说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为什么呢？很多教科书上根本没有说透彻，原因很简单，股市敏感，不是对宏观经济敏感，而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敏感！尤其是中国股市。我们现在是一宽松一积极，什么时候变成双稳健，那不用说，市场准暴跌！”

“现在看不像吧，”关弘毅插口道，“我看香港媒体对大陆经济的预测是最起码再强劲增长20年。”

“你听媒体瞎吹，”梁鸿宾不以为然，“媒体现在就是一个特点：眼球效应。哪里能抓眼球，哪里才有媒体。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这么做他的杂志就没人买，这跟娱乐记者靠八卦骚扰世界是一个思路。国内经济数据我定期看，过去的几年是国内低通胀高增长的几年，基本上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朝前走一步，就是日韩，就是欧洲，没顶住，那就是拉美。我们还不比拉美，最起码人家那边有特产，哪怕特产世界小姐呢。”

“我倒是看了不少说中国要崩溃的文章，还都是美国佬写的。”王晓宁不好意思地道，“这跟关总看的完全不同，搞得我也很糊涂，难道关总在地球，我在火星？”

“那边还有个火星人在喝酒呢。你俩倒是亲，连故乡都是一个。”张松海的嘴皮子不是一般的锋利，“中国崩溃论说了有20年了？差不多吧。他们也不嫌累得慌。”

“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怎么可能会累。”梁鸿宾笑着道，“这跟我们小时候走夜路喊口号壮胆是一个道理，美国人很坏的，孤悬在海外一个破大陆，跟谁都不亲，他当然希望你们乱成一锅粥。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中国跟欧洲有天然的亲切感，澳洲就是产矿的，地球村的大后方，欧亚大陆外加非洲大陆，天然连在一起，真要这几个兄弟打一桌麻将，美国人饿死都算轻的。你再看美国的地形，一圈山围着人，这是什么字？囚！等死吧。”

“你又扯多了，”张松海笑道，“收一收，收一收。听起来我以为你是北京出租车司机呢。”

“我意思就是中国经济不会因为别人质疑就倒了，”梁鸿宾笑了笑，继续道，“我就不服气了，凭什么中国人就不能有钱呢？你看看中国人辛苦成什么样了？没日没夜地工作，没日没夜地攒钱，我们怎么就不能有钱呢？前几天说又有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商人跟中国商人发

生摩擦了，有本事你也早上5点半开门干到晚上11点！官方数字统计GDP增长10%，很多外国媒体说做假，我心说，肯定做假，因为太低了！”

“哦？为什么这么说？”关弘毅有疑问，“要知道10%的增长，7年就翻一番啊，这个数字你觉得还低？”

“我学统计学的，GDP的统计有三种方法：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正常情况下，这三种方法统计的数字应该一样，我敢拍胸脯说中国的统计方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因为既有生产法又有支出法，还有些许收入法。”梁鸿宾说起专业问题，精明得像看到了鱼的猫，“很多人总以为中国政府统计的数字有问题，天天对着统计局喷口水。要知道世界银行在1999年就承认了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干脆直接引用不做调整，并且根据中国政府的历史数据把世行自己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相应修改。这个话题太大，我要讲的话能讲一天。我就举个例子，比如现在为什么房地产变成了GDP的支柱产业而以前不是，非常简单，不是以前房地产不重要，而是以前房地产是国有企业的自建社区行为，是政府的福利分房，是企业的职工集资共建，根本就不可能统计到GDP里面，当然成不了支柱行业，而现在就可以。房地产行业，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支柱产业，这跟那些乱七八糟的民间人士的认识根本就是相悖的。尤其可笑的是，有些人说房子远远高估，因为房地产行业不可能成为支柱行业。”

“所以房子还要涨？”高凌就听见了这句话，凑过来加了一嗓子，“你们都是有产阶级，我可还没房子呢。合着我们现在老同学聚会，人跟人的差距，最大的就是三年前是不是买了房子！闹心！”

正说着，小朱走到酒席中间喊了一嗓子：“开始抽奖啦！”包厢里立时沸腾了起来。

有爱的地方不会冷



敞篷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一种心灵的释放。

每个人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合则聚，不合则散。

张松海这会儿已经不是特别晕了，在大家抽奖的兴奋热闹当中，他与关弘毅、华鼎鑫、王佳等几个打了声招呼，悄悄地撤了。

猛一出门，冷风倏地吹上脸，刚刚被酒烧灼的热度骤然而降，霎时酒醒了一大半，张松海拉紧风衣，朝停车场走去。这时，手机一震，是谢佳人，一股温柔涌上心头，他抬头看去，谢佳人正在路边的车里冲他挥手。“上来吧。”她叫道。

“你这哪里来的新车？”张松海一时没回过神儿，“这是你新买的？SLK(注)？”

“新提的，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谢佳人看张松海看傻了的样子，有些得意，“别误会，这不是给你买的，这是给我自己的新年礼物。”

说话间，谢佳人把扶手边的一个保鲜袋递给了张松海，“这是维生素B和维生素C，虽然不醒酒，关键可以明天早上不头疼。你怎么下来这么早？我以为至少要等你一会儿的。”

张松海心里又是一动，随后又泄气地道，“我本来想送你这款宝马的，结果你自己买了。”

谢佳人微笑，“你的心思我懂。”随即温柔地道，“这会儿怎么样？酒劲消了一点？”

“今天喝了三大杯，然后就逃跑了，幸亏我聪明伶俐啊，不然有的喝呢。早知道你换了这辆车，我宁可不喝酒，也想爬上来开一圈。”

“以后有的是时候，急什么？”谢佳人道，“这颜色我最喜欢，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很内敛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一眼看到这个颜色，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有。”

“红色确实很扎眼，我刚才在夜色下看还好。”张松海道。

“我真怕有人说太招摇了。”谢佳人有些迟疑。

“招摇怕什么，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一个敞篷梦。”张松海鼓励道，“我本来就打算给你买这个，要不就是宝马的330敞篷，没想到你自己动手快得厉害。敞篷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一种心灵的释放。”看谢佳人不说话，张松海又嬉皮笑脸地说，“只不过同事们估计要小震惊一下了。没听说谢总傍大款啊，怎么一夜之间就开了这么像小蜜的车呢？”

“你又要满口胡扯了。”谢佳人似笑非笑，“我已经决定了，春节后就辞职。昨天电话里也跟大猫谈了。”

“你说什么？”张松海震惊了，他真没想到谢佳人会突然辞职，“辞职？”

“嗯。你知道我的，还记得那次在深圳吃早茶，我跟你说的话吗？”谢佳人道。

“当然记得，你说你每天都像被人赶着一样快跑，有种无形的压力催着你，来不及去品味生活，来不及去思考问题，你说过，你的目标是用最多五年，让自己可以好好地放松下，彻底地放松。难道你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彻底放松的时候了？”

“你说呢？”又是一个很长的红灯，谢佳人忽然有些动情，她摸了摸张松海的脸颊，“有你，我真的可以不用跑得那么累了，谢谢你，真的。”她有些失神，又追加了一句，“你是一个很完美的……真的谢谢你。”

张松海怔怔地看着谢佳人，喃喃地道，“这消息有些突然。你有什么打算？”

“可能会到处走走，或者就在上海，在家里，做做自己喜欢的、想做的事情。”谢佳人憧憬着未来。

“比如说，你有什么想做的、喜欢做的？”张松海问。

“我想做的可多了，我想学学做菜，你知道我一直都很想学。还想学学插花，闲的时候去跳跳拉丁舞，重新把自己的舞步练一练。哪怕学钢琴也好啊，小时候我的指头又细又长，特别适合学钢琴，只可惜一直没学。至今还遗憾呢。”

“你的生活倒是安排得挺安逸，”张松海笑了，“真叫人嫉妒。对了，一直忘了说了，关弘毅来上海了，晚上还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年夜饭，你看要不要跟他碰个头。”

“随便你安排吧，我只是打算辞掉我的公职，”谢佳人道，“香港公司我总还是要过问的。关弘毅跟我说了两次，想让我多参与一下香港公司的日常管理，我还没有想好，之前一直用公职在搪塞，估计他也觉得亏，我这个二股东，跟他股份一样，可比他清闲好多。”

“他还能有什么不满的？”张松海笑，“要没有我们，他能有今天？你知道今年我们一共挣了多少？他要是这样还不满，那就太贪得无厌了。让你去香港帮忙，无非是想让你自己提出来把股份让一点给他而已，或者给他个高点的工资？人啊，都是如此，所谓升米恩斗米仇。”

“这无非是人性而已，再说了关弘毅的想法也正常，”谢佳人开着车，“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当时他求着我们快点把这块业务展开，所以很多条件都可以让步，现在他觉得当初自己的要价太低，想多拿一点也是人之常情。”

“那他就太不地道了，”张松海摇着头，“明天我倒要敲打敲打他，看他还有什么新想法，直接扼杀在摇篮里。”

“我这人看得很淡，”谢佳人有些不以为然，“每个人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合则聚，不合则散。以他现在的规模，离了我们未必不能活，以我们现在的情况，离了他也未必不能更上一层楼。你说呢？”

“我估计关弘毅也就是那么一说，我知道他那边的钱里，有一块是他自己的，现在就是梁鸿宾在打理，他的水平做A股，只死不能活，放心吧，你打他他都不会走，明天我让老梁把账单摔给他，他就知道什么是挣钱。”

“说起来你们今年干得真不错，”谢佳人提到这个就佩服自己的眼光，“行情虽然好，但你们竟然又做了一倍多收益，真是让人喜出望外，要知道这可不是体积小的三五百万，这可是大数字。比那些公募基金做得好多了。”

“关键是选股选得还不错，而且梁鸿宾的大局观确实好。”张松海有一说一，“原本我挺看好华鼎鑫，因为他是市场的老滑头，这么多年没有摔过跟头，现在看，特别油滑的操作思路实际上不适合今年

的行情，或者说不适合牛市行情。拿不住最大的涨幅，一切都是白搭，就是瞎热闹。”

“你知道吗？”张松海沉默了一下，“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相遇是注定的，比方说，现在在放的这首Santorini，”张松海闭着眼睛，“我总在特别彷徨迷惘的时候去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描述的是一个叫Santorini的小城的一天，从早上到黄昏。我每次听，总能感受到那种日升日落，那种静谧安详，心里就算有再多的喧嚣和不安，甚或是怀疑和绝望，都会被那旋律驱散，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吧。”

“你真是会说啊。”谢佳人摇着头。

“不是会说，是会表达，难道你不觉得吗？”张松海继续道，“而且我特别喜欢那种音乐表达出来的力量，虽然我唱歌走音。那年我看《肖申克的救赎》，被里面的一个情节打动，就是安迪在监狱里，把自己反锁在广播室给全体监狱服刑的犯人播放《费加罗的婚礼》。音乐有时候对人性的揭示比一切语言都有力。”

“不容易，这句台词你说了我才记得。”说话间，车已经开进了院子，谢佳人一边停车一边道，“屋里应该很暖和，我下楼的时候空调没关。”

又是他们两人独享的时间。

---

1. SLK：奔驰硬顶敞篷跑车。——编者注

向佳人致敬



杰出的女性让男人都黯淡无光。

假如用一个词形容上海，应该是什么？优雅。

第二天，张松海吃过早饭就跟关弘毅通了电话，他与谢佳人一道约请他在王品牛排吃饭。

三人见面，谢佳人首先一脸歉意，“我明天早上的飞机去深圳，想多跟关总聊一聊也没有机会。原先我在深圳的时候，要不我去香港，要不关总到深圳，总能时不时碰个头，现在这一年，我在上海的时候多了，见面就没原先那么方便了。”

“客气了，见多见少不重要，只要把业务正常做就行。”关弘毅摆摆手道，“这一年，我倒是上海没少跑，心里对这个城市也越来越喜欢。以前一直在北京、香港，对这里不熟悉，但这个城市很有味道，粗看叫人有些排斥，但时间久了，就会感到越来越离不开它。再说了，这一年我跟松海他们没少见面，大家业务做得一直非常好，合作也十分愉快，要知道，他们可真是有金手指的能耐啊。”

寒暄中，服务员已经把菜单递了过来，张松海边翻菜单边道：“金手指也要看大环境，说白了我们挣的还是国运。今年盈利确实不错，晚上老梁、老华他们会把具体数字报给你，我昨天下午问他，他还不肯说。我又不好意思直接找柜台要账单，这俩人，现在学会搞神秘主义了，还美其名曰，给我个惊喜。”

“总归还是你们做得好，外国佬根本想不到国内还有有如此能耐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去香港发个产品？我觉得靠我们目前的业绩，只要行情真是昨天你跟老梁说的那样，涨幅还在后头，我有把握把我们的收益从现在的20%谈到20%保底加五五开。”看张松海听到一半上了心，关弘毅又多做了两句解释：“就是超过20%以上的收益我们跟他五五开。”

“这倒真是很大的比例。”张松海嘴上说不知道盈利的具体数字，但心底还是有数的，按照今年盈利100%计算，原来的分成只有20%，上海只有7%，香港汇通也才13%。如果是像关弘毅说的这样谈到20%以上五五开，那今年他们就可以拿40%直接翻倍，说实话，这个数字确实让张松海心动。

“多和少看怎么想了，”谢佳人笑着道，“关键是障碍要先考虑清楚，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发的产品要不要公开？法律衔接问题？规避国内监管问题？最好先把这些头绪理清楚，不然就算分得再多，将来总要还的。”

“这个回头我们再合计合计，但确实是条好思路。”张松海一听就懂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随即换了话题，“我今天算是土老帽第一次进城，以前从没吃过王品牛排。据说他们家的牛排很特别？”

“特别在是全熟的牛排，我以前总觉得牛排六分熟就嫌老了。后来有次来吃了一次，虽然是全熟的，竟也十分可口，也想着关总久居香港，对西餐应该不排斥。”

“排斥肯定不会的。”关弘毅豪爽地笑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法放开了喝。”

关弘毅摆摆手，“我平时其实很少喝酒，再说昨天晚上喝得还不够？谢总您没来，简直是跟喝水一样，现在我的脑袋还疼呢。”

“关总是北方人，喝酒应该是强项。”谢佳人抿嘴一笑。

张松海这时插口道，“谢总喝酒那叫一个厉害！”

“你听他胡诌，”谢佳人落落大方，“以前干营业部老总的时候没办法，不能喝也要咬牙上。跟客户打交道，尤其是机构客户，那些人都是酒坛子里泡出来的，不喝反而被他们小瞧了去，真的喝起来，也就那么回事。不过现在不在桌上谈公事，喝酒也免了，人反而轻松。我还正要跟关总您说呢，过完春节，我这边的公职就算彻底推掉了。”

“什么？”关弘毅心里一惊，问道，“谢总另谋高就了？”

“也不是，就是做得累了，想休息休息。”谢佳人的眼神有些迷离，“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好好地放松过，只想好好休息休息，好好体会体会生活，做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怎么，关总有什么不放心的？”

“不放心倒不至于，就是觉得有些突然。”关弘毅一时顿住。

“你看，跟我的反应一样。”张松海点头，“她之前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突然，你说这眼看着马上要最辉煌的时候，她竟然要下车了，其实挺可惜的。今年年初接的衍生品部的老总，一年的工夫，给公司拉扯出这么一个相当规模的高盈利部门，谁都认为她再朝上走一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结果我的谢老师说辞就辞。还不知道我们大老板怎么说呢，要我看，他未必批准。”

“我跟他谈过，他刚开始也不理解，不过后来看我一直坚持，也就同意了。”谢佳人淡淡地道，“人这一世，总要做些自己特别喜欢

做的事情，任性也罢，胡闹也罢，总是自己的选择，我只是不要让自己将来后悔就是了。对不对？”看关弘毅一时无言，谢佳人道，“其实今天来请关总吃饭，这个话题真的让我很犯难，我知道关总对我的期许或者说对这块儿业务的期许十分高，我想现在说这个应该也不会对后边业务的开展影响很多，毕竟松海这边跟关总已经合作了两年，双方的基础都在。只是有一点，我想跟关总谈谈我的想法。”

“哦，您说您说。”关弘毅忙不迭地道。

“就是BVI公司的股份问题，当初我拿了50%的比例，说实在的，除了前期的注册费用我是负担相应份额，后续的管理、培育以及发展我真正投入的心血少得可怜，大多数时候都是关总在负责，我这个二股东当得其实很不称职。”谢佳人说到这里，不等关弘毅出声就接着道，“所以，我想把一部分股份转让出来，给关总也罢，松海也罢，或者关总另有其他安排也罢，总之我不能还那么心安理得地占这么高的比例。”一番话到此算是说完。

关弘毅看了看张松海，见张松海冲自己使眼色，立刻会意道：“说真的，听到谢总说想要辞职，刚才我有些走神。一是有些突然，二也有些可惜，三是说白了还有些羡慕，羡慕谢总竟然可以把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说放下就放下。我也有几句肺腑之言想说，希望谢总不要觉得我故作姿态。最初跟谢总相识，是业务上的一次偶遇，当时就觉得谢总属于那种让人见之忘俗的人，所谓过目不忘不外如是。几次接触下来，又觉得谢总具有那种杀伐决断、执行力特别强的特质，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斗胆跟谢总沟通，想一起做些事情。有些事情谢总不便出面，又拉了松海加入，一晃两年的时间，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怎么说呢，单纯就谢总刚才说的那些，看上去似乎是我吃亏了，平时什么都管，股份都一样。其实从根子上讲，我跟松海都是沾了谢总的光。人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过河拆桥的事情，我关弘毅做不出。这里我也跟谢总交个心，这两年，我打心里感激您，感激松海，

我私底下也跟梁鸿宾聊过，当然他不认识谢总我就没跟他提谢总。说起来这两年的成就，我们公认的，松海算头一个。从正路子到谋前途，我觉得松海都是头功。实话实说，我自己也有一部分钱搭配在里头，就是老梁负责的那笔，回过头想想看到底是我沾光了还是吃亏了？要说我吃亏了，我恐怕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我这里表个态，谢总您要休息，我跟松海就算不情愿，也不能拦着，但我相信他跟我一样，都能理解。我把话扔在这里，BVI公司的股权结构，可以变，但您的份额我绝对不能要，你顶天把份额给松海一部分，省得他这个最大的功臣最后算账的时候反而挣得少。”

“前半截还挺真诚，后头就有些胡扯了啊。”张松海一直安静在听，心里暗自佩服关弘毅说话滴水不漏，态度诚恳，听了最后一句实在忍不住了，“关老兄既然把话说到这份儿上，那我也表表忠心。我比你们都要年纪轻，32岁，除了自己父母，我最感激的人就是谢总。关老兄不知道，我从入行就跟着她，一路走到今天，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到今天有了这样的成绩。说真的，她是我的导师，不管是业务上，还是其他。有她在，不管什么事情，我做起来都游刃有余，心里踏实。现在老师说累了，想休息休息，没问题，但人也不能一直休息，将来总有再来给学生指导工作的时候，对不对？至于股份，我觉得我是个不那么贪心的人，尤其在金钱上。是我的，我要，不是我的，我不能要，对不对，我的老师？”

“你早就出师了，”谢佳人直接道，“我只是觉得自己拿这份报酬，不能心安理得。”

“多虑了，真的。”关弘毅语调里都是真诚，“您不心安理得，谁心安理得？况且，退一万步说，您心里总觉得自己多拿的那份，不过是松海的剩余价值，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是松海刚才那句话说得发人深省，是我的我要，不是我的不能要。”

“别说我跟关老兄，就算是华鼎鑫和梁鸿宾，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拿得少。”张松海轻松地朝后靠了靠，“刚才关老兄说那句俗语，吃水不忘挖井人，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你，我们哪里来的今天，当初整个体系的构思就是你做的，现在你竟然说不好意思，那这个饭我都不好意思吃了。”

“好好好，行了，你们俩也别让了。”谢佳人笑了，“我是很诚恳地跟你们说自己的想法，关总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先吃东西”。

“没什么考虑的，”关弘毅斩钉截铁，“谢总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就多到香港跑一跑，指导指导我们工作，或者就常请我跟松海吃几顿，算是犒劳犒劳我们前线冲锋的将士们。”

“这话说得有道理。”张松海大笑起来，举起了餐前酒，“也不能喝酒，咱们就用这个，来，祝咱们谢总休息好，常来指导！”

这一餐饭一直吃到下午两点多，三方尽欢。吃罢出门，张松海和关弘毅先把谢佳人送走。从停车场出来，关弘毅突然道：“我真的很佩服她。”

“我都佩服她10年了！”张松海脱口道，“说说你为什么佩服她？”

“我以前一直想，你是怎么把自己修炼成现在这样。跟你打交道这么久，总觉得你比一般人多了许多灵气和高瞻远瞩、从容不迫。今天跟她深谈一次，才知道那些灵气、眼光、从容都是从哪里来的。不是这样的人物，也调教不出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说得对不对？”

“也对，也不对。”张松海倒是从来没有朝这个角度想过，“说对，是因为她确实帮了我许多，说不对，是她帮我的远不只你说的这

些，真的。”

“这我相信。”关弘毅道，“要不说杰出的女性让男人都黯淡无光呢。”

人脉立交桥的指挥者



擅长整合人力资源，是帅才的标志。

最后的疯狂往往令人瞠目结舌。

易茶居里，关弘毅、张松海、华鼎鑫、梁鸿宾四人再聚。梁鸿宾开口，“哥儿几个这一年来都不容易，松海不用说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个帅才；老关这一年香港上海两头跑，忙完鬼子忙我们，马不停蹄，也辛苦得不行；我跟老华，算是享福了，这一年的行情，只要不动，就有钱挣。大家伙儿齐心协力，今年到底是收成不错。”

“单子呢？”张松海对华鼎鑫道，“让你把单子拿过来。我看你两手空空就上来了。”

“谁吃饱了拿这玩意儿啊，要知道我们现在有7个产品！”华鼎鑫摇了摇头，“昨天下午账单就传真到香港了，小数我不记得，大数今年又翻了一倍，除了后半年发的两个小规模的管理型的，盈利不到100%，其余都最起码翻倍，盈利最大的那个今年挣了200%不到。利润数，总共加起来估计有9个多？”说完看了看梁鸿宾。

“差不多吧，我印象里应该差不多10个，你还没算那个半年分红过的。”梁鸿宾淡淡地道，“关键是行情好，倒不是我们的水平高，还是松海之前有句话说得好，我们挣的都是国运。”

“国运也要有水平挣才行。”关弘毅笑着点头，“说真的，松海，你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其实刚才我忽然有个念头，”张松海坐直了身子，道，“老关，咱们都不是外人，你自己的钱的事情，我就跟他俩直说了啊。”

关弘毅听了一愣，马上就明白了，也爽朗地道：“你就说好了，这不是寒碜么，就那么点小钱，还天天藏着掖着。”

梁鸿宾和华鼎鑫相视一笑，默不作声。

“关老兄自己也有笔钱，其实是搭配在香港这批钱里的，老梁别紧张，就是你负责的那笔。”张松海道，“我想了想，两个提议。第一个就是这笔钱，分成的事情就算了，没必要。大家自家兄弟，把钱从左口袋搬到右口袋，有意思吗？第二个就是关老兄真的有兴趣参与国内股票，我们哥儿几个再聊聊其他的办法。你们觉得我的想法怎么样？”

“就照你说的办。”张松海没说完，梁鸿宾就知道他的意思，他跟华鼎鑫之前就猜测过关弘毅有批钱在里面，但没有张松海考虑那么细，“关老兄这点不好，怎么不早跟我们说，你说这要不是松海知道，最后算收益提成要算在里面，我们就太不好意思了。”

“哪里啊，不好意思的是我，”关弘毅道，“总共也没多少钱，你们帮我挣大头，我还舍不得小头不成？”

“关老兄主要是怕我们知道了之后，心里有压力，动作走形。”华鼎鑫插话。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老华这么说就是在打我的脸了。”关弘毅连忙解释，“就是觉得太寒碜，不值得一说。今天松海说开了也好，千八百万的事情，我们不要搞这么复杂。”

梁鸿宾听到这个数字，敏感地看了一眼张松海，恰巧张松海也正看着梁鸿宾，两人目光一碰，“那今年这一翻倍，基本上也2000了。”

张松海是玲珑心肝，立刻就知道梁鸿宾的意思，马上接口道：“所以，我的意思是关老兄如果2007年还有心思做A股，咱们就一起凑钱做算了。你看怎么样？”这番话其实确实如张松海刚才说的那样，是临时起意。既然关弘毅很够意思地在BVI公司保留了谢佳人的股份，那么相应地，张松海必须要在某方面给关弘毅补偿，想必关弘毅也深刻地理解这点，才如此豁达地一口拒绝了谢佳人转让股份的想法。张松海能想到的补偿就是帮关弘毅多挣点钱，尤其是在A股，以他们目前的操作手法，以及背后庞大的资金，单做一个小仓位，不可能不挣钱。

“那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啊！”关弘毅听了开头就知道张松海的意思，所谓聪明人都是一点就透，“那咱们哥儿几个一起凑钱攒一个吧。出多少就直接跟我说，太多我拿不出，三五千万总是有的。”

“要不说关老兄才是大款呢。”华鼎鑫旁边叹了一声，“这口气，啧啧。”

“你少来，”关弘毅指着华鼎鑫道，“我不信你拿不出！人人肚子里一本账，你好意思瞒我？”这话说得华鼎鑫一时无言，干笑了两声。

沉吟半天，张松海忽然问关弘毅道：“老兄觉得王晓宁这个人怎么样？”这话说完，一旁的梁鸿宾已然点头，显然领会了张松海的思路——这是要把关弘毅也装在他们之前跟王晓宁一起的大篮子里。

“昨天第一次认识，感觉还不错，”关弘毅回忆道，“他是远大银行的行长？看上去十分年轻啊。怎么问这个？”

“我跟老兄实话实说，咱们都是自家兄弟，掩着瞒着没什么意思。”张松海十分精到地把握了谈话的技巧，“我们三个，跟王晓宁本身凑了点钱，也是老梁负责打理，主要是以长线股为主，短差很少做。从2005年年中就开始做，2005年翻了一倍，今年呢，情况也不错，基本上做到了两倍不到的样子。你要是觉得他人还不错，那就一起加进来。如果你要觉得不想让太多人知道，那咱们就再做一单就是了。”

关弘毅仔细琢磨张松海话里的意思，明显是想让自己加进来一起做，就算自己不想加进来，他也不准备结束跟王晓宁之间的合作，那自己其实选择的余地非常小。关弘毅干脆地道：“再做一单那么麻烦干什么？我直接加入你们做就是了。”

“其实我们之前这一单呢，2005年的时候用了杠杆，今年年中把杠杆去掉了。现在的规模有多大？”张松海问梁鸿宾道，“我们都比较随意，平时也不太管，因为是长线，所以现在市值多少，我还真不知道。”

“430万股中信证券。”梁鸿宾回答道，“市值我也记不清楚，总归现在满仓中信证券，你记住股数就行了。收盘是27块多，不到28的样子，具体价位没在意。”

“那基本上就是1.2亿？”张松海歪着脑袋算了下，“可能比1.2亿略多，不过就这么着吧，我们最早出资的时候也是均分的，所以一人3000万，关老兄你也拿3000万加入，这样大家就是各20%权益，行不行？”

“怎么都行，”关弘毅一听这个数字心里就一紧，他真没想到张松海他们不声不响，除了拿收益分成之外，还有这么大的一笔资产，“咱们都是自己人，合作了这么久，相互之间都很满意，关键是王晓宁他会不会有意见。”说完他担心地看了眼华鼎鑫和梁鸿宾。

“他能有什么意见啊。”华鼎鑫把香烟头摁灭，“说白了是咱们讲情谊，不做那些过河拆桥的事情罢了。”话说出口，才觉得有些过于直白。

“我看你的酒还没醒。”梁鸿宾笑着打圆场，“跟王晓宁那边，还是松海来打电话吧。毕竟你跟他要更熟一点。”

“我从不担心他不同意，”张松海笑着道，“这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我最怕的是你跟老华不答应，毕竟钱多了做起来也麻烦，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境界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华鼎鑫看了眼梁鸿宾道。

看房



人有时候就是运道，一辈子抓住一次运道，足矣；一辈子跌倒一次，全部归零。

2007年元旦第一天，王志借了营业部的车，带着刘海儿一家一大早就出发看房了。刘海儿家的小区眼看就要拆掉，顶多再熬两年，本身刘胜元夫妇就打算另买一套大点的房子，所以一听王志也有打算买房，刘海儿妈妈开心得不得了。

王志跟刘海儿的感情非常稳定，平时连红脸都很少，更别说什么吵架，刘海儿妈妈也对王志特别满意。刘海儿妈妈的想法很单纯，既然王志要买房子，自己又只有刘海儿这么一个宝贝女儿，那干脆把房子买在一起最好，将来结婚了也有个照应，更别提再添了第三代。刘胜元对她的想法嗤之以鼻，但发现王志确实很乐意跟他们住得近一些，心里也不由得越发欣赏王志。

“咱们第一站先去张杨路、巨野路，那边有个楼盘新开的，我听人说性价比挺高的。”王志一边开车一边介绍着今天的路程安排。

门口停好车，一行四人进了售楼处。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售楼小姐看到有人进来，连忙迎过来，“一共只有170套房源。”

“我看你们这个小区挺大的，怎么只有170套房源呢？”刘胜元不解地问。

“这次开盘的是第三期，之前两期都已经卖完了。”售楼小姐彬彬有礼。

刘海儿好奇地问道：“那现在还剩下多少套呢？”售楼小姐指着墙上的一个图表道：“那上面绿色的都是还没有销售的，黄色的是已经预订了，红色的是已经成交了。预订需要支付订金的。”

刘胜元几个抬起头看墙上的图表，所谓三期一共是5个门洞，其中最靠近小区中间位置的那个门洞倒是成交得很少，其他4个门洞，除了最外边的一排都没有出售以外，当中4个基本上已经卖了一半，只剩下15层以上和4层以下。

刘海儿妈妈关心地问道：“价钱多少啊？”售楼小姐道：“主要看楼层，如果是一楼和二楼，也就是一万一平方，3楼4楼一个价，以此类推，每上去两层就稍微贵一点。”

“为什么这一排没人要呢？”王志好奇地问，“这不是靠近最中间的位置？景观应该也最好啊。”

“这排的面积大。”售楼小姐耐心地解释，“这是房型图，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三期都是两梯两户，由于电梯是背靠背，所以等于是一梯一户，私密性相当好。房型都是三房两厅两卫，面积在145平方左右。”

“小王，你脑子快，12000一平方米145平方米是多少钱？”刘海儿妈妈着急地问道。

“180万不到。”王志算得确实快，“现在能贷款吗？”

“当然可以，我们这边都是建行的，今天元旦，他们没有过来，平时都在的。按照他们的制度，还能有贷款7折优惠。”售楼小姐热情地道，“首付最少是三成。”

“两梯两户倒是蛮好，”刘胜元一直不声不响，这时候说了一句，“住了一辈子小房子了，我看这房型图，大房子也蛮好嘛。”

刘海儿凑近了王志道：“好贵啊，贷款的话一个月要还多少啊？”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王志豪迈地挥挥手，又凑到刘海儿耳朵边低声道，“一把拿出来这么多确实有些困难，不过也差不太多。”

“小姑娘，这套大的能去看看吗？”刘胜元问道。“去看没问题，刚好这个单元一套大的186平方搭配一套小的147平方，两套都可以看一下。”

“这个总价一共多少？”看完实际的房子，刘胜元显然很满意，直接问道。

“总价大概是250万。”售楼小姐看了看刘胜元。

“这么贵啊。”刘海儿妈妈露出担忧。

刘胜元看了看刘海儿妈，低声道，“把心放在肚子里，拆迁这边我心里有数的，楼下我们两个小铺子，外加现在住的这个，拿现金的话最起码也是这个数。”说到这里，刘胜元冲刘海儿妈妈比画了两根手指，“但其实我不想拿现金。从去年起，行情做得就好，现在说实话，光股票里的钱也足够付这套房子，所以我倒是想干脆一次性地付掉，这样那边我们就不要现金要房子，将来租出去也好，留着也好，总归有个稳定的收入。至于做不做股票，我倒是想开了，这波行情做

完，估计最起码有几年清闲的时候，就跟2001年之后一样。我才没有以前那么痴，总想牛市也挣钱熊市也挣钱，我准备趁着女儿还没有结婚，带着你到处走走，玩玩，养养身体。你也有年纪了，跟我也没有一起出去玩过，总不能辛苦一辈子吧。”顿了顿，又道，“其实也是这几年运道好。三天前，我跟光明讲过，人有时候就是运道，抓住一次运道，足够了。他老是贪心，总觉着自己的股票涨得慢，换来换去，到现在也没挣多少。反是我，去年一年基本上没怎么折腾，收益率真不错。这种行情，不是人人都有幸能经历的。我这股民当得，现在才品出味道。”

“吾晓得侬一直老稳的。”刘海儿妈妈欣慰地看着自己的老公。

“姆妈啊，你们也来看看吧。”刘海儿的声音从隔壁阳台上传过来。

“啊哟，这下可一点隐私也没了。”刘胜元开着玩笑。隔壁的格局跟这边大体不差，刚好是呈镜子造型，除了走廊顶头的书房换到了北面小卧室的位置，变成了三房两厅，其余的各个房间，包括厨房和卫生间的布局都一模一样。“姆妈啊，要是我们真的住到这里，厨房阿拉肯定不用，天天去侬那边吃饭。”刘海儿兴奋地道。

“这就定了？”王志旁边问道，“那边还有套叠加别墅没看呢。”

“我总觉得三房两厅有些空，”刘海儿问王志道，“这么大的房子，就我们两个，哪能住？互相找人都找不到。”刘海儿妈妈立时笑了，接口道，“将来养了小人，再请个阿姨，还不够呢。”说完又冲刘胜元道，“吾支持侬，住了几十年那个小房子，哪能换成大的还不会住了？”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幸福到底是什么



月满则亏，这是世间至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什么样的行情，总有戛然而止的时候。

一过元旦假期，公司总部新的任命就发了下来，张松海升职为金融衍生品部副总经理。明眼人马上就知道，春节之后谢佳人多半是要卸任了。

谢佳人的电话在任命下来20分钟就打了过来。她语调轻松，直接道：“张副总，下午陪我逛街吧？”

谢佳人逛街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之前张松海说得一点也没错，她是个从来不纠结的人，也就是个把小时的工夫，已经收获了不少战利品。

晚饭两人选择在宝莱纳。冬夜里的宝莱纳，依旧是人声鼎沸，人跟人之间说话都要扯着嗓子。

坐了一会儿，华灯初上，人也越来越多，现场演唱开始了。先是几首节奏明快的劲歌，都是独唱，酒吧的气氛直接被点燃，然后是一段温柔的旋律响起。

“什么歌？”谢佳人问道，“好熟悉啊。”

“迈克尔·杰克逊的《I Just Cann’t Stop Loving You》，我最喜欢的歌手的经典慢歌。”张松海大声道。他还没说完，歌声已经响起。酒吧霎时似乎安静了不少。谢佳人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心中无比的安详宁静。

一曲终了，谢佳人站了起来：“走吧，出去走走。”

滨江大道，张松海牵着谢佳人的手，两人在夜色中静静走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张松海轻轻道：“2006年还算干得不错，基本上又挣了一个大数。这两年真的是行情好，挣钱容易。”

“今年你怎么想？”谢佳人面色平静，“有没有什么心理预期？”

“我想得少，这种问题应该去问梁鸿宾和华鼎鑫他们。”张松海笑，“但要我看，今年行情不会差，牛市确立，剩下来的就是涨多还是涨少的问题。我拉着关弘毅加入了我们原先四个人的那个小账户。说是小账户，现在把之前的借款还了之后还有一亿半呢。人有时候真的是说发达就发达了。”

“还记得你在太平山上说的话吗？”谢佳人道。

“当然记得，不过你在问哪句？”张松海跟谢佳人并肩而立，看着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的轮船。

“当这个社会所有的标准都只用财富来衡量的时候，你想要精神的愉悦必须也要成为一个有财富的人。”谢佳人缓缓地道，“现在你也成为一个有财富的人，你觉得你的精神愉悦吗？”谢佳人转过头，盯着张松海的眼睛。

“怎么说呢，”张松海看着谢佳人，身旁不远处的路灯，昏昏沉沉的光把谢佳人的面庞映照得朦朦胧胧，张松海有种想要捧着她的脸

亲吻的冲动。“我觉得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会变。你问我是不是精神愉悦，我会非常肯定地说，是！但是这跟财富有特别大的关系吗？好像没有，但跟财富没有关系吗？显然也不是没有关系。我非常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做什么事情都感觉游刃有余，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这都是你自己挣来的。”谢佳人转过头。

张松海握紧了谢佳人的手，“那是一种生活状态。有个人，在旁边默默地陪着你走，在关键的时候，她像一盏灯般，告诉你，什么是你的路。真的，这种感觉很安静，很美，我非常喜欢。”

“我也喜欢。”谢佳人轻轻地道。

一路上行人不多，谢佳人稍微靠紧了张松海一点：“我之前干这行干了这么久，主要精力都在工作上，真正研究这个市场倒是非常少，你觉得这次这个行情还能走多久？”

“怎么忽然问起来这个？”张松海放慢了脚步，“我印象里你对股票好像兴趣一直不是很足，对不对？”

“我比较有自知之明，女人做股票要克服的障碍太多了，要硬生生地把感性思维变成纯理性思维，我知道做不到，干脆就放弃。”谢佳人淡淡地道，“问你这个问题是在想，我们是不是到了要退出的时候。毕竟月满则亏，这是世间至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轮行情，什么时候会戛然而止呢？”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张松海转向谢佳人，不等对方回答，他继续道，“我就佩服你总能未雨绸缪，总能在别人都乐观的时候发现危险，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提出自己的忧虑，而事后证明，你这些担心都是有道理的。”

“这算是拍马屁吗？”谢佳人笑道，“听上去生硬不少。明显最近马屁拍得少了，技术水平下跌。”

张松海笑了笑：“其实跟梁鸿宾他们也交流过，这个行情现在走的这个样子，不像是短时期就要结束。他们总结了好几个结束的标志，一有风吹草动，我们肯定是撒腿就溜。万事万物总是守恒的，涨得越凶，将来跌起来就越惨。这个市场从来没有理性过，说白了我们挣的就是有些人冲动的钱。”

“你们只要有撤退的计划就行了，我不过是白操心一次。”谢佳人释然，“我在这个市场已经十多年了，其间看到无数人在进行无数个轮回。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对了，下午车上我问你呢，你到现在也没给我个准信。”

“问我什么？哦，买车是不是？”张松海又笑了，“我还真的没有想好，你觉得我买个大点的车如何？”

“哦？这下不怕别人说你奢侈了？”谢佳人做诧异状，“随便你，你要是自己买大的，我就送你个轿车，你要是买轿车，我就送你个SUV，总归让你可以搭配着。说实话，我现在真的不怕花钱。”顿了顿，又道，“2006年光分红总数就是两个亿，汇通是一亿三，拿到手的话5000万不止，估计春节前就到账了。这钱真的拿得我手软。”

“上海这边还有7000万，到时候可能会留一部分放在股票里，我们三个每人到手现金至少也有1000万，我打算再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你看怎么样？”张松海接着谢佳人的话道，“前些日子我不是到处看房子嘛，我想换套别墅。现在住的地方，精致归精致，但怕你住得不舒服。”

“我又不求大，”谢佳人摇了摇头，“想住大的我还不如回自己家了，现在也空着。再说了，小一点其实挺好的。”张松海理解这句

话，无数次他一个人在他们的窝弹吉他的时候，总觉得房子虽然小，却可以闻到对方的味道，那是一种天然的气息，让人闭着眼睛的时候会觉得对方的呼吸就在自己的身边。如果真换了大房子，一个人待着，心情倒未必好。“所以，”谢佳人接着道，“你要是为了住，买套大的，我倒觉得没必要，不过要是为了投资，随便你。其实，现在这边我住着真的很舒服。”

“关键是这么多钱放在手边，总归要用来干些什么。”张松海笑，“买股票就算了，我看你也不喜欢股票，要不我去买点商业房？这个想法也由来已久，所谓被动收入就是这样了。人总要有被动收入才能变得真正意义上的财务自由。”

“你自己看着办吧，”谢佳人道，“我倒是想自己开个小咖啡馆，小小的，静静的，不要求生意很好，但是属于我自己的一块空间。可以看看书，喝喝咖啡，晒晒太阳，养个宠物，生活应该就是如此吧。”

“你不是更向往阳光明媚的海岛吗？”张松海一边说一边四处张望，“今天那个弹吉他的小孩子怎么不在？”

“他不过是偶尔来一次罢了，怎么又会天天在？”谢佳人随口道，“再说，这样的冬夜，弹吉他虽然诗情画意，但毕竟太受苦了。”

“他是天天来的，”张松海肯定地道，“我观察他很多次了，我还在想，这些酒吧或者餐厅为什么不收留他？他也算是这个滨江大道的一个风景吧。”

“你自己常来这里？”谢佳人心里一动。

“嗯，你不在上海，有时候我心情不是很好，就到这里走走。”张松海视线转向远方，“每次走到这里，就回想起来我们俩第一次一起来这里的情景，很幸福的感觉，心情就会好很多。”

“我有时候自己也来，不过好像从未跟你遇到。”谢佳人叹息了声，“我喜欢坐在那根锚的边上，那边有一排正对着江的椅子，有时候我下午3点多过来，椅子上没有人。”

“那你下次想来的时候跟我说，”张松海笑着道，“我陪你一起来。”谢佳人笑了笑没有作声。

“其实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静默了一会儿，谢佳人有些自失地笑道，“没有钱的时候想有钱，有了钱还要有时间，现在时间金钱都有了，还想有人陪着，想想上帝也挺难的，每天这么多人追求这么多东西，永远也满足不了。”

“其实只要我有空，总是会陪你的。”张松海温柔地道，“我知道自己给不了你很多东西，但是我至少要让你知道，我确实是你一个人的。”

谢佳人摸了摸张松海的脸颊，“你是个非常完美的人，懂得如何给一个女人安全感，如何让一个女人平静。”

两人便这样依偎着，夜色下的滨江大道夜凉如水。“哦对了，有个事情，忘了跟你说了，还挺关键。”静默良久，张松海道，“上午封建军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到账户清理的事，这是个什么事情？电话里他不说清楚，只说让我这边先试点。”

“这样，一会儿你做夜宵，我给你讲解，这也算是社会分工吧。”谢佳人调皮地笑了笑。

账户清理



划时代的账户清理[注]，阳光私募的始发点。

摸底工作的通知在2007年第一周的周末下发，1月8日星期一，张松海上午在金融衍生品部协调一周工作，下午3点回到了陆家嘴营业部。

营业部例行周会，基本上后台员工全部到齐了。张松海坐在大会议桌的最顶头，看了看坐着的各位员工，朗声道："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总部下发的账户清理摸底工作通知做近阶段的工作布置。上午已经把文件打印出来给大家传阅过，大家应该心里有数，我看你们在传阅文件上都签了名，说说吧，这个活要怎么做起来。"见大家都默不作声，张松海直接点名，"许萍，你先来吧，毕竟账户清理工作跟柜台业务最密不可分。"

许萍也不怯场，有条不紊地道："下发文件上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的工作任务是针对营业部全部账户进行相应的摸底，最终的目标是全部三方存管上线。根据上午摸底的情况看，目前营业部的资金账户数量接近14000个，其中非休眠户，就是资产过100元的资金账户一共7900多个，连上三方存管的客户只有不到1700个，因此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嗯，任务重，"张松海重复了下，转向李硕道，"你怎么看？"

李硕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见张松海点了自己的名，忙开口道：“三方存管实际上是必然的结果，所以不管这个任务重不重，我们都要做。其实整个行业，必然要迎来一次大面积的账户清理工作，一方面很多账户已经是死账户，另一方面资金账户跟银行账户绑定，才能保证客户的资金安全，这应该是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我个人的感觉，这应该是大规模进行账户清理工作的前奏。”这话说完，其他同事都交头接耳起来。

“别在下面嘀咕，有问题直接拿到上面说。”张松海表示了不满，“王佳，你什么想法？”

王佳接口道：“我觉得这就是在折腾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个账户清理，就好比我自己的桌子，乱归乱，可我知道东西在哪里，这样不行吗？现在清理的口径是什么？办法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我们一概不知，就下发了个摸底通知，不具备操作性啊。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费尽力气干了，结果监管部门过来说：‘干得不对，返工重做。’哦，返工重做还是好的，最怕的是从根子上否定我们的工作，那时候变成了出力不讨好，就太没意思了吧。”这话又是一个道理，一时间其他同事又开始交头接耳。

张松海点了点头，看看下面的员工，自己说道：“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的，首先李硕说得对，这就是大规模进行账户清理工作的前奏。至于刚才王佳说的清理的标准是什么，方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估计不久就有相关文件下发。先说我们自己的摸底要求，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说到这里，他像谢佳人那样停顿了一下，看到员工们均拿出自己的工作笔记本准备记录，满意地抿抿嘴。

“整个摸底工作我们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客户档案资料。这块儿业务我们前期一直是采用扫描件保管方式，纸质档案也已经大规模地梳理过一次。现在我们提出新的要求，就是原有的欠缺个人档案的客户，进行电话、短信通知，要求客户前往营业部进行相关业务单据

的补充。之前我们仅仅是在交易系统进行了标识，客户来办理业务，我们就让他补填资料。从现在开始，交易部负责把所有客户档案比对结果再次审核，对于所有的客户纸质资料缺少的内容进行表格化处理，营销部配合交易部工作请客户前往现场进行补填资料。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合格地把这项工作圆满完成。”张松海说到这里，停下来想了想，“可能在联系客户的过程中，有些客户的住址或者联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更，对于此类客户，我们必须留存相应的工作底稿。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做所有的工作必须都要有留痕这一关，所谓‘留痕’就是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这件事情我做过。这是第一块大业务，主要负责部门是交易部，负责人是许萍。主要协助部门是营销部，负责人是王志。

第二块，股东账户问题。营业部的股东账户数量远远超过资金账户数量，当然，有历史原因，这次我们一并解决这些问题。这件事情牵扯面比较广，而且多数都跟我们的核心客户有关，所以这部分任务的负责人就是我自己，主要协助部门是电脑部和财务部，李硕你会后把所有有下挂账户的资金账户名单列一张大表出来，王佳你负责相应的客户保证金数量填充，到时候我们再开专项会，商讨一下怎么处理。下挂账户必须在这次摸底工作结束之后全部清理，将来等着别人来清理，我们就难看了。

第三块，三方存管工作的上线，我的思路是这样，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全部三方存管上线。这是我们最后一块的工作内容，这项工作必须要等前面两项工作做扎实、做好才可以，因此目前不用想太多。”说到这里，张松海环顾了一下四周，“各位同事，以我的感觉，这次所谓的账户清理绝对不是个小工程，由于行情目前还不错，每天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也比较多，营销工作得力，新增客户也不少，账户清理工作我们只能留在下午三点钟收盘之后或者平时的周末进行。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必须在本周对营业部账户情况做大体的梳理并形成文字报告上报，上报的内容包括营业部账户摸底情况，以及下一步账户

清理工作的工作计划。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集中智慧，将账户清理工作圆满完成。”

大会结束后，张松海留下了许萍、李硕、王佳、王志。“刚才人比较多，有些话，我说得有些含糊，这里我再叮嘱几句。”张松海压低声音，“首先，必须高度重视这次账户清理工作，我估计全面账户清理工作的开展就在眼前，最终的目标就是李硕刚才说的，全部上线三方存管。这是政治任务，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白了，这是件一劳永逸的事情，何况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并不差，规范起来简单许多。前天跟以前的老同学打电话，他在其他券商，也准备动手进行了；其次，我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客户档案和资金账户真实性，所以对于下挂账户这块儿的情况，我有两个要求，第一就是保密，这毕竟牵涉到我们的核心客户；其次要不留隐患地处理完。明天上午，李硕跟王佳，你们俩把我要的名单一定准备好，我要跟一些大客户谈谈。最后，王志你那边人手多，多帮一下交易部，尤其是你之前还在交易柜台待过，所有的东西也都比较熟悉，我记得最早的扫描件就是你做的吧？总归一起帮忙把这个工作完成。总部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两周，我的目标是在今年的5月之前，把我们所有的客户全部联通三方存管，完成账户清理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张松海刚进办公室，就看到一份Excel表格，装订得整整齐齐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拿起一看，正是营业部目前下挂股东账户的客户名单。他看了一眼最左边的编号，整整170个。再看客户资产，超过500万的有下挂账户的客户只有十几个，凌峻峰他们几乎各个榜上有名。张松海想了想，起身出了门。

刚走到客户区拐角，就听到李国威的声音：“平开朝下，这是什么情况？”

“不用着急，关键是2690能不能守住。”这是周东明的声音。

张松海走到门边，门没有关，他还是礼貌地敲了敲门，屋里仨人一起回头，“哟，张总来了，坐。”凌峻峰正端着茶杯看屏幕，见张松海过来连忙起身。

“为什么是2690？”李国威兀自问道，“这不是又到了第一天开盘的那个长上影的位置了吗？按照凌哥的说法，这两天必须要把那个长上影收回去，不然就是典型高位震荡特征。”

“在聊行情呢？”张松海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也不着急说明来意，先寒暄了两句，“这两天是难受啊。你说新年一开盘，先整了根这么长的长上影。”

“我不是很怕，”周东明笑着道，“国威只看到了表象，没看到本质。凌峻峰的本意不是说这里就是头部。你对K线形态还是不够熟悉。”话说完，他看着张松海，又道，“最近国威在学习做短线，峻峰正教他怎么用软件做ETF的延时套利呢。”

“感觉怎么样？国威？”张松海道，“这才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呢，终于开窍了想学东西？”

“以前不觉得这东西麻烦，现在真的自己做起来，反而放不开手脚。”李国威还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照我的意思，就是找消息，然后干上去，就行了。谁知道他们光让我看画线整整看了小半个月，现在脑子里全是线，什么压力位、颈线，都是名词，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不过有一点好处，就是逢人就能侃侃，昨天在老宦那屋，直接把老宦这技术派的大师都侃蒙了。”

“人家才不是蒙，”凌峻峰毫不留情地揭短，“你是无理搅三分，老宦不想跟你说那么多而已。别小看老宦，他对技术分析的理解还是有独到的地方。真正技术面最好的，你应该去隔壁问杨哥，那才是技术上的大师。”杨文兴本来跟周东明一个房间，不过这段时间，

由于周东明跟凌峻峰两人走得近，所以大多数时候周东明都在凌峻峰这屋。

“老杨觉得你孺子不可教，所以也不愿意跟你说那么多。”周东明笑着对李国威道，“你就按照我之前跟你说的办法，先拿点小钱出来练练手，找找感觉，不用着急上量。”

话音未落，就听见李国威喊道：“神了啊，还真是2690上头止跌弯头朝上，该死的我开一套！”就听见“嘀”的一声响，张松海知道这是又做了一套ETF全样本的买入操作。

“张总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好几天没见你了吧？”凌峻峰心知张松海无事不登三宝殿，过来一定是有事情，旁边周东明也支起了耳朵。

果然，张松海带着一点歉意道：“有个事情要跟你们通报一下。是这样，总部根据最新的监管精神，下发了一个账户清理工作的文件。里头有些环节，涉及咱们的一些账户情况，我赶快过来跟你们透个气儿。”

看凌峻峰和周东明都放下键盘，一脸认真，张松海笑道：“不用紧张，不是来查东西，就是我们自查自纠的一个动作。最关键的就是把咱们现在下挂的拖拉机账户清理一下。”

“哦？终于要来了？”周东明一听这话，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张总人头广，手面大，咱们营业部能扛着不做呢。”

“哦？这话怎么说？”张松海不露声色，“莫非周老兄之前听说过别家券商在搞？”

“我老婆开户的证券公司元旦前就发通知了，”周东明解释道，“你知道，有阵子打新股，我让她把我岳父岳母的账户都挂在她名

下，方便嘛。元旦前头，那边证券公司说让她跟我岳父岳母一起去一次，把账户拆开，每个账户又都开了个银证转账，说什么要连三方存管。”

张松海一听就明白，周东明把银证转账和三方存管搞混了，他也不想多费唇舌解释，顺着周东明的话头说道：“没错，这应该是证监会的统一要求。所以咱们这边也要行动。咱们这边我心里有数，哥儿几个凑的那个账户，其实用的名字和股东卡都是无锡的农民，这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要跟你们商量商量，怎么处理。”

“张总您什么意思吧？”凌峻峰一听就明白，直接问张松海，“是不是要把这个户的股票清掉重新再买一次？”

“我想了想，用这个农民的身份证和名字断然不能去银行连三方，因为太不安全。”张松海解释道，“现在名义上股票买在这个农民的名下，实际上他取不了钱。但一旦连上银行的三方，对你们来说就太危险了。他完全可以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银行要求补卡，更改密码，钱就变成了他的！”

“他怎么能把钱从证券公司转到银行呢？”周东明不解地问道。

“发起转账可以从银行端，机构户只能从银行端发起，”张松海耐心地解释，“但是不规范成三方又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提前把这个活儿做了，才能免得将来被动。”

“你说得有道理，”凌峻峰点头同意，“原先用这个账户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现在看来，是到了整理的时候了。周哥，你看？”

“这没啥说的，趁着最近震荡行情，该换就换吧。”周东明低头想了片刻，下了决断，“咱们这个账户上挂了多少个股东卡？”

“40多个，”张松海接口道，“我看上面的市值并不少，就算是清理，也要一阵子呢。”

“从今天就开始。”凌峻峰冲周东明道，“关键是平出来的钱怎么办？是咱们仨就分了还是归集到一个人名下？”

“具体你们的情况你们商量，我还要去跟宦老师他们打个招呼，”张松海心知自己不适合再留在这里，忙说，“总归你们这边腾空一个账户，我就让许萍注销一个，保证不给咱们自己留后遗症。”说完，一点头，出去了。

看张松海出门，周东明慢慢开口道：“拆不拆我听你们俩的，总归这个大账上现在都是咱们三个人的钱，之前的配资也都还了。要想继续做，不管是用咱们三个人谁的账号，只要大家事先说好，就都没问题。”说完看向凌峻峰。

“让我先想想吧，”凌峻峰知道大家的关系虽然很好，但是把自己的上千万资产都存在别人的账户上，不管对谁，都是莫大的心理压力，“实在不行，我们就干脆整个公司算了。”

李国威反倒是最没心眼儿的一个，听到现在也没有把握住要领，还在犯迷糊：“干吗要拆开？什么意思？我账上又要进钱了？”说得周东明跟凌峻峰都一笑，还是周东明向李国威解释了半天，他才算搞清楚。

“你说证监会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搞这些个干什么？”李国威道。

“你不懂，其实这是对我们好。刚才张松海说的那个可以取钱的事啊，真有可能有问题。”

周东明看了看凌峻峰，点点头道，“早清理吧，先把咱们的心病去掉。”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这么一大笔钱天天在人家的名下躺着，法院真判决给别人，我连证明这钱是自己的都没办法。”凌峻峰也点头同意，一时间三人无话，只听见行情机器“嘀嘀嘀”的响声持续不停。

---

1. 账户清理：2007年，证监会要求证券公司进行证券账户与资金账户一一对应，并全部上线三方存管，以保证投资者资金安全。这项工作被称为账户清理。账户清理是证券行业划时代的做法，自此以后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的口子被彻底堵上，客户权益与券商自有资金被严格区别开。

传统坐庄模式的终结



账户清理是对原有坐庄模式的一种清算。一旦账户清理开始，这个市场的庄家就会越来越少，账户清理结束，也标志着庄股时代的结束。庄股时代结束的标志应该是德隆。

从凌峻峰屋里出来，张松海确实去了宦仕臣那边，刚巧付大姐不在。宦仕臣是老游击队员，张松海一开口他心里就明白，马上表示要抓紧时间清理，不仅如此，还暗示张松海，陈峰那边的是不是也需要通知一声。打发了宦仕臣，张松海回到自己办公室，想了想，给王志打了电话。

“领导，您找我？我刚刚去了趟金茂陈峰那边。您知道，他那个账户，下面也挂了四五十个拖拉机呢。”

“哦？你还挺机灵。”张松海不露痕迹地点点头，“他怎么说？那些账号怎么处理？我记得他的那些账号跟我们没有关系吧？”

“正要跟您说。他们那四十多个股东账户都是他们自己的，有的是员工的，有的是他们自己亲戚朋友的。刚才去的时候，他提出来几个问题，让我落实下跟他联系。第一个是清理的时间。他们买了两只股票目前停牌，这个怎么处理？第二个是这些账户，他希望可以直接注销，就是最彻底地消灭掉，问题是持有账户的人可能来不了。不过当初既然开户的时候人就没有来，现在销户的时候也不应该要求来——这是陈峰的原话。第三个问题是他们可能有好几个合伙人，原先就是开一个户头，把他们所有人的股东账户都丢进去就是了，现在遇

到这个问题，如果都单开账户，那操作起来就太累了。如果集中，说实话，都是上千万的事情，谁能相信谁？”

“几个问题倒是都很实际，”张松海认真在听，“清理时间现在没有具体的要求，那两个停牌的股票到时候总归有办法可以想，现在只是我们在摸底，具体的操作总部会下发操作指引，我估计证监会登记公司还有交易所都会下发具体的操作细则，这个跟我们关系不大。不过话你要跟陈峰解释清楚，让他别以为这是我们一家的主意；第二个问题其实跟第一个问题意思一样，到时候看操作细则吧，只要操作细则没说不许注销，我也建议做注销，这样就跟过去有个完整的拗断，不再会有衍生出来的事情，应该不需要那些被借用账户的人过来，不过就算真要过来签字确认，陈峰他们因为都是自己人的账户，问题也不大；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张松海摇了摇头，说道，“这是所有的大资金客户都面临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我能想到的就是两条路。”王志赶紧摸笔准备记录。“第一条路就是几个人一起发起一个管理型的信托，每年给信托一个费用，这样就变成了阳光透明的东西，也不牵涉多账户交易的问题。不过信托上可能会对交易标的物有所限制，这要跟信托具体地谈，一般来说，管理型的信托，只要客户乐意，信托公司不会废话太多，具体事情如果陈峰真的有需求，我可以介绍他跟成诚信托的人认识一下。”张松海从凌峻峰房间里出来就在琢磨这个事情，所以说起来特别顺畅，“第二条路就是直接成立合伙人企业，用这个企业开立证券账户。不过这条路子我之前问过很多券商，大家对于法规和制度的理解不一致，有的说可以开，有的说不能开。目前看来，如果要做得保险，只能用管理型的信托做。”

王志认真听着，仔细地记录好，抬头对张松海道：“那我就按照您说的给陈峰回个电话。我估计他可能这几天就想把仓位换掉。其实他最担心的是那两个ST怎么办。”

“那可真没有好办法。”张松海紧咬牙根不吐口，他其实知道陈峰的意思，“说白了陈峰无非是想把那两个ST的持股账户单独扒出来开资金户，到时候做合规。问题是我只要把这两个账户做合规了，就意味着里面的股份也归别人所有了，他能不能控制？”他想了想干脆跟王志明说，省得王志犯糊涂拎不清。

“哦，我懂了，那这层意思我要不要跟陈峰讲清楚？”王志问道。

“你就跟他说透吧。”张松海想了想道，“跟人精在一起，还是老实点。”

王志走后，张松海又给华鼎鑫打了个电话：“是我，有点事情要跟大家商量商量。就今天晚上吧，账户清理的事情，刚下的通知，我闻着味道不对。老梁在你旁边么？叫上老梁还有王晓宁，老地方，王朝吧。”

放下电话，张松海想了想，又给关弘毅拨了电话：“关老兄，晚上我们几个人要再碰次头，上面下了个账户清理的文件，我们老的操作模式估计要变一变，晚上碰头的时候会商量好。什么？你人就在上海？那太好了，晚上在王朝，我下午有事情走不开，你跟华鼎鑫联系，让他直接去接你。你在上海就太简单了，我们晚上见。”关弘毅在上海，这让张松海觉得有些不舒服，关弘毅也没有提在上海做什么，他也不方便深究，只是觉得，关弘毅来上海不跟自己或者华鼎鑫他们联系，总有些别扭。

华灯初上，都市霓虹闪烁，王朝大酒店的包间里，张松海他们已经到齐了，五个人坐得松松散散。关弘毅跟王晓宁这是第三次见面，第一次在张松海公司的年会上，第二次在名豪吃海鲜，男人之间很少有那种看了对方就不想搭理的时候，所以不管是言谈还是公事，两人还算十分融洽。

“我就直说了吧。”张松海看服务员端着盘托出去，开口道，“刚接到的通知，我这边开始进行账户清理工作的摸底。以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不应该是公司层面要做的事情。给我的感觉，这就是证监会下一步要做的主要工作。这是个非常吓人的巨大工程，这个工作会改变所有大资金参与证券交易的方法。”

“说实话，你说的我没听懂。什么是账户清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王晓宁道。

“简单讲，账户清理的标志就是一个资金账号对应两个股东账号，必须是同名，同时再联一个三方存管银行。当然前提条件就是这个资金账号和股东账号的开立必须符合相应手续。”张松海耐心地解释，他知道这个桌上关弘毅和王晓宁都对这种具体的东西似懂非懂，“比方说，原来用我张松海的名字开的户，结果我名下是你王晓宁的股东卡，这就是典型的不符合要求，因为账户内的资产权属不清楚。我这边还有个2004年没有结的案子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按照账户清理的要求，我们现有的账户都要进行整理。今天让哥儿几个来，就是考虑下怎么办。”

“咱们现在不是都用的国宏和福鑫的机构账户吗？”王晓宁不解地问道，“机构账户不能用？”

“虽然用的是福鑫和国宏的机构账户，但平时交易时用的股东卡，都是松海帮我们找的，因为我们的持股量太大了。”华鼎鑫解释道，“现在松海的意思就是咱们这种模式不行了，怎么办，对不对？”

“其实原来的模式也并不安全，说白了大家都是互相信任才运用这种模式，”张松海插话道，“连个协议也没有，就把钱直接存在福鑫和国宏的账户里了。要是有天老华跟老梁翻脸不认账，咱们去主张权利都没地方。”这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那你觉得，怎么样处理比较好？”关弘毅问张松海道。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走管理型信托。”张松海夹了口熏鱼道，“省心得很，而且份额折算之类的特别清楚，大家走账也方便。说实话，以前咱们开始搞这个，钱也不多，就是想哥儿几个凑钱一起玩一玩，现在数目越来越大了，就要想着怎么规范化。你们看我的思路对不对？”

“你说信托我就明白了。”王晓宁对信托业务比较熟悉，“那其实就是每年给个信托费用就是了。你跟亚飞说过这事情吗？”

“当然没有，我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把哥儿几个叫过来咱们自己先商量啊。”张松海吐了口鱼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就把现用的这些账户逐渐平仓，哥儿几个一共凑1.5亿，直接发一期阳光私募。好处是彻底透明化了，坏处是人人都看得到。”

“被看到会有什么坏处？”关弘毅问。

“首先你要参与市场排名，参与市场排名就意味着如果做得好，就要天天被人盯着，做得差，估计媒体也不会放过你。”

“我一个朋友做阳光私募的，业绩相当好，人也很低调。”梁鸿宾介绍道，“其实真的会惹麻烦的概率很小，现在的媒体都是在追求眼球效应，你低调做事，他在你这里找不到这种效应，自然也不来骚扰你。”

“没错，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意思。”张松海看到服务员把热菜上来，不再提账户的事情，转而问关弘毅：“这次来待多久？”

“后天就走，”关弘毅笑道，“一些私事处理一下。”“私事”的意思就是不希望别人问得太多，不过他显然低估了在座诸位的八卦

能力。“私事？”华鼎鑫重复着这个词，一脸的不怀好意，“你老兄是北京人，上海有什么私事？莫非是金屋藏娇不成？”

关弘毅大笑了起来，“来看看一个老朋友的家人。”

“哦？”张松海奇怪地问道，“老朋友的家人？”

“对，朋友不方便回国，托我来看看。”关弘毅显然不想太多地涉及这个话题，看服务员出去，又把谈话重点切了回来，“刚才说的那个私募，跟现在我们的操作模式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

梁鸿宾今天说话很少，一直在琢磨操作思路转变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我一直在想。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我感觉，一旦开始账户清理，基于原有操作模式的市场坐庄思路必然面临转变。用句狂妄的话说，账户清理一旦完成，市场的庄基本上也就被清理干净。”

“为什么？”华鼎鑫和王晓宁异口同声。

“我同意老梁的看法，”张松海坐直了身体，“我一直没有朝这个方向想，还是老梁更敏感，马上就抓住了要领。”

“老华你没仔细琢磨，你一想就透彻了。”梁鸿宾对华鼎鑫道，“你想想你操作股票的时候是什么手法，你再想想，松海刚才说的以后没有下挂账户，必须连线三方存管，你说之前那种坐庄模式还能存在吗？”

“除非他找来的账户都是可控的。”华鼎鑫马上就会意过来，“那也不可能跟以前一样，三五百个股东账户的操作毕竟简单，三五百个资金账户的操作，累也累死了。不对啊？还有个问题，以后新股怎么办？钱他娘的又要太多了？”

“账户清理是对原有坐庄模式的一种清算。一旦账户清理开始，这个市场的庄家就会越来越少，账户清理结束，也标志着庄股时代的结束。”张松海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市场的游戏规则又要变了。”

“一个老庄股倒下去，千百个新庄股站起来，今后的路谁说得清？”梁鸿宾接过张松海的话头继续道，“中国人是最聪明的群体，顶多半年，大家一定发掘到另外一种挣钱的模式，等到了新模式遍地开花的时候，谁还记得老庄股时代？那不过都是旧皇历里发霉的纸罢了。”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见证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王晓宁笑着问道。

“这话说得有点大，”张松海总结，“新时代未必，不过结束一个旧时代，板上钉钉。其实最近两年，庄股时代基本上已经走入末期。结束的标志应该是德隆。想想看，一个如此有战略眼光的构思外加一个实力如此强大的民营企业，根植在无数个金融部门之上的庞大帝国，说崩溃就崩溃了。连德隆都撑不住庄股，还有谁撑得住？”

“来来来，”华鼎鑫招呼着，“今天没有酒，咱们就果汁了。庆祝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坐定了华鼎鑫又问道：“合计了半天，到底用什么模式搞啊？”

“咱们先问老梁，你觉得行情现在是什么阶段？”张松海开口道，“这很关键，如果现在都到了快结账的时候，咱们还不如清算完毕，回家睡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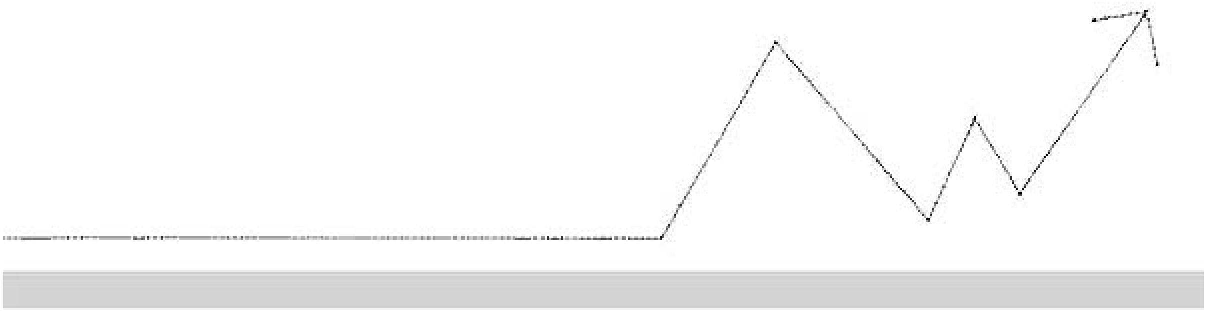
“迟疑中上涨，或者说最后的疯狂还没有到来。”梁鸿宾笃定地说道，“这次行情小不了，好些个股都还没有开始涨呢，我估计上半

年是百花齐放的半年，多少点我看不出，不过只要政府流露出来要打击过快上涨的意思，我们就要准备好撤退。”

“你觉得个股幅度能有多少？”张松海直接问最关键的问题，“要是只有二三十的幅度，咱们就没必要参与。”

“至少翻倍行情，”华鼎鑫旁边插话，“最后一段行情是最挣钱的行情，大家都是老江湖了，最后一口的吸引力就在于此啊。什么是大牛市？这才是大牛市！等着看吧，有些股票涨到100块也不稀奇。”

下部



赢者通吃的时代



这是个赢者通吃的时代，既然我们有最核心的资源，就要把这些资源运用到极致，每个市场都有它的弱点，A股的弱点就在于太闭塞。当我们可以打通香港平台来去自由的时候，A股的弱点就有可能变成我们的盈利机会，这是我一年的衍生品交易学习的经验。

“话题又扯远了啊，关键是咱们怎么办。”王晓宁问道。

“我建议是成立一个管理型信托[注]，名字大家自己想。”张松海笑道，“外边很多私募的名字都很好听，比如说什么赤子之心，听上去都很有文化。要是没有问题，我就让亚飞开始运作了，这个毕竟还是需要点时间的。我们这边慢慢清理，那边就开始准备，到时候把钱汇过去就是了。我看身边几个大户都在忙活这个事情，他们觉得接下来这阵子行情应该是震荡。”

“春节前震荡，过完节就是一路涨。”梁鸿宾把果汁喝了一口，继续说道，“今年估计会从去年的慢牛变成疯牛，然后就是一地鸡毛。就是之前松海说过的，价值幻想阶段。现在市场的估值在直线朝上，但距离乱七八糟地讲故事，还有段差别。什么时候鸡犬也都上了天，才是马上要崩溃式下跌的征兆。”

“你的意思是今年这行情就是一片乱象？”王晓宁鼓着腮帮子问道，“这跟我认识的几个大客户的思路不一样，他们去年基本上没怎么挣钱，今年都准备摩拳擦掌好好捞一票呢。”说完看了一眼关弘

毅，继续道，“原先那些配资的钱，光在我这里挂号的，就准备今年不再干配资了，直接找渠道一头朝股市里扎。不是天天有人说流动性泛滥么？我看今年这个样子，特别像。你说这要钱都朝里面涌，行情还会差？”

“这都是表象，兄弟。”华鼎鑫紧挨着王晓宁坐，他拍了拍王晓宁的肩膀，“我们干了这么多年的股票，说实话，去年的行情已经是少见的单边行情，启动的引爆点就是蓝筹股全面发力，市场憋了好多年的上涨力量集体爆发。今年要我说我们的任务是找机会靠岸，甚至是上岸，你说我的思路对不对？”这话他是问张松海。

“所以说滑头在这个市场还是吃得开。”张松海点头，“还记得以前咱们聊天的时候说过的吗？中国的事情，永远别想得太好，永远也别想得太差。中庸之道就是专门为中国人准备的。不要想着挣钱了，说白了我们也挣得差不多了。老华之前说盈利到9位数就显示不下了，去年咱们真的显示不了了，这就是明证。还想怎么样？”

“那咱们还搞这个管理型信托干什么呢？”关弘毅不解地问。

“问得好。”张松海明显肚子里有很多存货，“我的思路是这样，王晓宁也不是外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我也不妨把话说透。我准备依托福鑫和国宏，搞两个大平台。咱们的钱实际上就是用来打名气、打业绩的。手头上我们管理的资金去掉利润基本上还有10个亿出头，我估计这批资金今年回流的概率不是很大，除非欧美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我要做的不光是把我们自己的账户规范整理，变成阳光透明的管理型私募，还要把福鑫和国宏变成国内首屈一指的私募管理人。依托我们长达两年跟海外资金打交道积攒下来的业务信用，把我们这个平台推广，将海外资金也逐步地规范化整合，这样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专业投资团队。老关负责产品对外的销售，我负责国内的推广，老华和老梁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投研团队核心，王晓宁那不用说了，后勤保障的不二人选。等这个平台打造完备，行情好，我们就专

心致志寻找市场机会，管理好我们的产品，行情不好我们迅速切换到低风险平台，做我们的套利业务或者是其他衍生品种业务，这样我们的路子就活了。”

“我懂了，你的意思是对外我们名片已经有了，但是对内我们还没有一个响当当的平台，可以取得国内大资金的青睐。”华鼎鑫顺着张松海的思路一边想一边说，“不过我们有必要在国内也这么进行吗？毕竟现在的业务就多得做不完。”

“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不能只看手上的13张牌。”张松海目光深邃，抱有隐忧，“我只说三个方面。第一，我们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但是全部都见不得光。不要小看我们的监管机构，我相信我们这些动作，只要有人愿意查，我们总归跑不掉，只不过是不查而已，所以尽快地洗白自己，把自己从脏池子里择出来，是当务之急。当然，你也可以抱着这辈子不准备再涉足的想法，干脆关门大吉，哥儿几个昏天黑地地去玩就是了，但那应该不是我们的追求。第二，海外的资金未必那么靠谱，这几年国外也不太平，我们的根在国内，所有的人脉关系也都在国内，国外市场对我们来说还是毛，真正的皮还是A股，还是国内市场。不把皮做扎实，不把核心稳固好，外边一有风吹草动，我们未必撑得住。假如，我是说假如，现有的这些委托理财到期之后都不准备续签，不停地提出要平仓兑现利润回流，你们想过么？我们到时候又要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这番话让梁鸿宾和华鼎鑫惊出一身冷汗。“我靠，你不会是闻着什么味道了吧，”华鼎鑫惊呼道，“让你这么一说还挺吓人。要知道现在的盈利和利润都是现金，但本金还都是市值呢，都要撤的话，我们平仓也累得很。现在账上的个股一共有170多个，就算是卖，也要卖些日子，除非一枪头摁在地板上。”

“我就是这么一说，只不过是提醒大家，咱们的根儿在哪里。不是自己的钱，永远都不可靠，对不对？”张松海扫了一眼其余几人，

继续说道，“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是满足做个富家翁还是常青树，我记得老华的理想是做中国的巴菲特，现在就是时机。我自己揣度，国内私募基金大发展已经开始了，我们根底好，真要跑起来肯定非常快，关键是我们自己要不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一席话说完，其余几人都默不作声，在心里暗自思索。

“看来你想得已经十分透彻了。”梁鸿宾见众人都不出声，开口说道，“我同意你刚才说的，借着这次账户清理的机会，把咱们的过往洗白。至少这次这个清理目前看就是政府同意的，不，应该说是政府主导的。之后便是资本市场大发展，我们靠实力说话就是了。至于海外的这批委托理财资产，我们今年的重点就是寻求退出机会，安安稳稳把这批钱陆续地兑现，该咱们自己的就自己揣在兜里，至于明后年的行情，到时候再说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你们藏得这么深。”王晓宁许久不出声，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以前总听人说大资金如何如何，今天才明白你们托管在我这里的这批资金是怎么回事。”他看了看张松海，见对方只是微笑，就继续道，“你的嘴真紧。咱俩这么多年交情，你也一个字没跟我说过，央行天天下文件要提防海外热钱，我真没想到身边就是热钱的据点！”说完倒抽一口冷气。

“我说句话，晓宁你千万别不开心。”张松海盯着王晓宁严肃地道，“私交归私交，今天在这桌上我把话说开，那是因为关老兄同意。我们四个，关老兄是负责海外资金这块的业务，他不点头，我不可能跟你说这个。这跟我们俩的私交没有任何关系。我希望你能理解。至于我们这块儿业务以后怎么做，你要不要参与，你自己考量。你加入，我们欢迎，你不加入，我们理解。”

“这话说得就太见外了。”王晓宁的念头一转即逝，当场就下了决心，“哥儿几个认识这么久就不提了，关老兄是第三次见面，但也十分投缘。你说吧，怎么做我听你的安排。”

张松海看大家都望着自己，整理了一下思路，道：“我想分三步走，第一步借着这次账户清理的机会，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先撸干净。管理型信托的事情我想办法加快速度，如果真的是行情不等人，咱们就先用个人靠得住的账户，把仓位先挪过去。这其实是把仓位拆开了，等到信托的程序走完，我们再合并过来。第二步现在也要着手准备，关老兄要跟海外的资金打个招呼，委托资产包原先是直接汇入福鑫和国宏，我们给他们提供资金账号和股东账号的，现在跟海外的资金说清楚，国内要进行账户清理工作，原有的模式可能要有所转变，我们想把这些钱也尽量地阳光化，到底是走信托还是走合伙制企业，这个看具体的情况。第三步就是继续发挥我们的优势，在市场上选择好标的，包括激进的选择和安全的选择，随时准备进行切换。老实说，我自己对2007年的目标只有一个：安全地带着利润撤退。”

“时间太早我们会丢掉很多利润，时间太晚可能又来不及，这个度确实不好把握。”梁鸿宾点头道。

“海外资金那边应该问题不大，其实他们多数在国内都有一些合资的项目，到时候实在不行让他们自己找指定的代理人继续参与我们的资产管理。说实话，这一年多合作下来，他们对我们相当满意，我要是跟他们说做不了了，估计最失望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关弘毅笑着冲其余几人讲，他停了停，又对张松海道，“上次你说过一种模式，可以用合伙制企业，这种方法可行吗？”

“有些券商认，有些不认。”张松海喝口水，“基本上属于灰色地带，我不想搞一些带尾巴的东西，将来擦屁股很麻烦，最好是可以一次到位。老梁跟老华你们不要有顾虑，整个进程我根据情况跟你们沟通，看这个样子，我们只要在五六月之前把咱们自己的事情搞定，就算不错。”

“国内的管理型私募去年业绩怎么样？”关弘毅问道。

张松海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最好的盈利大概在200%，不过也都是账面的，而且他们没有运作特大型资金的经验，两个亿的盘子顶天了。我知道老兄你的担心，你怕我们也阳光了，外面的资金不选择我们选择他们。其实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担心，首先他们的体积量太大，国内的私募不见得有这个实力，当然接肯定乐意接，每年还有管理费和分成，谁不愿意。问题是2000万的玩法和两个亿不同，两个亿的玩法跟20个亿也不同。哪怕被消化掉一部分，我也有把握把我们该拿的部分找私募要过来。"

"哦？怎么要？"关弘毅追问道。

"很简单，我转介绍给国内的私募不行吗？你要分20%的利润，其中15%给我不行吗？不给我找别人去。"张松海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要深刻得多，"只要我手头上有客户资源，福鑫和国宏的模式我可以无穷多地复制，只不过之前我们信不过他们。我甚至想过，等我们体积再大一点，我干脆收购一个有牌照的资产管理公司算了。"这句话真的是石破天惊，在座诸人听了都心里一震。

张松海看在眼里，又慢慢出言道："当然，目前我们没有这个必要，毕竟我们现在的体量还没有这么庞大，也不需要用这样的模式谋求更大的发展。但是有件事情我想是不是可以考虑先做起来，那就是在香港收购一个小型的经纪类券商，最好牌照是全的。"这句话一说，其他人都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有这样一个券商的平台是最理想的，首先我们的业务往来显得更加正规，其次，内地和香港的互通业务就更加顺畅。这块其实我早有想法，不过一直没有合适的人去运作这个事情。"张松海一边说，一边望着关弘毅，"现在关老兄虽然移民了，但平时仍然在香港，当然是筹备这个事情最好的人选。"关弘毅是如何的精明，一点就透。张松海看重的人选根本不是他关弘毅，而是他们背后的谢佳人！关弘毅仍然会被放在前台，而谢佳人这种对

证券业务了如指掌的超级专家，才是保证他们香港平台运转的最核心因素。当下关弘毅只点点头，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说。

“你这个思路真的是绝了。”梁鸿宾佩服得不停点头，“把香港的平台搭建起来，打通各类业务，同时加强对海外资金的控制能力，又可以方便国内资金的海外流转，难为你的脑袋，是怎么想出来的。”

“所以说，跟着他，我们都很省心，”王晓宁附和道，“要不说咱们几个有福气呢？”

“好了好了，都是自家兄弟，说这么肉麻的话，我浑身都不舒服，大体上就是这么些事情，你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我没考虑周全的？”张松海身子朝后靠了靠，点了根烟。

“就按照你说的做吧。”华鼎鑫无可无不可地道，“总归一路走过来，都是你在指挥我们，历史经验表明，你说的就是对的，这次也不会例外。”这两句话又把气氛调节得轻松了许多。

“你小子，”张松海没好气地说道，“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就不能也多想想？其实我构思这个香港的券商业务平台，还有个原因，之前跟老梁说过，不过估计他已经忘记了。”

“哦？”梁鸿宾听了反而好奇起来，“什么时候的事情？我确实没有印象了。”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营业部吃饭，你提到的外盘期货的事情吗？”张松海问道，“你当时说了，我喝得迷迷糊糊也没往心里去，这几天看了看期货行情，才发现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内容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国内A股现在只能朝上不能朝下，将来一地鸡毛崩溃的时候，

是不是商品也要雪崩朝下？到那时候我们多了个外盘期货的途径是不是有更好的机会呢？”

“你想得这么远？！”梁鸿宾刚才是佩服，现在就已经变成崇拜了，“我记得当时就提了句外盘的黄金期货啊，没想到你一口气琢磨得这么远。真不愧是战略规划大师！”

“我这人就喜欢瞎琢磨。”张松海的目光有些发散，仿佛谁也没看，又仿佛都看在了眼里，“这是个赢者通吃的时代，既然我们有最核心的资源，就要把这些资源运用到极致，每个市场都有它的弱点，A股的弱点就在于太闭塞。当我们可以打通香港平台来去自由的时候，A股的弱点就有可能变成我们的盈利机会，这是我一年的衍生品交易学习的经验。说真的，我很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挣中国人的钱不算本事，能把外国人的钱也挣了，才是真牛。”

---

1. 管理型信托：文中含义为主动管理型信托，即信托受托人主动而非被动地管理重要的信托事务。

ST战法精华录



买ST也要挑的，第一条就是一定要便宜！15块的ST，要么后边涨上天，要么重组失败死得一塌糊涂，这不是做股票，这就是在赌博。所以我们不能碰，这是头一个大原则，太贵的不买。第二条，盘子大，重组方的压力就大，要投入的真金白银就多，投入产出比就不够高，重组成功的概率就小，这也不能碰。第三条，重组专业户不能碰，为什么它是重组专业户？因为有人希望它重组不成功，继续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挣的都是钻进来的人的钱，所以我们要绕着走。

离2007年春节还有几天的工夫，王晓宁坐在办公室里，认真地翻阅着桌上厚厚的一沓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一体的。元旦之后按照张松海的思路，通过成诚信托，他们几个人的资金退出原有个股，重新将资金全部归集起来，成立了一个管理型的信托。信托的名字十分好听，叫“新一代1号”。根据最初的设想，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划断，所有的手续都做得十分规范，从信托发起，到银行托管，包括投资顾问注册，都十分清晰明了，用张松海的话讲，“查阅祖宗三代都找不到任何毛病”。

全部的文件都已经盖章完毕，三方账户早上已经联通，王晓宁把所有的资料又耐心地看了一遍，正要拨电话，就听到手机响了。“是我，”张松海熟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说话方便吗？”

“正要给你打电话呢。”王晓宁笑了，“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话真的是说绝了。我先说吧，三方已经通了，你可以通知信托那边

划款。”

“我刚才已经跟成诚那边通了电话，亚飞已经让资金到账了。”张松海的声音听起来也轻松惬意，“我这会儿在老华这里，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把资料拿过来吧。刚好下午也没什么事情，中饭就一起吃？”

“好啊，那我这会儿就过去。”王晓宁笑道，“你这效率就是高啊。”

“不高怎么能行？”张松海的声音不疾不徐，“上午还听老华跟老梁抱怨，就这一周的工夫，耽误多少挣钱的机会。”

“你就听老华扯吧。”王晓宁笑骂道，“咱们39块把中信证券扔了，这几天一直调整哪里来的耽误工夫？我们已经顶顶快了，一环扣一环衔接得无比紧凑，要知道别人成立个管理型信托最起码也要一个月的时间，咱们从发起信托，一直到账户开立，哥儿几个的钱还慢慢从里面往外掏呢。”

“他还选了好几只股票，这几天确实蹦得猛。”张松海也笑了。

中午，苏浙汇老包间，华鼎鑫看到王晓宁进门，连忙招呼他，“我们菜都点好了，没什么多余的话，下午你跟张松海都没事，你们俩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只是别打搅我。1点开盘，我必须跟老梁赶快回去。这两天正是忙的时候。”

“不至于吧，”王晓宁看着华鼎鑫和梁鸿宾，“真是狗窝里放不下剩馒头啊。上午刚资金到位，下午就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张松海哈哈大笑，他穿了一件崭新的格子毛衫，人显得十分年轻精神，越发衬托得梁鸿宾一身皱巴巴的夹克寒酸。张松海道：“你要

知道咱们这个信托的投资顾问可是老华的福鑫投资，以后成了华顾问，咱们要多尊重点，怎么能说是狗窝呢？”

“狗窝就狗窝，只要能挣钱，哪怕是鸡窝呢！”华鼎鑫也笑了，“说投资顾问是福鑫，其实现在的主心骨还是老梁，这大思路刚好配得上张松海的大视野，遇到百年不遇的大牛市，那才是绝配。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最后一段老庄股的时代，不搞点庄股，心里毕竟有些不舍。”

见王晓宁有些不解，梁鸿宾在一旁解释道：“连关弘毅咱们五个人，一共凑了1.5亿成立的这个（新一代1号），老华觉得要操作得十分规范，没有意思，就把新一代丢给了我。咱们哥儿四个原先的东西清掉了之后还有些钱，他想最后搞一次小庄做做，这叫什么？”

“抓住青春的尾巴。”张松海把香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整得自己跟个文艺小青年一样，实际上就是不舍得自己占的这个茅坑而已！”

“你这话还真就说对了。”华鼎鑫笑，“这个票我盯了多久？做了多久？里面杂七杂八鱼龙混杂我什么没见过？不客气地说，这票我可以让它活就活，让它死就死，翻手云覆手雨，现在上头一句话账户清理，我就要夹着尾巴灰溜溜地撤退，没有这个道理。就算是砧板上的鱼，也要鼓着劲翻腾翻腾呢。”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王晓宁有些担心地道，“这不是顶风作案？”

“那倒不至于，”张松海宽慰道，“说实在的，钱也不多了，也就六七千万，由着他折腾，又能折腾到什么地方？再说了，有我给他把关，合规这块也不用多操心。到收尾的时候把屁股擦擦干净就是了。”

“你放心，保证不留后遗症。”华鼎鑫不停地点头。

“想不到你的兴趣还很浓厚，”王晓宁笑着道，“坐庄真的很挣钱？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你们怎么做盘子，反正下午也没什么事情，倒是可以好好去观摩观摩。”

“这他肯定欢迎，说实在的，全国坐庄的人里头，老华算是顶尖的。”

“什么票？”王晓宁好奇地问道。

“600134，一个ST，折腾好几年了，从它戴帽开始，我们就一直在里头憋着，最早是福建的那笔钱，后来又用香港的大仓位也玩了一轮，现在咱们自己的钱多余也是闲着，干脆再扑进去享受一次。”

“你就这么笃定？”王晓宁追问道，“不是都说ST风险大吗？”

梁鸿宾夹了口菜，笑着道：“老华从里到外都搞定了。”看王晓宁似乎不太明白，又补充道：“里，就是上市公司，里面的董秘跟我们很熟，原先就是一批干投资公司的，也有券商的背景，后来干脆回去做了董秘。”说到这里，他有点促狭地问华鼎鑫道：“他的老鼠仓也在里头躺着吧？”

“你这话问的，我能说吗？”华鼎鑫已经招呼着服务员上米饭，“何止董秘，连当地监管局的人我也不陌生。老梁说得不清楚，我跟你解释吧。这个票盘子小，里面资金又乱又杂每年都有人在里头折腾，咱们算是实力最厚的，只不过这半年一直没动弹，而且不是这次清理，咱们的仓位还真不多。上午陆续买了点，效果倒是不错，盘子摸起来还是十分轻盈，至少没有人愿意跟我顶头。头前一星期，董秘还跟我电话，说他们今年的题材大得不得了，问我是不是有兴趣杀个

回马枪，你知道，他们都看得到股东名单，里头咱们几个老账号都是熟面孔，他心里有数咱们还在。”

“那你做起来不怕消息泄露？”张松海插了句嘴。

“无所谓啊，我埋伏得早，怕什么？他们想来那就来啊，看看谁玩得过谁。说真的，我还怕没人来呢！”华鼎鑫无所谓地道。

“我是说，你不怕他们也已经早就埋进去了，等你抬轿子举杠铃？”张松海又多加了一句。

“这应该不会，上市公司那边不敢跟我玩花样。”华鼎鑫一边扒拉着米饭，一边呜呜囔囔地道。

“也应该不会。”梁鸿宾笑着解释，“主要是咱们之前做得太生猛，董秘也吃不准到底我们还有多少仓位，老华是个老狐狸，肯定不会跟他交底，这种状况下，他顶天自己找点老鼠仓埋着，也不敢想方设法地阴我们。这世道，有钱就是大爷，钱多的玩死钱少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话说得嚣张！”王晓宁佩服得点点头。

“况且，这票有好几个优点，”梁鸿宾打开了话匣子，“虽然我不认同老华的这种操作模式，但也十分佩服他对于庄股特质的把握。首先是便宜，才4块多钱，你说能有人惦记这个位置就找人抬轿子，恐怕他们自己买都怕来不及呢；其次这个票的股性确实活，盘子特别轻，不管是上去还下来，稍有些外力，立刻两三个百分点来回跑，这说明里面确实没有人撑船，顶多都是坐船等死；还有就是董秘说的，我估计他嘴里讲的那个什么超级利好消息，恐怕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吧？”

最后这句话石破天惊，华鼎鑫一口饭差点直接噎在喉咙口：“好家伙，我这才刚刚闻着味道准备冲，你却好像什么都知道了？”

“我猜的，”梁鸿宾笑，“昨天看你在买，晚上我也回去做了点功课，里外看不出什么迹象，基本面的资料我差不多搜光了，也没见什么十分靠谱的重大重组。既然不是重组方或者重组项目的超级利好，那一定是某些制度设置，之前问你你也不说，刚才不过诈一下你，结果你这个表情，那指定是我猜对了。”

“真会猜啊。”华鼎鑫愣了几秒，笑道，“基本上是这个路子。多余的话咱们也不能多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种偏远山区，一个上市公司的壳子就是资源，怎么舍得白白浪费，光我知道的重组方有不下三个，不过都是外省的，一冒头就被当地政府毙掉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谁也不是傻子。”

“所以说ST里面，还是猫腻太多。”张松海今天的胃口一般，上来的好几个热菜都是浅尝辄止，“普通散户还真不能指望从这里挣钱。”

“问题是吸引人啊。”梁鸿宾也感慨道，“你去翻十多年股市的走势，每年的涨幅榜第一名，铁定是重组股。乌鸡变凤凰，黑马变白马，无数人争先恐后，无非都是冲着巨大的投机收益罢了。”

“我原来也买过ST，不过死得挺挺的。”王晓宁心有余悸地道。

“买ST也要挑的，”华鼎鑫扬扬自得，“我教你几招儿，保证你吃遍天。”看王晓宁不住点头，他继续说道，“第一条就是一定要便宜！15块的ST，要么后边涨上天，要么重组失败死得一塌糊涂，这不是做股票，这就是在赌博。所以我们不能碰，这是头一个大原则，太贵的不买。第二条，盘子大，重组方的压力就大，要投入的真金白银就多，投入产出比就不够高，重组成功的概率就小，这也不能碰。你

自己想想，有个烂摊子让你收拾，你要投进去10个亿，到头来给你两个亿，你会干？倒过来让你投两个亿，将来给你10个亿，那才是生意对不对？这是第二条，要选盘子小、重组成本低的。第三条，重组专业户不能碰，为什么它是重组专业户？因为有人希望它重组不成功，继续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挣的都是钻进来的人的钱，所以我们要绕着走。”

“这话才算说得清晰，”张松海认真地听完后也笑了，“关键是要以己度人，自己不会干的傻事，应该相信别人也不会干。”

“没想到小小的股票，里面竟然有如此多的弯弯绕。”王晓宁笑着道，“真是隔行如隔山，不进这个门，永远也别想看到门里的风景。按照你的说法，这市场值得操作的ST应该就不多啊，那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地朝里冲？这不是明摆着送钱来了？”

“没有傻子我们吃什么？”华鼎鑫不以为然，“这市场本身就是零和游戏，有人挣钱有人赔钱，都是聪明人，哪里还有人挣钱？你看吧，这次这个ST，真要被我敲起来，指不定后边多疯狂呢。”

“你这刚好也符合老梁的思路。他本来就认为今年上半年就是天下大乱、鸡犬升天的半年，去年一年涨了那么多蓝筹股，ST股基本上集体趴窝，动也不敢动，今年肯定要把去年拉下来的都补回去。”张松海笑着把筷子放了下来，他已经吃完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这是一轮超级大行情的原因。”梁鸿宾也跟着把碗筷一推，“前面是蓝筹股在跑，ST不动，这就是大行情的征兆。还记得‘5•19’吗？从头至尾就是网络股在唱戏，那顶多算是一轮行情。这次明显不同，大的涨小的不涨，意味着这是一次从深层次迸发的市场本质力量开始逐渐起作用，而对行情上涨进行先期推动和引导的资金就是长线资金。2007年已经是这轮大行情进行到了中期，ST和小家伙们要是还不着急跟上才奇怪了呢！”

“所以咱们前半程的成绩还算合格，毕竟我们选股方面没有出现太大的差错，不管是中集集团还是中信证券，还是一些能源类个股和银行股，我们一直在抓着市场的脉搏。”张松海也点头道，“这半年就是要继续深化，按照老梁的思路理解，今年小股票会鸡犬升天，那大大股票也不会闲着，有些钱已经踏空了一年，今年正准备撸起袖子好好干一把，咱们就继续趁着东风，心不黑地再拿一票。”

把话说完，张松海又看了一眼手表：“时候差不多了，老华吃好了没有？我看晓宁你没怎么吃东西啊？”

“我只顾听你们谈，说实话自己都没顾上吃。”王晓宁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们都知道你的胃口，”梁鸿宾道，“老华肯定是吃饱了，他不吃饱下午也没精神，说实在的，现在每天吃中饭是个大问题，饭店的饭菜吃得再多，也不觉得可口。”

“干脆雇个阿姨给你们做算了。”王晓宁笑道，“你看老华那办公室，也旧得不像样，本来也没几个人，你那里也一样，我建议干脆咱们找套别墅，重新摆弄一下，每天请个阿姨，专心致志给你们做饭，你们也踏实。”

“这是个好建议啊！”张松海一拍大腿，“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附近我想想哪里有好点的别墅，上海滩花园洋房或者浦东大道桃林路那边也有，再远一点环龙路上，这都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我印象里好像房租也不贵。你跟老梁一个月房租现在多少？”

“算上物业管理费，差不多我们俩都要一万块吧？”华鼎鑫不确定地问梁鸿宾道。

“一共两万我们俩公司。不过别墅是不是不方便啊？来个人谈个事情，会不会显得不正式？”梁鸿宾有些担忧地问道。

“咱们现在又不是刚起步的那会儿需要摆谱。”张松海若有所思，“我觉得晓宁这个思路很好，找个闹中取静的别墅，也不用太大，楼上楼下200平差不多了，老华那边一共才4个员工，老梁这边也最多7个人。要我说，没有别墅单租一套房子也行，员工还在你们办公室，而你们俩就凑在一起完事儿，这样我们谈个事情也方便。”

末日庄



谁够狠，谁才能活下去。

自那天中午吃饭之后，王晓宁在春节前也没有什么事情，干脆这最后几天也不到银行了，直接到华鼎鑫处上班，每天跟华、梁二人，讨论讨论行情，看一看做盘技巧，倒是学了不少东西。一大清早，时间刚刚9点半不到，王晓宁就已经推开了华鼎鑫办公室的门，只见华鼎鑫正手里夹烟，皱着眉头看屏幕，对面沙发上梁鸿宾靠着靠背，双眼紧闭，笔记本电脑就放在面前的茶几上。

“我总觉得今天这个盘面有点特别。”华鼎鑫有些不能确定地道，“你刚才注意到没有，集合竞价(注)的时候又有大单子朝上撩了一把然后马上就撤掉了。”说到这里，朝王晓宁点点头。

“怎么可能不注意。”梁鸿宾回答完又反问道，“今天第二天了？”

华鼎鑫摇了摇头，“我总觉得味道不对。昨天盘子就有点飘，有股压不住的劲头，实际上昨天大盘并不好，但是这票反而很轻松地涨了两个点。有人在偷摸地买。”

“那又何必非要集合竞价露一手呢？”梁鸿宾睁开了眼睛，疑惑地问道，“都说要悄悄地进村，开枪的不要，怎么他反而这么高调要来？”

“也许是为了故意显示他要来，希望原先的持有人把股票倒给他。”华鼎鑫用力地掐灭了烟头，“也许是什么也不懂，就进来高举高打，也许是钱多烧得。”

“你这就不客观了。”梁鸿宾截断了华鼎鑫无意义的排比句，“我看不光昨天盘子轻，前两天盘子也轻得很。你回过头再看看前天，不就是收盘的时候不到10万股就打低了3个点？不然前天就冒头出来了……”

华鼎鑫倒抽一口冷气，这时候他已经把前几天的分时图调了出来，身旁的机器传来噼里啪啦的行情数据交换的声音，王晓宁知道他们在讨论一直运作的那只股票，也不敢插话，就站在旁边听。“不对啊。这是已经买得差不多了准备朝上举啊。”华鼎鑫又发话了，“你看这些单子，明显是想冒头。”

梁鸿宾也盯着盘子：“你怎么看？”

“想来划船。”华鼎鑫斩钉截铁，瞬间就手脚麻利地打开了交易软件，此时个股正在以60度的斜率朝上走，只见华鼎鑫手法迅速地连续三笔10万股的抛单直接朝下打，上涨势头立刻被遏制住了。华鼎鑫停了两分钟，他在关注自己抛售三笔单子之后的效果。果然，跟风的散户没有之前踊跃，倒是下面的接盘，反而出现了4位数的垫单。

“呵呵，顶头的来了。”梁鸿宾笑着道，“准备打跑？”

“一定打跑。”华鼎鑫没心思开玩笑，又是三笔大抛单，直接把下面的接单全部打穿。不到三分钟的工夫，散户的抛单也陆陆续续地跟出来，梁鸿宾提醒道：“3日均线和30分钟布林通道下轨都是四块三毛七。”华鼎鑫马上就是一张2780手的单子直接压死在4.35元上。

“这是什么意思？”王晓宁大体上能明白有人也介入了他们一直控制的这只股票，华鼎鑫在想尽办法把对方打跑。

“老梁你帮我4.30下面垫些单子，”华鼎鑫顾不上回答王晓宁的问题，连珠炮一样脱口而出，“4.29垫700张，4.28垫500张，4.27垫400张，4.26垫300张，4.25垫100张。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把数量倒序地排，别太整齐，有整有零最好。”说话工夫梁鸿宾已经操作完毕，华鼎鑫又是一笔2780手的单子直接摁到了4.30元，这时候盘子已经绿了，下面从买一到买五，数量有整有零，果然呈现出越来越少的样子，紧接着又是一笔2780手直接把股价打到了4.25，此时盘面已经风云突变，原本走势积极向上的股价被华鼎鑫一顿乱打，跌幅已经接近了3%。

梁鸿宾看着蜂拥而出的抛单，默不作声地按照华鼎鑫的要求，在跌停板附近又垫了些买单，股价也随着抛单陆续出来直接逼近了跌停板，之间偶尔还有一些有点数量的单子在某个价位卡着，但华鼎鑫毫不手软，直接敲碎，顶多也就半个小时的工夫，股票已经跌停了。

“再压100万股。”华鼎鑫看着跌停板4.15上封死的200多万股，喘了口气，他知道现在来说，最困难的时候基本过去了。

“老样子买点过来。”梁鸿宾十分熟练地把之前的抛单撤掉同时换上新的抛单，又开始小笔数地买入。

“敌人好像不动了。”王晓宁这时候才有机会插话进来。

“不是不动，而是还没反应过来。”华鼎鑫凶狠地望着屏幕，脑子里不停地飞转，“能在跌停板上吃多少就是多少，不用那么藏着掖着。我就是要让他看看，这里是我的地盘，想来这块地抓钱，先掂量掂量自己。”

“那我就换大单子买了？”梁鸿宾跟华鼎鑫确认了下，才开始操作。此时盘面又是一变，原本在跌停板上稀稀拉拉的成交立刻变得活跃，200万股的封单没有看到减少，但华鼎鑫知道，他们就这一会儿工夫，基本上把之前抛掉的股份都拾了回来。

“真是完美啊，”王晓宁感慨道，“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三五个百分点的差价就已经做出来了？”

“好戏还在后头，”华鼎鑫猛地坐直了身体，“你就只管看好了。”一笔50万股的买单瞬间冲出，就在这瞬间，华鼎鑫把他们原本挂着的抛单全部撤单了，“娘希匹，终于忍不住了？”华鼎鑫压着嗓子，舔了舔嘴唇，一股子闻到血腥味的兴奋，“谁够狠，谁才能活下去，来吧！”

压单一旦被撤掉，反弹的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根90度直线急转直上，股价瞬间就从跌停板朝上直接翻了将近两毛钱，华鼎鑫迅速地又拍了两笔2780手的抛单，直接又把股价打到了4.20下面，看到4.15上只有稀稀拉拉的不到1000手单子，华鼎鑫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一笔4000手的单子又摔死在跌停板。

整个盘面似乎瞬间就冰冻了。刚刚被激活的买卖热情迅速降到了冰点，偶尔能看到三位数的买单出现，其余都是散单，直到中午收盘。

“总共出了多少？”梁鸿宾喘了口气道，“抛了不少？”

“没有，拢共也就少60万股筹码，”华鼎鑫似乎心情不错，站起身招呼王晓宁一道出去吃饭。

“我刚才定了必胜客，一会儿就送过来，中午就不出去了吧。”王晓宁笑道，“看你们俩蹂躏盘面，还真是有一种气盖山河的魄力，

看得我眼花缭乱，好多问题都憋在肚子里呢。你可要好好跟我解释解释。”

“那你就问，拣着你不明白的，全部问出来。”华鼎鑫坐下，倒了杯水。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2780手？”王晓宁抛出第一个问题。

“没什么特别的，这个数字不零不整，就是个疑兵之计。”华鼎鑫笑着道，“你可千万别朝什么盘面语言里想，现在不是以前，不需要这么多花花绕儿。”

“你要真以为是什么操盘密码反而上当了。”梁鸿宾也补充道，“比如说，意思就是‘二去吧你’。”这话说得王晓宁也笑了。

“既然卖了为什么还要买回来一部分？而且为什么要一边买一边盯着盘子，对手买了马上就撤单？”王晓宁抛出第二个问题。

“你眼神倒是挺好。”华鼎鑫吐了个大大的烟圈，“砸下去就是为了看看到底是有意识地来端我的饭碗，还是仅仅是个个人超级大户，说白了就是为了识别是要来乘船的，还是想来开船的。”说到这里，华鼎鑫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梁鸿宾：“这样子走势，跌停板上还敢抢，估计是想来端锅的。至于在跌停板上又买又抛，这是常用技巧，保持筹码不过多流失，同时又能有点差价机会，都是捎带手的事情。”

“那最后为什么又用力地摔一次呢？”王晓宁问了第三个问题。

“那是让敌人的心里预期强化一下。”华鼎鑫笑着道，“你想想看，本来好好的平台整理，今天准备冒头上冲，结果兜头被半路摁了下来，竟然还封住了跌停板，敌人刚才也十分勇敢，跌停板上敢拿真金白银跟我试探，那就让他再心理崩溃一下。”

“跌停板打开再封上，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心理打击，”梁鸿宾旁边跟着解释道，“就好比成功在望的时候发现路还很漫长，最起码一些没有意志力的散户和短线客都会认为是突破失败，要回踩下面的支撑位。”

“那之前把三日均线和30分钟布林线下轨打穿也是这个目的？”王晓宁追问道。

“都一样的思路。”华鼎鑫有些得意，“敌人是不会被说服的，我做这么多动作要争取的对象根本不是对手，而是散户和短线中大户。盘子轻，刚好早上突破，有很多散户都在等，短线客有之前埋进去准备享受拉抬的，也有确认突破之后追涨的，只要我把支撑线击穿，这些人都会反手，这对于敌人来说，就是巨大的压力。他总要问问自己，对手的实力是不是比自己强。”

“我看股价也不贵，大不了他跟你一起耗着好了。”王晓宁不死心地问道，“你实力弱，会被我打跑，你实力强，我更不怕：你都不怕耽误工夫我怕什么？再说了，为什么不能跟他们联手坐庄呢？”

“这话说得就有些幼稚了。”梁鸿宾看华鼎鑫笑笑没回答，就接过了话头，“联手坐庄只能是梦想，就这么一个锅，输家把钱放在锅里灰溜溜地走人，赢家把锅端回家通吃，我挣的就是你赔的，怎么可能联手坐庄？至于耽误工夫，要看怎么理解，大盘如果是震荡行情，倒还真的怕他跟我们耗时间，最终就是两败俱伤，可现在，你看今天行情如火如荼，别的个股百花齐放，谁又会坚定地守着这个有人占了位置的茅坑耐心等待呢？”

“有个最根本的问题，我还是不明白，”王晓宁有些不服气地问道，“他既然是来拉股价的，我们由着他拉就是了，然后找机会咱们不就能跑得更高一点？”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华鼎鑫摇了摇头，“首先你不知道他要来干什么。如果是做长线的，你这个思路倒是不妨，说不定还真有个双赢的机会。如果是做短线的，就是来做几天的脉冲行情，之后一地鸡毛留给我自己收拾，那我就累了。再说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留着这么个对手总是个祸害，早一点显露自己的实力，他可能会偃旗息鼓，敬而远之，一旦让他在里面成了气候，到时候左右盘面的人就是他不是我了。”

“关键就是争取一个个股的操作权。”梁鸿宾笑着道，“对手太着急了，真是那种个人大户，闻着点味道，买了就死也不卖，我们最后也只能让他在里面待着，只不过脑子里时刻都要有个警惕心理而已。可你看这次敌人的操作，三天前估计就已经陆续地买进来，今天这是要发力。必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给他一记，后边的事情才好办。”

“那之后要如何操作呢？”王晓宁也学着华鼎鑫的样子把屏幕在分时图和K线图上不停地切换。

“要不要跟董秘打个招呼？”梁鸿宾也在一旁轻声说道。

“直接再朝下干一个跌停板。”华鼎鑫恶狠狠地道，“进来没多久，也没耐心，成本价估计就是三天均线附近，明天再来一个跌停，账面就亏损超过7%了，这是大资金的心理极限。下午还是老策略，不过要偷偷地，把上午丢的筹码捡回来，这样今天基本上是以差价为主，明天不管平开高开直接就朝板上摁，他敢朝下做差价我就直接收了，成本四块三，那我一定要摁到四块以下才罢手。至于董秘那边……”说到这里，他又翻出手机，犹豫是不是要拨电话，想了想又把手机放了回去，“不忙联系，看看明天情况如何吧。我估计明天对手要是机灵，就应该趁着损失不大赶快撤退。”

“要是他明天撤退了，股价再朝下，他又进来怎么办？”王晓宁担忧地问道，“这来来去去要打到什么时候？”

“你放心，他都是大单子，我想不会有我们这么好的耐心，尤其是股价朝下急跌，想跑的心思比猴子看到香蕉都迫切。真的撤得差不多，这么轻的盘子，我一个涨停板拽起来就是了。你记住，像我们运作一只股票，最忌讳的就是股价长期在成本线下面徘徊，一方面影响心情，另一方面手上没有了活动的余地，后续的操作会十分被动。”

“你真要是很轻快地又拽起来，不知道那些股评家要说什么话！”梁鸿宾笑道，“莫非又要大喊‘经典的洗盘’？”

“什么是洗盘？”王晓宁也笑了。

“就是很多人俗称的挖坑，据说是庄家每次要涨之前都要朝下砸一砸。”华鼎鑫解释道，看王晓宁还有些疑惑，他又笑着道，“这都是那些股评家自己想象的，我干了这么多年，主动的洗盘少得可怜。朝下沉的原因多数是因为有个外来户，要把他逼出来，那就必须朝下让他自己止损出来，所以下杀的幅度不能太低。”

“太低了是不是怕他重新再追回来？”王晓宁不解地问。

“关键不是跌多少，而是拉起来要迅速。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如果一个股票你四块三买，四块割肉，让你四块四再追，你会么？”华鼎鑫反问道，“99.999%的人都不会。所以这跟我刚才说的道理是一致的，低位不能停留时间过短，一定要迅速地拉过他的止损位置，才能把他的重新买入欲望降到最低。认错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他宁可换股，也不会继续在这只股票上投入时间和精力，我要的就是他这样的心理。”这句话仿佛最后的总结一般掷地有声。

房间里一下子没了声音，隔了几秒，王晓宁才又开口：“我发现做股票其实就是斗心理啊。尽量让别人先出牌，自己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干扰对方的判断，干扰对方的动作，我看做股票做得好的人一定都是心理战高手。”

“你这话是真知灼见。”梁鸿宾站起身舒展了一下四肢，“股票做的是预期，预期就是人心理的反应。你说我们不研究心理还研究什么？”话刚说完就听到外边的敲门声。

“应该是咱们的比萨来了。”王晓宁道。

---

1. 集合竞价：由投资者按照自己所能接受的心理价格自由地进行买卖申报，由电脑交易主机系统对全部有效委托进行一次集中撮合处理的过程。集合竞价由电脑交易处理系统对全部申报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排序，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一个基准价格，使它同时能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A.成交量最大

   B.高于基准价格的买入申报和低于基准价格的卖出申报全部满足（成交）

   C.与基准价格相同的买卖双方中有一方申报全部满足（成交）

   该基准价格即被确定为成交价格，集合竞价方式产生成交价格的全部过程，完全由电脑交易系统进行程序化处理，将处理后所产生的成交价格显示出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集合竞价方式下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体现在电脑主机将所有的买入和卖出申报按价格由高到低排出序列，同一价格下的申报原则按电脑主机接受的先后顺序排序。

   第二，集合竞价过程中，两个以上申报价格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未成交量最小的作为成交价格，仍有两个以上是未成交量最小的申报价格符合上述条件的，以中间价为成交价。深交所取距前收盘价最近的价格为成交价。

适可而止才是赢家



在那种熊了好几年的行情中，只要你还在这个市场用力扑腾，稍不注意，就会把之前赢的都扔进去。不是赵爱国，就有王爱国、李爱国，本事再大，也要有地方让你施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搁在牛市，人人都是股评家，都是股神，搁在熊市，死得挺挺的牛X人物遍地可见。

下午开盘之后，大盘仍旧不温不火，震荡上行，华鼎鑫他们三个看着600134始终被死死地压在跌停板，心情舒畅了不少。按照梁鸿宾的推测，上午突如其来的遭遇战，对方措手不及，被打了个稀里糊涂，在搞不清楚的状况下，直接再次发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按照中午吃饭时候的思路，他们又在跌停板上用老套的细腻手法买回了不少筹码，大体上仓位基本维持不变，用华鼎鑫的话说，“今天算是挣了个菜钱”。

下午收盘后，王晓宁回单位，华鼎鑫和梁鸿宾去看房。一路在联洋看了三套房子，其中有两套是门对门的一楼，俩人都觉得不错。180多平方，四个房间都是方方正正，十分大气。把房产中介送回，两人在唐朝酒店吃饭。停好车进电梯，唐朝在三楼，一楼电梯停了一下。

“这么巧？”华鼎鑫看到进来的人，不由得笑了。原来是王志跟宦仕臣还有一个十分面熟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是华总跟梁总啊，”王志连忙点头招呼，“真是太巧了啊，付大姐和宦老师帮了我

一个忙，我无论如何都要请他们吃个饭。”说完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你跟梁总……要不咱们一起吧？”

“不用啦，我跟老梁也跑了一下午，准备随便凑合吃点就回去了，你们忙你们的。”华鼎鑫说完，冲宦仕臣点了点头，走出电梯。

王志订的位子是无烟区，跟着礼仪小姐穿过大厅，耳朵里一阵泉水叮咚的钢琴声。“这里还是第一次来，环境倒是真不错。”刚坐下来，付大姐就笑道，“小王你真的太客气了，不过是打个电话的举手之劳罢了，你还非要当成大事专门请我吃饭，我是真的不好意思。”

“这还不算大事？”王志示意服务员点菜，“虽然对您来说就一个电话，可是让我晚交三个月房钱呢！别的不说，就说三个月每套首付80万的利息，也不是个小数字啊。”

“你蛮好把你的小女朋友也带过来让我们见见，”宦仕臣在旁边摆弄着茶杯，“这么着急就把新房买了，是不是很快就要结婚？”

“她大学还没毕业呢，”王志笑道，“刚好他们家也要换房子，所以我想买在一起刚刚好，这样将来有个照应。”

“看来你对你女朋友是真的很满意，现在你这样的男孩子已经不多了，人也精明强干，前途一片光明啊。”付大姐夸赞道。“那还不是多亏了宦老师和付大姐您多帮忙嘛！”王志嘴很机灵。

这里的菜上得很快，不一会儿工夫，四个冷盘和酒水就端了上来。王志打开黑标，给宦仕臣倒了大半杯，又给付大姐倒了一半，自己也倒了大半杯，这一圈下来，一瓶黑标已经只剩下个杯底，“我就说一瓶不够，我可是知道宦老师的酒量，年夜饭那天可没少灌我。”

“谁让你那天拿了个大奖呢？”宦仕臣也笑了，“酒自然是不能少喝的。记得你当时还说今年上半年买房，本来以为你就随口说说，

没想到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一口气是两套！”

“还有一套是我女朋友家买的，”王志连忙解释道，“我从小没有父母，跟着奶奶长大，后来奶奶去世就算没有家了，所以买房子的欲望特别强烈。说真的，要买的这两套房子，其实是准岳父看中的，本来想再看看其他地方，他老人家一句话，就定了下来。来来来，我先敬付大姐、宦老师一杯，再次感谢在这件事上对我的帮助。”

“小王不用客气。”付大姐看王志跟宦仕臣都喝了一大口，自己也轻抿了一口，随即说道，“这个开发商跟我还算有点交情，再说了，咱们又不是不给钱，这个项目整体销售要到5月才结束，我们先把最好的定了到5月给他钱就是了。这个脸面他还是要给我的，无非春节前你带点礼物去看他一次，或者最好给他说两三只好股票，让他也赚点钱，比什么都强。”

“你想拖到5月，无非也是觉得最近的行情好吧？”宦仕臣夹了块口水鸡，眯着眼睛问道，“怎么，相中了哪只票？”

“我前些日子做了一轮000739，挣了一票。”王志笑道，“咱们都是自己人，也不用避讳。从业人员不能炒股，这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最近一直在看ST，我觉得该轮到它们动了。”

“这我心里有数，”宦仕臣点点头，“相中哪个ST？是不是你们营业部那几个超级大户又开始折腾ST了？”

王志心里一愣，道：“没有没有，不是别人的消息，就是我自己研究的。600134，现在才4块钱。题材也不错，最关键的是去年这么好的行情，它一直没有动，按照我的理解，这是要折腾折腾的最基本原因，怎么能老看着别人挣钱自己不动心呢？”这话说得有真有假，600134他确实自己研究过，但研究的原因并不是自己发掘到的，而是

小朱跟他嘀咕说福鑫的账户大量地买进了。所以刚才看到华鼎鑫，他是真心想邀请华鼎鑫一起吃饭，找机会讨教讨教。

“做什么的啊？”宦仕臣漫不经心地问道，“这行情做ST吃亏啊。别人涨停板10%，它才5%，两天也追不上。我印象里今天好像跌蛮多？是不是排跌幅榜的？”

“主营业务什么也没有了，就是一个干净的壳，”王志顺口说道，“里里外外重组过好几次，最近明显又把量放出来，前阵子平台整理，刚好画了个圆弧底，今天一开盘走得很强劲，我觉得是要朝上突破了，没想到被铺天盖地的抛单直接摁到跌停板上。不过我看这个走势很耐人寻味。”

宦仕臣本来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听到这里上心了，“哪里耐人寻味？”

虽然小朱跟自己说过福鑫买了600134，可王志并不知道他眼里的耐人寻味就是华鼎鑫他们今天刚刚搏斗出来的，他对宦仕臣道：“我看这个样子，像是盘子里两拨人掐架掐起来了。”

“是吗？那怪不得朝下摁。”宦仕臣一听就明白了，“那这会儿不能碰啊，谁知道鹿死谁手，现在冲进去当炮灰不划算。”

“那当然，我现在就是关注。”王志也不想说得太多，见宦仕臣如此说，以为他对这只票也不太上心，就想转变话题，“今年的行情还不知道如何呢。”

“看小王意气风发的，估计去年挣了不少吧？”付大姐在旁边一直插不上话，这会儿倒是问了一句，“你是哪年的人？像你这么年轻，有房有资本的男孩子应该不多，你女朋友可是真有福气。”

“他小女朋友真正有福气的不是小王有房有资本，而是父母全无。”宦仕臣开了个蹩脚的玩笑，“你没听说现在的女孩子找老公，最好是对方有房有车没爹没妈？”王志听了心里不由得一阵不舒服，一句话也接不上来。

“你看你这话说得。”付大姐不悦地瞪了宦仕臣一眼，继续问道，“小王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我记得也没几年吧？”

“我是2004年初上班的，到现在满打满算也才三年。”王志回答道，“算是运气好，一上班就跟着大客户跑，学了不少东西。带我出道的那个老师，应该是这个市场上最有投机嗅觉的人，刚开始就是帮他报单，后来就一点一点地走到了现在。”

“你说的那人是赵爱国吧？”宦仕臣听王志说起几年前的事情，也好奇地问道，“后来不是说他出事情了么？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听说通缉他好多年了。”

“怎么说呢，”王志有些犹豫地道，“尽管他后来出事情，毕竟我替他报单的时候，他对我真的挺照顾。我这人有一说一。”

“他到现在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谜呢，”宦仕臣也叹道，“据说当初是你们营业部的第一大户，后来怎么就诈骗潜逃了呢？而且至今没有被抓到，这也太神了。”看付大姐一脸好奇，宦仕臣解释道：“据说诈骗金额上亿呢，结果到现在都没被抓住，你说这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吗？”

“没有上亿那么多，”王志不由自主地为赵爱国辩解，“我猜测肯定也是走投无路没办法，才到了最后地步。现在想起来，也真挺可惜，要熬到今天，指不定多风光呢。人有时候就是命，扛一扛说不定就过来了，扛不住，就18层地狱，一辈子翻不了身。”

“年轻人，这你就不懂了，”宦仕臣拿出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在那种熊了好几年的行情中，只要你还在这个市场用力扑腾，稍不注意，就会把之前赢的都扔进去。不是赵爱国，就有王爱国、李爱国，本事再大，也要有地方让你施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搁在牛市，人人都是股评家，都是股神，搁在熊市，死得挺挺的牛X人物遍地可见。你忘了德隆[注]？你忘了南方[注]？更早的，你没听说过管金生[注]？”

“您这话说得也对，”王志听了一半就知道宦仕臣说得有道理，“说白了挣的都是运气，您这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得真到位，没有大行情配合，哪里有我的今天？我一个铁哥们儿，这几年做期货相当出色，去年毛毛算也挣了一二百万，他说起自己能做起来，也归结为有个好运气。”

“所以说，看开了这点，就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多渺小。”宦仕臣笑眯眯地道，“不过我说这话怕你们年轻人不爱听。”

“哪里会呢，能跟您多交流才是我学习的机会呢。”王志拍了个马屁过去，现在的他早已不是当初的愣头青，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见什么人下什么菜的功夫早已练得炉火纯青，当下拿着一副请教的姿态，对宦仕臣又捧又吹，对付大姐又夸又赞，这顿饭吃得是人人心情愉快，个个红光满面。

---

1. 德隆：德隆系公司母公司的简称，证券史上的民营巨头。由于采取坐庄、融资模式发展上市公司，最终因资金链断裂崩塌，其创始人唐氏兄弟被判入狱。
2. 南方：即南方证券。
3. 管金生：原万国证券总经理，“327国债事件”主要责任人之一。

朴素的炒股真理



年轻人，最忌讳快牛破车。就是怕锋芒太露，人生际遇太顺。做股票就是不能贪心，是你的钱，你挣，不是你的钱，不能碰。

2007年的春节对所有的股民来说都是开心的日子，刘胜元家也不例外。跟去年一样，王志从除夕开始几乎都待在刘海儿家，也就正月初一回川沙伯父家吃了个中饭，下午就回到了浦东。

正月初五王志去刘海儿家稍微有点晚，因为头天晚上同学聚会，孙超跟他都喝多了，醒的时候已经将近11点，而前一天说好要带刘胜元一家去看装修材料的。王志手忙脚乱地起床，下楼拦了车子就朝刘海儿家赶。

“小王今天来迟了。”刘海儿妈妈正在走廊上收拾午饭，她朝屋里挤了挤眼，“赶快进去吧，小姑娘已经念叨半天了，说要好好惩罚你呢。”王志笑了笑，也不说话，就从刘海儿妈妈身边溜进了门。

刘海儿今天打扮得十分可爱，穿了一件印有白色兔子头的蓝色小绒衣，她已经听到门外姆妈的声音了，这会儿娇嗔道，“你这个大懒虫，怎么起得这么晚！肯定是昨天晚上又逞强喝多了。”

“嘿嘿，差点回不了家，我这算好的，孙超这会儿还没起来呢。”王志挠挠头，熟练地走到门边换了双自己的拖鞋，“昨天回家

估计都3点了，同学们都好久不见，大家好容易聚会一次，吃完饭又去唱歌了。”

“喝了多少酒啊？”刘海儿凑到王志脸旁用力嗅了嗅，“一身的酒味。”

“喝得不多。”王志晃了晃脑袋，嬉皮笑脸，趁外边没人，抱着刘海儿脑袋猛亲了一口。

刘海儿立刻脸红了，连忙推开王志，心虚地看了看门外，见没人注意才放心，随即拉着他进了大房间。“叔叔好，”王志冲正坐在床边沙发上看电视的刘胜元打了个招呼，“今天起晚了，百安居恐怕只能下午去了。”

“没事没事，昨天喝了那么多，起不来正常的。”刘胜元看着王志笑道。说是大房间，其实也就是一张床外加一套老式的沙发，崭新的电视机倒是十分大，几乎占据了半面墙，那是王志年夜饭上中奖得的。“爸爸你好好批评批评他。”刘海儿给王志倒了杯蜂蜜水，又给他拿了个砂糖橘，“他现在经常喝酒，一星期平均下来有两三天呢。”

“没办法，工作需要。”说起这个王志也一脸无奈，“其实我最讨厌跟客户和银行的人喝酒了，吃也吃不好，酒还不能少喝，不过我现在学精了，每次都带着一个能喝的员工，这样我就能少喝点。有时候还编瞎话说我开着车。”

“男人嘛，应酬总是难免的，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刘胜元看着女儿，一脸的宠爱，“这砂糖橘好吃吗？”

“真的甜，”刘海儿把剥好的砂糖橘递给了刘胜元，“昨天我跟妈妈吃了一大袋子。”“好吃也要注意节制，可别吃得太多，这东西

容易上火。”刘胜元把一片小橘子瓣儿放进嘴里，“哟，真的甜。”

“是我挑的！”刘海儿不依地道，“我挑东西最好了。”

“那一会儿下午去百安居，你也来挑。”王志也满是溺爱。

“今天就要挑好吗？”刘胜元问道，“装修不是说要等工人过完年回来？”

“春节在搞活动，好多东西都有优惠，”王志解释，“上次咱们已经把施工队定了下来，百安居比外边也贵不了多少，关键是放心。趁着春节搞活动，能省不少呢。”

王志接过刘海儿剥开的一个砂糖橘，接着道，“上次签装修合同之后我已经转了10万块钱到百安居的那个卡，我想这几天就把一些东西定了，刘叔您看行不行。一个是空调，既然决定两套都是中央空调，那就把空调钱付了，这东西是最先装的。至于卫生间和厨房的瓷砖、线、管子，这些要等施工队长按照进度到时候再说。”正说着，刘海儿妈妈进来了，大概是听到他们的聊天了，忙过来插话：“昨天还跟刘海儿爸爸说，前期装修的钱我们出。”

“谁出钱还不都一样？”王志站了起来，“阿姨坐一下，休息休息。”

“话不是这么说，”刘胜元正色道，“我粗粗算了算，连装修带买家具家电，这两套房子下来起码50万，这不是个小数字，怎么能让你出？你小小年纪，能有这份心我们就很开心了。”刘胜元说这个话倒是真心实意。“就是，连房产证上也要写刘海儿的名字，”刘海儿妈妈抢着道，“知道的人说你实在，不知道的人不晓得侬是不是昏头了呢。”

“嘿嘿。”王志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呆呆地笑。上次付大姐帮忙之后，这两套房子实际上才付了8万块的订金，购房合同就签了，房产证只等首付之后银行贷款下来就办好。按照刘胜元的意思，等不到6月，行情再冲一冲，他就把股票该出的出，到时候一套全款，一套按揭，全家也没什么压力。

“要说你那个朋友真帮了不小的忙。”刘胜元岔开了话题，“先把订金缴了就同意我们直接做装修，也不怕我们最后不付钱。”

“刘叔，你觉得上半年还有行情？”王志问刘胜元。

“你是说想把付款朝后拖拖？”刘胜元一听就明白了，“我是觉得这个行情是要冲一冲，毕竟好多股票还没涨，还没有百花齐放。”

“那要是如此，为什么我们不两套房子都贷款啊？”王志不解地问道，“要知道现在花的200万，将来可能是400万啊。”刘海儿妈妈看他们又谈起行情，转身回厨房了。

“我就怕你这么想。”刘胜元皱着眉头，“你还年轻，最忌讳快牛破车。这是个俗语，就是怕锋芒太露，人生际遇太顺。以我的经验，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离大赔就不远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股票，什么没见过？刘海儿小时候我大病，生死都看淡了，我跟你说王志，做股票就是不能贪心，是你的钱，你挣，不是你的钱，不能碰。”

“那刘叔你的意思是？”王志小心地问道，其实他心里也明白，贪婪和恐惧是赔钱的朋友，挣钱的大敌。

“2007年的主要任务是撤退。”刘胜元一字一顿地道，“找个合适的位置撤退。我不敢想这波行情能走多远，但是已经到了我自己的盈利预期，那我就兑现，毫不犹豫。我判断现在这种行情会逐渐加

速，越来越快，因为不停有新增的人新增的钱进来。你自己干这个的，比我应该清楚得多，你们现在一天开多少个户，柜台上都要拿号了。我做十多年的股票从来没见过！这不可能持久，绝对不可能。”

“爸爸，报纸上都说了，这是中国的黄金十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牛市。”刘海儿响亮地插嘴道，“我们同学有的都炒股了，王志也不让我开户。”

“女孩子做什么股票，”刘胜元听了不由得笑起来，随即表情严肃，“还黄金十年，报纸现在是什么都敢吹。以我对政府的了解，咱们的政府既怕跌，又怕涨。”

“为什么？”王志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思考过股市，也极少跟刘胜元讨论这个话题，有些东西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因此心里的疑问特别多。

“怕跌很容易理解，股市最早就是为国有企业解困服务，所以股票跌，新股就发不出去，人们的热情就激发不起来。”刘胜元喝了一口茶，侃侃而谈，一瞬间王志又感觉到了那种人生智慧的闪光，“怕涨恐怕是中国特色。中国股民这个群体很有意思，照理说应该是不愁吃穿的人拿无足轻重的钱投股票，因为这里有风险。可你看看，你们散户大厅的客户，比我小的不多吧？他们根本没有风险承受能力，更不要说盲目过来跟风的。前些日子报纸上还说要让储蓄动起来，激发全民投资意识的觉醒，这简直不怕风大闪舌头！真要是储蓄的钱陆续朝股市搬家，最担心的就是政府，一旦出现个风吹草动，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到时候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治大局，谁担当得起这个责任？”

“这跟政治有什么牵连？”刘海儿不服气地道，“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了，我们刚学的自由经济体系说得很清楚，政府的有形之

手干预越多，反而会让市场的力量越来越聚集而得不到疏解，导致将来更多的问题。”

“我不懂你们书上的什么理论，”刘胜元靠在沙发背上，继续说道，“在中国做股票不讲政治，你会赔得很难看。我不是党员，但我就知道要跟着党走。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凡是我们的党要做的，都做成了。”

“这个话题有些扯远了，”王志看刘胜元有些意兴阑珊，连忙换个角度问道，“刘叔你觉得这个市场要涨到多少？”

“具体的点位谁知道？”刘胜元摇了摇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按照以往的经验，上半年总是安全的，所以我把自己的时间限定在6月之前。不管挣钱还是不挣钱，5月都要清仓了。我最怕的是政府因为股票市场太火爆，出台各种政策进行打压，那就是在表示担心，害怕将来走成疯牛，控制不住。”

“那您上半年的策略还是继续持有？”王志问道。

“嗯，耐心地持有等待吧，手头上有点券商股，有点有色股，还有点上海本地股。”刘胜元点点头道，“不想其他的那么多，今年的目标就是安全撤退不赔钱。说真的，去年一年挣钱已经挣害怕了。”

“人家都说，老手越涨越害怕，新手越跌越害怕。”刘海儿开心地笑道，“爸爸你还是个老手呢。”

“何止老手，”王志由衷地佩服刘胜元的克制功夫，“楼下散户大厅里头，都管刘叔叫股神呢。他们一有空就缠着刘叔问股票，刘叔只要去操作，旁边围一堆人乱看呢。”

“哟，没想到爸爸还是散户大厅的偶像，”刘海儿笑得更开心了，“怪不得不愿意回家做网上交易呢，王志给你安排到楼上你也不

肯。”

“我当然知道王志也是好心，想着楼上的环境更好，”刘胜元笑道，“不过我在楼下散户厅待惯了，跟几个老朋友聊聊天，打打牌，挺好的。上楼还要挤电梯，不方便。我又不觉得在散户厅有什么丢面子，王志不会这么想吧。”

“哪里啊，怎么可能呢，我就怕您做股票受干扰，现在楼下大厅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中午吃饭的时间，四个微波炉都不够用。”王志连忙解释，“回家做网上交易也蛮好，不过估计刘叔是不肯的。”

“回家也有回家的好处，就是自在。”刘胜元笑着道，“实话实说，有时候在散户厅坐一天也有些累，偶尔在家待两天，舒服得不想动弹。但就怕自己习惯了不动弹，想动也动不了了。再说了，那边朋友也多，七嘴八舌不寂寞。”

和爱人一起装修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爱人一起去买装修材料，布置自己的温馨小窝。

吃罢中饭已经快一点半了，一家人到楼下拦车。小区附近的大部分房子都已经拆迁完毕，整个街道显得又脏又乱，按照市政的规划，这里应该在不远的时间也要完成拆迁。

百安居非常热闹，一进门就是扑鼻而来的咖啡香味。按照王志的思路，今天的重点节目应该是中央空调还有厨卫用具，没想到，一进大门，刘海儿就被右手边的灯饰还有书架、床之类的东西吸引住了目光。“灯饰不准备在这里买，”王志小声对刘海儿道，“这里品种不多，我专门列了个单子，灯饰我们去东方路灯饰市场，那里选择的余地更大。”

“看看总可以吧。”刘海儿噘着嘴，“发现到了这里才知道，应该先去看看别人都是怎么装修的。”

“是的是的，”刘海儿妈妈连声应和，“看到这么多东西，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咱们今天就是来逛逛，”刘胜元笑，“要不小王你只管去找中央空调的人，我陪她俩到处看看。说实话，我对装修也是一点不懂，要不然也不会选择百安居。”王志觉得这主意不错，便与他们分开，自己朝着空调的柜台去了。

过了一两个小时，在空调柜台把相关行情差不多都摸清楚了之后，再转回来的王志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刘海儿他们，百安居实在太大。拨了个电话才知道他们已经到楼上橱柜区了。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一眼就看到了刘海儿几个正在一个银灰色的厨房展示小厅旁站着。

“空调看得怎么样？”看到走过来的王志，刘胜元问道。“钱已经付了。9万两套，还送了一万块的券，应该还不错吧。”王志把券从口袋里拿出来，递给刘海儿妈妈，“阿姨你装着，我口袋不方便。”

“啊？你已经付完钱了？”刘海儿妈妈顾不得旁边售货员在不停介绍，立时转过身。刘胜元也笑了：“小王真是行动迅速，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比较再多咱们也还是外行。”

“我就是这么想的，之前倒也做了点功课，这个价钱还算可以。”王志解释道，“算上赠券，我觉得蛮好。其实算下来，比装分体机贵不了多少，样子还好看。”

“小王，按照之前说的，”刘胜元拍了拍王志的肩膀，“装修钱我们来，你刚才付过了，回头我再补给你。你不要摇头，咱们早晚是一家人，我也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你要知道，我就刘海儿一个女儿，你不让我出装修钱，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说完疼爱地看了看一边的刘海儿，“到时候我们这套房子准备付全款，你们那套房子愿意全款也行，按揭的话每个月的按揭钱也是我来出，这是之前就跟你阿姨商量过的，你不要摇头。”

王志心里一阵温暖，之前刘胜元说过买房子的事情，刘胜元的意思是王志如果不买，到时候住一套房子也行，但估计小年轻多数不愿意跟父母住一起，所以王志如果打算买小的也行。王志一直坚持那套小的由自己按揭，这时听到刘胜元如此说，更是觉得刘胜元贴心。

几人就这样一直逛到外面霓虹灯亮起。这真是大丰收的一天，短短一下午工夫，四个人也不嫌累，一口气把空调、厨具、灶具、消毒柜、热水器这些东西全部都定了下来。要不是刘海儿妈妈强烈坚持其他东西再比较比较，父女俩跟王志大有一天搞定全套东西的打算。王志脑子活算账快，怎么拼优惠券更多是他的拿手好戏；刘海儿妈妈会砍价，尤其是遇到年纪大点的女售货员，三言两语能讲下去不少；而刘胜元就在一旁气定神闲，遇到重大疑难杂症拍个板；刘海儿则只负责一路欢天喜地。

拿着厚厚的结账单出门，刘海儿妈妈惊呼：“天哪，就这半天工夫，竟然小20万没有了！”王志抓着刘海儿的手笑问道：“花钱的感觉爽不爽？”

衍生品时代的危险



美国经济在货币大量超发的情况下不出现通胀的原因，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衍生产品非常多。有数据表明，从1990年开始，衍生品交易的数量急剧增多，这实际上就是大量的货币超发的资金除了流动到全世界进行摊薄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了金融衍生品市场。随着货币越来越多，这个市场规模也越来越大，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

开年后第一个交易日，600134这只股票就呈现出特别之处。第一天市场整体格局是逐级走高，但在华鼎鑫的强力干扰下，600134愣是被生生地压在三块七附近，下跌将近三个百分点。不过为了压住盘面，华鼎鑫也费了不少力气，筹码损失也不少。第二天市场就风云突变，大盘平开之后迅速震荡走低，到中午收盘时分，上海大盘跌了将近150点，跌幅达到4.88%，连3000点的整数关口都没有保住。

这几乎让所有人都惶惶不安：究竟是为什么？早上梁鸿宾去了华鼎鑫那里，中午俩人草草把饭吃了，回到公司发现张松海也来了。三人相视一笑。

“厉害啊。”张松海竖起大拇指，有些兴奋，“这是不是要大幅度调整了？”

“要不我说我们运气好呢？”梁鸿宾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咱们的新时代1号建仓还不到20%，就遇到这样的调整好机会。就是海外资金这块，前期到期的资金也有一个是刚刚回来准备续做，就是那个

最大的。按照你的意思准备再发一个新时代2号，跟香港的资管协议都已经签署了，也准备发管理型信托。真要是大盘有大规模的调整，那我们这次的换仓就太成功了。”梁鸿宾所说的换仓就是元旦之后，按照张松海理解的账户清理本意，他们主动地将原先打理的热钱进行有步骤地退出，将这些海外热钱以管理型信托的方式逐步重新归纳。当然，名义上还是以国宏或者福鑫作为投资顾问，为了避免监管，张松海还专门又注册了十几家投资公司，整个运作脉络搭建成形。先是海外资金跟香港汇通签署资产管理协议，香港汇通再将资金通过地下渠道不断汇入新注册成立的十几家投资公司，资金到账后，由福鑫和国宏作为投资顾问，以新公司作为资金方在信托端发起管理型信托产品。从实际情况看，有一些资金享受了之前两年的高额收益之后也不再继续，所以这批资金在整体规模上有所下降。由于时间点恰到好处，大盘又恰在此时进行大规模调整，整个清理过程竟然跟市场走势严丝合缝，这运气实在是好到了极点。

“所以说人的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华鼎鑫笑道，“我在想，要不要跟关弘毅联系下，香港那边要是还有资金愿意进来，我想趁着这波调整，狠狠地再整一次。”

“不要节外生枝。”张松海直接反对道，“我们好不容易把所有的关系捋顺了，就是为了合规化。坐庄这种模式存在不了几天了，我明白你的心思，在上下乱窜的行情下，你的做法能够做到最大收益，问题是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钱。”这话刚出口，张松海就有些小后悔，因为语气好像太不容置疑了。

梁鸿宾在旁边帮腔：“松海说得对，现在给你留下的这个账户，就是让你再过过瘾的，适可而止就是了。”

“今天跌成这样，就因为美国的那个次贷危机？”张松海看华鼎鑫有些尴尬，连忙转换了话题。

“不能小看这个次贷危机。”梁鸿宾坐直了腰板，“我估计这是美国衰退的开始。”

“哦？题目这么大？”张松海认真起来，扭头看了一眼华鼎鑫，他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

“美国一直在进行货币超发，甚至是滥发。因为享受惯了，所以欠钱消费这也是习惯。但是一直没有通胀，这太不符合经济规律了。美国经济在货币大量超发的情况下不出现通胀的原因，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衍生产品非常多。”梁鸿宾侃侃而谈，一看就知道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有数据表明，从1990年开始，衍生品交易的数量急剧增多，这实际上就是大量的货币超发的资金除了流动到全世界进行摊薄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了金融衍生品市场。随着货币越来越多，这个市场规模也越来越大，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比如说，期货行业，原先就是为了避险和价格发现，现在更多的功能是用来进行对冲投机。实体经济实际上并不需要如此多的货币，只不过是金融行业的繁荣，衍生品交易的繁荣，吸纳了这些货币。有一个比喻我觉得挺贴切，现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好比一个三岁的孩子抡着一个200斤的大锤。以前这个孩子技巧好，所以能保持锤子一个劲儿地转，等到孩子精疲力竭的那天，直接就把自己砸死了。”

“你的意思是次贷，就是大锤失控的标志？”张松海听得极为仔细。

“也许是也许不是。”梁鸿宾的声音稍微放低了点，“但虚拟经济不能无限制地膨胀，这是个警钟，你说呢？”他看华鼎鑫好半天没说话，转向他问道。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华鼎鑫接口道，“我一直在想这波调整到底能有多少，是快速下跌还是阴着下来，是跟着美国一起受牵

连还是风景这边独好。如果破了2245只为了朝上涨800点，我是不相信的。”

“我也不相信！”梁鸿宾接着华鼎鑫的话题道，“别的不说，最起码目前市场绝对没有到我们之前说的疯狂的情况。上午我还跟老华聊，这次应该就是个调整，至于调整多久，我的感觉就是跌得快，就调整得短，跌得慢就调整得时间长。”

“下一步选股呢？”张松海十分关心标的的选择，“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选股操作上，是继续大仓位持有中信证券？”

“我觉得中信证券有点贵了。”梁鸿宾皱着眉头道，“我想这次目标是选一些10块钱附近的票，还没怎么涨的，但质地并不差。比如，上海能源、海博股份，这种上海本地股，稍微贵一点的还有豫园商城。因为它们之前的上涨并不多。最后一个阶段是混乱的疯狂上涨，我们只要选那些没涨过的，排队等着就是了。”

“还有一个板块也基本没动，就是医药类的。”华鼎鑫补充道。

“问题是国内的制药企业，看不懂啊。”张松海摇了摇头，“只要我们有自己的思路就行，快开盘了吧？”话音刚落，就听到噼里啪啦一阵响，开盘了。

“我靠，这么大的一根量！”华鼎鑫望着面前的电脑屏幕，惊讶地叫道，“看样子还要继续朝下！”

“我要先走了，”张松海笑了笑，冲两人道，“今天晚上我们碰个头。”

张松海走了没多久，华鼎鑫就笑着道：“说真的，我还真想再干一票，做个末世庄，嘚瑟最后一次。”

“我就知道你贼心不死。”梁鸿宾一听就乐了，“刚才歪着脸指不定打什么主意呢。不过我还是劝你，要小心。还是别做了，挣那点钱何必呢？那么刺激的事情，将来说不定还要擦屁股，你说是不是？”

梁鸿宾又坐了一会儿离开了。看着梁鸿宾的背影，华鼎鑫心里犹豫不定。他朝电话机看了又看，最终还是按捺不住，抓起了电话：“关老兄，是我。说话方便吗？”

关弘毅正在香港跟谢佳人谈收购一家证券行的事情，接到华鼎鑫的电话也不避讳，直接道，“你说好了，我正跟朋友在一起。”

“我想问问你，香港那边目前有没有钱想做单票。纯粹是我个人的爱好。”华鼎鑫直说道，“你知道咱们还剩了点钱，我一直拿来做ST，正得心应手的时候，总觉得有点不过瘾，所以想干脆直接从香港搞些钱过来做。收益还是老规矩，二八分成，你看怎么样？”

关弘毅听了不动声色，冲谢佳人点点头，走到卫生间门口，这才问道：“这事情你跟张松海说过吗？”

“说过。不过他跟梁鸿宾都不同意。”华鼎鑫的话里有些沮丧，“他们主要是怕将来留尾巴。”

“他们都不同意，你自己硬要做，合适吗？”关弘毅道，“大家多年兄弟，别因为这种事情不开心啊。”

“所以我说是我自己的事情嘛，”华鼎鑫电话里尽量把语气放轻松，“这么说吧，上半年肯定是天下大乱的半年，就靠这半年，这个ST现在4块，我至少给它做到15，你自己算收益率是多少？要说留尾巴，现在其实也是留着尾巴，你说是不是？”

关弘毅愣了愣，衡量到底合不合适，忽然又想起一个问题：“那你准备怎么做啊？换其他证券公司？那将来让张松海知道了怎么解释？”

“那就不用了。我知道他这个人，其实他给自己留的余地很大，现在咱们剩下的那点钱用的就是我公司的账户，你直接把钱打到我公司账上，我直接去他们柜台入账就是了。”华鼎鑫跟关弘毅解释道，“我相信我真把钱存进去，买起来，顶多被他骂几句，但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也不会太苛责我吧？”华鼎鑫嘴里的大家都有好处，是说就算关弘毅这边搬来的钱只算他俩的权益，但原先剩下的那些钱依然可以得到益处，等于是又有一笔资金进来帮忙并且增厚本金。

关弘毅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道：“既然你这么说，那这样，我这边刚好有点钱，你需要多少？什么时候？”

“现在账上也就是6000万，既然干，总归是朝大上做。要不你搞个一个多，咱们刚好凑两个，将来算账也容易。”华鼎鑫的胃口真的很大，要知道那个ST全部总值也就是6个亿出头，流通市值还不到4个亿，他竟然准备拿两个亿运作，那基本上属于全控了，“时间越快越好，这两天只要开始调整，马上就有好的买入机会。”

“这么着急啊？”关弘毅皱着眉头，略一盘算，继续道：“那还走原来的模式肯定时间上来不及了，要不这样吧，我直接让香港这边钱庄把钱给你打过去。”原来的模式就是他们一直用的方法，钱庄只管兑换，真正资金往来是靠好多关联公司一丝丝地渗透进来，但这次由于协议来不及签署，只能让钱庄直接打款进来，“这些钱庄都是跟我合作好多年的朋友，信誉都很好，而且是先到你账上，才让我打款。安全方面你放心。”

“好，你办事我当然放心，”华鼎鑫有些兴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其实关弘毅手头上有不少余钱，美元、港币甚至欧元都有，都是之前几年收益高的时候积攒下来的高质量客户，现在既然华鼎鑫说上海那边机会更多，那就再好不过。对于关弘毅来说，还可以暗藏一些收益，只会对他有更多的好处。

回到桌子边，谢佳人正看着窗外，关弘毅满脸歉意地坐下来，解释道："不好意思，一个上海的朋友打电话过来。"

谢佳人笑了笑："没关系，刚过完春节，毕竟有许多事情要忙。"女人的直觉让她觉得这个电话应该跟张松海有关，但关弘毅不说，她也不好问，便接起之前的话题，"刚才说到收购全亚证券行的事情，目前看应该没什么阻力了？"

"阻力真的是没什么，"关弘毅道，"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收购之后要有一个各方面证券业务都精通的……怎么讲，或者说领导也好，负责人也罢，这也是我这次着急趁着谢总您在香港转机的工夫非要把您截下来的原因。"

谢佳人一听就笑了："关总啊，我好容易清闲了个把月，你又要让我忙起来？"她心里知道，这应该也是张松海的主意，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国际平台打造起来，没有一个靠得住又各方面都十分精通的人坐镇，还真的让人不放心。她摸着咖啡杯上的银色勺柄，优雅地滑动着，斟酌了一会儿对关弘毅道："这样吧，筹备期间的事情，我能参与尽量参与，毕竟我还是汇通的股东，但是具体的职务我想没必要安排，你知道我，就算是负责这块业务，也是能偷懒则偷懒，到时候我去物色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就是了。"

"您不会打算让张松海过来香港吧？"关弘毅好奇地问道。

"那不会，"谢佳人否认，"香港这边有几个大券商以前我在内地的时候就有业务上的合作，所以，挖别人个墙脚，应该不算困难。

其实筹备期这件事情就可以着手办，但找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该负责一定会负责。”说完这句话，她又叹了口气：“这已经是我参与筹备的第三家证券公司了！”

“只能说明我的眼光不错！”关弘毅也笑了，“希望这是您最后一次参与筹备工作。”关弘毅的笑声低沉，十分有磁性，“您在香港待几天？”

“我一会儿就走，”谢佳人笑着道，“离职手续已经全部办完了，不过今天公司同事硬是要给我开个什么欢送会，所以我一会儿就回深圳。明天或者后天飞回上海，说真的，这次南美的旅行，真的不错。”

“不过您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刚去过南美。”关弘毅不动声色地恭维道，“据说从南美回来的人都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会胖，因为南美人都比较懒散，除了晒太阳就是吃海鲜；其次就是变黑，这个不用解释。不过您好像这两样都没有。”

谢佳人虽然在外人看来稳重甚至高冷，但终究是女人，听到这话还是忍不住高兴。两人分别时，谢佳人郑重地道，“我会在上海停个几天，处理好一些事情之后就回香港参与筹备工作，原有的员工我的建议是能保留尽量保留，至于办公选址还有其他的一些行政上面的杂事情，你应该比我更专业，毕竟香港还是你的主场”。

关弘毅站在落地玻璃窗前深深目送谢佳人的背影。

控制与反控制战术的极致



快跌慢涨，典型的牛市特征，大盘一旦企稳，这些前期就没怎么涨的小家伙们多数是要百花齐放的；参与者现在可能还愿意砍仓，但要是跌得太多，说不定就卧倒装死了，所谓网开一面，围城必缺，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突击买入，他们多数的选择是夺路而逃。

香港资金的效率非常高，2月28日中午，关弘毅一个多亿的资金就进入了福鑫投资的账户。600134依然走势奇怪，当天大盘在反复震荡中反弹，反弹幅度一度超过4%，绝大多数的个股都伴随大势而反弹，有些反弹凶悍得已经把前一天下跌的空间都弥补了回来。但600134被牢牢地摁死在跌停板上。华鼎鑫看着跌停板上超过1000万股的封单，翘着嘴角，像老狐狸一样，看不出表情。

交易软件早已经打开并且准备就绪，通过批量报单的方式，可以在一瞬间将大单子拆分成小单子，通过下挂的上百个股东账户陆续申报。他一直望着旁边的电子钟，看着钟上的数字跳到了“14∶59”分，开始进行操作。买入，价格就是跌停板，数量999000股，单账户9000股，回车。刷的一排单子一闪而过，华鼎鑫手根本就不停歇，又是“买入，跌停板价格，999000股，单账户9000股”，如此重复，直到第4遍，才有人陆陆续续地跟着买进和撤单，但为时已晚，就在某个瞬间，跌停板被蜂拥而至潮水般的买单打开，华鼎鑫也停止了操作，不是他不想再买，而是收盘了。

顶多有10秒钟，华鼎鑫写字台上的座机就响了，他知道，这一定是梁鸿宾打来的。每个盯着盘面的人都会被这最后的一幕震惊，短短的一分钟，临要收盘前的一分钟，跌停板上1000万股的抛单被一扫而空，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不外如是；所谓动若脱兔，不外如是！梁鸿宾只要看到了盘面一定会给自己打电话，他并不知道这些买单到底是谁的，要知道昨天还在跟人斗智斗勇。

“你最好别跟我说最后一分钟是你干的。”梁鸿宾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像是没有感情，只是从最深处的了解中，华鼎鑫听出了一丝失望，“但是我又觉得应该是你做的，而且，我又希望是你做的，不然你这个票输得可够惨的。”

“怎么惨？”华鼎鑫问道。

“压了几天，最后被人把锅端了，你说惨不惨？”梁鸿宾道，“从这个角度，我倒希望是你，毕竟不想看到你这样被人蹂躏。”说到这里，梁鸿宾停住了，华鼎鑫知道他在等自己开口。

“是我做的。”华鼎鑫平静地说道，这没有必要骗人，毕竟这笔钱，这些操作都是在营业部完成的，张松海一定会知道，“香港的资金，我还是忍不住想大干一场。最后一票了，想给自己留个光明的尾巴，或者说，想尽力地证明自己在旧庄股时代，是个了不起的牛人。也算是满足一下我可怜的虚荣心吧。”

电话那头的梁鸿宾叹了口气，或者还在摇头，“那你先跟张松海联系下吧，你做好挨批评的准备。”梁鸿宾说这个话是经过反复掂量的，他知道华鼎鑫这个人骨子里的脾气还是有些火暴的，生怕他跟张松海因为这件事情起冲突。

“你放心吧，买卖都在营业部，我压根儿也没准备瞒着他，只不过……”华鼎鑫一时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

“只不过你想先把生米煮成熟饭！”梁鸿宾一听就懂，“你快打电话吧，我这会儿就过去。不管怎么说，你今天这一手很漂亮，我很佩服。现在我有点明白为什么庄股时代的终结，会让你有如此大的震撼，一身屠龙术无法施展，是不是？”说罢也不等华鼎鑫回答，哈哈一笑挂断了电话。

华鼎鑫摇了摇头，眯着眼睛靠在高高的沙发椅背上，他要想想怎么跟张松海说。但是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全部都是那最后一分钟纷飞的大买单，让他的心一点也平静不下来。

“想什么呢？”张松海熟悉的声音传进华鼎鑫的耳朵，“检查准备好了没？”这一声石破天惊，差点把华鼎鑫从椅子上惊起来。只听张松海又道：“醒醒。我这可是兴师问罪来了，你装睡混不过去。”但是看张松海轻松的神情，似乎跟兴师问罪没有什么关系。

“啊哈，你怎么也来了？”华鼎鑫站了起来，心理上的压力瞬间就不见了，“我正想着这个检查怎么写呢。先斩后奏是我的不对，从一开头我也没打算瞒着，钱是香港的，事情就是这个情况。你说我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也好，为了最后爽一把任性一次也好，甚至说我赌性大，想抓一把也好。反正我都跟你和梁鸿宾说了，当然你不能要求我干之前说，不然你万一不让我干，那……”说到这里，他有些歉意地看着张松海，旋即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

“废话，你华总折腾这么大的动静，我能不过来看看怎么回事吗？”张松海坐在了门口的长沙发上，摸出一根烟，现在他抽烟也换成了中华，因为好几次他自己抽三五，给人让烟，人家都说不抽，但转过身就见那哥们儿在抽中华，原来不抽是假的，嫌三五没档次是真的。张松海看华鼎鑫还是一脸的迷惑，就解释道：“我下午在浦西，收盘前朝这边走，路上营业部员工跟我说今天我们市场份额又创新高，说您华总最后一分钟贡献了3000万交易量，最关键的还都是买入单！”张松海顿了一下，“我又不是傻子，不用脑子想也知道这些钱

都是什么钱，这些买入单都是为了啥。据说手法凶悍，惹得市场为之侧目啊。”

“何止是凶悍！简直是艺术！”梁鸿宾的声音恰到好处地响起，“我一路开车过来就在想，如果我是某个参与者，或者在跌停板上割肉的短线交易者，今天晚上一定睡不着。说不定肚子里已经把你骂得猪狗不如呢。”

“那也随他们。我又不是慈善家，这就是股市，这就是江湖，不是每次努力都有回报，有时候你用了半天劲，不过是个屁。”华鼎鑫说了几句话也放开了。

“我倒是越发佩服你昨天一整天不给跌停板，最后几分钟跌停。今天一整天都是跌停板，最后一分钟打开。这一套控制手法，真是绝了。”梁鸿宾又道。

“你可别再夸了，你再夸他以为我们俩是来给他道贺的呢。”张松海旁边给了一句，“既然犯了错误，就要惩罚。”

“我接受，我接受。”华鼎鑫急忙应道，“本来我的打算就是挣钱算大家的，赔钱我给补上。现在还是这个思路，其他的惩罚措施，随便你们。”刚说完，他又想到了什么，转头问张松海道，“主要我是想，现在这批账号本来就还没有停止干这些违规的事情，我再用这个破罐子左右摔打两下，也不算什么。顶天了就是趁还没擦屁股的工夫再拉两下。”

“这叫什么话，”张松海皱了皱眉头，“所以你才敢先斩后奏，熟饭出来还敢得意扬扬。这样吧，今年哥儿几个找时间一起出去玩，所有的费用你包了。”

“行行行，没问题。”华鼎鑫答应得十分畅快，他这会儿心里一丁点儿的压力也没有了，看着张松海和梁鸿宾两人，内心涌出来一股暖意。

要说这些轻松惬意张松海都是装的，肯定不对，但要说他心里确实一点儿都不担心，那也不尽然。只不过现在华鼎鑫买也买了，认也认了，难道还真的要翻脸不成？对于张松海来说，福鑫投资的账户已经成了一个大浑水缸，早晚是要把这个账户重新捋直，重新清理。他想得很远，一旦后边重新注册的几个投资公司开始逐渐把原先的大部分业务接手，他有把握说服华鼎鑫和梁鸿宾把原先的福鑫投资和国宏资产直接注销，这才是最没有后患的做法。

“来让我看一眼分时图，”张松海站了起来，“电话里营业部的人跟我好一阵吹嘘，什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仿佛一道闪电，直接划过漆黑的夜空，打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我全程观战，”梁鸿宾笑道，“最后一分钟，风云突变，买单唰唰而来，连着好几笔大单，跌停板就开了。”

“好家伙，真壮观，你为什么选最后一分钟打开？”张松海问道，“就为了出其不意？”

“那不是，我这么做还是有道理的。从春节前里面就有人跟我掰手腕，但是我一直跟他较量了好些天没有把咱们的实力真正露出来，你们俩别笑，占上风的当然是我。我想他应该无心恋战。昨天大盘直接被摧毁，跌停板附近我一直在帮忙顶着，因为我不想跌停，这样他抛售的欲望才有，而且，大盘跌幅那么大，我要给他一个也许将来会补跌的预期。今天别的票反弹，把他摁住这不是我的事情，我就开盘做了个集合竞价，没想到唰唰唰就被打到跌停板了，估计应该他卖了不少。我看封单上前面一板有6笔超过7000张的大单，我自认眼神还

好，就是他的货没错。既然他要我救，那我省得夜长梦多，直接撩了。”

“为什么不再等等明天再说，说不定还有个顺势的跌停？”张松海对这种坐庄模式确实了解很少，对于参与者的心理把握显然不够充分。

“有好几个原因吧，其一就是还要再晚一天，看今天这个样子，大盘就昨天嘚瑟一下，像是调整得差不多了。快跌慢涨，典型的牛市特征，大盘一旦企稳，这些前期就没怎么涨的小家伙们多数是要百花齐放的；其二就是有些参与者现在可能还愿意砍仓，但要是跌得太多，说不定就卧倒装死了，所谓网开一面，围城必缺，就是这个道理。”华鼎鑫的思路说起来别具一格，“当然，还有个另外的原因，嘿嘿……”

“切，这有什么难猜的，”梁鸿宾一句话就把华鼎鑫的想法抖搂出来，“你钱到账了，生怕夜长梦多被我们摁住不让干，所以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硬着头皮也要干。”

“这话说得痛快！”张松海哈哈大笑，“你就那么点小心思，这下全被揭发出来。”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张松海又问道，“这成交量放到了多少？别要公告上榜啊。这下咱们就被拿到眼皮子底下烤了。”

“不至于，肯定没到公告标准，要今天再跌停，说不定反而要公告了。”梁鸿宾旁边解释道，“这小子也算顺手干了件好事情。”说完转了个话题，“松海你刚才说今年想组织哥儿几个一起出去玩玩？有想法吗？”

“你说咱们去趟美国怎么样？”张松海建议道，“世界上最牛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次贷危机，咱们去看看，开开眼界如何？我

到4、5月，有两周的强制休假，那时候，老华的得意之作应该已经完成了。你别过分啊，必须完成，不完成也要平仓，咱们埋好仓位，去享受享受万恶的资本主义，去感受感受太平洋的沙滩，你们觉得如何？”

“听上去不错啊，就是有点担心跟人交流。”梁鸿宾根本没给华鼎鑫开口的机会，“但要是跟旅行团去的话，就太没意思了。”

“到时候我好好设计个路线，最好是我们自驾游。”张松海踌躇满志，“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先到旧金山，租辆车，沿着号称全世界最漂亮的沿海1号公路一直到洛杉矶，一路再开到拉斯韦加斯。爽完了之后我们飞纽约，看看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子，最后从纽约飞回来。你们觉得如何？”

“去美国现在容易吗？”华鼎鑫问道，“会不会签证很困难？”

“这个到时候我找个旅行社，或者实在不行给你请个英文外教，连续教你几次应该就没问题了。”张松海笑道，“签证官问的那些问题，都固定化了，只要准备得当，保证通过签证。”。

“说真的，咱们除了在上海胡吃海塞，偶尔唱歌泡吧之外，还真没有一起出去好好玩过，”梁鸿宾笑着对张松海道，“算上你们营业部组织的各项玩乐活动，也没有几次。这次真的要能一起去旅行下，确实好。”稍停片刻，他又道，“你还记得上次去黄山？在宾馆房间，我跟老华说你这人其实心里跟别人的距离保持得非常远，说实话，直到现在，也就是最近，我才觉得进入了你之前曾经说过的那种亲密距离。”

“亲密？”华鼎鑫笑着喊了出来，“你们俩怎么‘亲密’了？这话说得有歧义！”

“请不要胡扯。”张松海也笑了，“老梁所谓的亲密就是跟我相处时间长了，对我的风格和处理方式都比较了解，所以会觉得我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我也总结不出来，”梁鸿宾笑了笑，“我只是觉得过了这么多年，原先的张松海更多的是个牛人，是个百科全书，但好像跟谁也不贴心，仿佛一台机器，冷冰冰的。现在的张松海有血有肉一点，更像是朋友。”

华鼎鑫这会儿心情极好，搜肠刮肚地想着笑话，“给我的感觉是，他恋爱了！只有爱情，让人如此转变！”

“我呸。我都结婚了，还恋爱。”张松海没好气地道。仔细想想，似乎每次想到那一抹倔强坚强的背影，内心都会变得十分柔软，也许真的如华鼎鑫的玩笑话，男人恋爱了，就变得容易接近？还没等他回过神，听华鼎鑫不以为忤地继续道：“你呸我也没有用，再说了，结婚是结婚，恋爱是恋爱。况且我有确凿的证据链证明，张松海最近有问题！”

“你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张松海没好气地道，“那就把你的证据链拿出来摆一摆！”

“我判断，这小子最近应该面犯桃花。首先，你发现没，以前他的穿着是一个搭配系的，最近明显风格转换，你再看，最近他的包、他的笔、他的打火机、他的手表也都全部更新……你听我说完，这绝对不是有钱了之后的自然而然。”华鼎鑫站了起来，越说越兴奋，“而且有时候经常莫名其妙地失踪不见，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这跟以前的他可一点不像，这不是有情况了这是什么？还记得元旦前头的年夜饭，吃到一半突然要走，这不反常吗？综上所述，我认为是有情况了！”

梁鸿宾也听得饶有兴致，鼓励华鼎鑫继续。张松海此时只当华鼎鑫在信口胡诌，也不说话。

“我觉得就是他们同事！”华鼎鑫这话说得宛如平地一声雷，张松海接水的手不禁抖了一下，“我怀疑就是许萍或者小朱中的一个！应该是没错的。”

“哦？”张松海喝了一大口水，神色自若地问道，“为什么？”

“你不用如此克制，我知道你的内心正如沸腾的开水，咕嘟咕嘟地冒泡。”华鼎鑫的嘴皮子十分利落，“线索就是你今天来我这里比老梁还快！想想看，他对小蜜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咱们在干的事情一定不会瞒着，所以小蜜指定天天盯着这几个账号，所以我这边一有动作，他就立刻接到了线报……”

“我靠，什么乱七八糟的，前头还有板有眼，后边就是满嘴乱跑火车嘛。”梁鸿宾跟张松海相视一笑，摇头就走，两人并肩而出。

翻云覆雨手



华鼎鑫的这一手只能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来形容。所谓意料之外是按照之前这个票上蹿下跳的凶悍走势，这两天的折腾应该仅仅是个开头，而不是结束，但这个轻松的涨停板实际上是在宣告某个资金已经彻底认输；所谓情理之中也正是这个意思，前些天兵荒马乱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人掐起来了。

华鼎鑫的最后一分钟战术非常具有震撼力，第二天网络上关于600134的评论多如牛毛，连著名的《牛眼看市》都登了篇豆腐块文章将之形容为“最后45秒的绝地大反攻”。一大清早，在华鼎鑫的办公室，梁鸿宾道：“你这炮仗点得好，整个市场差不多都炸锅了，都在猜测那个神秘主力是谁。你说会不会太扎眼？把监管机构惹过来？”

“惹过来我也不怕，怎么？挂在跌停板的股票还不让我买不成？”华鼎鑫一脸牛气，“昨天晚上董秘给我来了个电话，大概是发现咱们的实力还不错，彻底服了，听那意思还想让我继续压几天他好满上，他想得美，老子又不是雷锋！”

“你这思路不对，人家好歹也是个关键环节，一点面子不给，将来不怕有问题？想方设法地阴你你受得了？”梁鸿宾劝道，“俗话说多条朋友多条路么，大家都混这个圈子，低头不见抬头见……”

“哎哟我的娘啊，”华鼎鑫冒出一句河南话，“说真的，我觉得你更年期到了，你发现没有，你最近特别啰唆，一件事情你可以翻来覆去地说，全部是车轱辘话。我建议你当作家，看上去写得密密麻

麻，其实都是空气，俗称‘屁’。你放心吧哥哥，董秘自己有钱早就埋进去了，现在他还想找人搞点钱。你知道吗？前些日子我听说有这样一种模式，比如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我想做这个票，但是我实力不够从4块一路做到15块，但我可以通过一些掮客找到资金，大家分片儿包干，几下就把这活练了。我估计董秘想要干这个。”

“你只要明白就好，我怕你跟他闹不愉快，你要知道交易所董秘是有培训班的。”梁鸿宾道，“要是你华总的恶名传千里，以后咱们新时代的研究员去上市公司看看都没人搭理我们啊。对了，今天怎么个思路？我就是专门来看你演出的。”

“拉倒吧，你也不是闲着没事情做的人，”华鼎鑫一脸莫测高深，“我晓得咱们的大仓位已经开始建仓了，搞了什么票？”

“上次提到过的，买了一兜上海能源，还有一点海博和豫园。”梁鸿宾随口答道，“上海能源嘛，现在就是便宜，最起码翻倍应该给我吧？海博这个壳一直传得沸沸扬扬，据说东方有兴趣，不过没有尘埃落定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东方？不可能。”华鼎鑫斩钉截铁，“东方一定是自己IPO，这个不用想。”

“也未必，再说了，海博不管是不是跟东方牵扯，这个票重组几乎是一定的，所以少量参与一下就是纯粹赌博。豫园商城就是准备切换投资逻辑，更换投资重点，之前涨的那一轮是资源，是上游，而下游消费品和医药这种防御类的基本上都没动，你知道中国股市的脾气，别人家孩子咳嗽两声，你要不跟着发烧一天，那能叫邻居？那能叫和谐社会？”梁鸿宾说起自己的选股逻辑总是滔滔不绝，思路清晰，也极为自信，这是长达数年的长线盈利积攒起来的。“医药暂时我还没有看清楚，目前还是倾向于选择中药股，民族瑰宝，不比什么都强？”

“咱俩都是农村出身的北方人，相信中药很正常，但有些人说中药就是安慰剂。”华鼎鑫笑道，“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写了篇什么文章攻击中医和中药。”

“不稀奇，中国人以前是盲目自大，打鸦片战争起又开始盲目自卑。”梁鸿宾摇了摇头，“指望你我这辈子算没戏。你还不赶快准备准备，马上集合竞价就开始了。你打算怎么搞今天？”

“你猜！”华鼎鑫靠着椅子背，“这屋里的空调明显该清理了，我都开了这么久还是不暖和，比张松海那屋的差远了。对了，上次说的找个别墅用的事情，不晓得进行得怎么样了，张松海跟王晓宁不会指望咱俩出去跑着找吧？”

“不可能的。”梁鸿宾太了解张松海这个人，细节方面他绝对想得非常到位，“昨天我还听他提起来，应该正在找，这种事情嘛，不用我们多操心，你应该多操心的是一会儿怎么定集合竞价。说真的，我这一老本等做交易的人，真的不知道你们这些庄油子怎么耍大刀。是不是一会儿直接开盘再朝跌停板去？我看你还有一大笔钱没有用呢。”

“你再猜！”华鼎鑫不说话了，专心致志地盯着电脑。一到9点15分，他就认真地研读盘面，实际上他看的重点是同类ST板块的具体表现已经涨跌停排行榜上的情况。一过9点20分，原先的一些假单子已经不见了，因为根据交易规则，9点20分之后的申报已经不允许撤单，所以造假的极限就是9点19分。这下华鼎鑫看得更清楚了，整个市场其实相对昨天收盘并没有太大波澜。

“估计今天平开，至于找方向，估计……”华鼎鑫笑着道，“谁都没方向。大跌大涨都有道理，对不对？”他转头问梁鸿宾，发现梁正盯着600508上海能源看，“你这还有什么看头，难道你准备做差价？”

“我还没买完呢，”梁鸿宾认真地道，“我看这两天走的这个样子有点不太对，昨天大盘弹得太多了，今天沉不下去估计就很难下去了。那样留给我的时间一共就没有几天。所以我必须行动要快，要追着打上去就太被动了。”

“它没什么量啊，你一买不是直接打飞起来？”华鼎鑫担忧地问道，“钱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所以昨天就被我打飞起来了。”梁鸿宾摇着头苦笑，“很轻松地朝上摸了7个百分点。实际上我买货连3000万都没买够，看见个4位数的单子跟看见亲爹一样，嗷嗷叫就扑上去了。”

“目标价多少？”华鼎鑫笑着问道，“你肩负着挣大钱的使命！要是我这笔600134赔钱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我还不知道你？不见兔子不撒鹰。”梁鸿宾拍了拍华鼎鑫的肩膀，“我目标位顶天就是翻倍，19块、20块了不起了。没指望挣大钱，就是在价值投资的大旗下面挣挣运道。怎么，你摇什么头？嫌我挣得少？少也没办法，我这风险小，你这风险大。”话说到这里，俩人又都一齐笑了起来。

“不跟你贫嘴瞎扯了，”华鼎鑫起身泡了杯茶，“集合竞价都开出来了，高开一分钱，等着看今天怎么折腾它吧”。

王志最近跟宦仕臣走得比较近，一大早王志刚上楼坐进自己的小办公室，宦仕臣就跑来串门：“你来啦？”

“宦老师早。”王志本来想跟刘海儿通个电话，刘海儿今天学校报到，新房子的装修也进行得有条不紊，施工队已经进入了现场，装修方案也已经成型。刘胜元他们那套以简单为主，而王志、刘海儿那

套小的，则运用不少现代元素，光看设计师的图纸和电脑画面，王志跟刘海儿都特别满意。

“小王，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股票，就是600134，”宦仕臣开门见山，“最近关注没有？”

“怎么能不关注呢？”王志一提起自己的股票就兴奋，“昨天啊，最后一分钟，竟然爆发巨量，本来我以为运气很差准备割肉走人呢，但是看着跌停板上量已经封了不少，我就没排队，没想到反而运气还不错，估计今天应该走高吧。这偷偷摸摸最后一分钟搞偷袭，不就是想多拿点东西嘛。”

“嘿嘿，昨天，”宦仕臣笑着道，“我买了点。”

“啊？什么时候？昨天的量不会是您搞的吧？”王志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您这么大的手笔？这最起码要动用三四千万的资金呢。”

“嘿嘿，”宦仕臣略有些尴尬，“我买得不多，也是跟着买的。”他又眯着眼睛问道：“你们营业部除了咱俩买就没有别人了？”

听到这里王志心里“咯噔”一声，但这两年的营销生涯已经让他的演技有了一个飞速的提升，他不知道宦仕臣为何大清早巴巴地来问自己这个问题，但之前跟付大姐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没有承认知道营业部有人买，现在更要一口咬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买，之前应该没人买吧。这个票我跟好几个同事和客户都聊起过。”王志挺顺畅地道，“不过这几天我一直在外边跑，您也知道，我房子开始装修了，天天溜号要去看一眼，我去不去，工人干活态度那显然不一样啊。”一番话说得也是十分圆润。

“我跟你说，”宦仕臣笑着跟王志道，“昨天不光我买了，我知道连周东明他们都买了，只不过有多有少。”说到这里，宦仕臣故作神秘地压低嗓子：“据说你们这里的超级大户华总，昨天的行情就是他们做的。”

王志听到这句才有点明白，所谓内幕交易，想了想不由得十分好笑，就这么个破事情，一夜之间，几乎整层大厅都知道了。王志笑了笑：“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总归我是一直研究这个票的，我觉得，应该没问题。”顿了顿，王志又不死心地问道：“您听谁说最后一分钟是我们这边的超级大户干的？”

“所以说你还年轻，圈子是什么你都不懂。李国威、凌峻峰他们早就有这个票，你知道李国威是个草包，有次去我屋里坐的时候，看我盯着600134，他自己亲口说的，估计比你买得还要早，凌峻峰是跟他一起买的。”宦仕臣不在意地道，他自认为王志跟自己的关系要比跟李国威他们近得多，“我是听你说得笃定，所以天天看，昨天最后一分钟，风云突变，我想也不想就拍进去了。后来假装跟李国威他们探讨行情，说的时候才知道，周东明也是昨天买的。至于说行情是你们这里的做的，那是他们话里的意思，我听得出来只是假装糊涂而已。这话就到此为止，你可以操心一下，是不是这回事。”说完，宦仕臣一脸莫测高深地走了。

送走宦仕臣，王志晃了晃脑袋，他才懒得搞清楚李国威、凌峻峰他们买没买这个票，就算他们知道了福鑫投资一直重仓这个票，是这里的庄，那也是柜台上泄露出来的，跟自己没关系。毕竟王志当初是见过所谓的庄都是什么样，看得清晰，没有神秘感就不存在所谓的盲目崇拜。他想着回头找个机会用员工号查询下交易情况就一清二楚了，他收拾了下桌子，坐在电脑前静等开盘。

集合竞价结束是高开一分钱，进入连续竞价之后，第一笔委托就是涨停板，但似乎涨停板上没有被咬光，不过连10秒钟也没有，第二

笔委托就出来了，这下彻底尘埃落定，600134开盘之后两笔委托，就摸到了涨停板。“盘子真轻。”王志按捺不住心里的一丝兴奋，“好，基本解套这几天就不折腾了，明显是有人要开工了。”他望着涨停板上超过8万张的封单，自言自语道，“这怎么也不可能打开涨停板。”说罢，拎着自己的包出门直奔新房了。

华鼎鑫的这一手只能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来形容。所谓意料之外是按照之前这个票上蹿下跳的凶悍走势，这两天的折腾应该仅仅是个开头，而不是结束，但这个轻松的涨停板实际上是在宣告某个资金已经彻底认输；所谓情理之中也正是这个意思，前些天兵荒马乱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人掐起来了。之前认输割肉的资金再也没有勇气在割肉之后追一个涨停板重新买回，这世上还没有那种神经的人。

“妖，太他妈妖了。”李国威的嗓门有些亮，“要不是小朱……嗯，谁也没想到，这么缥缈的走势背后，所谓的庄家不过是如此而已。”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凌峻峰倒是一脸释然，“现在都流行低调，这才是大鳄的本质。你想得出能在二级市场把人玩成这样的每天开的车还不到40万？”凌峻峰的口气里明显有股酸味。人们的心理大抵如此，当发现自己一直十分敬仰的偶像竟然是身旁熟悉的面孔，本能的反应不是向对方表示敬仰，而是迅速地认为自己以前的审美观有问题，纵然不屑于承认自己的审美观有问题，也会发出一些略有醋味的评论。“怪不得当年说的湘鲁豫猛，琼凶极鄂，河南人，少林功夫的真传就是三拳打死老师傅，看不懂你也挺了！”

“你说他这么折腾为了什么？”李国威不解地问道，“咋咋呼呼的干啥呢？图形前面那叫一个恶心加难看，连我这不太懂技术的人都觉得，这短线指标都破位了。”

“片面，你再看今天这跟追涨停的一拨，”周东明插了句话，“如何？等一会儿量再出来一点，均线会再朝上去些，那这个形态就更好看了，明显是短线反转的味道。”

“别瞎猜了，我看也就一个字，乱。”凌峻峰摇摇头，“跟着他就是了，国威，发挥你魅力的时候到了。”“放心吧哥！”李国威答应了声，有些许懊恼，“任务比较艰巨！”

这会儿的华鼎鑫，不停地打着喷嚏，“今天一来就觉得不舒服，总感觉是要感冒，你看我早上嫌空调冷么，估计那会儿已经有反应了。”

“我觉得不像，明显这是有人念叨你了。”梁鸿宾开着玩笑，“要不你跟我说下你的思路，这会儿就回家休息吧，带病工作不是我们这行的优点，脑袋发昏的时候就应该好好歇着。你今天这会儿又敲上涨停板了，到底什么意思？”

“简单明了，我一说你就明白。”华鼎鑫揉了揉太阳穴，“上面我封了有700万股，要是有人跟得多，比如说超过1000万股，你下午就把单子撤了玩命朝下摔；要是有人跟得少，比如到收盘也就只有800万股，那明天我准备再干一个涨停板再说。”

“你要想这么玩最好把700减一点。”梁鸿宾笑，“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的思路核心无非是让别人先表态嘛。那你自己放那么多干啥？你的东西放得越多，别人的表态成分越受到影响，而你不过是想找个最不受你干扰的真相。”

华鼎鑫皱眉头一直望着梁鸿宾不动，盯了几分钟，才悻悻道：“有道理，听你的。我先撤了，这会儿脑神经疼。”走到一半又回头道：“你以前真没做过庄？悟性高啊，梁真人。”

梁鸿宾一口气差点儿没喘上来。

绝种好男人的另一半



一个女人要有这样一个男人爱自己，这辈子不白活吧？什么都懂，什么都可以帮你担当，细致耐心，从容又不失大气，这不是完美的男人是什么？

自从开始进行账户清理的摸底工作，许萍跟小朱的苦日子就算正式开始了。营业部已经成立了10年，由于从未有过搬迁，所以历史沉淀的客户数量较多，截至2006年底，资金账户数一共有将近2万个，其中活跃客户数超过8000个。

这是个极为庞大的数字，许萍跟小朱每天收盘之后都在库房对原有的开户资料进行整理和清点。还好营业部原先的后台管理相当规范，自2004年后所有的新开客户资料都进行了完整的扫描，这批客户的账户清理工作相当简单，只需要把相应资料装订成册，贴上标签即可。最麻烦的是2004年之前的客户，许萍跟小朱看着摊在地上垃圾堆一样的客户资料，发愁得你看我，我看你。

“唉，折腾啊，”许萍叹了口气，“2001年整理过一次，是按照业务操作类别来排列的，现在倒好，全部按照客户账户重新归集，这要整理到什么时候？”许萍嘴里的“按照业务操作类别来排列”，指的是最早时候，所有客户的业务操作凭单，包括销户申请，都是按照业务类别整理，那一堆是全营业部所有的转托管申请单，墙角那堆最大的是客户在2002年申请集中配售新股的申请单。现在要给每个客户

建立档案袋，将这些散落归集的操作申请单统统装进统一的档案袋，可想而知，这个工程量有多大。

“说真的，我一进这屋就头晕眼花，天旋地转。”小朱拍着胸口道，“这屋里密不透风，还弥漫着一股子霉味。在这里待一分钟都是受罪。”

“我看就咱们俩这个进度，没有一个月不可能整理完。”许萍苦笑着，“真不知道咱们营业部究竟是什么运道，竟然抽到摸底试点。合着领导们就动动嘴，咱们都要跑断腿。来吧，别站着了，干磨蹭也没用，早晚都是我们俩的事情。谁让你跟我就是柜台上的小巴辣子呢？”

看着许萍已经拎了一大捆对账单垫在屁股底下，开始工作，小朱也学她的样子，拿了一堆凭单开始整理。“你说这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干啥还非要清理得这么干净？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朝仓库一扔，以后按照标准做不就行了？”

“你问我，我也没人问啊。”许萍也摇摇头，“其实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眼就知道，原先的很多东西，以后就不可能出现了。”

“什么东西？”小朱毕竟对证券的理解没有那么深刻，好奇地问道，“我天天听李硕唠叨什么账户清理是证券市场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耳朵都起老茧了，但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这么说。”

许萍停下手里的工作，顺手拿了一张申请单解释道：“比如说，这种东西，以后再不能够有了。”小朱一看，原来是一张“关联账户资金联通申请表”，专门给打新股的客户准备，其实就是打新股的客户钱多，找营业部借几个证券账户卡用来摇号而已。“这东西我们本来也不用了啊，”小朱不解地问道，“再说了，现在打新股又没有上限，本来也用不到。”

“要不说你没有王志脑瓜灵呢。”许萍摇摇头道，“现在用不到这个打新股只是表象。借用证券账户能干的事情不是只有新股申购吧？那以后是不是都不能干了？如果这条路堵死了，那之前已经借了证券账户的那些人，名下的资金怎么办？买在证券账户的股票算谁的？还有些人，连资金账户的名字都是别人的，这些账户怎么处理？你看吧，现在我们才是摸底工作，我估计其他营业部也都鸡飞狗跳热闹着呢。忙的还在后头。”看小朱实在听不懂，许萍索性说得更直白一点，“坐庄的人都需要很多账户进行互相的拉抬配合，有些人为了怕自己太引人注目，连资金账户开的都是假的。”说着拎出一张纸片，“你听这资金账户的名字，张国荣，我记得是我开的户，他前面一个是周润发，这其实是当时营业部自己用来来回转账的。”

“啊？你们那时候那么乱啊？”小朱愣了一下，“来来来，让我看看这个张国荣长得什么样。”说罢就来抓许萍手里的资料，“啊？怎么连身份证复印件也没有？身份证号全部都是1？这也能通过开户申请？哈哈，笑死我了，联系地址竟然是香港铜锣湾洪兴对面一单元假B座，这是谁这么有空啊？”

“嘘，小声点。”许萍冲小朱道，“咱们领导的杰作，那时候他负责开户业务的，生怕自己搞混了，所以乱写的地址跟电话号码。你看联系电话，38389438，难为他想得出这样刁钻的号码呢。”小朱憋不住又笑喷了，“咱们领导还有这种闷骚的劲头？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在工作上也这么随性随意呢。”

“小声点，让咱们账户清理呢，不是在这里乱八卦。”许萍摆摆手，示意小朱隔壁就是张松海的办公室，“你来营业部晚，一会儿指不定又看见什么东西要笑呢。”说话间，看到一摞散在外边的开户文本，正要收起，被小朱一把枪了过去：“这开户文本怎么还有散在外边的？”小朱好奇地问道，顺手翻开了：“许宗秀？许萍姐，留的你的电话，这应该也是你的字吧。”

许萍看实在混不过去，就含糊道："这是我爸爸。"正要拿过来，小朱已经一翻而过，她又读了出来："邹云瑶，这是李硕的吧，明显是李硕的字，哇，竟然是82年的，李硕的老婆？没想到啊，竟然找了个这么年轻的老婆。我懂了，这沓子开户资料都是咱们自己人的。"

"行了行了，赶紧收起来吧，一会儿问问领导，该粉碎粉碎掉，留着这些东西，凭空落下把柄。"许萍还是想把资料拿过来，生怕小朱这爱说的嘴巴乱说。正犹豫，小朱不晓得又看到了什么东西："这是张总的字！他的字我认识。嗯，应该是他太太？跟他一般大，都是74年的。这身份证复印得也太不清楚了，名字倒一点不像女孩子，孙凌。"

"行了行了，"许萍趁着小朱看身份证复印件的工夫，把她手里拿着的开户资料接了过来，"你看过就算，可不要乱说。要知道从业人员是不能做股票的，也不能假借他人名义。"说完并不翻看，就等着小朱看够了把资料插回来。"你发现没有许萍姐，"小朱兴奋地道，"张总老婆看上去很面熟，像一个人。""嗯？"许萍从来没见过张松海的太太，她甚至不知道这个叫孙凌的到底是不是他太太，只是一般来说，总是找跟自己关系近的人，总归血亲更让人放心，"像谁？"许萍好奇地问道。

小朱看许萍也凑着脑袋看过来，就压低了声音道："像不像谢总？"

"谢总？"许萍长吁了一口气，"哪里像啊？哦，你还别说，这眉眼和鼻子，都有些像呢。只是有个仿佛罢了。"

"不是的，你越看越像，要不是名字不对，我真以为这是年轻时候的谢总。"小朱兀自评论道，"你说，你觉不觉得张总跟谢总的关系很怪？"

许萍的脑袋“嗡”就大了，这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些异常的事情，但又绝对不能说出来，更别说在背后跟另外一个同事嘀嘀咕咕，“你别瞎说，哪里怪？让领导听见你背后这么说，当心你的年终奖没有了。”

“我又没说什么，就是说怪嘛，”小朱真的是典型的八卦女，每天都要花时间上篱笆论坛，“比如，之前谢总在深圳上班的时候，只要来上海指导工作，咱们张总就不见了。他俩要么一起出现，要么一起消失。”

“废话，大领导来了，作为营业部老总，当然是要陪着的。”许萍听了不以为意，她不会把其他同事的玩笑话认真告诉给小朱，“要是谢总来了，张总还在办公室坐着，那才是真的奇怪。你不知道他们是多少年的上下级，张总是谢总一手带出来的。就好比现在的张总对王志，不对，这个例子举得不对……”

“反正他俩挺……挺……暧昧的。”小朱不耐烦听许萍啰嗦，“下次你注意看下，咱们领导的手表，跟谢总的手表，是宝玑的情侣表。”她迫不及待地丢了一个深水炸弹，“我注意了好几次，张总的表很容易看到，因为去他办公室签字的时候多。后来记住了宝玑的牌子，去查的时候发现是情侣表。不过谢总的手腕我很难看到，只是依稀仿佛觉得是，不能肯定。”

“那就不能乱说，”许萍笑着道，“估计你以后看到的机会也没有了，谢总已经不做了，来咱们营业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你说你，每天都在关心什么东西？”

“我看到了照片，想到了一种伟大的场景。”小朱闭着眼睛，也不管许萍说些什么话，自言自语道，“张总应该是内心里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潜意识里找了个老婆，其实就是比着谢总找的……”

“过头了过头了。”许萍看小朱已经开始胡言乱语，连忙止住道，“咱们还有一大堆活没有做呢，进来半个钟头啥也没干。八卦留给空闲的日子，切记切记，你这话当玩笑话可以，千万不要瞎说。”

“许萍姐，你以为我真的傻啊？”小朱笑着道，“再说了，咱们领导跟谢总，都是我最喜欢的领导。谢总不说了，是她把我带到这行的，当初在港汇我只不过是个化妆品柜台的售货员，她觉得我机灵就让我入了行，到如今一晃四五年过去，我心里顶顶感激她。你想我才什么学历啊？现在还读着大专，离本科还有好几年。”说到这里，又继续道，“咱们张总就别提了，简直就是完美男人的代名词。有好几次，我听他说话的声音，就觉得像是直接在我心口里说一样……”

“醒醒，妹妹，天快亮了。”许萍本来只管自己做整理，没有打断小朱，听小朱说到这里，实在听不下去了，“不至于吧，我看你这个样子，要是张总单身，你非贴过去不可。”

“一个女人要有这样一个男人爱自己，这辈子不白活吧？”小朱不解地问道，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许萍不理解，“什么都懂，什么都可以帮你担当，细致耐心，从容又不失大气，这不是完美的男人是什么？该内敛的时候内敛，该嚣张的时候嚣张，只要他在旁边，你永远不用担心有事情处理不了，待人大气，绝不啰啰唆唆，咱们营业部组织出去玩，总是吃得最好，住得最好，玩得最开心，这简直是绝种了的完美男人。”

“再完美也是别人的。”许萍掩住嘴角的笑意，“你还是专心整理资料吧。”“许萍姐，你看这个资料，”小朱又抬头问道，“这个也放袋子吗？”许萍凑过去一看，原来是赵爱国账户最初的几张原始凭证，还有三张取款单，看上去像是预留的签名，只是最后没有用上，“当初开户时候留这种单子干什么？幸亏是写在咱们老单据上的，要是写在新单据上，盖上财务章，就把钱取了。”

“哦。”许萍看了一眼，把那些凭证找了个牛皮袋放好，在上面用粗号的黑水笔写上赵爱国的名字，“当初赵爱国也配资的，配资之前必须把这种单子留下，因为到时候一旦到了平仓线，一顿砍仓之后，就用这种单子把钱从账号里取出来，这样既符合手续，又能避免他赖账不还钱。”

“这样啊，”小朱算是听懂了，信口又问道，“据说他配资挣了很多钱，还钱之后那还不把这些条子收回去，真是粗心得厉害。”

“当初营业部配资的人多了，就王佳一个人里外算账，漏了点单子也正常，这种东西，就算别人拿了也没用啊，”许萍笑道，“找财务开支票，还不立刻露馅了？”说罢又指着小朱脚底的那堆资料道：“你再认真找找，里头要是还有赵爱国的资料，一并都放在这个档案袋里，现在他的账号跟联兴工贸一样，都是司法冻结户，我们整理的时候把跟他们相关的内容都放在一起，兴许将来用得到。”小朱应了声又埋头理起来。

一晃一个多小时过去，“哎哟不行了。”小朱身子一歪，朝墙边靠过去，“眼睛看得又酸又疼，许萍姐，你真是好耐性，还看得进去。”

“谁让你中午喜欢看视频，”许萍摇着头道，“我每天中午都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好很多，其实不用时间长，有20分钟足够了。眼睛也要舒服不少，你出去吧，去看看墙角的发财树，那是绿颜色，特别的舒服耐看，对眼睛也好。”小朱嘴里含糊着正要答应，就见门被推开，张松海站在门口。

“干得怎么样？”张松海淡淡地问道，“我原先估计这些活不少，好家伙，现在看起来，何止不少！”他简单地环视了一圈库房，“2004年以后的都在这几个柜子里？把它们都编号，然后做个出入库的记录本。这是当初的新股配售协议？这要都准备进档案袋你们俩干

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略一沉吟，他果断地道：“要给你们多安排些人手，这么干不是办法。明天开会的时候我跟王志交代一声，让他带几个机灵点的人过来帮忙，有什么需要他们做的你就直接吩咐。记住几条大原则：首先是档案袋不能混，东西不能丢，越整越少那是不行的；其次是要方便查找，符合标准，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最后自己都找不到放在哪里；还有就是要领会清理精神，把一些没必要保留的凭证统一整理。”他又看了一会儿，转身准备离开。

“领导，对了，”许萍忽然想起来，“这是很早的时候咱们员工开户的东西，您看？”见张松海草草翻阅了下，许萍又继续道：“还有这个，这是当初赵爱国配资时候预留的取款单和一些其他原始凭单。”

张松海想了想，也没有细看，就把那些开户资料又递给许萍：“这些开户资料留着干什么？都碎了吧。那些账户该销户销户，没必要留着尾巴给人抓。至于赵爱国这一份，你拿了收好，找个专门的盒子收起来就是。回头我问下总部的法律顾问，他们要的话做个交接单把资料给他们，省得咱们自己保管起来还麻烦。”说完又顺手把赵爱国的档案袋抽出来瞄了一眼，才重新递给许萍，转身出了门。

见张松海走了，许萍跟小朱相视一笑，许萍道：“你不是刚才一直完美男人完美男人的嘛，怎么真的完美到了眼前，反倒不说话啦？”

板块轮动的顺序



先动的是资源类，有色、煤炭，然后是工业品、机械，金融跟着哄抬，这就是垃圾上天。全都是低价股，一个个地朝上跑，这就是百花齐放——这个行情才来得大，但也带着一股子强弩之末的味道。

一进入3月中旬，大盘的行情似乎又慢慢转好，整个市场马上就忘记了2月27日那天的血腥，又开始有条不紊地一路慢牛朝上。市场气氛也从原先的次贷就是世界末日的疯狂恐惧中逐步缓过神来，发现太阳还在照常升起，日子也要继续过下去。国内A股还是一如既往地慢牛朝上。

3月19日，大盘低开将近两个百分点，但一开盘就以70度左右的角度朝上直奔，短短20分钟，大盘已经拉红。600134的走势更是怪异，以4.25平开，象征性的几笔小单子成交在4.23上，紧接着就是毫无方向感地围绕4.25的均线来回绕，直到10点差5分，连续两笔大单子突击而出，像是准备买入的人被疯狂唤醒一般，三位数的买单陆续出现，很轻巧的位置直接冲向涨停板。

顶部的阻力太小了，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望着4.46的涨停板上的1200万股封单，华鼎鑫扬扬自得地点着了香烟：“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提枪上马战杀场，冲出地狱是天堂。”他这话一点也没有夸张，连续两周的时间，600134就是围着4.20这个价格中枢不停地上下游走，头一天是涨停，可能第二天立刻就下去将近4%，头一

天是跌停，第二天未必涨得少。华鼎鑫用出了浑身的力气在里面来回折腾，一方面是为了再试探试探整个盘面是否还有大规模的游动资金跟盘；另一方面，也想借机会把整个个股的波动平台打出来，为将来的突破埋下引子。这十多天下来，原先在里面跟他掰手腕的资金出走了之后倒也没有意外，整个盘面看上去已经异常听话。但相应的，其间的短线客也越来越多，而且多是采取那种高抛低吸的做法，想跟着一起喝汤。华鼎鑫要是还拘泥于原有的波动空间那就彻底地变成了让短线客好好挣钱的雷锋，其实人人都知道总归要有一次突破将原有的平台格局打破，但又都有羊群效应不忍心放弃所谓的空间波动利润。在华鼎鑫的预估中，突破之前的平台高点，像蚕蛹一般破茧而出，应该需要颇多的资金作为后盾，但没想到，他的后招还没有用，个股已经扶摇直上，干净利落地涨停板了。

“真不知道原来你还是个诗人！”梁鸿宾在旁边笑道，“前面两句我知道是个僧人的名句，后边两句是什么？你到底懂不懂平仄？”

“就是一句顺口溜，你又何必跟我较真呢？”华鼎鑫显然心情不错，“你那边情况如何？”他嘴里所谓的“情况”不光有新时代1号，还有三四个老资金，都已经开始用新的投资公司账户进行新的一轮操作。这笔钱因为都是以战略投资为主，所以还是扔给梁鸿宾打理。“别提了，”梁鸿宾摇了摇头，“几个医药股太轻了，盘子随便一敲就飞起来，我都不敢用力买。在犹豫要不要干脆买成ETF算了。”

“你觉得指数空间还有多少？”华鼎鑫歪头问道，“最后一阶段，指数涨得少，个股涨得疯吧？”

“我的常识告诉我，最后这一轮上涨基本上是乱窜式，指数不动，那叫补涨；指数翻番个股翻两番，那叫跨越式上涨。”梁鸿宾抬头看了看屏幕，“这不，你这就开始了跨越式的第一步，怎么？目标在哪里？准备上楼梯式的么？”

“看看再说，”华鼎鑫笑着道，“这次不跟他们搞猜大小了，先迅速地脱离成本区再说，我现在就怕大盘不行。万一我准备向上的时候，什么次贷风波再次入侵，搞得A股大跌，让我半途而废，会很麻烦。你想想，现在参与的人都是脚底抹油派，一有风吹草动比兔子都精明，这要是真的半路拐弯朝下楼梯式下跌，这锅夹生饭就难啃了。”

“应该不会，次贷风波哪有那么容易搞到中国人身上？”梁鸿宾不以为意，“中国的金融体系，没问题。哦，对了，下午要去张松海那边一趟，他跟你说了没？”

“说了啊，他们搞了个股指期货的讲座，想让咱们俩也去听听。”华鼎鑫笑道，“你说他就不能私底下给咱们俩培训下？还非要咱们去一趟。”

“他说都是他们衍生品部的研究员搞的，内容很细致，让咱俩最好去听听。”梁鸿宾笑，“左右咱俩也没什么事情，去听听也好。开阔下思路总是好的。”

就在华鼎鑫和梁鸿宾俩人有一句没一句闲扯中国经济的时候，凌峻峰、李国威和周东明也在营业部的小房间里讨论这几天的行情。“你说，这大盘的调整就算结束了？”李国威不服气地问道，“不是都说3000点附近的压力沉重，大盘很难一次性地克服阻力，应该再朝下积蓄些力量才可以吗？”

“你听那些股评胡扯淡，”凌峻峰笑道，“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他们这些人的水平？照我看，大盘今天就算不是突破，也离突破不远了。关键是下一步的布局怎么展开。周哥，你怎么看？现在咱们的仓位比较轻，基本上还不到三成。还净是题材股，600134有不少呢。”

“干脆再加点仓位买600134吧。”李国威插嘴道，“你看这几天，不算差价，也拿了5毛钱了。要说小朱给的消息还真是有用，据说华鼎鑫他们至少买了这个数。”他冲凌峻峰比画了一根手指头。

“哈哈，你已经说两遍了。”凌峻峰出李国威的洋相，“不过我们不能再买这种垃圾股了，对这种股票我很不踏实，生怕有问题，前期涨得少的一些长期题材股，我倒是想买点，比如600651飞乐，还有600652爱使。”

“你这俩我这两天也在看，”周东明马上附和道，“你发现没，现在涨得最少的板块除了医药和消费品以外就是本地股板块，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明显不符合常理。”

“什么是常理？”李国威茫然不解，“莫非本地股一定要涨吗？”

“国威你不了解，国内市场要说涨幅最疯狂的个股应该就是上海本地股，尤其是飞乐和爱使，从上市到现在，至少有1 000倍涨幅了吧，而且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每年必然有一轮大行情，但去年明显没有什么动静，似乎是被遗忘的角落。”凌峻峰一口说了不少，“今年必然有花头。让我唯一下不了决心的是，前面咱们不是把借的那些账号都注销了么，现在咱仨的账户也拆开了，如果要买的话，就相当于暴露在明处，有些担忧别人看到咱们进去，就打死也不涨。”

“别人是什么人？”李国威不服气地问道，“谁钱多谁是大爷啊，不涨咱们直接把它推起来。现在谁还没有点钱？”李国威的底气很足，去年他们三个配资做得虽然不是非常好，但借款满一年之后资金全部还清，一人手头上三四千万总还是有的。

“唉，你不知道，里面有暗礁。”周东明摇了摇手，正色道，“本地股里都是有大鳄的。比如界龙、兴业，这都是市场上有名的。

大小飞乐也是老庄股，爱使以前没听说过，但我想也一定有。”说到这里，他转头跟凌峻峰道，“所以你说去年他们为什么不涨？用我的思路揣度，很简单，他们的操作手法仍然固守在原先的熊市思维呢。所以……”

“所以根本没有朝上做的冲动，”凌峻峰飞快地接口，“因为涨跌都能挣钱，所以压根儿没想过要朝上做很高，反而是去年涨得最少的个股。今年，今年……”

“你现在联想联想张松海之前说的那个账户清理，明年还有这样的坐庄机会吗？”周东明面无表情，但提出的问题越发刁钻，自己回答自己也越发肯定，“门也没有啊。连我们这不算小不算大的资金都觉得用三个账户太明了，他们能不觉得？所以坐庄是做不了多久的。你要说是末日庄我都信！”

“既然要走，既然是最后一铺，除非特别的情况，一定要大搞一次，最起码不能搞得太差，对不起自己的口袋，那种事情是没有人做的。”凌峻峰马上就理解了周东明的意思，“这跟我的思路不谋而合。我想的比较朴素单纯，凡是有大行情的时候，你见过哪些板块涨得少？不会的，大家的整体上涨幅度都差不多，除了极其个别的股票。”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并不介意一时选股的成败，”周东明轻松地笑了笑，“只要我们能把大行情踏对就行了。不要犯特别离谱的错误，就是最大的胜利。说真的，我今年压根儿没想到要挣钱。”

“啊？”李国威在旁边本来很起劲地听，听到周东明这句话，明显泄了气，“周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今年压根儿没想要挣钱，那咱们瞎折腾什么。”

“我的意思是今年要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周东明叹气道，“今年谁激进，谁就可能死。为什么我说选那些涨得不多的，正因为涨得不多，所以也不会大跌。那些追高的，等着看吧，兴许一套又是五六年。”

“这话我同意，老手做股票，跟老司机开车一样，应该越做胆子越小。”凌峻峰也点头同意，看李国威有些失落就笑道，“别那么泄气，咱们只要安全运转，钱以后有的挣。再说了，超级大牛市之后一定是超级大熊市，那时候满地都是便宜货，怕你没得挑？”李国威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这票真邪门，”凌峻峰把软件切换到了600134的画面，“前两天还一直在纠缠。你看那天最后一分钟扫开跌停板，第二天轻松涨停，没想到马上就是连续四天的阴线，就这么折腾大家伙儿。今天又是一个涨停板，你说他们是不是已经全控了？该不是大家都冲着最后一票末日庄，疯狂地要一把吧。”

“不排除，今天几个ST都蠢蠢欲动，一片垃圾起舞的迹象。”周东明笑着道，“你发现没有，这涨起来的节奏真的特别有意思。先动的是资源类，有色啊，煤炭啊，然后是工业品、机械、金融跟着哄抬，这会儿开始垃圾上天了。全都是低价股，一个个地朝上跑，你要说为什么涨，不知道。”说话工夫，他把画面切换到第一板涨幅，除了个别的高价股，绝大多数的股票价格不到10块钱。

“低价股补上来，就是百花齐放，这个行情才来得大，”凌峻峰笑着道，“但也带着一股子强弩之末的味道，总归咱们小心驶得万年船，别去年好容易挣到手的钱，今年又吐回去，那就太不划算了。”

“对了，哥，”李国威忽然问道，“上次你说的那个生意，现在还有吗？”

“哦，你说那个房地产典当的？”凌峻峰笑着问道，“你也想做？刚好我今年准备股票钱放少点，要不咱俩搭着一起做吧。最近几个房子都在跟我联系呢，说真的我还想要不要干脆专门搞个公司做这个。”

“什么典当？”周东明本来没在意，听凌峻峰说想搞个公司干这个，上了心，“典当行吗？不是说典当行现在上海根本不可能批吗？”

“不是典当行，就是类似于抵押典当的业务，”凌峻峰简单地解释道，“其实是高凌介绍的，哥儿几个都是自己人，我也不瞒你们。比如有人想借钱，但是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手续太烦琐，有些人根本等不了，只能找典当行。高凌就直接把这种业务介绍给咱们，她拿点中介费。因为是做他项权利，所以安全肯定是安全，利率也高，月息基本上低于2分的不做。”

“真的？做的人多？”周东明好奇地问道，“一套房子就是二三百万，怪不得你想搞个公司做呢。”

“确实人多，而且大都是贵的房子，”凌峻峰解释道，“一般都是半价，很少有6折以上的。比方说市价现在400万，隔壁中介公司刚卖出去一套，OK，那我就接受200万的抵押。到时候你还不上200万，这房子直接就过户到我名下了。说白了，我还真想他还不上呢，那不是等于白捡了套房子？”

“不是啊，如果他真的不还钱，房子怎么直接过户到你名下？”李国威不解地问。

“你借款之前就要让房产所有人做他项权利，这样这套房子没有你的同意就不能出售，一旦他还不了钱，你可以选择将这套房子过户给自己，作为偿还原先的借款。”凌峻峰解释道，“反正我做了两

单，收益还可以。而且，利息支付真的很有利，因为24%的利率太高了，法律不保护，所以都是做14%利率的合同，剩余的10%在签合同的时候当场给我。你算算看，说是借了100万，其实才借90万，资金使用效率高得很。”

“这样一算，哪里24%的收益率，26.7%的收益率，那真是好生意。”周东明一听就明白了，“所以说，为什么有钱人越来越有钱，就是这个道理。总有五花八门的路子可以走，可怜的是那些既没有渠道也没有资本的，只能挣命。”

“你说，你这又跟高凌联系上了？”李国威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一脸的不怀好意，“旧梦重温，感觉如何？”

“什么旧梦新梦，你不要想得太龌龊。”凌峻峰摇头道，“对她我早就看开了。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我跟她这辈子顶天也就是认识。而且……”说到这里，有些话似乎不忍开口，不愿多说。

“其实我倒是觉得高凌这人太精，离她远点也好。”听凌峻峰说不下去，周东明不声不响地插话道，“看她一路如鱼得水，年夜饭的时候风头可没少出。而且，我总觉得她太虚荣，其实跟你不是一个路子，能放开手就放开手吧。”说完，怕凌峻峰不高兴，周东明又解释道：“咱们都是自己人，你可别怪我说多了。”

“哪里会，”凌峻峰的脸色有些难看，“我怎么能不知道高凌这人太过虚荣？原先看着我好，自然跟我近一些，后来傍了高枝，就把我一脚蹬了。再后来咱们为了股票配资的事情找她，又跟她联系，才知道原来她一直也不甚得意，跟他们行长也……再到后来明显是挣到了钱，说话谈吐也都越发显得高人一等，有时候我自己想起来，也会奇怪，当初怎么会喜欢上她，还搞得自己狼狈多年。到如今，大风大浪见了，资本挣得也足了，钱也厚了，什么也都撂开手了，每个人都

有每个人活着的方式，即便对别人不以为然，也不必冷言相对，但要说什么红颜知己，那就过头多了。现在我跟她，顶天是个老相识。”

“说话声音越大，说的越不是真话，”李国威一脸怀疑，“男人女人之间还能有友谊？我才不信呢。你们俩能超凡脱俗到纯工作关系？我才不信呢。”

“去去去，你爱信不信，”凌峻峰没好气地道，“我还求你信不成？倒是我也劝你，别一天到晚把什么小朱挂在嘴边，现在的女孩子，都精明着呢，你以为你嘴里花花的，兜里鼓鼓的，就能豪华地把妹？省省吧。”

“这话说得有道理，”周东明哈哈笑了起来，“我看那个小朱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你还是当心点，别最后搞得乱七八糟。玩笑归玩笑，生活归生活，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知道，平平淡淡才是真，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呢。”

“怎么说着说着就扯到我头上来了？”李国威莫名其妙，“听你们的意思，现在的女孩子一个个都势利得很，这我怎么能不晓得？这不是我肩负了打探消息的任务吗？好比当初凌哥找高凌谈配资，牺牲了一次，我也为了咱们的炒股大计，去找小朱打探消息，牺牲一次，怎么凌哥就是英雄，我就是把妹呢？”

“你少信口胡扯，”凌峻峰瞥了李国威一眼，“谁让你去找小朱打探消息了？还不是你自己乖乖送上门去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小朱身上背的那个LV包就是上次我在你车上看到的，8 000块吧？我打赌你小指头也没碰到她一下！”说罢“切”了一声。李国威瞪着眼睛一脸惊讶，但看他俩已经专心看股票不再搭理自己，气鼓鼓地转过了头，拿着键盘噼里啪啦打了一阵。

股指期货的无风险机会



股指期货套利的最基本知识，国内衍生品的第一步。

下午3点半，股指期货讲座在证券部举行。股指期货的仿真交易自2006年开始就已经进行了，不过张松海一直没有着力推广，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金所迟迟没有公布股指期货正式推出的时间表，当然，说话算数的也不是中金所而是证监会，在规划都没有的前提下，贸贸然地让客户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仿真行情，容易让客户提前兴奋，导致真的要开的时候，大家已经疲疲沓沓，没有兴趣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仿真交易的行情太过离谱，每天不是涨死就是跌死，由于都是假钱，不用真金白银，穿仓了期货公司再给你100万，所以参与仿真交易的客户根本意识不到其实自己在仿真交易上会养成很多坏习惯，一旦将来带着这些习惯去参加真实的交易，会死得家都不认识；第三个原因是张松海他们公司之前一直没有参股期货公司，最初仿真交易这块是想跟北京的某家期货公司，后来又想跟浙江的，一直没有个准确的消息，直到2007年初，终于敲定要重新收购一家期货公司，而且诸项事情都已经进行完毕，期货公司也翻牌成功，这时候张松海作为金融衍生品部的大头目，才正式地把股指期货的业务排上日程。今天的这次投资者讲座，就是张松海提前好几天要求王志准备的。

说起王志的讲课才能，张松海还是挺欣赏的。虽然有时候王志的专业知识不是很够，但随机应变能力和现场理解能力非常强，口才也相当不错，年纪不大，台风却十分老到。对于非常专业的股指期货讲

座，张松海最怕的是王志在专业投机人士面前露怯，不过王志却底气十足，拍着胸脯道："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王志的底气来自于对期货行业的认识比一般人要深刻。虽然他自己没有做过期货投机，但是他身边就有个做期货投机的天才。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王志目前就处于"吟"的边缘。所有的炒单技巧、逼仓技巧、保证金交易原理，跟孙超一起这几年，听孙超口若悬河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因此王志对自己讲股指期货，还是具有相当的自信的。

他的另外一部分底气在于对股指期货的研究，他自认为比这个市场的绝大多数人都要深入。股指期货朦朦胧胧地提出来是在2006年，仿真交易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起初的一段时间，孙超有时候做单不顺手，会随便玩几张仿真交易。按照孙超的说法，股指期货因为性价比比较高，是个好东西，所以偶尔会跟王志一起讨论股指期货的交易机理和交割原理，对于股指期货的最基本概念，王志的理解比市场上绝大多数人要深刻许多。后来王志自己慢慢对股指期货产生兴趣，也开始认真地研究价差，刚好他的本科专业有一门投资分析课也是讲这个，所以对这些内容也十分熟悉，每天都会抽空研究价差交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挣钱就是王志的兴趣，所以在股指期货上，王志倒是真的下了不少功夫。

大客户已经三三两两地从屋里出来，集中在了39楼大厅，王志站在白色的投影屏幕前还是稍有些紧张。"今天小王讲？"说话的是宦仕臣，他笑眯眯地找了把最边上的椅子坐下，付大姐并没有一起，"小王还是可以的，什么都懂啊。""这是我们营业部的种子选手！"接话的是张松海，"今天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顶顶关键的是套利原理和投机机会，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套利原理是我们公司衍生品部的心血，王志已经掌握了精华，投机机会是王志自己的东西，我提前看了材料，相当不错。"大客户基本上都已经就座，凌峻峰他们

三个在最后边，宦仕臣在第一排，连华鼎鑫跟梁鸿宾也老老实实地赶过来坐在第三排中间的位置。其余几个其他房间的大客户，包括刘胜元跟楼下的几个活跃客户也上来了。“咳咳，”王志清了清嗓子，抑扬顿挫地道，“大家好，今天我讲的主题是股指期货的相关内容，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比较简单，就是股指期货的仿真交易、交易机理和我们公司组织的股指期货的仿真交易大赛。第三部分是有关股指期货的一些心得，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一旦进入讲解，王志整个人的状态就迥然不同。古龙的书里经常有这样的人物，平时永远醉死在酒桌上，但一摸上剑柄，整个人的气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这一刻有灵魂附体。王志讲得那是相当的溜，“了解了交易的基本常识，我们再来看期货交易中与证券交易不同的地方：首先是保证金制度。股指期货的仿真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保证金比例是成交金额的8%。”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目前大多数商品期货的保证金都在7%~10%，股指期货的保证金并不高。如果以8%计算，期货公司应该还会再加上额外的2%作为缓冲，这样就是10%的保证金比例，相当于放大了10倍杠杆。刚才我们说过，一个点就是300块，按照今天的行情，大盘涨了80个点，如果开盘就做一张多单，需要的资金一共是2930×300×10%不到9万块，盈利多少呢？盈利了80×300=24000块。这就是杠杆放大的魅力。当然，你要是做反了，那就赔这么多。”计算完之后只听下面一阵嗡嗡声。

“其次是逐日盯市制度，大家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写得有些复杂，真正操作的时候我们并不用每天自己去计算，只要知道跌了我们就赔钱，而且这个赔钱体现在可用资金上就行。比方说股票我们10块钱买了1万股，除此之外账上还有10万的资金。对于股票来说哪怕跌到1块钱，我还是有10万的资金。但是期货不同，3000点开了一张多单，资金余额还有1万块，那么每跌1点，资金余额就少300块。这便是逐日盯市制度……”王志的资料准备得相当详细具体，几个小小的例子把期货跟股票的差别总结得恰到好处。

看着王志侃侃而谈的样子，张松海心里十分满意，原本他对王志的看法就是机灵、聪明、会钻，现在又多了一个评语：肯用心。衍生品部的股指期货资料他十分清楚，套利的部分还不算少，其他浅显的东西反而没有，这对于客户来说太难了，因为绝大多数客户都对期货交易不了解，按照金融衍生品部的材料搞这个培训，估计听不到20分钟，这些大户们都要撤离。

“这次我们公司组织的股指期货仿真大赛，一等奖是一辆轿车。”王志说到这里，只听到下面一阵惊叹声，“对于一个模拟品种来说，应该不算小奖励。初始资金就是中金所仿真账户内的100万元，时间是12个月。每个月都有月度高手奖，整个赛程还有半年奖和年度奖。相应的奖品都在大家手上拿的这份活动介绍上。”看大家都饶有兴趣地低头看介绍，王志又大声道，“现在咱们进入最关键的内容，套利原理和投机介绍。先来说套利原理，首先明确一个概念，股指期货的标的是沪深300指数，由于股指期货的交割刚才说过是现金交割，所以股指期货的合约价格，将在交割日同沪深300指数做完全收敛，也就是他们的价格将会趋同。因此，在之前的时间，如果两者有价差，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套利模式来赚取价差利润。这种操作就是今后将出现的‘期现价差’。

大家请看这幅图，这是股指期货仿真交易自去年10月以来的走势图和沪深300指数的走势图，蓝色的是指数的实际走势，红色的是仿真期货合约的价格。”王志用激光笔点着说道，“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期货合约的价格一直在指数价格之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在国内市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股指期货相对于现货，应该是升水[注]的。在研究这幅图形的时候，我发现仿真交易的升水幅度相当大，平均价差竟然在70点左右！70点是什么概念？是21000块。如果按照全样本复制沪深300个股，所需要的资金不过是3000×300=90万外加期货的9万，也就是说每个月的收益率都要超过2%！而且，这还不包括当月有两次拉开价差的机会！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带着这些疑问我翻阅了欧美市场关于股指期货的情况，十分震惊，我发现欧美市场的期货合约跟我们恰恰相反都是贴水的。当然贴水幅度并不大。”王志继续说道，“所以我在思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升水的本质是什么？是期货的多头认为一个月之后市场将出现上涨，远月期货的多头认为半年之后市场将出现上涨。也就是说期货的参与者愿意付出的成交冲动给了市场升水的机会，我们套利者挣的其实就是期货上冲动的钱。想明白了这点，我认为，在目前中国A股市场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的过程中，期货升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就是说，套利将在股指期货出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而且，刚才跟华总交流，他甚至认为以国内股民喜欢炒新的心理，股指期货上市的初期，就是套利最容易挣钱的时候。

上面讲述的是最简单的全样本复制的期现套利，这种套利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策略，只需要有完美的交易工具即可。”王志继续侃侃而谈，“我们营业部目前就有ETF的套利软件，在此基础上实现股指期货期现套利的操作软件十分简单。在实践的模拟过程中，我们又发现另外一种盈利模式，就是对冲盈利模式。大家都知道，原先我们在股票市场上，获利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买入，持有并上涨，卖出。股指期货的出现让我们可以借助全样本复制的锁定价差操作，将我们的盈利目标变成在一个月之内超越指数，甚至可以简化成，在一个月之内，有超越指数的时候。换句话说，以前超越指数在指数大幅度下跌的时候是毫无意义的，顶多只能保持少亏，而有了股指期货作为对冲，我们可以凭借超越指数盈利，我相信，这才是股指期货这个衍生品最终的大发展走向。买入自己认为表现强势的个股，同时做空相应资金的股指期货合约，一旦买入个股的表现强于300指数，平仓获利了结，这对于A股市场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对于那些把握板块十分有心得的投资者来说，这种获利速度十分迅速，这其实也是国外对冲基金的雏形。”说到这里，他注意到梁鸿宾和华鼎鑫都微微点头，十分认同。

“上面两种套利方式全样本复制是纯无风险的，每笔交易均以盈利作为结尾。”王志总结道，“年化收益率如果按照仿真交易计算，在35%~40%，我相信真实的市场不会给出这么高的无风险收益率，假设能有20%的无风险收益率，那就是一个相当完美的套利工具。我们有些客户一直在做ETF的瞬时套利，2005年以来，瞬时套利的获利机会从原先的每天都有变成一个月能有一次就不错，整体盈利水平从原先的年化40%到现在的不到6%，这说明了这个市场正在逐渐稳定。”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王志口干舌燥，便停下来喝水，也等待大家的反馈。

“小王，你说的这个套利，如果出现一种极端的情况会怎么样？比如，举例子啊，我70个点的价差买入现货同时空期货，当价差变成170个点的时候，我这一笔交易是不是就亏损了100个点，3万块？”周东明一直认真在听，“这样当我的亏损自己承受不起的时候就需要强行平仓？”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我测算了一下，期货和现货资金用9∶1那就太疯狂了，正常情况应该用8∶2。主要是为了保证自己不被击穿。其实价差拉到170个点，如果你还有钱的话，反而收益率在迅速地朝上跑。”王志笑着回答道，“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毕竟等于是在给套利者白送钱。我们都知道，期货市场上经常会出现逼空的情况，所谓逼空就是多头利用资金实力不停地朝上打高价格，强迫空头要么不断加空仓抵抗，要么反手向上平仓认输。对于空头来说，最大的被动在于没有货。所以只要多头的实力足，空头遇到逼空总是十分棘手。而股指期货不同，采取现金交割，多头朝上去得太猛，离现货背离度太高，无数套利者可以直接获取套利利润将其间的价差平抑。换句话说，套利交易是一种知道了起点和终点的交易。”说到这里，只听周东明连声道：“我明白了，你亏损越多说明市场给了越大的套利空间，所以有些时候，这种担心仅仅是理论上存在。”

“而且，我听下来有个自己的推论，你看对不对，”凌峻峰接过了话题，“期货是逐日盯市的，其实如果300指数一直不动，而期货震荡向下收敛，那应该是获利最丰厚的，因为期货的钱可以继续用，我们挣了个复利？”

“完全正确，凌总您太厉害了，”王志感慨一句，“不仅如此，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现货边不动，不断地更换期货月份来获取价差，这种模式可以保证每个月做一次，拿到的实际上是最简单的利润。”说到这里，他又怕客户听不太明白，补充了一句：“这个我们不用着急，我一会儿说到跨月套利的时候会详细地说。”张松海看王志如此收放自如，心里不由得叫起好来。

---

1. 升水：衍生品交易术语，升水就是价格相对高，贴水就是价格相对低。如指数2000点，股指期货2010点，这时候可以说期货升水10点，也可以说指数现货贴水10点。

衍生品时代的开启是去散户化的开头



聪明的人，应该离股票、期货远远的。100个人做股票挣钱的有10个人，100个人做期货，挣钱的顶多有一个人。看透了这些，这期货不做也罢。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王志又问了一句，“凌总您说。”

“我在想，这个东西能不能跟ETF搭配上？”凌峻峰刚才脑子里的一个闪念，想到了这个，“比方说，我一边做ETF的套利，同时还搭配这个的期现套利？”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过，不过目前由于没有沪深300ETF，暂时还不是很可行。”王志实话实说，“包括刚才有一点我没有说清楚，其实全样本复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样本股调整引起的跟踪误差。比方说某只个股在我们建仓期还是成分股，但在我们持仓期被调整出了样本股，这时候必然会出现跟踪误差，如果我们每次这样的情况都手工操作，一方面交易成本会变高；另外一方面，即便随时调整也有跟踪误差。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其实是用ETF来替代。本身我们的全样本复制就要搭配ETF，因为买股票至少要买100股，我们可以一次性地开仓100套，那必然可以保证每只个股都买到，不存在买不够100股的问题，但实际上交易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只需要做一套单子，按照目前的情况测算，300只股票只有240只是可以买到的，而其余的60只都买不足100股，而且就算买足了，可能按照全样本复制的情

况，我应该买190股，那多余的90股也没有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采取以ETF替代的方式。好比刚才说的那190股，买不到我就不买，只买100股，剩下来90股的钱我买成ETF，由于ETF的交易价格便宜，这样的剩余股份数不断累计下来，买ETF的份额反而是做一套单子买得最多，也就是20万资金。”其实这段话很多客户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凌峻峰听懂了，他问道：“也就是说，如果想搭配ETF套利的话，市场容量要很大，因为不能满足ETF的申购和赎回要求？”

“没错，这是一个方面，其实更关键的不是这里，”王志又继续说道，“真正麻烦的是我们现在如果用ETF来取代全样本的话，必须搭配两个ETF，上证180和深100，这样一共才280只个股，跟全样本的300只个股还是有差别，那很有可能剩余的20只个股是赔钱的，这就不符合我们完全复制无风险套利的要求。目前测算的数据根据金融衍生品部的研究报告，用ETF来替代全样本，180ETF和深100的比例应该在75∶25，这样的拟合度可以达到99%以上。”“那相当高啊，这样我根本不需要全样本了，我只做ETF不是很好？”凌峻峰立刻就兴奋起来。

“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王志笑着解释，“第一个问题，ETF的流动性。按照做一套单子的资金总量计算，买入ETF需要90万左右，相对应，买180ETF需要65万以上，按照目前180ETF的交易价格在5.8元附近，需要买入1000份以上。这仅仅是一套单子，大家自己看180ETF的成交量，满足这个要求在某些价位上还可能，但绝大多数时候有些困难。深100ETF159901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流动性方面还是有不少缺陷；第二个问题，ETF套利的便捷性体现在当日买入的ETF当日可以赎回成一揽子股票，这样当日如果有价格收敛的话，当日便可完成交易。这里就存在一个价差是否当时收敛的概率，如果这个概率很小，我们不大用得到，那这种策略的实用性并不强。”有些东西属于一点就透的，凌峻峰听了暂时无话。

“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那我们继续把套利的思路延伸一下。”王志继续道，“刚才说的是期现套利，在期货交易的各个月份之间也有套利的机会。比如说按照合约设计，期货合约有当月、次月和相邻的两个季月。这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现在是4月合约在进行交易，那么目前挂牌的合约就是4月、5月、6月、9月。一般来说，期货合约的价格应该是时间的函数，从这个意义上讲，4月和5月的价差跟4月和现货的价差应该有个大体相当的关系，相邻的4月、5月、6月三个月之间的价差也应该保持大致的水准。但一旦出现一些异常情况，比如说4月、5月的价差是80点，而5月、6月的价差是40点，那么它们应该有一个价差趋同的力量。这时候我们的操作是做4月、5月价差收敛同时做5月、6月价差拉开，具体的方法就是买4月空5月，同时买6月，数量应该是1∶2∶1，这便是跨期套利，也称蝶式套利。”这段话是相当专业的，王志也是用了好几个晚上才完全搞明白。虽然累了点，但一旦搞清楚，许多东西就如同窗户纸一般一捅而破，原来这便是衍生品的威力，原来这便是挣钱的道理，王志的资质本属上乘，入了门之后更是觉得天下间能做的交易实在太多。

“由此引申到我们持有现货和期货的过程中，假如我们开仓的时候现货和当月合约的开仓价差是60个点，当这个价差收敛到了20个点，而当月合约跟次月合约的价差仍然是60个点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买入平仓当月合约同时卖出开仓一个次月合约的策略，这样的操作等于是锁定了40个点的当月价差盈利，同时期待一个次月的80个点盈利。如果两天之后，现货和当月合约的价差又重新拉开到60个点，而次月跟当月依然是60个点，那我还可以把次月合约换成当月合约，重新再把期现套利实现在当月合约上。”这段话比前面那段更深奥，以至于脑子最好用、接触衍生品最多的华鼎鑫和梁鸿宾也一时没有抓住要领。

但是王志显然说兴奋了：“回到之前说的一个话题，最理想的挣钱模式是什么？是现货价格维持不变，而且期货价格不停地在朝现货

价格收敛，比如现在现货是3000点，期货是3070点，到交割日那天，现货是3000点，期货还是3000点，这时候我们现货边都不用平仓，只需要将期货合约平仓同时再开一个次月的期货合约即可。我管这种情况叫向下碰撞的收敛。这种收敛有一个好处就是期货边一直在盈利，而期货的盈利是可以取出的，因此我们做的规模在不停地变大，也就是说我们在享受一个复利增长。”这一番话又比之前要浅显许多，几个客户都纷纷点头，“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可以很轻松地使用ETF进行配比，因为如果我们要做换月，必然要长期持有现货头寸，这样成分股的替换就显得十分麻烦，如果用ETF配比的话，就避免了需要换股的问题。”

“小王，你这个75∶25的比例是怎么来的？”杨文兴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候问道，“具体计算过么？”

“这个是衍生品部的同事们计算的，按照他们的计算结果，目前采用这种搭配可以有99%以上的拟合度。其实我跟衍生品部的同事们沟通过，如果我们可以把交易误差放松到99%的话，他们可以采用50只个股来替换300个全样本，这样的话就不存在交易零股的问题，反而跟踪误差会更小。”说到这里，他又看了一眼张松海，“这属于金融工程的范畴，要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我也就是了解个皮毛，张总现在负责衍生品部的工作，我们营业部开展这个业务肯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说到这里，几个客户都笑起来。

“既然75∶25是个经验数据，那如果一旦深圳市场走强，把深100的份额提高其实是有超额收益的。”梁鸿宾也来了兴头，他毕竟是数学专业出身，对于这种模型的原理十分熟稔，“其实你刚才说的那种对冲的方式，以后真的可以实验一下，不过最关键的还是需要软件的配合，必须支持多种策略的交易，而且要直观，要能一眼看到价差的数据。因为我们交易的机理是基于价差的交易，而不是绝对的价格。

计算价差的时候是否应该把冲击成本的买卖10档也体现出来，这才是专业的软件。”

“梁总你说的这个已经有人在做研发，”张松海这时候做了一句解释，“而且我们也在积极地跟他们联系。”说到这里张松海犹豫了一下，“其实这种研发能力，每个大券商应该都具备，只不过是看不到股指期货的推出，所以进行得有一点慢而已。这样，我们先等王志把内容讲完，之后再认真讨论。”

“好。之前都是套利的内容，可能听起来十分枯燥，最后主要是关于投机的研究。”王志自信满满地道，“作为一个期货品种，股指期货两个最基本的功能是，价格发现和避险功能。价格发现实际上就是投机功能，多头跟空头在同一个价位擦肩而过，相互用冷淡的目光注视着对方，这才有了成交。股指期货的杠杆比例在期货品种中算中等，但它的体积量是最大的，这个体积量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市场容量大。一张单子就是9万的保证金，交易金额接近百万，现在最大的品种铜，当前最活跃的品种是5月合约，价格在58000元，按照铜一手5吨，保证金7%计算，交易金额只有不到30万元，保证金为2万元出头，这跟股指期货的体积相比相差太远；第二，股指期货的背后是每天成交50亿~700亿的沪深300股票，这个交易量太大了。这里我想市场上有一种误区，恐怕还要持续很久。就是有很多人恐怕会认为股指期货会作为操纵市场的一个工具，这绝对是误区，很简单的道理，我不可能用100万的资金通过一个10倍杠杆去撬动一个亿的市值，在股指期货运行之初，期货价格跟现货价格相比，更值得参考的应该是现货价格，甚至在盘中，股指期货恐怕也难以摆脱现货的波动影响，只有当期货的市场含量足够大，才会真正成为先行指标。第三，体积量大还体现在交易盈利上。股指期货目前仿真交易阶段是0.2个单位跳动，每个单位的跳动就是60块，而交易手续费交易所收万分之零点五，期货公司允许最高收万分之一，相加的和最大是万分之一点五。但期货公司的手续费十分低廉，甚至可以包月进行，因此股指期货将来的手续

费应该不会超过万分之零点六，这样算来，一张单子的手续费仅仅是45块！一个价位的跳动就有15块的收入，这种盈利已经足够吸引人，更何况，这个品种可以容纳的资金量比其他品种要大得多。我大胆做出一个预测，假如股指期货上市之后还是保持现有的交易规则，而且中金所不对交易参与者有持仓限制的话，不出半年，股指期货的成交金额将远远大于股票市场，因为全中国的炒手，只要在他们自己的品种上做到上限，都会切换到股指期货上来。我认识的一个新生代炒手，现在就是做大豆的专家，他非常明确地表示对股指期货非常有兴趣，因为他现在在大豆合约上每天最多挣5万到10万元，因为这个品种的容量已经到了极限。以上，就是我自己对股指期货的理解，谢谢大家。”最后这段话其实更多的是孙超对股指期货的理解，王志已经深刻地掌握了学习一些人，教导另外一些人的技巧。

座位中响起参差不齐的掌声，王志的脸还有些微红，有些客户因为听到后来脑子已经明显跟不上，结束了终于可以离开，因此一句多余的话没有扭头就走，另外几个脑子活络的客户还有很多疑问要讨论，都围住了王志。

“小王，你刚才说那种来回换月的模式，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先换到次月然后找机会再换回来，这不是来回瞎折腾吗？”凌峻峰问了个很迷惑人的问题。

“你刚才说用ETF进行替代的话，可以每个月换月，是不是意味着当月如果价差收敛过一次，你也无法利用这次收敛？”梁鸿宾毕竟把握能力比较强。

“按照刚才说的模式，”华鼎鑫掏了一根香烟给张松海道，“我们以后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还选什么股？只要选跑得相对强的板块就是了。”见张松海笑着点头，他又道：“干脆搞个中国的第一只对冲基金？”“哪有那么便当，”张松海把华鼎鑫朝边上扯扯，“你有没有想过，像你坐庄的话，是不是工具更多？”见华鼎鑫不吱声，张松

海启发道："这是我刚才偶然想起的一个思路，也许不成熟，你想想看，你自己坐庄，总会知道今天如果大盘要跌的话，我是扛着还是跑得比大盘更快？如果你选择扛着你就买股票空期货，如果你准备脚底抹油，那你就买期货，然后溜个股，里外总是对冲的。"华鼎鑫眯着眼睛想了一下，摇摇头道："这会儿脑子有点晕，还没反应过来，这要具体操作下才知道。看上去像是风险对冲，利润对锁了。"他俩一边说着，一边让员工拉过来一个白板，拿着笔在白板上不停地写画，"小王可以的，研究得不错。"华鼎鑫笑道，"年夜饭上的一等奖没白发。"这说的是王志在年夜饭上抽到的大彩电。张松海一笑："你跟梁鸿宾混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培养几个好苗子，将来自己不想干了的时候，哪有人帮你啊？你忘记了，我们的理想是先帮别人打理钱，钱多了之后让别人帮自己打理钱。"

"唉，一生劳碌命，你看老梁，还在研究呢，他也不觉得吃力。"华鼎鑫看着正在认真讨论的梁鸿宾，"不过他确实需要，毕竟咱们的大资产都在他那里配置着。你说，这真要出了股指期货，大盘怎么走？前两天报纸上还说这个呢。"

"我估计今年难出来。"张松海道，"这东西，说白了，政府想让它成为稳定器，但别忘了咱们是中国，就是牛，好东西基本上来一个毁一个。按照这个定律我大胆猜测一下，它不是稳定器而是放大器，涨时助涨，跌时助跌。"

"无非一个赌博工具而已，大资金总算有了对冲工具，可怜了小股民，就算有对冲意识，也未必够得着开户门槛儿呢。"华鼎鑫笑着道，"上次跟关弘毅聊这个，关弘毅说香港有迷你的股指期货，中小散户在里头赌得不亦乐乎，挣钱的是极少数。"

"你忘了《大时代》里的刘青云？"张松海笑着问华鼎鑫道，"几分钟输了小犹太存了多少年的私房钱。就输在股指期货上，你刚才说得对，对于不会玩的人，这就是赌博工具。"

“所以，聪明的个人户，应该离得远远的。”说话的是刘胜元，他一边摇头，一边叹气，“100个人做股票挣钱的有10个人，100个人做期货，挣钱的顶多一个人。看透了这些，这期货不做也罢。”

“那你怎么听得如此认真？”华鼎鑫不认识刘胜元，十分直接地问道，“愿意从头听到尾，总是有点想法的吧？”

“我就是了解了解这东西到底可以怎么用。”刘胜元摇头道，“没想到越听越心惊，等到股指期货出来，原来这个市场还有这么多玩法。像我这样的散户，将来在这个市场里毫无立足之地啊。原先自认为的经历应该是财富，在这些玩意儿出来之后，那些经验根本不值一提，连游戏的规则都改了，参加游戏的人也该换了吧？”这番话说得是如此意兴阑珊。

“看您说的，”张松海劝慰道，“那就做做长线搞搞债券也不错。总有一款适合您，对不对？”

“呵呵，说得好。”刘胜元又看了一眼王志，点下头示意自己走了，然后转向张松海道，“所以，在这个市场经历到现在，足够了，该收手的时候要收手。执碗要龙吐珠，下筷要凤点头，吃饭八成饱，吃不完自己带走，做人做事与吃饭一样，姿势要漂亮，要懂得分寸，难不成还真以为自己在股市里混到如今凭的是本事？运气罢了！”说完这几句话，刘胜元转回头，径直走了。

“人精！”张松海等刘胜元走了好远，还在慢慢咀嚼这几句话，“这才是人精，这才是洞彻。”说罢望了一眼华鼎鑫，只见华鼎鑫也正目光灼灼地盯着刘胜元的背影，一言不发。

一样的是人性



牛市传利空，熊市传利好，这回不一样，其实回回又都一样。

所谓最快乐的上涨不是涨停板，而是涨不停。自3月中旬一路走到5月底，大盘像开足了马力的小火车，突突突地头也不回朝上爬。3000点、3500点、4000点，原本遥不可及的整数关口被一个接着一个地突破，短短两个月的工夫，大盘就从2800点一路涨到了4000点的上方。华鼎鑫跟梁鸿宾已经将公司搬到了黑松路附近的一个别墅，独门独栋，不算院子，光房间的面积就有400多平方，一共三层，梁鸿宾跟华鼎鑫在最上面，一楼一个小厅，有几个座位归行政人员跟财务，还有一个小型会客室和两间接待室，二楼几个房间都放置着办公桌椅，他们俩一共也就不到10个员工，分散在三个房间，宽宽松松绰绰有余。他们还请了个上海阿姨专门来烧饭，这个阿姨的手艺真是顶顶尖的，连张松海胃口这么刁的人，也觉得确实好吃，为此还抱怨到底是离陆家嘴营业部太远了点，没有口福天天来蹭饭吃。

“今天算是把红旗插上12块钱了。”梁鸿宾看着华鼎鑫志得意满的样子，笑道，“你这两个月可真是没少折腾，就这么50天的工夫，硬生生涨了200%，别人非说你是悍庄不可！”

“我已经不算什么了，你看整个市场，今年来涨幅200%的遍地都是，上海本地的600652、600655，哪个比我涨得差？”华鼎鑫不服气地道，“天天惦记着我吃肉，没看到2月底到3月，整整一个月我就忙

收拾残局了吗。这会儿也算守得云开见月明，就这两天，我就要兑现利润了。”

“你真沉得住气，”梁鸿宾笑了笑道，“咱们新时代已经空仓10天了。现在就准备打打新股，买买债券。”

“不能跟你比，你稳健得一塌糊涂。”华鼎鑫笑了笑问道，“上海能源什么时候清的？十六七块？”

“16块出头，”梁鸿宾道，“还有新安和海博，都是那几天出的，说真的，我涨怕了。在这个市场这么些年，没见过这么疯狂的时候。我是不敢继续待了。”

“你怕什么？我还没走呢。你忘了？以前你们总说我，总是快两天——买也快两天，卖也快两天。”华鼎鑫笑着道，“你们的机票跟签证都搞好了？”

“这个话题，一会儿张松海会过来跟你说。”梁鸿宾笑着点点头，忽又正色道，“我心里有一股很强烈的不安。5月头上持仓的时候特别的明显，这两天空了，心里才舒服许多，不过还是非常的不踏实。我总觉得这个味道不对，你看看现在的盘子？假如都是蓝筹股、银行、中字头之类在涨，我觉得这个行情还可以，但现在呢？全部是题材股、垃圾股，甚至ST股，还有些*ST股。我很怕，你忘记了没？所有的打压政策都是被市场倒逼出来的，我怕有些政策说不定又要出来了。”

“这不是这几天又传印花税要上调了么？”华鼎鑫不以为意，“都传了好多回了。市场就是这样，牛市传利空，熊市传利好，咱们俩在这里混了这么些年，应该司空见惯了吧？”

“这回不一样，其实回回又都一样。”梁鸿宾摇摇头，“我觉得还是咱们之前的那个思路，还真要把一路牛市从头吃到脚？剩点东西给别人，也算我们的雷锋精神。反正前几天我跟张松海去游泳，也瞧得出他心里的轻松。”俩人正说着，张松海就推门进来了。

梁鸿宾笑道，“正跟老华说起你呢，你觉不觉得咱们平仓之后，心里轻松很多？”

“跟我关系不大，老实说压力都在你身上扛着。”张松海想去外套里摸香烟，隔老远华鼎鑫就丢了一根过来，他打着了，吸一口道，“不过业绩相当出色，哥儿几个都很满意，就连远在加拿大的关弘毅都说等我们去拉斯韦加斯，他要好好当半个东道主，彻底把你陪好。”

“刚才老华还问咱们什么时候走呢。”梁鸿宾对张松海道，“旅行社这块是亚飞负责？”

“没错，上午旅行社的报价已经过来了，”张松海坐了起来，“亚飞真是深得我心意，之前旅行社的那个方案简直是赶场子，一天一个地方，比上班还累，后来亚飞直接跟旅行社的人说，就安排一个大点的车子，咱们一共5个大老爷们，老关还是到拉斯韦加斯再汇合。最后说定等于是旅行社帮我们租辆车，然后大致定好沿途的饭店，不过一切随我们自己心意，愿意走就走，愿意停就停，这才是休息，这才是旅游。”

“那我基本上能想象得出你们几个会干点什么。”华鼎鑫嘲笑道，“我估计头几天会在旧金山住宾馆，白天打牌，晚上喝酒，然后飞拉斯韦加斯，继续打牌喝酒……”

话音未落就听张松海“呸”了一口：“你以为我们都像你这么懒？晓宁最近好像迷恋上了摄影，光相机就搞了两套，这次我们从旧

金山到洛杉矶，准备自驾1号公路，号称全美国最迷人的沿海公路，想想看，右边就是海，前面就是风，那是什么心情？”

“所以你看你不去，今后必定后悔。”梁鸿宾摇头道。

“他才不后悔。”张松海不以为然地道，“他巴不得我们不要拉着他去呢，他好继续战斗。你没看让他出费用的时候他那一副开心样！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是我们出钱他去玩呢。你看，被我说中了心事这会儿又不好意思了。”

“没有的事，这不是我英语差，表达能力也不行，签证被拒了嘛！”华鼎鑫无辜地道，“不管如何，哥儿几个这么些年交情从来都没有一起出去玩过，你们以为我真的视股票如生命啊？”说到这里，他翻了翻另两人白眼。

“我们是以为你视股市挣钱为生命。”张松海直接地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算盘？你是觉得大盘这种涨法必不能持久，但让你清仓了撤退你也不舍得，估计你准备撤一半出来，等着大盘调整。这种走势，调整迫在眉睫，对吗？刚签证失败那会儿你确实挺沮丧的，所以你当时说想跟我们一起去，这话我信，现在，嘿嘿。”

“行行行，反正说不过你。”华鼎鑫被张松海一口道破接下来的打算，心里毕竟有些发虚，嘴上依然不放松道，“关键是你们找的地方太远了，美国！飞机过去都要十几个钟头，更何况说话都听不懂……当然，我不是找借口。”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起来，“再说了，既然我去不了，那就用力地再挣把钱，我观察，也就这一个月半个月的，调整随时降临，就这种走势调整起来肯定吓人，到时候哥儿几个等着看，说不定我这小作坊，比咱们新时代1号的规模还要大呢。”

“所以说，大家分好工，你负责挣钱，我们负责玩乐！”梁鸿宾也笑了起来，“别老是盯着你的600134，别忘了新时代还要打新股，那一批投资公司的产品也要里外忙活。”

“这个你放心吧，到时候交给楼下几个年轻人，他们动作麻利着呢。再说了，你不是清理得都差不多了？”华鼎鑫不在意地道，“你们准备去几天啊？”

“你希望我们去的时间长呢还是时间短？”张松海反问道，“初步准备去20天左右吧，既然去了，就准备好好看看。第一站是旧金山，几天之后是洛杉矶，第三站最开心，拉斯韦加斯，最后是纽约，看看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

“20天？这么久？”华鼎鑫心里一惊，“你们的心眼儿可真大，这块一大摊子就扔给我了？”说完他好奇地转向张松海，“你这大忙人也能有20天的假期？”

“我为什么不能有？”张松海今天的反问句特别多，“我干了三年了，按照强制休假要求，我必须要休假10个工作日，迎接内部审计。今年又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又申请多休几天年假，总部领导总不能这么不通情理。哦，对了，跟你说一声，我离开这段时间，营业部临时负责人是总部派过来的一个，人有点轴，所以这个月的返佣放到下个月再结，倒不是说要瞒着谁，总部都知道返佣，问题是不想让不相干的人知道。”

“哦，什么大事啊，还值当你认真说一回，”华鼎鑫笑道，“说白了现在也不缺这几个返佣钱，不过是给员工发发薪水罢了。等你们回来吧，上次跟晓宁聊，他想换车，我也想，俩人一拍即合，准备上个爷们车。”

“什么车？”梁鸿宾问道，“你的车才开多久？”

“X5怎么样？”华鼎鑫问道，“追求美好生活是没有止境的！”

“4.4？还是4.8？”张松海脱口而出，“性能肯定是4.8好，可惜就是有点小贵，全部下来都快150万了。”

“你看你看，绝对不止我一个人对车有追求，明显他也做了不少功课。”华鼎鑫立刻反应了过来，“要不咱们一起换吧？”这话是跟梁鸿宾说的。梁鸿宾道：“我对车说真的，没太大感觉，就是个代步，你看我自己开的时候都少，现在干脆丢给了楼下的年轻人，每天有个司机接送，多好？”

“你是喜欢享福的，不像我们俩，”华鼎鑫摇摇头，一脸不以为然，“还是自己开车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拿着车钥匙就走，不用丝毫的顾忌，想想就令人向往。”

“老华这句话说的才对！”张松海赞同道，“男人追求的是什么？洒脱和不羁，那是对生活的终极追求；忠诚和可靠，那是对朋友的最高定义。车就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我赞同老华换车，都他妈低调这么些年了，高调一回能死啊？”说到这里，他又劝华鼎鑫道：“不过你这个选择不太好，X5有点挑油，上次我去看过，卖车的说最好加98号油，浦东能加98号油的，合欢路上有一家，我从陆家嘴过来的时候路过，还有一家据说在浦建路跟浦东南路附近南浦大桥引桥下面。太娇气，容易出毛病。”

“你肯定是下了不少功夫。”华鼎鑫连忙问道，“你准备换什么？”

“我现在心里还在犹豫。”张松海笑了笑没再多说，“总归到时候买了就知道。”他这话其实不尽诚实，他犹豫不是犹豫买什么，而是犹豫要不要让这些朋友看到自己买什么。谢佳人春节前就把送他的车定了，按照合同约定，应该就在6月初到。一想起谢佳人，张松海心

里就抑制不住的温暖，她刚好今天飞机回上海，正点应该中午到，本就约了她一起吃午饭，忙看了眼手表，“都快11点了？我还要去机场接人，不跟你们瞎扯了。”

“这个点去机场接人？”华鼎鑫不相信似的问道，“坐飞机的也有毛病啊，饿着肚子坐飞机外加饿着肚子接人？阿姨正在做饭，要不你随便吃点再去？”

“不了，我走了。”张松海说走就走，说话间已经起身，他把西装抓在手里，三两步就下楼而去。一出门便是热得焦躁的气浪直扑而来，混杂着略有些潮的空气。5月底的上海，已经开始有闷热的迹象。

张松海知道谢佳人的飞机至少要在12点才落地，但是他每次都喜欢提前一点到机场。那是一种别样的感觉，“静等佳人”，是一种既迫切又恬淡的幸福，一边想象她应该飞到了哪里的上空，或者已经平安着陆，抑或是正在行李转盘前等待；一边期盼着相见时候的幸福，那是一种惴惴不安里带着一点小幸福的滋味，张松海说不出，但十分享受。

就在这种幸福又急切的等待中，张松海漫无目的地在浦东机场瞎转悠，正无所事事地翻着汽车杂志时，《盛夏的果实》响了起来。这已经是张松海近些年换的第四个手机了，牌子从摩托罗拉到诺基亚，最后到三星，唯一不变的是这首《盛夏的果实》，只不过现在手机的功能更加强大，可以针对每个不同的来电设计手机铃声，于是谢佳人就更加特殊起来。

“已经到了，”谢佳人的声音透着轻松和兴奋，“你等了一会儿了吧？”

“还行，我还在老地方，前面都是人，似乎有个明星接待团。”张松海这会儿已经放下了杂志，走向出口，他并不往出口处挤，而是

站在斜对面的东航柜台边，盯着出口处，“人太多了，你行李多吗？看你这么快，应该没托运吧？”

“家里什么都有，我就带了个手包回来了，”谢佳人笑道，“没想到上海比香港还热，我看到你了。”说罢电话就挂断了。张松海其实也看到了她，一身白色的小套装，上面是带竖黑条纹的短袖小西服，里面是深咖啡色的V字领小上装，小西服的扣子自然没扣，刚好露出一根长长的装饰项链，那是张松海陪她去挑的，项链的坠子是一个大大的圆环里面有一颗十字星，格外闪亮。下身是笔挺的纯白色西裤，一双黑白相间的高跟凉鞋，朝着张松海款款走来。大概是那顶白色镶黑带的帽子太显眼了，抑或是帽子边上的一根黄黑色羽毛的原因，谢佳人一路走来，无数人都投来目光。

“别人肯定犯嘀咕，明星接待团怎么看到明星也不动呢？”张松海迎了过去，第一句话便是不露痕迹的马屁，“就算是明星，也不过如此吧？”

“你又打趣我，”谢佳人走得稍快了点，帽子边缘白皙的额头上，有几根秀发稍有些粘着，“什么时候到的？”

“11点半就到了。”张松海笑道，“左右在单位也坐不住，还不如早早来机场。”这句若无其事的话让谢佳人听起来心情格外的好，她笑道：“我肚子饿坏了，一会儿你想吃什么？”

张松海道，“我向来知道你的，你宁可饿着等我一起吃，要不，我请你吃近江？很久没吃了吧？”

“一路上还想着吃什么，想了几个地方都不想去，”谢佳人有些兴奋地道，“但是你这个提议确实好，就近江。”两人低声说笑着朝停车场走去。浦东机场的停车场，从航站楼出来至少要走5分钟，两人一路走一路说说笑笑。谢佳人这次回上海其实没什么要紧事，不过是

香港公司不是十分的忙，张松海他们马上要出去旅游，一走又是将近一个月，因此她找机会来上海看看张松海。正说笑着，就听到谢佳人的电话响了，这个电话是谢佳人在国内用的上海手机号码，张松海也不由得奇怪起来。

“嗯，是我，请说。”谢佳人轻声道，听语气应该不是熟悉的朋友，“啊！已经到了？不是说6月才能到吗？”她的声音猛地一亮，连张松海也愣了一下，又马上回过神，笑着不说话。“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就今天下午吧，大概……”谢佳人沉吟了几秒，继续说道，“下午3点左右，我们到。”挂断电话，谢佳人望着张松海笑，张松海更是满脸含笑：“卡宴来了？！”

没有回忆的海



有人说每一分的财富积累都是有原罪的，我真想让你去那里忘了这些原罪。

卡宴Turbo S 4.5T，这是谢佳人送给张松海的礼物。订车的时候，据说2007年的新款上半年就会出来，但是以保时捷的生产能力和对国内市场的重视程度，在上海订车能半年内拿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所以谢佳人干脆就定了2006年款。

说起订车也十分有意思，本来按照谢佳人的想法，张松海如果自己买辆轿车，她就送辆SUV，张松海自己买SUV，她就送辆轿车。因为张松海毕竟平时开自己送的车总不是特别方便，至少不能天天开。没想到张松海迟迟不行动，等到春节前，谢佳人看了个电视介绍片，专门讲豪华车，一眼就看中了卡宴，于是立刻找时间跟张松海去了趟销售店，直接订下，而且就按照张松海之前帮人选车的时候最常说的那句：买车一定要顶配，省得将来后悔。订车的时候销售一直说至少要到6月初车才能到，本想着要等张松海从美国回来才能开上，没想到这才5月底不到，车就来了。

按捺住马上就能开上新车的兴奋，张松海载着谢佳人一路到了浦东时代广场。在时代广场停车确实有些考验车技，一般的生手刚下去就面临一个超过90度的转弯。张松海明显油门刹车配合得有些不利索，刚刚巧把车头蹭在了墙上。车里面声音相当响，谢佳人不由得笑道：“怎么？新车来了旧车就想直接撞了不成？”张松海也心里纳

闷，自己开车许多年，从来不会有如此低级的失误，大概确实是心里太兴奋的缘故。

近江是典型“很日式”的店。服务员都穿着日本传统的红色和服和木屐，轻轻地踩在地板上，声音悠长古朴。整个环境也非常静谧，张松海跟谢佳人在这里吃了几次，这里的烤肉和刺身都称得上是一绝，除了选材考究之外，味道也特别鲜美，加之服务又好，连谢佳人这种对吃饭十分挑剔的人也赞不绝口。去机场的路上，张松海就已经订了一个常坐的包厢。包厢也是拉门式的，两人刚把鞋子脱掉，就听到一阵柔和的东洋音乐，张松海轻声道：“我喜欢这首歌。”

看着谢佳人坐稳了身子，张松海示意服务员把菜单递给她，说道：“你自己点吧。我还是老样子，一份刺身外加一份烤牛舌。吃了这么多地方，这里的牛舌最有味道。”服务员礼貌地不停点头，身体的动作非常小，一股子浓郁的日式风格。谢佳人翻着菜单笑道：“本来也不是特别饿，看到菜单就觉得都想吃，嗯，多来一份三文鱼刺身，雪花肥牛，真的是什么都想吃，再来两个扇贝，一份味噌汤。”服务员恭敬地点点头，慢慢退了出去，谢佳人又想到了什么，补充道：“再来一份蒸蛋。”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见服务员出去，她对张松海道：“她会不会觉得我太能吃了？”

张松海笑了：“放心吧，不会的，你点得越多，她肯定越开心。”他看着谢佳人，用疼爱的语气道，“怎么会饿成这个样子？下次不要坐这班飞机了，时间点太不好了。”说完又加了一句玩笑：“当然，关键是跟我一起吃中饭，所以吃得也舒服。对不对？”

“没错，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跟谁吃。”最后“跟谁吃”三个字，张松海陪着她说了出来。谢佳人笑了笑，随手摘下了帽子，原本盘着的一头秀发也像是被扯开了束缚，垂洒而下，包厢内立刻充满了灵动之意。“你刚才说什么？喜欢这首歌？”她食指朝上竖了竖，“这是什么歌？”

“这是一首日本歌，”张松海看着谢佳人，“不觉得这首歌十分耳熟吗？有人翻唱过。中文名叫《最初的梦想》，范玮琪的歌。”谢佳人恍惚中点点头：“怪不得听来十分耳熟。”“范玮琪是翻唱的，日文版歌词作曲和演唱都是一个人，”张松海笑道，“她应该算是日本的流行天后。地位，怎么说呢，我感觉大概不算No.1也至少前三？”

“你啰唆了半天，到底叫什么名字？”谢佳人托着下巴饶有兴致地问道。

“其实最喜欢的歌手有三个，”张松海故意绕，“中文歌一个，英文歌一个，日文歌一个。一个男的两个女的。”

“让我猜猜！”谢佳人也露出了难得的孩子气，“英文那个我应该知道，因为你车里有他两张CD，迈克尔·杰克逊？”看张松海笑着点头，她又道，“两个女的，日本那个不消说，就是她了？”说着她又朝上指了指，继续道，“中文那个，估计有些难。”

“你猜吧，”张松海道，“估计你蛮难猜到的。因为喜欢她的人不少，不过男性里应该不多，最关键的是，我应该从没有跟你说过。”

“嗯，既然你如此说，那一定不是莫文蔚，”说话间服务员又推门进来，将茶水放了点头离开，谢佳人继续慢慢地说道，“应该也不是范玮琪，因为如果是这两个之一，你就不会说我很难猜到。”张松海不由得冲她竖了竖大拇指。谢佳人弯着眼角继续道，“以前公司组织唱歌，也很少上去唱，当然，就算唱也不会唱女人的歌，所以还是有些难猜的。”说到这里，她看着张松海一脸得意的样子，“不对，我想起来，有次唱歌的时候，你帮王佳还是许萍点过一首歌，那首歌很好听，当时我们都能哼出来，但就是不会唱，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张松海瞪大了眼睛，他实在没有想到那么久远的事情，谢佳人

竟然还能回忆得起来。“我想起来了，刘若英！”谢佳人斩钉截铁，“一定是刘若英，对不对？那首歌我后来还问了王佳，可惜名字这会儿一时想不起来了。”

“原来你也在这里。”张松海轻轻地道，“名字叫《原来你也在这里》。”大概是两人的对话让时空纠结，天地巧合，恰在此时，包厢顶上的音箱刚好飘出那段熟悉的旋律。“啊，原来……”谢佳人用手捂着嘴道。“没错，这首歌也是翻唱我最喜欢的那个日本女歌手的歌。”张松海点点头道，“她叫中岛美雪。”“嘘……”谢佳人这次把手指竖在了嘴边，示意张松海让她安静地听歌。张松海不再说话，就听得优美的旋律在包厢里蔓延。

一遍高潮听完，谢佳人摇了摇头道，“她的声音好怪，听上去并不是特别出色，但婉转反复之处又像是直接透入人的心灵。而且，这首歌，像是很悲伤的感觉，对不对？”

“这首歌的名字叫爱される花”，张松海解释道，“啊－伊－撒－叻－鲁－哈－那－母－哦。”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顿着道，“翻译成中文就是‘有人爱的花’。”

“那为什么听起来如此缠绵悲伤呢？”谢佳人不解地问，正在这时服务员送餐过来了。“快吃快吃，”张松海连声道，“这会儿已经1点了，你肯定饿坏了。”

这一餐饭一直吃到将近两点，俩人边吃边聊。春节之后，谢佳人在香港的时间逐渐多了，既然答应了关弘毅要把香港的证券公司带起来，她便要做到。跟张松海说起在香港生活的点点滴滴，有时开心有时也无可奈何。从根子上讲，香港的证券市场跟内地的证券市场还是有明显的差别，谢佳人就算再有经验，也不过是内地的经验，虽然香港收购的那家公司基本保留了原先的团队，但谢佳人毕竟是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还好她天分极高，行业也毕竟熟

悉，虽然开头时候难了些，但一过磨合期，各项业务就迅速上手，借助原先就有的跟几个港资背景公司的良好关系，外加原有一些陆续跳槽到香港证券界的老朋友，谢佳人的业务也逐渐顺风顺水起来。进入5月，香港的证券公司更是被她带得风生水起，各项业务都有了不错的进展，甚至连港股业务，都通过一些或明或暗的渠道，逐步打通，剩下的唯一一块难啃的骨头就是外盘期货的事情。

“我能理解你想马上切入外盘期货的意图，”谢佳人吃好了，她背靠着软软的靠背，露出张松海熟悉的深思熟虑的表情，“无非是觉得一轮超级牛市之后应该是一轮超级熊市，国内市场做空毕竟束手束脚，你想在海外市场有所动作？不过我提醒你，就我们现在这点资金量，在海外市场，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眼下有不少基金公司都在做QDII，你自己判断，这些所谓的去挣外国人钱的产品，有几个将来净值能在5毛钱顶上？”

“我倒不是说一定要去海外做空，我是想……”张松海直视着谢佳人，她在谈论工作和业务的时候永远是那么镇静而自信，“我仅仅是想抓紧时间把这个……”

“把这个平台做好。我懂，不过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成的事情。”谢佳人点点头，旋即又摇摇头，“这个平台就你想做好吗？中信熬了这么些年了，现在又如何？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现有的平台随着国内市场的退潮可能最多还有半年几个月的好日子，无非是把平台延伸，让我们不管在什么行情和市况下都有业务可以做，可你想过没有，你这是在违背规律。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万事万物都是守恒的，既然守恒，你又怎能贪图自己永远都有业务可做，有利润可挣？”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眼看着国内行情结束，然后我们什么也不做，傻等下一次机会？”张松海不解，“就算知道了将来或有的大

跌，也最好安全地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大牛市的时候？要知道国内市场的轮回，短的也要三五载，长的可能有十年啊。”

“我是说，你不能太心急。”谢佳人目光炯炯地盯着张松海，“这种行情不管是谁，都没有把握说我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香港公司的平台我们可以慢慢完善，国内A股的业务我们可以逐步退出，但路要一步步地走，跑得快了，摔了跟头更不划算。更何况，你身边还没有研究海外市场的人才。”她见张松海想说话，又道，“我知道你们这次去美国，一方面，是想去见识见识发达的资本市场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应该是想去看看所谓美国人的对冲基金吧？”

“你怎么猜到的？”张松海好奇地问，“我可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啊。”

“猜不到才怪了。”谢佳人笑着道，“我还知道你最近手边正在看《对冲基金风云录》，注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试图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数理量化模型小组有所接触，希望能在衍生品市场上走得比同行更远一些对不对？”谢佳人一口道出了张松海的心事，着实让张松海吃惊不小。“果然孙猴子本领再大，也跳不出观音姐姐的手掌心啊。”张松海摇头道，“我真是好奇，这些事情你怎么会知道？”

“说穿了一钱不值，上次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有一本《对冲基金风云录》，刚才在车里，后座上还有一本，明显比家里那本要旧得多，显然是你喜欢看，又怕带来带去的麻烦，干脆买了好几本，说不定办公室还有一本呢。”谢佳人笑道，“至于数理量化模型小组的事情，是封建军问我的。他还以为我之前跟这个小组接触过，所以听你花言巧语跟他说要去美国看看，顺便度假，他就先来向我打听这个量化模型到底能值多少钱。知道了吧，我真不是神仙，只不过善于推理而已。”

“那你怎么回答他的？”张松海问，“我跟他说我想休假，他说不给，连两周的强制休假他都不让我离开上海，我只能找个幌子晃他一下，其实不是什么数理模型小组，就是我大学的一个好朋友，一直在伯克利搞金融工程，他知道我现在在做衍生品，想尝试着把他在美国搞的一套程序化交易拿过来看看。这次去旧金山也是为了跟他碰个面。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放心吧，我一向求稳，不会随便乱来，就算是这种程序化交易在美国相当成熟，我也不敢轻易地将它植入到目前的国内市场。其实现在我们用的ETF套利软件，就可以完全实现全自动交易，包括股指期货的仿真交易，唯一的难点就是因为牵涉到期货，行情数据和委托数据将来怎么融合是一个难题。”

“提前着手准备当然是好的，我一直都知道你向来都未雨绸缪，善于抓住市场整体运行的脉络。”谢佳人望着张松海，“总归我还是提醒你一句，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其实挺好。这些天又开始忙忙碌碌，虽然有工作的喜悦，但也有身心疲惫的感觉。”

“那你可不要累坏了，”张松海责怪道，“再说了，我只不过是答应关弘毅让你去帮帮忙，他怎么能把你当成主力军使？我需要敲打敲打他。”

“那倒没必要，”谢佳人摇摇头，“我去香港公司又不是为了他。”

“你觉得移民怎么样？”张松海忽然突兀地问了一句。

“谁移民？”谢佳人问道，“你说我？”

“要不你先办一个香港身份吧。”张松海道，“我听说香港身份不是很难弄，这样你在香港也方便，或者干脆再直接点，美国？”

“为什么啊？”谢佳人望着张松海，“你不怕我误会你的想法？”

“你会误会吗？”张松海反问，“我只是有时候觉得有些不安。我想，你能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你那么向往那个阳光明媚的海岛。还记得吗？《肖申克的救赎》里，男主角最后逃到了一个墨西哥的小岛，名字叫芝华塔尼欧。”

“这个名字好怪。”谢佳人道，“有中文意思吗？”

“中文意思是没有回忆的海。”张松海淡淡地道，“有人说每一分的财富积累都是有原罪的，我真想让你去那里忘了这些原罪。”

谢佳人笑了笑，摁了下服务铃，也就是三五秒，就有服务员礼貌地敲门。“结账。”张松海冲着门口道，“好了，我一想到出这个门，就要看到我梦想中的车，肾上腺激素就在急速地分泌。好期待好兴奋啊。”他冲谢佳人挥了挥拳头！

---

1. 《对冲基金风云录》：美国作家巴顿·比格的作品，中文版本于2010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再见530



在绝大多数谨慎的老手心中，加印花税就是彻头彻尾的利空消息。不要说什么加印花税就是号召全面进入价值投资，这都是胡扯。衡量一个消息是好是坏，最简单的判断就是这是从市场中抽血，还是给市场补血。

5月30日是周三，王志一大早就来到了售楼处，按照之前与付大姐那边的沟通，今天是王志跟刘胜元交房款的日子。本来刘胜元的打算是自己一套大房型全款，王志他们一套小房型按揭。这半年来行情还在不停地朝上，刘胜元账上的资产陆续变多，自己房子的拆迁也已经签署了合同，下半年也会交房。他们小区楼下两个小卖部的门面房赔偿款还在谈，看样子都拿房子大概不太容易。刘胜元的意思是房子、现金都可以，这样一来，手头上其实没必要留太多的现金。而且行情越涨越疯，刘胜元也越来越不踏实，所以他跟王志商量，干脆两套房子都全款买了。这样算下来，按照一平方一万二出头的样子，两套房子合计400万出头。

王志其实对行情还有一份期待，但看刘胜元一直坚持全部付掉，心里纵然舍不得也还是不愿让刘胜元夫妇替自己这套房子付全款。他自己本来的小算盘是刘海儿账户里有50万出头的业余中介收入，外加自己股票账户里再抛50万的股票，这样一来，连首付带装修就基本上都搞定了。每个月他自己的公积金总归还有小2000块，按照贷款30年计算，每个月还8000多块，自己额外准备8万块基本上就够一年的按揭费用。等到第二年，他再找机会把尾款全部还清。但现在既然要把房

款全部付清，这对他的要求就不一样了。去年底000739的一波翻倍行情，让他的账户瞬时突破了100万，今年上半年一股脑全部换成了600134，4块钱的成本，现在已经变成了12块，账户上的浮动盈利已经超过了180万，整个市值接近290万，小房子的房款一共是180万，外加装修要预备的，总归不能少于200万。如果只用负担首付的话，他想用刘海儿那边存的钱，但现在终究要抛售很多股票，所以干脆不动那笔存款，直接全部从股票账户里出。29日一大早，他找了个合适的价位，把600134卖了200万左右。卖股票的时候人的心理很奇怪，一旦觉得卖的价位很合适，就停不住手，最后干脆在12块附近把所有的头寸都清空了。以至于当天晚上王志心里十分不适应地躺在床上琢磨：这是不是这么多年自己第一次空仓过夜啊？

王志刚进售楼处，就看到了刘胜元。见王志上楼，刘胜元冲王志招手道："来看来看。"王志忙凑过来，原来刘胜元正在看车位销售信息，只听刘胜元道："车位现在11万多一个，一套房子限买一个，你说我们要不要买？"旁边忙来忙去的售楼小姐想必早就接到了上头打招呼的电话，知道这俩是关系户，一直特别耐心细致地在一旁端茶递水，听到这里忙道："如果要买的话，我建议你们买这个位置。"说完手在车位图上点了一下。

"哦？这个车位有什么不同？"王志好奇地问道，"竟然要13万多，比别的车位贵2万。"

"这个车位是独立的。"售楼小姐耐心地解释，"别的车位都是2.4米宽，而这个车位是在保安室和第一根柱子中间，宽度是4米。就是说，您只要停得巧妙一点，这个车位可以放得下两辆车子"。

"要不咱们定一个？车将来总归要买的。"王志问刘胜元道，"就是买一个还是买两个？"

"现在买有没有必要？"刘胜元问王志，"你准备买车吗？"

“您如果要买这个位置，那一定要快，如果买别的车位那无所谓，毕竟我们车位跟住户的比例是350∶700，这还不包括地面的停车位。”售楼小姑娘想得很周道，“这个位置估计蛮抢手的，现在大家还都没发现。”

“那就买了吧？”王志心里定了下来，“干脆今天全部搞定算了。”见刘胜元无话，他又问售楼小姐道，“这会儿还不能办手续？”

“哦，他们财务马上就到，我们到得太早。”刘胜元笑着替售楼小姐回答。正说话间，就听到有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估计是来了。”刘胜元望着楼梯口。

果然是售楼处的财务到了，是个中年女士，她不好意思地说道：“真是抱歉啊，让你们久等了。”对于整个售楼处包括隔壁的物业公司，王志和刘胜元十分神秘。毕竟这年头没有付钱就开始装修的人不多，而提前把售楼合同都准备好，就单等付款之后立刻做大产证的，更是少见。因此刘胜元跟王志都享受到了非常具有诚意的服务。

由于提前打过招呼，今天就是来签合同付全款，所以资料都是提前准备好的。随着POS机“嘀嘀”的打印声，刘胜元有些伤感地笑道：“手续真快，就这会儿工夫，220多万已经不见了。”

“应该说，就这会儿工夫，一套180平的房子就归您了。”售楼小姐在旁边劝慰道，“钱就是用来消费的，您说是不是？”

趁着刘胜元刷卡的工夫，王志已经通过电话委托系统把股票账户的资金转到了孙超的银行卡，他现在还在用孙超的名字炒股。连全额房款外加刚才准备下手的停车位，一共是190万的现金，王志干脆转出来200万，恰好是单客户无预约一天转款的上限。

这时王志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什么？！你说真的？！我靠，哦，哦，我一会儿就回去。"王志一边说，一边看向刘胜元，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怎么了？"刘胜元问道。

"刚同事电话告诉我，加印花税了。"王志一脸惊讶，显然这个消息太出人意料了，"昨天晚上12点多的消息，今天三大报头条。真邪门啊，两周前不是还辟谣吗？"王志嘴里还在唠叨，刘胜元这边也愣住了："三大报头条？这个位置加印花税，这是显而易见的精确打击，之前的辟谣要么是烟幕弹，要么本来不打算加，但被市场的疯狂倒逼出政策，今天才周三啊！运道真好！"显然后四个字是送给他自己跟王志，说完又问旁边的小姑娘："你们附近有没有报刊亭？"售楼小姐朝窗外指了指。刘胜元扔下一句"我去买张报纸"，便直接下楼了。

王志知道，在绝大多数谨慎的老手心中，加印花税就是彻头彻尾的利空消息。不要说什么加印花税就是号召全面进入价值投资，这是胡扯。在王志心里，衡量一个消息是好是坏，最简单的判断就是这是从市场中抽血，还是给市场补血。加印花税，意味着市场整体交易成本的提高，意味着市场资金的被动抽离，这两条都是利空的原因，而更关键的，是政府的态度：加印花税表明政府对于股市的疯涨不再无动于衷，终于开始出手。王志不知道这次加印花税的打击会让市场怎么走，但无论如何，自己都不会有任何损失："运气真好！"他也把这四个字送给自己。

此时刘胜元已经拿着三张报纸上了楼，他把三大报各买了一张，头版头条果然都是：印花税上调至千分之三，十分醒目。"最起码两个跌停板，"刘胜元笃定地道，"前面越是涨得疯，越是跌得惨。"他一边翻看报纸，一边摇头，"太快了，也太狠了。政策被倒逼出来，这下市场要跌个大跟头。"

“不是吧。”王志倒抽一口冷气，“两个跌停板？那也太糟糕了。”他也觉得要调整一下，但是刘胜元“最起码两个跌停板”还是吓到了他，“刘叔，会跌这么多吗？”

“铁定。”刘胜元已经把报纸放下了，他把老花眼镜重新摘掉，皱着眉头道，“你想想看，涨了快半年，一路高歌猛进，不要命地朝上跑，这下一个跟头摔倒，又是人挤人不要命地朝下跑，等着看热闹……啊，光明！”刘胜元本来还在慢慢说，忽地想起吴光明基本满仓，立刻就慌了神，连忙摸出手机给吴光明拨了个电话：“是吾。吾晓得侬寻吾。抛特，5%就5%，全部抛特！伐要等！全部抛特，快，快，全部抛特！”大概电话里吴光明还有点心存幻想，但终究还是信得过刘胜元，只听刘胜元最后又道：“千万伐好买。记住，看牢侬的手，伸手必刀侬。”叮嘱完毕才又转过头跟王志道：“吴光明还是满仓呢。5月之前都不挣钱，瞎折腾乱换股，就这个月开始挣钱了，刚才还没抛，觉得跌了5%已经不少了，我让他赶快抛掉。”说完刘胜元叹口气道：“救不了嘎许多宁，格记有宁要吃生活了。(注)”

手续办完已经快10点，一到营业部，王志就知道，刘胜元的猜测一点也不夸张。大盘低开之后朝上绵软无力地反弹了一下，还没有翻红就转身朝下，到他们回去的时候，整个市场跌幅已经超过4%，跌停板无数，几乎所有的ST个股都被死死地摁在了板上。一进大厅吴光明跑了过来，抱着刘胜元的胳膊：“幸亏听侬，已经全部抛特，哈瑟特宁，格记跌停板，哈瑟特宁。”王志脚步匆匆也顾不上听，直接上了楼。

楼上大厅倒是十分热闹，凌峻峰跟李国威少见地在柜台前跟小朱和许萍聊天，说上午的行情，凌峻峰他俩看起来比较轻松，估计一早已经清仓。看到王志上楼，小朱喊道：“最牛的人来了，最牛的人来了。”

“小王啊，传说你昨天清仓？”李国威一看到王志上楼就佩服得直点头，“这可不是一般的敏锐，够牛啊。”

“小王不是一般人，他平时下的功夫一定不少，”凌峻峰也笑道，“说说心得吧？”

王志被他俩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什么心得啊，就是运气好罢了。说真的，我是着急用钱，我今天付房钱！所以昨天急急忙忙就清仓了，没想到运气还真不错。”

“这就是命！”李国威叹气，“这就是命！有些人天生就是运气好，你说，最起码多了一间房吧？”李国威问凌峻峰。

“一间房恐怕不止，”凌峻峰摇头道，“我看这个样子，大盘未必会跌多少，不过题材股这下算是被枪毙了。我们等着看，跌得多的指定是ST，别以为跌幅只有5%，它们肯定集体连摔！不信走着看。”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ST都跌停了。”许萍旁边补充道，“齐刷刷的跌停板而且封单都不少。”

“现在是人挤人的行情，大家都着急跑，封单怎么可能小。”说话间宦仕臣也从屋里出来加入了讨论，“涨得多的跌得多，永恒定理。有些蓝筹股、银行股，上半年鸡犬升天的时候基本没动，估计这次也不会怎么跌。至于跌完了什么涨，那就值得研究了。”

“宦老师清仓了没？”凌峻峰问道，“我一大早就全部扔光了，现在看看一阵后怕，要是当时稍微手软点，这会儿想出也出不来。”

“哪有我跑得惊险！”李国威旁边大声道，“你仓位已经不多了，我还是满仓呢。集合竞价走了30万股，后边陆续朝外扔，到刚才跌停，板上还有我剩下的200多张单子。”

“600134？”宦仕臣的小眼睛闪着光，“还是没走了？”

“嗯，不过我已经很满意了，大部队已经撤退，就剩一点小尾巴，不伤身体。”李国威坐在旋转椅子上，背靠着，十分舒服地仰着头，“这次多亏溜得快。从开盘到跌停，600134就给了你不到15分钟的反应时间。”

“跌下来倒是还可以再兜一把，”宦仕臣不动声色地试探道，“这个票弹性还是挺好的。”

“再说了，”凌峻峰心知肚明宦仕臣总想从他们嘴里打听点东西出来，当下也不说破，但更不会多说，朝李国威使了个眼色，俩人一前一后假装接水，回到了自己房间。一进屋就看到杨文兴也从隔壁过来，正在跟周东明看行情，看两人回来，四人都相对一笑。杨文兴先开口道：“咱们这次跑得都挺快。”

“主要是执行得坚决，”周东明笑，“其实说真的，这次有必要好好庆祝一下。从最头上咱们就目标一致，听到加印花税头也不回地就撤退。昨天晚上真要感谢国威，幸亏他睡得晚，在财经论坛看到加印花税的消息，不然早上真的来迟了，就麻烦大了。”

“没错没错，”凌峻峰也附和道，“给国威记头功！”

“头功不头功无所谓，关键是今后怎么办？”李国威难掩自己的得意之色，“这波下去了，还能抄底吗？”

“600134不能再碰了！”周东明斩钉截铁，“这个票太危险，况且，我一直有句话没说出口，小朱能把别人的消息告诉我们，会不会有人也把咱们买入的消息告诉别人，到时候别人在暗处，我们反倒成了明处，主客移位，这个险冒得没价值。”

“我也主张不能再碰600134，除了老周这个担忧之外，我的想法是接下来的行情应该在之前没涨多少的基金票里。”杨文兴的思路比较清晰，他一点一点地解释道，“想想看，这轮下跌到底打击了谁？题材股，这对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个警告：政府不允许鸡犬升天，不允许题材乱炒，政府提醒大家理性投资，提醒所有的参与者要注重上市公司价值。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二线蓝筹股、基金重仓股、银行股这种大家伙，二八切换就在眼前！”

“杨哥说得有道理。”凌峻峰听了也赞同，“但是不是咱们的整体仓位要降下来？”

“当然，保存现金最重要。”周东明附和道，“我觉得这把跌狠了，我们可以去抄个小底，但后边要越来越小心。大盘我看没几天好日子了。”

“也许，不过以我以前的经验，老周你记得吗？头一次下跌一般跌不出什么花样，后边有可能是变本加厉地上涨。”杨文兴继续说道，“你去看‘5·19’行情起来之后，后头2000年涨了大半年，调整完2001年又涨了半年呢。”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保持大仓位？”凌峻峰问道。

“我觉得我们不妨观望下，”杨文兴解释道，“如果后边是缩量的，多数还是上涨为主，你要知道，市场的惯性太大了，现在还是在流动性充裕的阶段，之后应该还有一轮缩量上涨。这轮上涨之后，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灭顶之灾。有时候，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连一层窗户纸也不如！”几句话说完，屋里静悄悄的，一时间只有转码机嘀嘀嘀的声音回荡。

---

1. 上海话：救了那么多人，这下有人要惨了。——作者注

临机的决断：传统坐庄应变



在操盘手所有必备的素质里，华鼎鑫认为最关键的是冷静和决断。他自认为自己在这两个方面都相当出色。

华鼎鑫度过了近些年来最紧张的15分钟。自从梁鸿宾他们去了美国玩，他去别墅就有点晚，本身盘中行情需要他维护的时候也越来越少，散户的力量大到他自己也无法相信。在上市公司消息保持真空的情况下，600134从4块多翻到12块附近，他能做的就是在很关键的震荡价位帮忙顶一下，借着大盘的东风，一路北上。

30日这天早上，他还在梦中，被手机铃声吵醒，手下的一个小家伙告诉他头天晚上加了印花税。这消息直接把他从浑浑噩噩中惊醒过来，慌乱中他看了一眼床头的闹钟，时间正是8点15分。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他着急忙慌地洗漱完毕，开车出门，一路上心里不住地盘算，印花税加到千分之三，这绝对是巨大的利空，根本不消说，今天的盘面一定是兵荒马乱。

华鼎鑫如此惊慌是因为他的仓位太重了。原本他打算在10块钱附近就先套现出来，这波行情就算是圆满完成任务，香港的钱还掉，跟关弘毅他们俩还能分得不少利润，但随着行情越涨越高，挣钱越来越容易，利润仿佛是加速上涨一样，让人心跳不已。数数600134的涨停板，自4月以来，光5%的涨停就有十几个。散户不停地涌入，导致短线不断有新资金介入抬轿子，他只要安心地守在一边，静等一个成交量放大的时候放货就行。

没想到政府的动作比他的打算还要快。他知道这个加印花税的消息杀伤力有多大，这打击了所有的市场参与群体，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物理上。在面临群体性恐慌的时候，大家能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疯狂地逃跑。

一进办公室华鼎鑫衣服也没换，就坐到电脑前，认真地翻看报纸，把字里行间都琢磨个遍，他无奈地发现，在这份公告里，读不出任何哪怕一丝有利的东西。他闭着眼睛，思索应该怎么处理。大幅度低开是一定的，关键是低开多少。

留给华鼎鑫的思考时间只有短短的10分钟，集合竞价就开始了，华鼎鑫盯着600134的盘面，果然不出所料，集合竞价从低开2%开始，不到1分钟的工夫，就低开了将近4.5%，他打开交易系统迅速地把一笔3000张的抛单打到了跌停板，无奈地发现一共接单也不到1200张。

在操盘手所有必备的素质里，华鼎鑫认为最关键的是冷静和决断。他自认为在这两个方面都相当出色。他在跌停板上买了一把5000张的接单，同时抛下去7000张抛单。9点25分一到，总成交就是7000张。他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给市场一种暂时的假象：市场的主力把这次加印花税当成一次牛市中的调整。他必须用出浑身力气让这种假象在600134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今天调不出大量的资金，这把坐庄就会把自己做死在盘子里。

刚进入连续竞价时间，他就手脚不停地连续三笔5000张的大单顶在跌停板上，同时把自己的抛单放在跌幅4%、3%、2%的关口向下一点点。大盘跟他预想中一样，低开近6%，然后在买盘的涌动下逐级反弹，就在反弹的过程中，他不断地用大单子在买一价上顶单子，同时密切注意卖价上非自己的抛单是不是有大的，有的话，就十分坚决地一口咬掉。刚开始效果还显眼，但到9点35分左右，他把自己的抛单全部撤掉，用了一个接近70度仰角的形态迅速向上，并在涨速排行榜上停留了将近3分钟，效果终于出来了。600134的买盘一轮接着一轮地出

现，华鼎鑫顶的买一价，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买五，他十分小心地看着承接盘的力道，尽量多地清掉库存，同时避免自己买入更多的股份。即便如此，在开盘短短的10分钟里，他还是买入了接近100万股，但同时抛出的有接近600万股，随着时间推移，大盘的上行力量也越来越小，600134的买入资金也不像之前那样踊跃，眼看大盘反弹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干脆把买单撤掉，齐刷刷的三笔9999的抛单直接砸到了跌停板，望着直接被封死跌停的分时图，他稍微喘了口气。他知道，今天毕竟熬过去了。

翻翻交易记录，买入了100万股不到，抛掉了720万股，跌停板上还在陆陆续续地成交。600134在开盘15分钟内一共成交了1200万股，其中有一多半是他的作品。之后虽然还有零星的成交不断出现，但数量和频率明显都在降低，整个市场不要命地追反弹的人已经基本上弹尽粮绝，剩下的问题就是跌停板到底能封多久。

华鼎鑫要的不多，他只要能调整出资金，把仓位尽可能地降下来。最初用来运作的资金一共是两个亿，其中有香港1.4个亿的地下资金。操作中华鼎鑫总会给自己留三成的资金作为备用，但随着股价越涨越高，原本三成的资金余额实际上已经不到15%，这就是华鼎鑫紧张的原因——持仓超过85%对于超过两个亿的大资金来说跟满仓没有区别。把仓位降下来只有两个办法：第一，让股价自由落体一般跌下来，这显然不是华鼎鑫的选项；第二，尽可能多地在高位把仓位空下来。他现在十分后悔当初没有按照原先的操作模式，始终把资金头寸控制在30%。无论如何，这15分钟的操作还是颇有效果，看盘面的情况，今天净跑掉800万股应该问题不大，这样一来可以调出9000万左右的资金，后边的腾挪余地就大多了。接下来的操作华鼎鑫已经打定了主意：一路跌停板，谁也别出来，先等大盘企稳再说。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天过去，“5·30”带来的市场格局显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题材股基本上偃旗息鼓，绝大多数的ST个股跌停板不

会少于7个，而部分蓝筹股在顶多两个跌停板之后就停住了下跌的脚步。大盘更是强势，整体调整幅度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不过21%出头，时间跨度更是只有短短的5天，之后就是连续的反弹回归。到了6月13日，大盘甚至把5月30号当日留下的跳空缺口都差点补上！

6月14日一开盘，凌峻峰就跟李国威和周东明聊上了600134：“妖股之所以妖，就他妈体现在这里。”凌峻峰虽然已经清仓了600134，但看着600134从12块一路一字跌停板到7.32，也不免唏嘘，“这哪里是做股票，这是玩儿命啊。昨天是第9个跌停。今天停牌半个小时，你猜今天如何？”

“我不猜，”周东明摇摇头，“没兴趣猜。干了这么久的股票，你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最古老的猜大小的游戏。只不过它永远让你先猜，它后把手伸出来。”

“精辟，”李国威摇头晃脑地道，他最近也颇有些做股票的心得，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开窍了，“凌哥莫非你还要去抓它不成？”

“我才没有那个胆量。”凌峻峰摇摇头道，“我就是好奇，盘子都已经稀碎成这样了，他们又能如何呢？我连续看了它的市场成交数据公告，卖出排名第一的始终是咱们营业部。你想想看，光干巴巴的市值损失，从12块到7块，小一半了吧。按照最初小朱跟你说的，他们这次至少损失2个亿的市值。”

“账不能这么算，那些市值本来就不是真金白银，不过是个数字罢了。”周东明也摇摇头，“照我说，这种票我们要离得越远越好，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有自己的操作风格，干什么去冒这些无谓的风险。”

“周哥说的是。”凌峻峰笑笑道，“我不过是替他们瞎操心而已。”

王志今天的事情特别多，一直忙到10点多才把事情搞定，刚在自己位子上坐定不到一分钟，宧仕臣就推门进来了。

“宧老师，您坐您坐。”王志站了起来，给宧仕臣泡了杯茶。其实他不喝茶，桌子上的茶叶也好，偶尔香烟也好，都是一些银行网点的行长或客户经理送的，现在打开的这盒茶叶就是高凌给的安吉白茶。

“你这茶叶味道还不错，”宧仕臣道，“不过你保存得实在不得法，时间一长就没法喝了。”宧仕臣的开场白总是很婉转，拐一些弯，是他的特点，其实骨子里那点花花肠子，王志已经领教了不知道多少次，他知道宧仕臣来自己屋不是来喝白茶的。果然，宧仕臣咂巴咂巴嘴，缓缓说道：“你觉得600134还有戏没戏？”

王志愣了一下，随即答道，“宧老师，我现在空仓，之前为啥卖您跟付大姐都知道，还不是为了买房子嘛。我最近都没看它的走势，现在多少钱了？”说完还装模作样地敲了敲键盘，嘴里惊呼一声：“我的天啊，只有7块多了？这猛一看价格，我愣是没反应过来，这价位也太生了吧。”

“你不是好好研究过吗？”宧仕臣盯着王志，“你觉得这票到底还能不能碰？”宧仕臣是老狐狸，他才不信王志一点也不关注，王志做得越夸张，越说明他心里有自己的盘算。

其实王志就没有停止过对600134的注意，福鑫投资的机构户他更是一天看好几遍，甚至好几次都把交割单打出来带回家耐心琢磨，凭着扎实的操盘经验，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有些明白华鼎鑫的做法，只是这些都是埋在心里深处的念头，当然不能对宧仕臣说。“这个票我之前是觉得有花头，可您看现在这种行情，小垃圾都不敢碰啊……”

宦仕臣实在不愿意跟王志再这样虚头巴脑地绕圈子，他直接道："今天是第10天，前面跌了9个跌停板，我觉得今天就要开板！不管时间还是空间还是成交量，这个位置足够了。你千万别说你不知道这个大鳄就在你们营业部！成交回报里清清楚楚地写着陆家嘴营业部，每次都排名在卖出第一名！"

"是吗，"王志现在的脸皮也十分厚，他继续卖弄着自己不娴熟的演技，"竟然是我们营业部的客户在做？！"看宦仕臣低头喝茶不言声，他心知大概自己的表演过头了点，又低声道，"那您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宦仕臣忽地抬起头，"近水楼台先得月，小王你能不清楚？摆明了今天就是要开板，咱们就不能抓一把？我的思路很简单，这个位置一定要放量开板，之后反弹就是板上钉钉，问题就是……"说到这里，宦仕臣吸了口气，似乎有些难以启齿，但终究还是说了出来，"问题就是需要你紧盯着你们的大鳄。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这老小子还是有水平的！"这是王志听完这番话后的第一反应。宦仕臣的心思太好猜了，这里只要开板，福鑫他们一定会有所动作，而且多数不会在这个位置就卖，之后无非两种情况，一路反弹重新回到高位，那宦仕臣这个位置介入就是扎扎实实地抄了把底；第二种可能就是弹个15%、20%的放大量随后继续下杀，达到阶段性出货的目的，至于以后是不是再买，那是另外一个事情，但眼前反弹15%的机会总是有。这个思路跟王志自己心里的盘算毫无二致！

"我懂您的意思了。"王志想了半天回答道，说完就看着宦仕臣不作声。宦仕臣自然知道他的意思，立刻换了一副笑脸道："小王毕竟还是有办法，我就准备随时等开板入手，到时候有风吹草动，你可要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哦对了，最近有个朋友想借笔钱配资，你帮着联系联系？"

王志一听就知道这就算是在还自己的人情："这合适吗？"他的意思是既然是宦仕臣的朋友，宦仕臣找钱肯定比自己方便，这个中介费自己拿了是否妥当。

"正常配资业务，你怕什么不合适的？莫非你还没做过不成？！"宦仕臣差点笑出来，"放心吧，顾问费都是你的，只要你能找到资方。最近行情好，资金很难找，要的利息都太高，你看着办吧，盘方能承受15%的利息，谈下来的部分都是你的。总资金一共1800万，再借2000万或者3000万。"他一边说，王志心里就一边盘算，这笔业务真的做下来，拿1%的中介费也就是20万，一个小项目，就算是宦仕臣给自己的好处费。"那我先问问，也不知道成不成呢。"嘴里应付着，看宦仕臣起身出门。

送走了宦仕臣，王志并没有想太多，做这种中介业务多了，他深知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越是费尽力气想做成，反而老是差口气，他早就把今天的主要任务安排好了，就是伺机买入600134。买房子前期一共要留够200万，他前几天还给自己定了一辆车，斯巴鲁的森林人，所以能用的资金手头上也就是50万。

果不其然，10点半一开盘，600134罕见地没有跌停板，王志早就计算好，一口气把50万的资金全部拍了进去。"给的也太不理想了。"他嘟囔了一句，因为他生怕买不到，所以报价是冲着涨停板去的，没想到上面单子薄，成交价不是很理想，当场套了1毛多。心里虽然不慌张，但情绪总是不爽，他顺手把旁边的柜员机打开，准备一会儿查询下看看福鑫今天有没有动作。

盘面上瞬间风起云涌。王志的成交价其实还是绿的，由于连续这么久的跌停板，很多资金出逃的意愿十分强烈，所以600134一直在跌幅3%左右成交，但顶多有两分钟，一笔无比强大的买入力量开始逐渐显现，王志知道就算是宦仕臣这种人掺和进来，散户也不可能有如此齐心协力，这一定是某个手指在遥控着盘面。他急忙打开了柜员机，

找到了福鑫的账户，点击流水，整个屏幕定住了——这说明成交流水特别多！王志知道自己买对了。

他一会儿看看行情，一会儿看一眼柜员机，终于柜员机反应了过来，果然不出所料，仅仅几分钟的工夫，福鑫买入的600134就已经足足有3000万的资金量。华鼎鑫的操作思路跟王志和宦仕臣之前猜测的一样，就在今天选择打开跌停板，之后也许是疯狂的报复性反弹，或者是反弹一定幅度之后再次爆量出货，不管哪种结果，至少在目前，他已经赚到了。王志把自己摔在椅子里，回头一看，600134在放了一根阶段性巨量之后，已经封住了涨停板。他兴奋地跳起来，拿起杯子去大厅接水，正看到宦仕臣也出来，两人目光一碰，仿佛有火花出现一般。

赌博



600134的主升浪就在8月到来，仿佛是在5块钱附近憋坏了一般，600134自8月初开始，一路马不停蹄，先是在8月头上连续7个涨停板回到9块钱，其后修整了一周，又是连续一轮上涨直接出现新高到14块。9月上旬开始又再次发力，直接冲过了16块，到了9月20日，眼看着已经到了接近20块。

6月18日，连强制休假外带半公务出差的张松海回到上海，他跟关弘毅、梁鸿宾、王晓宁几个人的美国假期结束。关弘毅飞回香港，他们三个飞回上海。早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国内市场调整了一次印花税，但他们几人实际上已经空仓，所以也没有过多地讨论，倒是张松海想起华鼎鑫，心里直摇头，不知他的操作情况如何。

上午在营业部把交接工作做完，处理了一些积下来的杂活，张松海就出门直奔华鼎鑫与梁鸿宾的办公别墅。推开华鼎鑫的办公室，梁鸿宾正坐在大茶几前用电磁炉泡茶，华鼎鑫也神态轻松地坐在办公桌前。看张松海进来，两人相视一笑，华鼎鑫对梁鸿宾道："还是你赢了。"

"哦？你们俩打赌？赌的什么？"张松海也不客气，坐在单人沙发上，随意泡了杯茶，呷了一口，"好茶，十几天不见，老华可以啊！成了个雅人。"

"这套茶是福建朋友送的，"华鼎鑫站起了身，"老梁已经摆弄一上午了。连带这茶叶，也是他们送的。据说是今年才开始投放市

场，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的好茶叶。名字叫金骏眉，一斤号称3000多块呢。”

“3000多块的茶叶哪有这个味道！”张松海平时对茶研究不深，但嘴巴里品过的好茶倒是不计其数，“这个味道好，大概是刚出来的原因，价钱还没上来。金者，富贵之意；骏者，险峻之意；眉者，长寿之意，这个茶口感好，意味更好。”说完意犹未尽又喝了一口，再对华鼎鑫道，“我看你喝了也是白喝，不如让给我，作为我送你美国礼物的交换。”

“什么值当的，你喜欢喝尽管拿走，说实话，我还真不喜欢这个味道，总觉得有些不够苦。”华鼎鑫笑，“你知道我这嘴巴，烟酒过剩，最怕没有味道。这个茶略有些甜味，让我觉得不够劲。对了，你说给我带礼物了？什么礼物？不够分量我可看不上啊。”

“喏，”张松海扬了扬手，他随身带了个小袋子，“送你本书。”说完从袋子里掏出一本书来。

“什么书？”华鼎鑫不解地问道，“你们素来知道我，晚上只要看书，指定10分钟睡着。这是我治疗失眠的必备法宝。”说着就把张松海手里的书接过去，轻声念出了名字：“《货币战争》。这名字有气势啊，什么来历？怎么跑美国给我买了本中文书？”

“你好好看看！上面还有作者的亲笔签名呢。”张松海笑着道，“书是国内出版的，今天才送到我桌上，我借花献佛给你拿来一本。真正送你的礼物是这个，Prada的经典皮夹子，省得你连个像样的钱包也没有，一天到晚掏口袋。”

“所以说我生来就是个苦相，”华鼎鑫笑着接过了袋子，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钱包，Prada的标志熠熠闪光，“要不怎么喝茶都喜欢喝点苦哈哈的呢？”

“可就拉倒吧。”梁鸿宾笑着直摇头，“还喜欢嘴巴里苦呢，我看这属于典型的自虐。就说这次，我们本来说好一起去美国玩，就你签证没通过，非要留守A股市场，结果等来了个半夜鸡叫，你说你这不是找抽吗？”

“正要问你呢？”张松海跷起二郎腿，问华鼎鑫道，“情况如何啊？”

“嘿嘿。平地一声雷，幸亏我早有准备。”华鼎鑫说起股票神色立刻不同，“你们走之前我不就打算开始慢慢减仓了嘛，不过行情一直真好，所以愣是没忍心动手。30日早上一大早我就听说了加印花税，幸亏手脚麻利溜得快，15分钟出来了不少。后边这十几天，天天都是无量跌停板，这倒也无所谓，因为绝大多数的个股全这样，跟他们比我还多了不少现金头寸呢。直到上周四，我感觉时机来了，直接从跌停板上翻起来，拉了一个涨停板。剩下的就是看这轮大盘起来到底是反弹还是翻转。这不，一大早正跟老梁讨论呢，顺便打个赌你什么时候到。我以为你们昨天才回上海，时差也没倒过来，怎么不休息一天两天的，没想到你还真来得这么早。”

张松海耳朵听华鼎鑫啰唆这几天的操作，手脚上倒十分麻利，一道道地泡茶，听到这里，他摇头道：“我跟老梁在美国看到加印花税的消息，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对不对？”又对华鼎鑫道：“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牛市行情可能随时终止，加息周期已经开始，这预示着紧缩行动即将逐步出现。所以眼下要做的，就是退出二级市场。”

“后边的利润不要了？”华鼎鑫不解地问道，“就算是加息周期开始，也还有一段时间一段路程好走。”

“不是不要，是换种方式要。”梁鸿宾耐心地解释，“今年是超级融资年，下半年等着上来的央企新股多得不得了，我们各种途径了解的情况，下半年的IPO绝对是天量里的天量。所以我们的利润取得，

就是打新股。今天就是中国远洋，发行市盈率90倍以上，我估计中签率极高，挣钱比例极大！这种钱，挣起来安全得多。”

“而且现在打新股几乎没有上限，”张松海补充道，“我想了想，如果按照上半年新股的平均收益率12%计算，现在参与打新股到年底还能有至少20%的收益率，因为下半年都是大家伙。你想想看，今天的中国远洋，马上要来的西部矿业、建行、神华、中石油，这一轮新股上来，哪个不给我们超过1%的收益？而且根本不用担心涨幅不够，只要二级市场维持疯狂，我们的收益率只有更高！如果下半年光打新就能挣20%，即便我们之前4000点退出，那也等于是4800点撤退的，还不用冒过多的风险，这个账不用算。”

“你们说的有道理，”华鼎鑫毕竟是业内人士，一听就明白，“那我做完这票就把香港的钱还掉，剩下的日子就老老实实跟着你们打打新股。”

“给你的时间不多，”张松海严肃地说道，“8月之前，你必须把这个账户清理了，我害怕夜长梦多，多一天交易，就多一天危险。这是正经事，容不得玩笑。”

“那老梁给出出主意吧，账户的情况你也知道，你觉得行情如何？”华鼎鑫愁眉苦脸地耍无赖，“你看今天又是涨停板，我估摸着直接飙回去是不是太惹眼了？”

“我觉得你选择开板的时机有点晚，”梁鸿宾站在他身后，摇着头道，“现在大盘都已经把起初的下跌空间补了回来，你这才刚开始反弹没几天，显著地弱于大势，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就这股票，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你说得轻巧，”华鼎鑫反驳道，“前些天除了我自己的封单，还有至少200万股天天排队等跌停呢，ST一天跌5%，别的个股都是4个

跌停板至少，ST难道不要8个？看上去大盘没跌多少，那是大家伙们都在扛着！”

“那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张松海问道，“你自己心里总是有数的吧，难不成一通乱做吗？”

“这就是我主要找老梁讨教的，我现在有两个思路都可以，”华鼎鑫直截了当地道，“如果看大盘继续反转向上，那我就真的直接推上去，只要跟大势契合，大盘都出新高了我有什么不能出新高的？如果大盘这个位置还要磨蹭，那我宁可这两天虚晃一下，不行就让上市公司出几个公告，再杀回4块钱那也无所谓！”华鼎鑫的计划听起来一股子血淋淋的味道。

“大盘不会就这么上去，这个位置至少还要再回踩一下。”梁鸿宾想了半天，开口道，“V字形个股上有，大盘太难了。估计要下去再考验一下前面杀的3400那个位置，之后才能说轻装上阵。”说完，他又想了想道，“你如果真的要继续干，我建议你这两天找机会开板出仓吧。”接下来的几天华鼎鑫果然按照梁鸿宾的想法，在反弹的第五个涨停板上也就是6月20日冲开巨量，除了留不到300万股股票之外，其余的仓位全部空了出来。王志也十分机灵，6月20日他发现集合竞价福鑫的涨停板封单明显30分一过就撤了，他想也不想地直接卖出，自己忙活好之后还去了趟宦仕臣的房间，两人跟特工一样，一句话也不用说，宦仕臣低头就开始操作账户。

华鼎鑫这次打开涨停板的操作做得太像真事了。整整一天的工夫，他利用买二价堆单的办法，涨停板打开又封上打开又封上，足足折腾了三四趟，最终收盘的时候还是封在涨停板上。但王志跟宦仕臣都清楚，看上去像是个股在涨停板上吃货，实际上，华鼎鑫一天就出了绝大多数的仓位。

之后就是毫无悬念的上市公司公告提醒交易风险，说半年报有可能继续亏损，如果年报亏损将会暂停上市，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大盘也风雨飘摇地向下震荡，这下真的是双重打击，600134的股价在5个涨停板之后就是10个跌停板，只有其间第七个和第八个跌停板盘中曾经打开。股价也回到5块钱以内。

华鼎鑫还算是懂得分寸，涨停板出货之后，就把香港1.4个亿资金的本息全部归还，账面上还留着不到1.5亿现金头寸外加一部分股票，这实际上就是他上半年的业绩。看上去涨幅很大，实际上挣钱并不多。600134回到5块钱以内，华鼎鑫就又开始尝试着继续做局，这时候的大盘也十分的配合，原有的上涨节奏被“5·30”打断之后，整个市场从快速疯牛变成了蓝筹快跑。跟张松海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华鼎鑫把账户清理的最后期限放在了国庆节前，这样他还有至少两个半月的时间。

600134的股价逐渐地在7月初开始圆弧回稳，并时不时地当日放出超过500万股的交易量，整个形态已经显得比之前好看许多，而上市公司则继续一言不发，一点消息也不外露。

王志也一直关注着福鑫账户的动静，他知道，这应该是大资金做盘时常有的情况，先把盈利部分兑现退出，这样的话，操作中就更加轻松。福鑫一开始重新建仓，王志就越发认真地研究起来。按照市场上传闻的各种资料，他认真地归纳整理，最终他下了一个大胆的猜测：600134的重组目标是金矿！

金矿！这是闪亮的两个字。王志眼前似乎已经看到财富的翅膀在冲着他飞舞。他在5块钱附近又买了6万股。跟宦仕臣的言谈之间，他也隐约透出一丝丝口风，这算是王志心里的小算盘，之前宦仕臣说要给他介绍的那笔业务连影子也没有，他必须用这件事来敲打敲打宦仕臣。可看上去宦仕臣的脸皮似乎厚得实在可以，从头到尾压根儿没有什么表示，这实在令王志很是郁闷。

600134的主升浪就在8月到来，仿佛是在5块钱附近憋坏了一般，600134自8月初开始，一路马不停蹄，先是在8月初连续7个涨停板回到9块钱，其后整理了一周，又是连续一轮上涨直接出了新高到14块。9月上旬开始又再次发力，直接冲过了16块，到了9月20日，眼看着已经到了接近20块。

市场对于600134的猜测已经趋于白热化，最初传闻是要在新疆开铅锌矿，后来又说是青海的铜，再后来又传是和田的玉，包括王志认为的黄金。上市公司一言不发静默着，而股价早已扶摇直上，此时的气氛已经热烈到了极致。

华鼎鑫想撤退了。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他清楚地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手底下几个员工在不同的股票论坛洋洋洒洒地用钻研研究报告的态度捕风捉影地描述600134重组的前景，对上市公司网站上的文章篇篇都认真解释给普罗大众。所谓的重组，确实是有的，但重组成什么样，华鼎鑫只不过做了一个激发人想象力的事情。

撤退的唯一难度是怎么提高速度。其间华鼎鑫想要快速出仓一次，那是一个大盘相对强势的午后，他稍有卖出的迹象就有铺天盖地的卖单将价钱打下来，他不舍得摁在板上出货，只好强拉向上，到那天收盘，反而多买了不少。这让华鼎鑫非常警觉，似乎盘子里还有一股力量在蠢蠢欲动。

华鼎鑫只能用别的方法，他让一些员工不断地变换IP地址在各个股票论坛讨论600134，并且观点有多有空，挖空心思地把概念朝上靠，整个盘子的走势显示出完全的抽风状态，一根中阳下面就是两根阴线，华鼎鑫几乎确定，有人在利用他撤退。

梁鸿宾的观点是哪怕打破位，也要撤。这种坚决的态度也促使华鼎鑫不敢再加大投入，忍受痛苦一般地把仓位陆续降了下来，好在当时行情还算不错，整个市场比较活跃，股价并没有回落太多。

梁鸿宾给华鼎鑫的原话是：你不能跟人一起去疯，去走火入魔。

讲故事的人不能变成信故事的人，华鼎鑫其实也懂的。只是那一刻的贪婪，很难抗拒。

王志已经入魔了。“我们这边确实撤了。”王志对宦仕臣道，“在营业部账户里的头寸都已经清理干净，我估计明后两天就会转账出去。”

“那你为什么认为这不是出货？”宦仕臣不解地问道。最近这段时间他俩经常在一起讨论600134。

“非常简单，因为账户清理。”王志的语气十分肯定，“之前他们的操作都是借来的股东卡，8月13日，证监会下了一个文件，要求每个账户必须联通三方存管，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但是他下面那么多个人股东卡，根本没法做。国庆节是我们公司账户清理的大限，我看已经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了。之所以我认为不是出货，而是账户清理的需要进行换仓，有三个原因。”王志说起来也头头是道：“第一，股价根本没动，反而在涨，这你也看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买单都是哪里来的？第二，账户清理的需要，我刚才已经说了；第三，其实把仓位换一下对他们来说十分必要，因为可以规避掉将来的监管，我想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重新买入账户没有开在我们营业部的主要原因。”

宦仕臣认真地想了想，说道：“你觉得把握很大？”

“没错，我现在基本满仓这个，ST股有个特点，一旦涨过了20块，基本上重组的事情都是真的。”王志回答道，“讲故事的人把股价打到20块以上的风险太大了，一旦有人揭破，后果不堪设想。”宦仕臣听完，默然不语。良久，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宦仕臣道：“你敢不敢配资做？”

这句话真的是石破天惊，王志心里一紧，嘴里问道：“什么？”

“既然你觉得把握很大，那愿意不愿意配资做？”宦仕臣又问了一遍，“付大姐这边还是有资金的。你有多少钱？”

王志摇摇头道：“我钱没多少，加上股票，也就150万不到。”

“我手头上也有150万的活钱，咱们俩合作如何？”宦仕臣跟王志商量道，“你出150万，我也出150万，都在你的账户里，这样就是300万，找付大姐配资700万，凑一个整数。别说是做金矿，哪怕就是做铜矿，云南铜业现在也90块呢！你看如何？”

王志张了张口，心里有些不踏实：“配资要担保账户的啊，我哪有担保账户？再说了，万一有个不可控因素，这下就亏大了。”

“你未来岳父不是也有股票账户？”宦仕臣一点点地点拨王志，“就用他的账户做担保好了。我们天天守着市场，还能没机会平仓出来，最后让你岳父赔钱？”宦仕臣口吐莲花又道：“再说了，你今年运气强到极点，你忘记了‘5·30’？人人赔30%至少，你刚好缴房款，说明今年是你挣钱的年头。天道就是如此，给你的时候你不抓住，以后再想抓机会，没有了！”

王志心里挣扎了许久，但终究还是被宦仕臣的言语一点点打动，他瞪着眼睛，点了点头。“搏了！”心底的声音仿佛是个魔咒一般，在他的心里响彻。

欢乐中死亡的气息



事遇机关需退步，人逢得意早回头。走到最顶头，朝四边都是下坡路。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常胜的将军。既然在这个市场混，早晚是要还的。

国庆长假第一天，对王志来说是个特别的好日子。他大清早起床打了辆车就直奔汽车专卖店，他早前几个月定了斯巴鲁森林人，今天是提车的日子。

人逢喜事精神爽，王志几乎是一路小跑冲进了4S大厅，车子已经洗好了停在外边的交车区，金属亮银色的车身，映着刚起床的太阳光，简直要闪花了王志的眼睛。4S店的两个工人正在仔细地擦着车身。王志一把拉开车门，一股子新车的味道。当初看车的时候觉得难闻得要命，这会儿提车的时候，这股子味道却又如此的令人兴奋。他左看右看，手也不停地这里摸摸，那里摸摸，兴奋得不能自已。

“王先生？”销售帅哥等了有一会儿，看王志还不准备下来，就站在车边提醒道，“要不，我们先去把销售手续做完吧？”

王志这才回过神来，他恋恋不舍地从驾驶席上出来，跟销售朝大厅走去，边走边回头道：“这颜色真棒！哈哈。”

所谓手续，不过是刷卡罢了。王志来的时候都准备得妥妥的，连刷卡带上保险，牌照准备过两周再拍，从进4S店到出4S店，不到半个

小时。银行卡里小40万没有了，但王志的心情只能用“爽”这个字来形容。

长假的时候上海路上的车总是很少——当然，这不是王志开得快的主要原因。他兴奋地把车开到了刘海儿家楼下，清脆地“嘀”了两声喇叭，惹得一楼的阿婆有些侧目。王志有些兴奋过度了，他知道自己实在绷不住，于是下车，上楼。

今天是搬家的日子，刘海儿家早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本来按照刘胜元的想法，新家里所有的家具家电都要是新的，老房子这边的东西都不准备带过去，之前装修也好，添置家具家电也好，都是这个思路。但从前天晚上开始收拾东西，刘海儿妈妈就开始舍不得。“格记杯子，是阿拉当初1993年带着女儿去南京白相的辰光买额，吾带了跑。”类似的话已经从昨天晚上说到了今天早上。看到王志进来，刘胜元仿佛看到了救星：“车提了？你阿姨要带的东西多了，我本来以为就是一些衣服和随身物品，这下可好，你看看外边那一地的袋子。”

“无所谓，刘叔。”王志兴高采烈，“越多越好。”旁边刘海儿笑道：“谁不知道你，今天刚买了新车，那一定要用力开开的。就算没有东西，估计也要借故出去跑两趟。”说罢看到妈妈又在整理一个袋子，忙道：“姆妈，那都是几十年的老古董了，就不带了吧？”刘海儿妈妈若有所失：“不带了？”听得刘胜元跟王志无奈地对视了下，摇头不语。

趁着刘海儿妈妈跟刘海儿在楼上整理的工夫，王志已经开始动手把东西朝楼下的车上搬，原先的估计，因为王志已经搬到了新家，就刘胜元一家三口，没有家具没有家电，顶天把东西都算上新车拉三趟一定就完成了。眼下看来是低估了搬家的难度，也低估了刘海儿妈妈的收拾能力。王志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瓶瓶罐罐有条理地在后备厢里放好。再上楼，发现地上东西丝毫不见少，反倒是多了起来。

“快啊，”刘胜元招呼刘海儿妈妈道，“你要先去新房子的，我们搬过去你不要收拾吗？”刘胜元想到了一个办法，因为他也发现按照现在这种收拾方式，东西确实会越理越多。

“哦。晓得了。”刘海儿妈妈一边朝门口走，一边不放心地道，“那一套洗菜的盆，千万不好忘记了……”

“行了，妈。”刘海儿伸手推着她朝外走，“放心吧放心吧。”不由分说，几个人簇拥着下了楼。

小区的邻居都知道刘胜元一家要搬了，楼门口还站着几个熟面孔，吴光明也在其中。“光明，吾走了。”刘胜元冲旁人打了个招呼，又对吴光明说了几句，“记牢吾前两天劝侬的，留心退路早抽身，股票嘛，玩玩罢了。”说完，有些不舍地挥了挥手，上车去了。吴光明还在他身后道：“不相干的，阿拉总归天天股市里见。”

王志他们早已在车上坐好，等刘胜元上车，便缓缓地开出了小区。出门的一刹那，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刘胜元，望着住了20年的房子，心里涌出一股复杂的感情来，里面有着强烈的不舍。

把刘胜元跟刘海儿妈妈留在新家收拾，王志带着刘海儿又反复几趟，总算是把东西都一股脑儿地搬到了新家。最后一趟上楼之后，王志直接躺在了木地板上，大口喘着粗气。刘海儿坐在王志旁边道，“姆妈真厉害，连柴米油盐都整理得清清爽爽，锅铲子也没丢下，真是累死了。”

“东西都带过来了？”刘海儿妈妈这时过来，又不放心地问道。

“收拾在小客厅地上的所有袋子，我都拿过来了。”王志坐起身来。刘胜元这时过来道，“咱们出去吃饭吧，刚好转转这附近。”

“不要不要，”刘海儿脆脆地道，“刚才车上说的，我想吃必胜客，好久没吃比萨了。”

“那干脆去堂吃算了。”王志提议道，“堂吃选择多，味道还好。”说完拿指头捅了捅刘海儿，“吃好了把爸妈送回来，咱俩还要去买些那屋里的东西呢。你要再不过来指导，我就自己瞎折腾了啊。”

“你敢！”刘海儿仰着脸道，“说好了要我来布置新家的。”

必胜客餐厅中午人不多，刘胜元他们选了个靠窗户的位置。“吃饭还到这里，”刘海儿妈妈道，“这离老家多近啊。”这里她确实熟悉，就在世纪大道和浦东南路的路口，说完像是又想起了什么：“这旁边的东园，应该也要拆了吧。我听光明说的，他小舅子家住这里。估计这边也不便宜。”

“别管那么多。”刘胜元笑道，“今朝是阿拉搬新家的一天，一会儿要好好吃一顿。乖囡，你来点菜吧？”

“嗯……”刘海儿心情也极好，冲爸爸做了个鬼脸。刘胜元左右看看，看了一圈又道：“这里许久不来，没想到变化挺大。东园如果拆掉，要做什么？”

“据说是地铁9号线。”刘海儿妈妈接口道，“前天晚上跟光明唠叨，他觉得阿拉走得太着急，说磨一磨应该还能多要点。”

“知足吧。”刘胜元喝了一口柠檬水，“做人要晓得分寸。讲老实话，楼下两个小卖部，全部是按照商业房标准赔了，侬还要哪能？我那天还跟光明说，在这里死磨硬泡，最后顶天多要十万二十万，心态、心情，全部一团糟糕，到底值不值得？”刘胜元说到这里，又道：“你我加起来已经100岁了，说到底幸福就是个心态。侬想想看，

阿拉现在过的啥日子？何必为那点蝇头小利伤脑筋，最后搞得心情差、心态差，没准就是身体差，不划算。”说完喝了口水，继续说道，“前两天还跟王志说，搬好家之后准备带你出去玩玩呢。”

“地方我都选好了！”王志在旁边插话道，“我建议开车自驾游！刘叔这老司机，带着阿姨，你们俩可有的自在了，就开我的新车好了，权当帮我磨合。路线我想先走南半圈，从杭州、温州、厦门、广州到湛江、海南岛，然后一路进云南回上海。明年找时间再走北半圈，如何？”

“哈哈，说得我心里真的痒痒了。”刘胜元爽朗地笑道，“这一圈下来，最起码一万多公里，你这个车子倒是刚刚好，适合跑这种路。这车叫什么名字？”

“斯巴鲁森林人！”刘海儿已经点好了菜，在旁边插话道，“是全进口的！日本的。”

“什么？”刘海儿妈妈仰着头想了想道，“伊日本宁真坏，卖个车，名字还叫死八路！”

王志一口水喷了出来，“阿姨这个解释真对。”几个人都笑了。

“不过我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刘胜元笑完之后摇了摇头，“吾要是还年轻10年，小王说的这个方式我肯定没问题，现在，讲心里话，心有余力不足。”他露出一丝无奈，继续道，“别的不讲，原先我开出租的辰光，1992年、1993年，老多做生意的或者是企业，要我开一天包车，最远的就去过宁波。一口气开20个钟头下来，我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倒头睡一个钟头，马上再开一天。现在真不行了，光是每天的药，都按着盒子吃。”说到这里刘胜元不住地摇头。

“好汉不提当年勇，”刘海儿妈妈插话道，“侬身体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当初太累了？年纪大了要惜命。”

“所以，短途去个苏州、杭州，我开车子带你去还行，”刘胜元看着刘海儿妈妈，一脸的爱惜，“远的我们还是跟个旅行团，这样住啊，吃啊，都不用操心，就是玩个心里痛快。这么些年了，还没有带你到处跑跑呢。”

“我去了刘海儿哪能办？”刘海儿妈妈心里一阵暖意，反问道，“女儿回家吃不上饭哪能办？再讲了，这么大个房子，我还不放心呢。”

“啊哟哟，”刘胜元心知肚明刘海儿妈妈担心什么，不过是怕王志、刘海儿两个人闹出什么事情来，“刘海儿我问你，吃饭的问题你怎么解决？”

“报告爸爸，每天来吃必胜客。”刘海儿也开玩笑似的回答，这话惹得刘海儿妈妈也笑了。

“阿姨放心吧，”王志说道，“刘海儿有我照顾呢，绝不会吃不上饭。”说完冲刘海儿挤挤眼睛，示意他们的小计谋得逞，“先让叔叔带着您周边走走玩玩，适应一下这种幸福的生活，到了今年春节，咱们一大家子一起出去玩，那才有意思呢。”

“这真是个好提议！”刘海儿大声应和，“我好想去东北！长这么大，还没看过真正的冰雕呢，看电视里每年都有，真的很漂亮，还有那么高那么大的滑雪场，就今年春节去吧。”刘海儿一脸期待地望着爸爸跟王志。

“肯定没问题，”王志也乐了，“到时候带你去滑雪，我们好几个大客户都是东北人，我听说滑雪最有乐趣了。他们每年都回哈尔

滨，据说最大的滑雪场就在那里，能在里面滑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我想想，今年的年假我才休了5天，我跟领导磨一磨，今年剩下的年假我就不休了，只要他能同意让我明年年假跟着春节一起休。刚好是刘海儿最后一个寒假，咱们一起出去好好玩一玩。”说到这里，王志又意犹未尽地道：“如果有这么多天，那就不要去东北滑雪了。我们去日本滑雪吧？”

“哇，好主意！”刘海儿差点儿跳起来，“北海道的滑雪场，柯南里面就有的！还有《恋爱世纪》里松隆子的家，那里还有温泉，太棒了，王志，你的提议太棒了。”

“好了好了，乖囡，”刘海儿妈妈一边听一边笑，“好总归好，估计价钱老贵的。”

“不是说现在去日本、韩国旅游花不了多少钱吗？”刘胜元问道。“我们同事前些日子去过，据说如果跟着旅行团确实不贵，不过如果想自己玩得好，玩得舒服，费用也不便宜，人均算上消费的话，一万块。”王志接口回答道。

“一万块？！”刘海儿妈妈张大了嘴，“这么贵啊。”

“阿姨您不知道，春节如果去海南的话，估计也差不多这个价钱了。”王志解释道，“再说了，挣钱不就是为了花嘛。说真的，我现在真不怕花钱，你看，这车子房子不是都有了？”

“能挣是能挣，不过这也太贵了。”刘海儿妈妈还没从一万块里分出神，“阿姨一个月退休金才2 000块出头啊。”

“您就安心吧。”王志志得意满，“挣钱是男人的事情，对不对海儿？”说罢又显摆道：“今年行情更好，我们营业部利润翻番已成定局！这样年终奖比去年最起码翻个跟头吧？说定了，到时候春节咱

们就去日本。费用我来出！”说到这里，他不禁又得意地道：“今年真是个好年份，股票一路挣钱，大盘就生猛地跌了一次，结果5月30号那天我们还在缴房钱！这真的是运道来了挡也挡不住。买完房子，自己的小账户做着做着这会儿又到150万了，要是天天都是这种行情，那不要乐翻天了？”

“事遇机关需退步，人逢得意早回头。”刘胜元没有接王志的话，反而渐渐地沉了脸道，“走到最顶头，朝四边都是下坡路。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常胜的将军。既然在这个市场混，早晚是要还的。”他一面说，一面认真地看了看王志，王志嘴里点头称是，刚巧服务员端着盘子过来，一时间话题就岔开了。

就在昨天，长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中午，王志叫上宦仕臣跟刘胜元一起吃了个饭。之前王志就问过刘胜元，是否愿意做配资担保。刘胜元毕竟也是老股民，其间的弯弯绕多少了解一些，他知道一般情况下所谓的抵押账户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也就是全部把本金都赔光才会需要抵押担保账户还款，看王志确实有信心，他也就点头同意了，而且当场还在配资协议上作为担保方把字签了。不过刘胜元晚上回家自己又想想，还是觉得王志这种做法相当冒险，倒不是怕自己因为担保而赔钱，而是觉得王志现在的心态有些问题，不过想想毕竟王志也是相当专业的投机人士，对于证券市场，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解，所以刘胜元只能用些旁敲侧击的方式提醒王志，希望他能多看到风险，不要轻易地出手。

一家四口，在必胜客热热闹闹地吃了饭。出了必胜客的门，王志开车将刘胜元跟刘海儿妈妈送回新家，两人就又开车出了门，一出小区，王志就抱着刘海儿使劲亲了一口，嚷嚷道：“哈哈哈，搬新家了！一会儿买东西，都要情侣的！我想想啊，我们买好东西偷偷地溜回来，做坏事吧？！”

牛尾巴的样子



> 早在2007年初，就有券商提出，2007年开始，将迎来中国A股和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个口号太振奋人心了。随着大盘越涨越高，关于黄金十年的吹捧也越来越多。全市场都在等着中国新的黄金十年的机会——想想看，还没开始，眼下起点就已经是3000点，10年以后将会是什么样？30000点？

张松海嘴里的“牛市三部曲”，终于在过完国庆节之后迎来了第三个阶段：价值幻想。似乎一夜之间，A股的价值猛然被人们发现，大家口口相传，见面纷纷致意：炒股没有？炒了？挣钱没有？挣了？市场上弥漫着一夜暴富的轻浮和永远上涨的狂热，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也纷纷出炉。

这些理论中首先值得一提的便是黄金十年。早在2007年初，就有券商提出，2007年开始，将迎来中国A股和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个口号太振奋人心了。随着大盘越涨越高，关于黄金十年的吹捧也越来越多。全市场都在等着中国新的黄金十年的机会——想想看，还没开始，眼下起点就已经是3000点，10年以后将会是什么样？30000点？

更容易让人迷惑的论调是让人们耳朵眼儿都听痒了的流动性泛滥。无数专家股神一贯的论调就是市场不缺钱，而是缺乏投资机会，缺乏好的投资标的。哪怕央行在2007年上调了6次利率，上调了10次存款准备金率。流动性到底是泛滥，还是只不过看着泛滥？这个话题没

有谁说得清楚。杨文兴说的那句也许很到位：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薄得连层窗户纸也不如。

最终的迹象就是市场上乱象丛生：股价没有最高只有更高，100块小来来，200块一般般，300块也指日可待；交叉持股成了大家一起涨的好理由；刚上班没几天的实习生都成了××老师；QQ群不断有股神级别的带头大哥出现；“消灭10块钱以下的股票”，此类口号已经屡见不鲜；网络上甚至流传着一首非常振奋人心的歌——死了也不卖！还有人不知死活地说指数早晚要站上珠峰的高度——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深圳指数确实跌到了那个位置。这便是2007年末的股市，这便是2007年末的人心。市场的变化也在逐渐显现，10月17日，两地市场都触摸到了当时的新高，之后便是一轮漫长的盘整，整个行情也好像原本正激情喷射的机关枪忽然哑火一般，有种说不出的难熬的平淡。

2008年的春节就在这种平淡中到来。谢佳人在2007年6月底申请了美国的投资移民，前一天刚刚收到批准函。她选择的是EB-5的移民方案，只需要投资50万美元，条件比较简单。按照程序，批准函收到之后半年左右会安排面签，以谢佳人的情况，面签获得通过几乎没有悬念。

“走吧。”谢佳人上了张松海的卡宴。她的脸上看不出特别的高兴。此时正是大清早，又是春节长假，人们都在暖暖的被窝里，所以人特别少。大概是因为长假很多人都外出旅游，整个小区车子也很少。

“还是去绿波廊吃早餐吧？”张松海征求谢佳人的意见，“我知道你喜欢吃那里的生煎包。”

“听你的。”谢佳人笑了笑，“就怕这个时候人太多，我知道你，最耐不得等。”

“关键是跟谁等，或者说在等谁。”张松海缓缓地开动了车子，“这个长假过完，我就要彻底忙了。你知道的，账户清理的大限就在4月30日，还剩两个月多，总部非要把人逼疯了不可。放假前，许萍就跟我说，她整整瘦了10斤，这哪里是工作，简直是非人的虐待。我现在也变成了神经衰弱！昨天晚上睡到3点半又自然醒了，睡不着就上OA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邮件，你看，这都成什么习惯了？”

“苦日子总会过去的。”谢佳人摇了摇头，“纵然抱怨也没有法子，你就在这个位子上，还能如何？”

“我也就是跟你发发牢骚，”张松海叹了口气，“其实还要感谢你呢。要不是当初你一直要求很多业务都照着标准做，现在清理起来不知道要麻烦成什么样子。尤其是档案扫描和档案盒装订，已经省了不少力气。”

“你们那些账户，后来都处理了吗？”谢佳人若有所思地道，“这里千万不要留尾巴，不然很难弄。尤其是那些乱七八糟弄来的股东卡，一定要认真仔细啊。”

“放心吧，我准备把所有的上海账户都指定过来，然后统一做注销申报。”张松海点点头，同意道，“深圳卡也可以做注销，这样就跟以前的事情有个拗断。”“这种注销申报合规么？”谢佳人担心地问道。

“这是登记公司允许的，账户清理工作必须要这样做。到时候真有人找上来再重新开一个账户就是了。”张松海一边说一边开车，“其实手头上就这么些事情要处理，有时候想想，我也想退休了。”

“退休？”谢佳人听了一愣，立刻笑道，“你这才35岁不到，就准备退休？说出去别人肯定笑掉大牙。”

“你还别说，我们几个管理型产品基本上都空仓了，这种行情，真的没法做。”张松海解释道，“我看梁鸿宾的意思，过完春节刚好满一年，要不就干脆清盘算了。明显2008年几乎没有机会。今年的工作重点，就是香港公司的事情，不过我心里有些懈怠，总没有之前有朝气，你说这是为什么？”

“因为失去了人生追求的目标，”谢佳人淡淡地道，“大清早我们谈人生谈理想，似乎有些乏味啊。不管你做什么，总归我是支持你的。”

“不是的，其实，”张松海忽然有些紧张，“其实有许多事，我一直在努力，只不过没有跟你说。我希望，能够有一天卸下所有的东西，跟你轻松地在一起，我想，那天应该不会太久。”说到这里，刚好是个红灯，张松海踩着刹车，转头望着副驾驶位上的谢佳人，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直射进来，谢佳人长长的睫毛在微微颤抖。

绿波廊位于城隍庙，是上海有名的小吃集中点，对面就是南翔小笼包。张松海跟谢佳人喜欢这里完全因为这里是上海为数不多的可以尽情吃早饭的地方。停好车，张松海拉着谢佳人走到绿波廊门口，叹气道：“果然还是这么多人。”虽然才早上9点钟出头，已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群里还有不少外国人，看来这里已名声远扬了。

“放长假有不少游客。”谢佳人心里倒是挺轻松、挺开心，她很少有机会在非常热闹的地方跟张松海一起，“我有好多年没有去过豫园了，要不一会儿我们进去看看？”

“好啊，随便你。”张松海宠爱地应着谢佳人。

“桂花拉糕、蟹粉小笼、眉毛酥、萝卜丝饼……”张松海叫来服务员，一口气说了好几种，“再来个皮蛋瘦肉粥，嗯，小馄饨一份，

配粥的小菜还是咸菜毛豆和扁尖？”说完顺手把菜单递给谢佳人，“你看看你要吃什么。”

谢佳人已经跟他来过几次，对这里好吃的东西心里有数，也不看单子，只管说道：“再来一份春卷和一份麻团。”

不一会儿各类菜点依次上来，顷刻之间，桌子上满满当当。谢佳人瞅着各种各样的小碟子小碗笑道：“每次都觉得自己挺奢侈的，就两个人还点了这么多，可真的看到了，又觉得个个都喜欢，这是不是就是贪心啊？”

“这话说得难回答，”张松海笑道，“我觉得你平时对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十分特别的追求，就是点菜的时候喜欢点得丰富些，这顶多算点小任性，跟贪心不沾边。”他又望了望旁边熙熙攘攘的人，“今天豫园人非常多，刚好我们也去凑个热闹。我们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春节，因为只要过春节就有新衣服，还有好吃的。”谢佳人陷入了回忆。“小时候都喜欢过春节，有鞭炮放，还有压岁钱！”张松海接口道，“这些年，春节的味道一点点地淡了，反倒是洋人的节日慢慢热闹起来。想想小时候，过春节就是放鞭炮，挣压岁钱，还有……”

“还有春节联欢晚会。”谢佳人接着道，“我记得那时候刚有春晚，家里刚有电视机，就拿录音机放在电视机旁边把全部的节目都录下来，接下来一年慢慢听，里面每首歌都会唱呢。”

“那时候没什么娱乐嘛，”张松海感叹，“说起春晚，今年的春晚你看了没？里面有个讽刺股民的小品，我看得心里真不是滋味。”

“呵呵，我看了，”谢佳人笑道，“有什么不是滋味的？他们丑化股民又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

“说真的，在旁人的笑声中，我有种被侮辱的感觉，”张松海的语气里夹杂了恼怒，“那小品把股民说成什么样了？哥哥不能叫哥（割）要叫兄长（凶涨），爸爸不能叫爹（跌）要叫家长（加涨），这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玩笑之语，被他们弄得好像是个股民都这般不理性、这般贪婪好赌一样。我一边看一边生气，后来想想又想开了，无非是个小品罢了。”

“我现在不是从业人员，比不得你那么多牢骚。”谢佳人盛了几个毛豆，放在自己面前的小碟子里，“看过作罢，不要往心里去。”

“其实也不能单纯地把这种现象当作玩笑，”张松海整个人又松弛下来，“这就是股市即将大跌的前兆。小品里的那些东西也许都是有的，这便是这个市场的可悲之处。股民好容易得意一时，纵然这一时的得意，也要被人讥笑嘲讽，浑然不觉这一时的得意需要多少时光辛苦折磨。”

“听你这话，好像很悲观啊。”谢佳人反问道，“我还正要问你，手头上还有不少现金，今年怎么处理？”说完又解释道：“2007年收成依然不错，香港公司的投入不算，到手又有小5000万，这么多钱，总要找个去处，不见得再去买房子吧？哦，对了，大连的那个房子，大产权证已经下来了，我让那边直接快递寄给你，你注意收一下。”谢佳人提到的大连的房子，是2007年国庆节时，俩人去大连玩顺便在星海广场买的一栋酒店式公寓，“应该今年就有租金回报，而且每年还可以去免费住10天。”

“我想了想，也没什么可做的。”张松海愣着神，“这个时候股票肯定不碰了，新股也没得打，基金更是不能买，据说专户业务开闸放行，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不过只能做固定收益类或者是类货币型

的。”说到这里，他又想了想，继续道：“其实今年是个做空的机会。我最近一直跟基金公司的专户接触，要不回头做成一个固定收益类的专户算了。”

“听你的吧，反正你总归计划比较好。”谢佳人无所谓地道，“那你们今年准备做什么呢？就准备保守地过冬了？”

“其实几个人的想法各有不同，我跟梁鸿宾的思路比较接近，不过他更超脱一点。”张松海咬了一口蟹粉小笼，“我看他最近好像真的快得道了，整个人也焕然一新，一股子仙风道骨。你知道今天他在干什么？不知道哪里买的一大堆乌龟老鳖，开车去了朱家角的放生桥！老华还是一如既往的滑头，最近一直在看债券，他的思路是股票不好，债券应该有机会。至于王晓宁，估计现在也没什么方向，不过他倒是无所谓，有钱赚就赚，没钱赚就罢。至于我自己，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些不安。”

“那就多休息休息。”谢佳人饶有兴致地听着，“估计你再想请公休假是困难了。我本来想着你春节可能还要回老家呢。”

“能不回去就不回去了，”张松海言简意赅，“难得你这个春节能在上海住这么久。对了，我听封建军说，上次他请你在深圳吃饭？他说你现在不得了，已经进入香港金融圈子了，还跟我说让我多跟你联系联系，好好学习。”说到这里，张松海自己也笑了。

“他还是老样子，”谢佳人一脸的温柔，“非要在总部对面请我吃饭。我看他的意思，也想趁着机会把港股业务努努力，说不定还在想着开个香港的营业部呢。”

“这可不容易。”张松海摇摇头，他深知这项业务开展的难度，光证监会的审批就是头一道难关，“封建军是不容易，你走了经管部和营销中心都归他管，里外全是事情，忙得脚不挨地。上个月两星期

来了上海四趟，每次都是早上到，晚上走。我看他那么爱打球，估计现在也没工夫了吧？”

“不说别人，你自己到底怎么打算的？”谢佳人看着张松海，“封建军自己都说看不透你，不知道你到底在追求什么。看上去业务做得挺好，但也不积极主动地朝上爬。估计总部各个领导都很纳闷，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他问你？他怎么不来问我？”张松海没好气地道，“我能追求什么？说真的，我现在不缺钱，也不缺少成就感。用最通俗的话说，我应该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实现了一个男人出人头地的梦想。但有时深夜里，我会觉得不安，甚至是心慌。我害怕，不是害怕我到手的这些财富这些地位会悄然溜走，而是担心也许有一天会直面艰难的孤独。”说到这里，张松海直视着谢佳人，“所以，我也在思考。”他舒缓了下继续道，“总归我们是真心期待一个完美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中途半端，你说呢？”也不等谢佳人回答，又接着道，“说起来要做什么，前几天放假前王晓宁还跟我说，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建议我把自己在证券市场的经历都写出来，估计有不少人喜欢看。我还笑他，只有他才把我们这些烂事当成趣闻逸事，实际上我们的经历这个市场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各有不同罢了。”

“天啊，你可不要像他说的那样，才35岁不到就准备写回忆录！”谢佳人故作夸张地抗议道，“我宁可忙一点，累一点，这样你能少想一点。”这时候他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谢佳人指了指外面，“走吧？去逛一逛？”太阳已经高高升起，阳光下，走向豫园的两人，影子仿佛融合了一般难舍难分。

会撤退才是王道



故事谁不会说？关键是自己要清楚这是故事，自己就是个讲故事的人，不能讲到最后自己信了这些故事，那才是真傻呢。质地再好也赶不上市场不行，况且是疯狂之后的一地鸡毛！

2008年春节正月初五晚上，凌峻峰做东，在国开行大楼的小南国摆了一桌筵席，邀请的连凌峻峰自己也只有四个人，即他们三人组外加杨文兴。

不到6点，凌峻峰早早就到了小南国的包厢。这里其实离营业部非常近，他们几个人都在这附近住，过来很方便。进门安排好菜单，不多时，周东明跟杨文兴就一起到了，三人寒暄间，李国威也晃晃悠悠地进了门。

“就咱们四个人，还吃什么饭啊？”李国威的嗓门永远比较大，“还不如凑桌麻将呢！小南国这里好久没来了，一看到服务员的帽子就觉得特别可爱，日本爱情动作片里好多类似的制服，看上去就是养眼。就是这裙子，恐怕还是有点长……”他嘴里瞎扯着还要继续，被凌峻峰一把摁在了椅子上。

“来来来先坐先坐，”凌峻峰摇头笑道，“早就说过的，今年行情做完春节一定要聚一聚，本来想着节前吃这顿饭，周哥说他提前几天回张家港，初三才能回来，所以就放在了今天。”凌峻峰一边说，一边把酒水单递给了杨文兴，“杨哥看看酒水喝什么，我今天特意没开车，我知道国威，什么酒都喝，但什么酒都喝不多，属于酒品好、

酒量小的实在人，我跟他也差不多，杨哥你随便点，我们俩已经准备好了。如何国威？我这个姿态表得对不对？”几句话一说，杨文兴跟周东明都笑了起来。

“那就喝点黄酒吧，”杨文兴对服务员道，“我知道老周也能喝点。先来两瓶上海黑标，一会儿不够了再点。小姑娘你拿个电热水壶过来，茶叶我们自己带的有。”说完把自己的包打开，拿出一个小包来，“这是正宗的祁门红，来来来，都尝一尝。春节时候一个安徽朋友专程给我送过来的。”

“我喝红茶不行，老觉得想上厕所。”李国威大大咧咧地道。他接过杨文兴递过来的杯子，看杨文兴拿茶勺装了茶叶，放了进去。

“你这话一说就是外行。”凌峻峰笑，“哪有说喝红茶拉肚子的？杨哥你好好给国威补补课，不然出去泡妞三句话就露怯了。”周东明原本正把几粒茶叶捻在手上闻，听了这话也笑了。

“茶分6种，绿红青白黄黑。”杨文兴笑着看服务员把热水瓶拿过来，见她要倒水，忙拦住了，一面接过热水瓶，一面道，“红茶的泡法是有讲究的，就是不能用这种水。”说完又对服务员道，“你们一定有电热水壶，就用那个将就了，这房间也有插头，拿过来我一并教你怎么给客人泡茶。”

“没想到喝个茶还这么麻烦？”李国威摇头道，“什么水不是泡？只要泡开就是了。”

“你不懂，你没看书上说，那些有品位的所谓隐士君子，都是用雪水或者露水泡茶。”周东明把茶叶放下，道，“像我们现在找雪水和露水估计是遇不到了，我记得这种水叫无根水，比较轻？”

“这都是忽悠人的。”杨文兴道，“所谓雪水和露水，就是号称杂质少。其实雪就是尘埃的结晶，杂质哪里少了？泡茶用开水即可。”说话工夫服务员已经又进来了，把电热水壶插上电源，静静地站在一边。“刚才国威说红茶喝了上厕所，这是不对的。”杨文兴指着李国威笑道，“红茶是完全发酵茶，绿茶则不是。红茶性温，去寒暖胃，绿茶性凉，清热提神，喝绿茶真的容易拉肚子才是。所以饮茶头一个原则就是空腹不饮。”

“你刚才说绿红青白黄黑，好像没有乌龙、普洱？”周东明问道。

“乌龙就是青茶，普洱属于黑茶。”杨文兴解释道，“当然不能顾名思义，比方说安吉白片就不是白茶，而是绿茶。而且，真正泡开了你也会看到，只不过是翠绿色里面有一些白毛而已。”杨文兴说起茶叶来，真是滔滔不绝，“喝茶要看季节，比如说现在冬天，自然以红茶为主，夏天清热，就绿茶为佳。说起这里的文化，那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上次一个银行的朋友送了我一套茶海，”凌峻峰道，“我还没拆开，据说不便宜，分量也重，正愁没地方去，干脆送给杨哥算了。”

李国威插话道：“什么一个银行的朋友，直接说高凌即可。”

杨文兴笑道：“你留着用吧，这东西我家里已经有一套，再来一套用不着，白放着也浪费。你真正开始喝茶就发现，端起茶杯之后，原本快速的生活节奏可以马上缓下来，对我来说，这便是最大的收获。只有慢下来，才能品出来。咱们几人，我是年龄最大的吧？平日里你们都叫我杨哥，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也实话实说。到我这个岁数，所谓挣钱，已经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关键是生活。”

“这话我相信，”凌峻峰回答道，“不是有个故事很有说服力么？有一个老头，每天在海边钓鱼，每天就那么悠悠闲闲地钓几条鱼，够维持生活就不钓了。一个大富翁拿着渔竿来到海边坐在老头旁边钓鱼。大富翁对老头说，我给你个建议：你每天多钓点鱼，吃不了把它卖掉。老头说：卖掉干什么呢？富翁说：把钱攒起来。老头说：攒钱干什么呢？富翁说：用它买条船，去打更多的鱼。老头说：打更多的鱼干什么呢？富翁说：卖了鱼买更多的船，打更多的鱼。老头说：打更多的鱼干什么呢？富翁说：将来像我一样住大房子，好吃好喝，还能到处旅游到海边悠闲地钓鱼。老头说：我现在不就是在海边悠闲地钓鱼吗？”

凌峻峰说话的时候，电热水壶已经微微水响，只见杨文兴拿过水壶，依次将各人杯子用水烫了一遍。又手脚不停地将茶叶放入杯中，刚放好水壶里的水已经滚开，高高提起水壶将杯中茶叶冲开，一时间满屋都是茶香，其香浓郁高长甜润中似又蕴藏着一股兰花之香。

“所以这便是闲适生活的真谛，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杨文兴听凌峻峰说完，接口道，“来来来，先闻后品。祁门红以清爽醇厚为主，回味绵长。”

“你发现没？喝茶的人这么钻研茶，都有一股子君子隐士的味道，而喝酒的人如果也这么钻研酒，大家基本上都会认为他是酒鬼。”李国威忽然说出莫名的理论，“所以不在于是不是钻研，而在于钻研的是什么。”看其余三人都吃惊地望着他，他又冒出来一句：“好比天天研究爱情动作片，估计那就又走歪路了。最起码口头上要号称自己在研究黄帝内经。”

听到这里，杨文兴已经乐得哈哈大笑：“我发现国威现在伶俐得很，已经会装傻充愣了。”

“顺着老杨刚才的话说，”周东明品了品茶，放下杯子说道，“你说我们挣钱是为了什么？再看这行情，挣钱是否还会容易？”他盯着凌峻峰，凌峻峰抚摸着杯子，也不回答，周东明继续道，“凌峻峰刚才说的那个故事就是个财富的悖论问题，不过我们已经过了纠结的阶段，我们的问题是要不要收手，还有就是如果收手了干什么。这恐怕也是今天这顿饭的主题吧？”

“周哥确实知我心意。”凌峻峰缓缓抬头，“收手在我看来是必要的。咱们从5·30前头就开始陆续撤出，就剩下点钱弄弄ETF的T+0搞游击队战法。后边虽然有大仓位买入的时候，但都是以短打为主。总没有我4000点撤退，现在4500点反倒要追进去的道理。你们说对不对？”也不等其他人回答，他就又道，“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干什么。”

“你有什么想法？”周东明问凌峻峰道，“既然你想的比较多，那总归应该有个方向了？”

凌峻峰挠了挠头皮：“说真的，我还真没有什么想法。这不是跟哥儿几个讨主意来了么？国威先来说，你总是有一些奇思妙想。”

“我？我没什么想法。”李国威不在意地道，“行情我现在很少看，就是跟着瞎做做短线。你知道，去年挣了不少钱，我大哥在老头子面前替我说了不少好听话，这不今年春节虽然不让我进门，总归孙子让我妈抱回去了。我是这么想的，这种行情嘛大手笔持仓肯定是不可能的，打打游击，随便搞搞好了。用杨哥的话说，这不是挣钱的年头，干想也想不出办法。”

“国威这话说得已经有点道行了。”杨文兴道，“咱们干脆就地卧倒，冬眠算了。从2006年到现在，自己心里偷偷算下，到底挣了多少？5倍没有的话，3倍也不止吧？那就把钱朝兜里一塞，静等下一次机会！”

“老杨觉得这下一次机会什么时候会来？”周东明问道，“半年还是一年？还是两年三年？点数呢？现在是4500，下次机会在4000？还是3000？甚至是2000？”

“我觉得你想得太多了。”杨文兴给自己把水续上，“谁知道跌到多少点？谁又知道要跌多久？你忘了国内市场的特点？涨就涨过头，跌也一定跌过头！咱们也不用想太多，到时候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迹象，就好比当初股改前大盘要涨的时候一样，只要用心理解，总能看到各种蛛丝马迹。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安稳回家睡大觉，这种点位，这种涨法，之后的调整下跌不会浅。你看看那些大小垃圾都成什么样了？你能想象600134涨到20块吗？还停牌了！”

“这绝对是臭不要脸。”凌峻峰摇头苦笑，“咱们还是跑得早了。没想到不言声就停牌了。我听说是要装金矿进去，这下不知道那几个要挣多少呢。”

“无非是吹罢了。”杨文兴撇嘴道，“故事谁不会说？关键是自己要清楚这是故事，自己就是个讲故事的人，最后自己信了，那才是真傻呢。”说到这里他又摇头道：“我看宦仕臣估计买了不少，前些日子还跟我说永远满仓的林园呢。”

“那算他运道好。”凌峻峰道，“有些票虽然大盘才跌了1000多点，它们已经跌了一半。”

“涨时重势，跌时重质。”周东明插话道，“这是屡试不爽的。”

“质地再好也赶不上市场不行，况且是疯狂之后的一地鸡毛！”杨文兴斩钉截铁，“你忘了？长线最大的亏损不是说你买了不好的股票，而是因为你买了质地很好的股票，但是太贵！”这话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

“所以现在市场整体就是贵。”凌峻峰接话道，“我们就什么也不买，踏实等下一次轮回的到来。那时候再发力就是。”这时服务员已经把凉菜都上来了，正在挨个倒酒，凌峻峰等她把酒倒好，站起身举杯道，“来来来，先喝头一个，大家今年万事顺利，吉祥如意。”说完一仰头喝掉了。他抿抿嘴，夹了口海蜇头，说道，“我这祝酒词是差点，大家多包涵包涵。”

“刚才你们说的我都听懂了，但是问题没解决，”李国威又把酒给众人倒上，问道，“我们今年干什么啊？有个思路没有？”

“我今年就准备休息。”杨文兴放下了筷子，“我一直玩紫砂壶，玩小古董，玩字画，今年主要精力就从股票转移到这上面，其实听上去名头大，并不花什么钱。就是自己的一个小爱好，房子也不敢再买，车子是易耗品，我的老别克还能再开几年。”说罢就看着周东明笑，“你不是迷上摄影了么？今年我也想到处走走玩玩，我听说江西婺源每年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特别漂亮……”

“我已经定下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一人3000块。你要去，我赶快再联系一次，帮你把名报了。”周东明着急地道，“我琢磨摄影就是平时瞎玩，后来发现网上有很多论坛，都是非常棒的照片，现在我也像模像样地经常在上面发言，也学会修片子了，今天出门的时候忘了带相机，不然咱们哥儿几个拍拍照片，其乐也融融。”

“你看到没，国威，”凌峻峰转头冲李国威道，“人还是应该有点爱好的，这俩老兄当初一起下象棋，现在一起玩摄影，人家这生活叫一个充实，叫一个滋润。你再看咱哥儿俩，你喜欢泡妞这种伤身体的活动，我怎么办？”

“你没事研究研究黄帝内经，谁跟你说这是伤身体的事情？！”李国威瞪着眼睛道，“其实我建议你今年可以干一件事。”看凌峻峰凑过来一脸迷惑，李国威笑道，“回家生孩子！你别摇头，除你以

外，我们三个都有孩子了。我比你年龄小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啥时候也赶紧整一个吧。我跟你说，我现在跟你想的不一样，泡妞归泡妞，但一看到我儿子，什么烦恼，什么郁闷都不见了。昨天我带他去洗澡，心情那叫一个畅快，估计你理解不了。”

“我以为你什么好主意呢。”凌峻峰摇头笑道，“生孩子又不是我说了算。”

“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李国威反驳道，“别天天惦记你的高凌了，首先那不是你的菜，其次她也没什么好的。而且，我总觉得她给你介绍的那个什么典当业务是有风险的，你可要当心点，别最后被她骗了。”

“骗倒是不至于，”凌峻峰心里明镜一样，每次做一笔这样的二三百万的小资金拆借，高凌至少能挣2%左右的佣金，就这一年多，至少已经做了有十几笔，比她堂堂行长的薪水还要高，只不过凌峻峰从来不点透而已，“就算出事情，估计也是不得已。”

“这世上的‘不得已’多了，”杨文兴耳朵尖，听见了这句话，“尤其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总理都说了，我们还不当心点？万一有个万一，你真不合算的。你是聪明人，这种事情不用我们再三提醒，对不对？”

“我心里有数了。”凌峻峰摇摇头，他自己心里知道，对于高凌，还是舍不得外加不舍得，纵然这女人对他始终如蜻蜓点水，但在他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放不下。或许这便是爱情吧。

“杨哥，看你这种泡茶的手法，好像跟在电视上看的不一样啊。”李国威看杨文兴又站起来给大家续水，问道。

“这里又不是在家，哪有那许多的泡茶讲究？”杨文兴哑然失笑道，“真正泡工夫茶，那讲究多了，光程序都有十几道。从宝光初现、清泉初沸到悬壶高冲、分杯敬客，一直到最后的观汤品茶三品得趣，一整套下来，下的功夫多了去，你又懵懂不知，我这俏媚眼做给你这瞎大爷有什么用？”这番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就连女服务员也捂着嘴忍俊不禁。

熊市的重温



这个市场最大的风险是财政部。

重温熊市，让人更加睿智。

春节后市场平淡了6天，2月20日，市场传闻“浦发巨额再融资计划”，沪指从此走出5连阴，跌幅约500点，刚好秉承春节前平安再融资1000亿的传闻！也是由此开始，A股市场特别爱出影响市场的“传闻”，直让那些赔钱的股民一个劲地莫名其妙，“市场哪来的这么多传闻？”3月4日传闻深发展再融资500亿，深发展跌停，深成指跌2.73%，沪指跌2.32%；3月13日沪指跌2.43%，收盘跌破4000点。市场忽然进入了一种异常神经质的节奏，有点利好传闻就大涨，有点利空传闻就大跌——只不过利空传闻远远多于利好传闻。其间也有些非实质性的“救市稳市”政策和言论出来，但都收效甚微。

一直持续到4月22日，整个市场忽然又发生转折，就在第二天上海市场上涨超过4%，稍有些题材的个股当天都冲上了涨停板，一些股市老油条们都知道，这应该又有“消息”出来——不晓得这究竟是股民的悲哀还是中国股市的悲哀。果然，当晚新闻，印花税又将回到千分之一，还是单边收取，比当初“5·30”还要低！老油条们也看不懂了。连杨文兴这从来不置评政策好坏与否的股精都摇头不语。11个月前财政部半夜鸡叫，当时的市场在4334点，11个月之后着急忙慌又把印花税降得比原先还低，此时市场不过在3000点临界——不算所谓的预见性和指导性，原来政策抡着大棒子只为了那1300点的幅度？！4月

24日，杨文兴们像看电影般看着全市场超过1000只个股涨停板，大盘上涨9.29%。那天的市场，如果一个人的股票没有涨停都不好意思跟周围的朋友打招呼。“原来，这个市场最大的风险是财政部。”这是李国威的感悟。

5月12日，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日子，那天，中华儿女经历了当代最深重的灾难。39楼的地板整整颤抖了30秒，由于楼层高，木质的门框随着大楼的摆动吱吱乱响。股民是最可爱的人，第二天，爱国主义话题被人提起，尽管沪指在盘整中逐渐走低，但市场是温暖的、可爱的，甚至是可怜的、可悲的。“散户、基金大家锁仓稳定股市来爱国”这样的童话被许多人提及。爱国是肯定的，股市是非理性的，事实上除了4月22日“先知先觉”的买入者有充分的获利空间外，直到6月6日，基本未出现明显的获利机会。

6月7日，又一个值得中国股民纪念的日子，那半年的股市到底是什么，那半年的股民到底承受了多少，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因越南金融危机爆发——注意，是越南，没错，是越南——央行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是平时的两倍。在端午节假期后首个交易日6月10日，沪指崩跌7.73%，以绝望的姿态、跳空的方式彻底封补了印花税的暴涨缺口，近千只个股跌停！那天的市场，如果一个人的股票没有跌停，也同样不好意思跟周围的朋友打招呼。在漫长的K线图上，留下了一个自4月24日跳空高开，至6月10日暴跌低开的一块类似于悬空的图形——这便是上海指数有史以来最离奇的图形“悬空岛”的由来。一切皆是轮回，6月12日沪指再次跌破3000点。

王志的心情还算不错，600134早在元旦刚过就关门大吉。一纸公告“重大资产重组正在核实中”，让600134像躲进了保险箱。不管风吹浪打，尤似闲庭信步，他跟宦仕臣合伙配资在孙超的账户里操作，用刘胜元的账户做担保，早已在20元附近满仓了600134。刘胜元的账户自从去年国庆节之后便由王志负责打打新股，偶尔参与下债券发

行，没事情做的时候就玩玩逆回购，二级市场几乎不碰。这半年，可以说是王志从业以来最悠闲的半年。

银行网点也不用再去，人们已经谈股市而色变，证券营销人员一露脸就恨不得被套牢的股民围殴致死。仿佛一夜之间又回到了那个2001年，证券从业人员重新带上了“骗子”的帽子，被人们嘲笑着，挖苦着。

“这行情，真花哨！”几个大户吃过午饭，在39楼的大厅里吹空调，晒太阳，说话的是宦仕臣，“一看这个图形，像是一块拼图一样，真难想象竟然是走出来的。”

“再次杀破3000点，朝下看多少？”凌峻峰笑着问宦仕臣，“2500点挡得住吗？”凌峻峰一脸轻松惬意，他早已基本空仓，就留了50万的小资金在里头小玩玩，用他自己的话这叫熟悉熟悉市场，不要丢了盘感。

“这是悬崖，别说2500点，2000点能挡住就不错。”宦仕臣摇摇头，“路漫漫其修远兮，他将不断去寻底。”

“不是吧？”凌峻峰本来在闭目养神，听了宦仕臣这个话，反倒坐了起来，“你看这么空？2000点的话已经跌了60%了！”

“别忘了还是从1000点涨起来的呢！”张松海也从办公区踱了出来，“跌到2000还有一倍利润呢。”

“这是什么逻辑？”宦仕臣摇摇头，“里面的人已经换了好几茬儿了，买在最底下的人肯定早跑了，不信你问凌峻峰，杨文兴跟周东明更离谱，何止跑了，连大户室也不来了，干脆出去玩。他们现在在哪里？”最后这句话他在问凌峻峰。

“昨天打电话说已经开车到了云南，”凌峻峰笑眯眯地道，“据说他们想直接把车开到缅甸，这叫国际自驾游！”

“哇，他们真是好兴致。”王志旁边插话道，“我也想开车自驾游呢，车都买了快一年了，还没怎么跑过，连3000公里都不到。领导，允许休假吧？”

“你想得美。”小朱在柜台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周许萍姐休假结束，然后是我，接下来才轮到你呢。”

“哎呀，你下周休假啊，”李国威摇摇晃晃地就到了柜台边，“去哪里啊？要不我陪你一起吧？”几句话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这些年李国威总是占些口上便宜，实际上真是旁人暗地里说的银样镴枪头。

“轮着休息吧。反正咱们也没事。”张松海无可无不可地道，“今年就是修整年，最可怜的是那些前些年没吃着的人，急吼吼冲进来，以为可以饱餐一顿，没成想来结账了。这要真跟宦老师说的那样跌到2000点，指不定这个市场成什么样呢？”

“所以说，别老想着穿越牛熊！”凌峻峰一脸的大彻大悟，“我算是想明白了，什么时间的玫瑰，什么穿越牛熊的选择，这些听着很浪的话都是他娘的胡扯。挣钱才是王道，挣钱了还能守住不输出去才是王道！中信证券，最高110，现在30！云南铜业，最高98现在18！价值投资，也要看买的价钱！

“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旁边王志又故作深沉地插了一句。

“哎，600134还关着呢？”李国威看王志一脸的笑意，顺口问道，见他点点头，又说，“所以说买这种票真好。涨的时候跟着涨，

大盘暴跌它停牌。我操，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吃饭的时候总有他，结账的时候刚巧上厕所啊？”

“这就是命。”凌峻峰也摇头，“你看看人家，挣钱没耽误，故事也没落下。”凌峻峰也笑道，“前几天还看到有个什么公告，是不是说正在核实，继续停牌？一晃停了半年了吧？你说这半年了，什么情况还没核实好？”

“据说在补充材料。”王志一脸释然，他生怕别人觉得自己太过得意，但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得意，“证监会就是麻烦，今天这个材料明天那个材料。时间越长越说明问题，再说了，我也不想让它这会儿出来，那就算重组成功了也涨不高啊。”王志平时聊天的时候提过自己买了600134，不过他没敢说自己是跟宦仕臣一起配资买的。

“抓到手里才是真金白银。”宦仕臣在一旁插话，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说真的，就这行情，太刺激了。这要是新股民指不定什么感觉呢。前两天大盘涨停，今天大盘恨不得跌停。我就没搞清楚，越南金融危机关中国什么事情？”

“您没听说过，密西西比河边一只蝴蝶的翅膀扇了扇，喜马拉雅山兴许还塌了呢，”李国威信口胡扯，“这叫蝴蝶效应。”

“我觉得咱们国家挺有意思的，”小朱很少跟他们一起聊天，今天偶尔冒出来一句话倒也惊人，“人家国家都生怕股票跌，咱们国家怎么生怕股票涨啊？”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张松海本来一直在窗边看远处的黄浦江，听见小朱这话回头笑道，“我建议你给证监会的领导写封信问问，题目就是中国市场是不是最怕涨。”

“这就是最扯淡的地方，”李国威的脏口又冒了出来，“昨天大盘不是把那个缺口补了么？我找了个没有跌停的票买了点，结果昨天跌停收盘，今天开盘竟然直接跌停。一天工夫赔了我15%。”

“你就买1万股，唠叨个没完！”小朱一脸鄙夷，“谁让你自己瞎闹腾，还跟我吹牛说什么空手接飞刀。你以为你是延长路那边的啊？”

“嗯？什么意思？”凌峻峰本来在听，这句话显然没听懂。

“哈哈哈，”宦仕臣哈哈大笑，“延长路那边就是上海马戏城，这话说绝了。小朱这伶牙俐齿，绝对是营业部一宝。”这话一解释，其他人也都笑了。

“这种行情就是杀人行情，没有底的。”宦仕臣一脸“让我好好开导开导你”的口吻道，“看上去大盘跌了不少，实际上下跌动能根本没有充分酝酿。你想想看，昨天这个缺口补掉，意味着前期冲进去的人悉数被套，大家恐怕都要忙着砍仓才是。你这时候去接飞刀，那真是雷锋精神。”

“不是说政策底就在这里吗？”李国威不服气地反问，“3000点出降低印花税，不就是为了托市？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就是政策认可的位置。对不对？”

“也对也不对。”宦仕臣耐心地跟他解释，还看了一眼其余几人，大概这是每个被注视的人共有的特点，越是听众愿意听，讲的人便越是兴奋，“政策当然认可3000点，别忘了上次涨到4000就打压了，因为这个位置太好了。新股不愁发这是其一；股民不赔钱这是其二；其三便是大家不疯狂。大家不疯狂，将来收拾起来就不麻烦——你想想看，这是何其理想的位置，从这个角度说，国威你说得对。不对在哪里呢？你高估了政策，低估了市场的惯性。就拿当初5·30来

说，半夜鸡叫出政策，就是要扳住疯狂的牛头，结果呢？磕磕绊绊休息一阵子直接冲上了6000点！起作用了吗？没有！只能改变斜率，不能停止惯性。现在降低印花税也一样，甚至可以这么说，压抑得越久，向下的动能也越大呢。”

“这话你说得太危言耸听了。”凌峻峰听到这里插话道，“今年毕竟还有好多大事呢。比方说近在眼前的奥运会？只剩两个月不到了，难道万国来朝的时候，咱们的股票是绿的？全国百姓喜迎奥运会的时候，只有股民守着跌停板？应该不会吧。我赞同宦老师说的大盘不好，但不赞同你说向下的动能越来越大。毕竟已经跌了一半了。”

“幼稚。”宦仕臣对凌峻峰的想法嗤之以鼻，“奥运会跟A股有个鸟关系？记得当初北京申奥成功奥运板块的表现吗？第二天的价钱，不管是北京城建还是600263都是那几年的最高价！这还是奥运板块呢，更何况整个市场？一次盛会，没错，是展示我们国家实力的时候，问题是股市算什么？我们自己挺把自己当根葱，可谁拿我们蘸酱呢？”

“听来听去一片灰暗。”张松海总结道，“大家还是洗洗睡吧，对了，权证你们最近做得如何？”

“马马虎虎还行，不过张总，”凌峻峰忽地坐直了身子，“我提个意见，你们现场的机器，速度还是有些慢，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我总觉得我拍了确认键，总要硬盘灯闪几下才有反应，着急死我了。权证上下来回乱跳，这速度，要不你让李硕下午上来帮我看看？”

“没问题啊。”张松海应着，恰在此时手机铃声响了，熟悉的旋律悠然而起，他冲在场的几位点了点头，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是我。结束了？”

“嗯。”谢佳人的声音听起来与平日里不同，有轻松，也有一些淡淡的伤感。

“结果怎么样？”张松海已经回到了自己房间，关切地问道，“不是被拒了吧？”

“怎么可能被拒。”谢佳人淡淡地道，“通过了。想想自己马上就要放弃中国公民的身份，真有些特别的感觉。”

“什么感觉啊？”张松海故作轻松，“这下我可以真正地称呼你华侨了。”

“不知道，难以名状的感觉，好像自己一直拥有的一个东西，拥有的时候不觉得如何珍惜，但有天忽然发现，要永远地失去了，反倒有种莫名的失落感。”谢佳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飘渺，“所以说人心是最难测量的，你说，移民是当初就想好的，真走到最后一步了，反倒是有些犹豫，这种感觉，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别想那么多了。”张松海笑道，“做了就不能后悔。”

“嗯，”谢佳人道，“你说得对。”说到这里，她像是又想起什么，问道，“外盘期货这边已经可以交易了，你不妨让人下笔单子试试看。”这是香港证券行的新业务，香港的工作人员在允许下单的第一时间通知了谢佳人。

“好啊，这下老华他们总算有事情做了。”张松海道，“这半年A股这垃圾行情，他俩估计都快闷出病了。尤其是老华，注册了个什么外汇账号，净是瞎折腾。国内的期货市场他试了两天水，还是觉得受外边影响太大，所以干脆直接干外盘。”

“那就来试试单子吧。”谢佳人笑道，“没会走先学跑，到国外交学费可没人陪他。”

“放心，他有钱，不怕赔。”张松海也没心没肺地笑道，“让他多赔点长长记性总是好的。再说了，现在努力锻炼，将来才能挣大钱。你别笑，这话不是我的，这是他自己说的。对了，那个专户已经做好了。最终还是在华安做的，我喜欢他们那边的那个负责人。”

“你说那个美女专户老总？”谢佳人的声音电话里听起来有着一丝调皮，“就知道你！”

“不是，关键是人家更专业。”张松海笑道，“做股票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帮自己理财，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反正是固定收益类的产品，一年收益率也就8%出头，虽然不多，不过我已经很满意了。够咱俩花就是了，你说呢？”

“随便你折腾。”谢佳人无可无不可，“钱有多少算是个头呢？对不对。”张松海一边听，一边笑道：“你这话千万别让华鼎鑫听见，他还想着有朝一日做外盘把盈利挣得也显示不下，成为民族英雄呢。”说完他自己哈哈笑了起来。

坠落悬崖



愿赌服输，现在根本不是去幻想和咬文嚼字的时候，认输，平仓出来才是正经。

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大。

王志买的600134，本来关在里面好好的，但一纸公告让所有的持有者都从原有的梦中惊醒。7月12日晚上，王志刚把刘海儿送回学校，就接到了宦仕臣的电话。“你看到公告了吗？”电话里宦仕臣急急地问道。

“什么公告？”王志心里一紧，“咱们的票出公告了？”

“嗯，我刚看到公告，说3个月之内没有重组的计划，明天就复牌。”宦仕臣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走形，“这是什么意思？究竟怎么回事？”

王志的脑子瞬间就懵了：“公告了？明天复牌？不是之前还说重大资产重组正在核实中，继续停牌吗？公告上怎么说的？”

“就说什么条件尚不成熟，三个月不搞之类的。明天肯定跌停！妈的，还以为拿了个停牌的票，好躲过这次大跌，谁知道还是想得天真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等着看吧，明天无量跌停！”说到这里，宦仕臣的声音已经平复了一些，“我问你个问题，隔夜委托是不是今天就能挂单的？”

“可以，不过我们挂隔夜没意思的，你挂得再早，明天也要看公司的通道，晚上12点挂跟明天早上9点10分挂没有区别，顶多就是我们营业部卖这个股票的，我们排在前面而已。”王志一边说心里也静了下来，“愿赌服输，这就是重组股的意外，他妈的！”王志猛地喊了一声，想把一肚皮的郁闷喊出来。

“也就是说隔夜委托现在就能挂单了？”宦仕臣追问道。

“是，但是对我们意义不大，营业部只有我们买了这个股票，我查过的。”王志虚弱无力地回答，“等我回去看了公告再说吧。唉，最后还是没有扛过去啊。”王志犹豫着，把电话挂断了，失神地看着马路上车来车往。“完了，这就复牌了？”他垂着头，漫无目的地走着，根本没有发现已经走错了方向。

“三个月不搞，这算什么意思？”第二天一大早，王志刚到公司，付大姐就电话把他叫上了楼，一进宦仕臣的房间，付大姐就冲着王志问道。

王志没有立刻回答，他坐在沙发上，一脸痛苦地闭着眼睛，捂着脸：“估计是重组谈崩了，当然，也有可能是里面有钱要出来，要知道，这种行情如果真等着用钱的话，一直关在里面谁也受不了。”

“关键是三个月不搞是什么意思？”宦仕臣还算沉得住气，故作镇静地道，“是就这三个月暂时缓缓，还是之后也未必有戏。如果是前者我们还能熬一熬，如果是后者……”

“三个月是套话。公告必须要这么写，是不是三个月还是其他，都不知道。”王志解释道，“比方说，你是个上市公司，股价有异动，那你就马上停牌，然后核查重组消息，给你三五个工作日，能不能把重组方案定下来？能定，那就公布，不能定，你们下去自己再协商，但公告要出，内容就是‘三个月不搞’。”

“那也就是说，‘三个月不搞’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我看网上怎么那么多人解读这个公告？”宦仕臣不死心地问道，希望王志可以说出点其他的门道儿，让他多一点信心。

“那都理解歪了。”王志沉默了几秒钟，平静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付大姐盯着王志，等待他的回答。

“就看这个公告，那就是重组失败了。”王志猛地抬起头，“愿赌服输，现在根本不是去幻想和咬文嚼字的时候，认输，平仓出来才是正经。”宦仕臣听到这句话，颤抖了一下。付大姐因为平日听这种词比较多，还没有意识到王志话里的意思，继续问道：“那就等着今天开盘卖了就是？”

“今天估计卖不掉，”宦仕臣轻轻地说道，“你想想看，关门的时候还6000点呢，现在只有3000点。”

“你是说今天会跌停？”付大姐问道。

“付大姐，不光今天会跌停，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估计都会跌停。”王志在沙发上挺了挺胸，“这就是突发事件，至于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只能说，我们赌博失败了。眼下去猜有几个跌停板是毫无意义的，我自己的判断，至少四个以上。”王志说完，仿佛把压力一吐而光，心情好了很多。

付大姐盯着王志，一直没说话，旁边宦仕臣十分担忧地看着付大姐的脸色，一直等到付大姐自己开口，屋里沉默的气氛才舒缓了一些。付大姐一字一句地道：“愿赌服输，你这句话说得好，我自己听你的买了这个股票，我不会怎么样。但王志，你别忘记了，你用3配7找我配的钱。如果是4个跌停板，你自己想一想。”

“我知道，我不会忘记。”王志已经经历了一晚上的挣扎，他脑子里全部都是刘胜元旅游前爽朗地在担保协议书上签字的一幕，“你不用再提醒我，我心里有数，就这样吧。”说完他有些疲惫地看了一眼宦仕臣。

“关键是行情配合，如果行情这两天刚好蹿起来，未必不会提前开板。”宦仕臣在旁边紧张地打圆场，“小王也不用太担心，总归大家肯定是同舟共济的。”王志听了这话，只拿眼睛斜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有。

三人就这么枯坐着，一直等到9点，王志打开交易软件以跌停板的价格挂单，希望运气好，可以先溜掉。9点半开盘，这只股票就毫无悬念地跌停板上了，封单超过2000万股。王志紧盯着盘面看了足足有5分钟，这5分钟只成交了3笔，一笔1200股，那是集合竞价的数量，剩下两笔，一笔是1000股，一笔200股。“今天开板不可能的。”王志抬起了头向付大姐说道，“我们的单子挂得还算可以，营业部通道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笔就是我的。”他手指指向屏幕右下角的挂单组成交区。“5376”这个数字在一大堆9999的后边显得十分突兀，“前面有6笔9999呢，今天基本没戏。”一时间三人又不说话了。

王志又坐了不到10分钟就走了，这种行情没什么可看的，他们只是等一个结果而已，其余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连续三天，都是毫无悬念毫无新意的跌停板，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成交量从第一天的3万股不到，放大到了第三天的11万股。王志每天都在用力地挂跌停板，他最有心得的就是挂第四天。因为已经连续三天跌停，第四天的时候，需要根据交易所的制度停牌一个小时。王志已经想好了操作方法，希望可以排队排在前面。

刚到楼上宦仕臣的房间坐下，就见付大姐一脸阴沉地进了门。王志立刻觉得付大姐的态度迥然有异。

“宦仕臣呢？”付大姐开口问道。

“嗯？”王志有些迷惑，怎么付大姐找自己问宦仕臣在哪里，这实在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也是刚刚才到。今天要先停一个小时……”

“我问你宦仕臣呢？！”付大姐突然就歇斯底里了，她抓着王志的衣领，冲着王志喊，“我问你宦仕臣呢？！”

“你放开！发什么神经？”王志甩开了付大姐的双手，“我怎么会知道他在哪里，你们俩不是天天在一起的么。”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王志张着嘴冲付大姐结结巴巴地道，“你……是……说，宦仕臣，他……他不见了？”

“已经两天没见了，跑了，跑了，这个浑蛋。”付大姐咬牙切齿，“算什么男人，没有一点担当，就这么跑了。他以为他跑得了？”说完这句话，付大姐把手机掏出来，“阿勇，你带着黑皮到我这里来一趟，废话！就是你上次来过的证券公司！快。”

“付大姐，你确定宦仕臣跑了？”王志还是不能相信这个结论，“还是你仅仅是联系不上他了。”

“小子，看你样子不像是跟我玩花招儿，我什么都见过。”付大姐用力挤出一个冷笑，“昨天上午他就走了，我以为他心里不舒服，所以没太在意，但是晚上我给他打电话就已经是无法接通。今天早上再打他电话，还是无法接通。我太了解他了，他一定跑了。”

“他为什么跑？不就150万吗？值得跑路？连我都没打算跑，他有必要？”王志瞪大了眼睛，十分不理解。

“150万？1500万也不止！”付大姐像是被砸在地上又弹起来的皮球蹦了起来，“这个小人，让我用1800万配人家的2000万买了这个破

股票！现在倒是好，一走了之！”

“1800万配2000万？”王志张着口，脑子里瞬间闪过跌停板打开的一瞬间蜂拥的大单，闪过宦仕臣扬扬自得对付大姐吹嘘这个票是多么有弹性，闪过宦仕臣对自己质疑他操作思路时闪烁其词的回答，闪过公告的前一天晚上宦仕臣打电话问隔夜委托几点可以挂单。原来，一切都源于此，所有的事情像过电影一般在王志的脑海中一晃而过，如此清晰明了。宦仕臣跟自己合伙用300万借了付大姐的钱还不算，之前他竟然还说动了付大姐借大笔的钱买了这个股票。这简直是连环局，一套接着一套，而现在出了事情，他跑路了。

“150万？你说什么150万？”付大姐像是忽然回过神，问王志道，“150万是怎么回事？”

“我那300万里，有150万是他的，”王志嗫嚅着回答道，“当初他说，让你知道借钱有他的份儿，不好。而且我也没那么多钱，刚好做了一笔配资业务拿了点提成，所以……未曾想，连这笔配资业务都是你的！后来他跟我说各拿150万一起做，我以为就算是300配700，到现在也不过是赔50万账面……”王志啰唆着还要讲被付大姐截断。“这个王八蛋！”付大姐咬牙切齿道，“他以为他跑得了？做梦去吧。我呸！”说完又把手机掏了出来，用力地摁电话号码。

王志已经无心再听付大姐又要给谁打电话，又要如何如何，他无力地坐在沙发上，呆滞地望着电脑屏幕，外界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了。

“大姐！”一个声音把王志从恍惚中唤回来，王志抬头一看，两个身材壮硕的男子进了门，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冲付大姐点头。

“你们来了？”付大姐这时候的脸色好了点，她冲沙发努了下嘴，“坐吧。”说完看着王志，“现在怎么做？交代他俩做，我对股

票一窍不通，怎么操作也不会。”

王志已经把所有的事情想清楚了，他看了一眼手表，10点差5分，他坐在了电脑前面，打开最外面的一台外网电脑，桌面上有一个其他券商的交易软件图标，看了一眼，问付大姐道：“宦仕臣让你把那个配资户开在海天证券？”

“是，是，就在浦西淮海路上的那个营业部。”付大姐围过来看，指着屏幕大声说，“没错，就是这个8878结尾的账号。密码是我设的，我的生日，580726。”付大姐一边说，王志一边输入，交易软件瞬间就打开了。他转过头对刚进门的两个人道：“你们谁平时打电脑游戏手脚快？”

“我。”先前说话的阿勇答应道。

“你看我的操作方法，一会儿10点29分，你就照我现在的做法做。”王志沉着声音道。

“好。”阿勇看了付大姐一眼，见付大姐无话，点了点头。

王志熟练地选择“委托”页面，“卖出股票”，然后把代码600134打进去，显示最大可以卖出200万股。王志想了想，解释道：“200万股已经超过了最大委托数量，你就打999900股。”付大姐这时候插嘴道：“那剩下的呢？”

“不用想太多，如果999900都能成交的话，基本上就开板了，到时候再抛也来得及。”王志回答了付大姐一句，继续跟阿勇说，“你看我的操作。”只见他直接卖出999900股，然后是两下回车，继续在原有界面上打600134，999900，又是两下回车，继续重复上面的操作。阿勇看了一会儿就明白了。

“就是这么不停地打，对不对？”阿勇问道。

“没错，因为10点半之前的委托都是废单，而只有10点半整时候的委托单才有效，所以你不停地打，总有一笔很接近10点半报出去，那时候拼的就是运气了。”王志解释道，“你不用担心多打了卖出，只有你打卖出的时候提示你可用股份不够，才说明你都已经打完了。正常情况下废单是不影响你下一次卖出的。你从10点28分就开始打吧。先熟练一下。”

“阿勇，你从25分就开始打。”付大姐旁边吩咐道，“王志，你呢？”

“我也要打自己的单子，”王志无力地看了一眼付大姐，“希望今天能开板。”

基度山伯爵有一句名言：“人生的一切都包含在等待和希望中。”但这句话，对今天的王志和付大姐来说显然不正确，他们也在等待，但却充满了绝望。从10点25分起，阿勇敲击键盘的声音就不间断地重复着，王志在29分加入了敲击，这一分钟显得如此的漫长。

“可用股份不足！”阿勇长出了一口气。身边付大姐和黑皮，目光转向王志。

王志已经停下来了。他的手脚确实麻利，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5376”单子排在第二笔，前面是一笔9999的抛单，后边还是密密麻麻的好几个9999抛单。

“挂上了吗？”付大姐不放心地问。

“应该都挂上了，”王志看了一眼阿勇的机器，查询了一下回答道，“现在就看运气了。”说完这句话，王志仰头看着天花板，眼睛一动不动。

事与愿违，整整一天的交易，600134的交易量只比昨天略微放大，除了刚开盘的时候成交量略有放出之外，直到下午三点收盘整个交易日的成交量还不足40万股。王志和付大姐还有阿勇和黑皮四个人，一句话也没有，呆呆地看着电脑屏幕整整一天。

“哈哈，”付大姐忽然笑了起来，略带着一点疯狂，“股票就是这么回事！王志，你还算有担当的，我谢谢你告诉我怎么操作。”说完这句话，她又看了一眼阿勇，继续说道：“但交情归交情，借的钱还是要还的，我不管那么多，你借了我700万，配资协议上写的是你王志的名字，跟宦仕臣没有关系。既然你有担当，我也会让阿勇去找宦仕臣，只要找到了他，该他赔的钱，我保证一分也要他吐出来。但是，如果找不到宦仕臣，你知道的，我只认协议不认人。”说完付大姐带着阿勇和黑皮冷冷地出了房门。

王志根本没有听付大姐在说什么，他脑子里想的是刘海儿，想的是刘胜元夫妇，想的是他们刚刚装修好的新房子，想的是他憧憬了无数次的跟刘海儿的美好未来。他不知道将来如何面对刘胜元，更不知道如何面对刘海儿。他的心里乱极了，仿佛自己的将来在一瞬间，从最初期待的万丈光芒变得灰色，变得黯然。

愿赌服输



股票，股票是最容易让人迷失的东西，来钱太快，未必是好事。

王志持有600134的成本价在20.5元附近，最终这只股票在第7个跌停板上打开跌停，王志已经无心等到一个更好的价位去抛售，537600股600134，在10.37元清仓出局，收回资金550万。按照配资协议，他现在已经倒欠付大姐150万，处理的方法只有担保账户平仓。

王志看着账户里550多万的资金余额，深深地叹了口气，仿佛下定决心一般，给付大姐打了个电话：“付大姐，我是王志。我想跟你谈谈。”

茶馆里的人非常少。中午时分，整个茶馆只有三桌客人，王志走进包厢，付大姐和阿勇还有黑皮已经在房间里等着他。

“坐吧。”付大姐的脸色也不好，“都成交了？”

“嗯，”王志也没有多余的话，只是看着付大姐，仿佛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跌停板让阿勇也卖掉了，卖完了之后发现账上还有2008万，哈哈，这个数字真好，”付大姐失神地道，“我赔了1800万。我会记住这个2008。”说完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对王志道，“说吧，你打算怎么办？”

“我平了550万出来，明天钱就可以取，到时候我都给你打过去。”王志忐忑地回答道，“还剩下150万，我会想办法还给你。”

“你能想什么办法？”付大姐撇撇嘴道，“就照我们配资协议上写的，担保账户平出来150万给我，我们两清。至于宦仕臣，你放心，我只要抓到他，肯定把他交给你，他该赔你多少那是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不过我估计你从他身上榨不出多少钱。他在别的证券公司那边也爆仓了，现在有三拨人找他。”

这一瞬间，不知为何，王志忽然想起赵爱国，唯一的区别是赵爱国是缓慢地有准备地跑，而他跟宦仕臣，是被突如其来的霹雳打中。

“我跟你谈，就是要谈这个。”王志诚恳地对付大姐说道，“我很能挣钱，我可以给你写一个借条，哪怕写200万，都可以，但是，不要把担保账号平仓。”

“你说得真可笑！”付大姐插话道，“明明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我对担保账户有平仓的权利。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就问你一句，你平不平担保账户？”

“我不能平……”王志这句话还没说完，就被阿勇一脚踢翻在地上，这一脚正中王志的脸颊，他整个人像是在云端被狠狠踹了一脚一般，躺在地上足足有半分钟，回不过神。“不要玩花样，小子。”阿勇恶狠狠地蹲在他面前，“跟我玩花样的人，现在都是残废。”

“为什么不能平？”付大姐看着鼻子出血的王志，问道，“我知道，担保账户的名字叫刘胜元，我打听过了，这是你女朋友的爸爸，不对，应该是未婚妻的爸爸，是你的准岳父。你从小没爹没妈，你岳父母一家一直对你很好，你对他们也很好。上次你说过买房子也是买在一起，现在你出事情，他们帮你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不能平他的账户？”

“我不能这么干，”王志晃了晃脑袋，用手擦了擦鼻子里出来的血，“我不能因为自己犯错，让他们家帮我承担责任。那样我会一辈子抬不起头。”

“切，”付大姐轻蔑地冷笑了，“你以为你逞英雄就能抬得起头？我实话告诉你，你说的话，我根本不会相信，我只相信我们之间的协议。要知道，你岳父当初签担保协议的时候心里就清楚，有一天你还不上，他是要替你还的。再说了，他家还有房子，对不对？”

“你不要去找他！”王志喘着粗气，用胳膊撑在地上，“这跟他没关系，你懂不懂？我做的错事，我来承担后果，我保证还你钱。”听了这话，阿勇一把把王志从地上拎起来，左手的拳头已经攥得紧紧的。

“阿勇，先别打他。”付大姐冷冷地看着王志，“看来你不知道我的厉害。没人能从我这里骗走一毛钱，我已经上了宦仕臣一次当，我不会相信你的任何承诺。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带着我们，去找你岳父，或者你打电话给他，让他过来。”付大姐盯着王志的眼睛。

王志看着付大姐，像只受伤的野兽，足有10秒钟，他下定了决心：“你找他也没用，我跟你说，那份担保协议是我伪造的。根本不是他签的，所以跟他没有关系。”

“你说什么？”付大姐瞪大了眼睛，旋即又喊道，“你放屁！宦仕臣亲口跟我说的，他跟你和你岳父一起吃完饭，亲眼看你岳父签的字！”

“他骗你的，”王志简单地回答道，“不信你去问宦仕臣！”

“你大爷！”阿勇照着王志胸口就是一拳。

王志盯着付大姐，“我说的就是事实！担保协议是我伪造的。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就这么简单。你要么相信我，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要么，你打110，告我诈骗。”

“我可以的，真的可以的。”付大姐喃喃自语道，很快，她又冲王志道，“小子，你知道后果吗？如果我报警的话？不要怪我没跟你说清楚，150万，足够你判个三五年了。再说了，法院如果真的认定你诈骗，你买的房子还是要被卖掉还钱的！”

“那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女朋友的，房产证上没有我的名字。”王志这话一说出口，仿佛一瞬间把所有的积郁一吐而空，“我就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但是我能挣钱，只要你相信我，我将来一定能还你150万，甚至200万。只要你能相信我。”

“我不会信你的任何话，”付大姐大声说道，“你跟宦仕臣都是一路货色，你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你逼我，你逼我。”付大姐说完，拿出手机摁下了110的报警电话。半瘫在椅子上，王志微微笑着，一脸豁出去的样子，内心深处在不停地喊：“宝宝，宝宝……”

警察用了很少时间就搞清楚了来龙去脉，把王志带到了警局。

“你说担保协议是你自己伪造的？”高个子警察问道。

“没错，我跟宦仕臣当初要配资，但是付大姐非要用一个账号做担保，我就伪造了一个担保协议。”王志冷静地回答道。

“那你为什么伪造刘胜元的？”高个子警察问道。

“因为他是我女朋友的爸爸，我伪造起来更方便。”王志面无表情地回答。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你要知道，做假供词是违法的，你不要越错越远。”高个子警察说道，“付女士说你一直不愿意让你女朋友家赔偿。”

这时候矮个子警察也插嘴道：“是不是刘胜元签的一对笔迹什么都清楚，你这又何必？”

“跟他们没有关系！”王志被矮个子警察的一句话刺激了，“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你懂不懂？你懂不懂？我伪造协议，我骗了姓付的钱，我该受惩罚，跟别人没有关系。笔迹鉴定又有什么用？又有什么用？！我照着刘胜元平时写字的笔迹写的！”两个警察对视一眼，高个警察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你要去干什么？跟别人没有关系！”王志在他身后喊。

高个子警察站在走廊上，冲付大姐道：“他一口咬定协议上的签名是他自己伪造的。”

付大姐想了足足有两分钟，艰难地说：“好，我成全他。”说完这句，她对警察道：“伪造协议，涉嫌诈骗，我报警了，你们该走什么程序走什么程序，既然他想当英雄，那就自己承担后果。对不对？”说完这话，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刘海儿知道王志被抓已经是三天之后的事情，自从俩人恋爱以来，王志从来没有连续三天不给自己打电话，这三天，每当刘海儿打王志的电话，都是语音提示关机。到了第三天，刘海儿终于忍不住去了营业部，许萍当面告诉她，王志出事情被抓，现在在看守所。

刘胜元带着刘海儿去了趟警局，又跑了趟看守所，得到的消息是王志已经被批准逮捕，案由是涉嫌经济诈骗，按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宣判之前不能跟家人见面，只能见律师。刘胜元这时候想到了

吴侃，她毕竟是学法律出身，现在也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就托吴侃找了个好律师，想尽快地进去见王志，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看守所的会见室，王志光着头，坐在座位上。对面是吴侃跟一位戴眼镜的律师。

“为什么？”吴侃不等王志坐稳，就连珠炮一样地问道，“到底怎么回事？你疯了？”

王志很平静地把过程说了一遍，但提到担保协议的时候，他不断地重复：“协议是我伪造的，你明白吗？协议是我伪造的，你明白吗？”说完就低下了头。

“我明白个屁！”吴侃脱口而出，又压低声音道，“你以为你在干什么？做大英雄吗？我不信你会伪造刘叔的签名。150万不是个很大的数字，但足够判你七八年的！你疯了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吴侃，”王志抬头的一瞬间，满脸都是泪，“我不能让刘叔替我承担责任，你不懂吗？我自己做的错事，自己承担后果。如果，这件事最后是刘叔赔钱，我这辈子都没脸见刘海儿，你懂吗？”

“我不懂，你这个浑蛋，你不知道吗，刘海儿已经……”吴侃竭力地压低自己的声音，“你只顾自己的面子，只顾自己的担当，你以为你是什么？全世界最负责任的爷们儿么？你让刘海儿怎么办？想想你们的新家，想想！你这个白痴，你怎么这么浑啊？”吴侃说着说着自己也流泪了，“王志，你的人生只有150万吗？就算是别人帮你还了这150万，你这辈子就还不起了？你的朋友呢？你的同事呢？你就活不起了吗？”

“我的宝宝……”王志喃喃自语，“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吴侃，你不懂，我是能挣钱，但你不懂，我过不去自己心里这个坎

儿，我过不去。我自己选择了赌博，我愿赌服输，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责任，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如果别人这次帮了我，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当我的委托律师，没问题，但不要让刘叔他们牵涉进来，我不能因为自己的错误去惩罚别人，我宁可自己像个男人一样去担当。如果是刘叔牵涉进来了，我这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儿，我就真的活不起了。以前的路，我走得太顺了，但现在，做了错事就要承担责任。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吴侃！”说完，他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一时之间，吴侃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抬头看着对面的王志。整个房间都是王志啜泣的声音。吴侃旁边的律师也低了头，将眼镜摘了下来。

刘胜元在家听了吴侃转述王志的话后，默不作声。

“爸爸，那协议是……”刘海儿眼睛红红的。

“是我签的。”刘胜元回答道，“当初王志说就是个手续，应该不会跌到肉里，到时候提前就平了，所以是没有风险的。这种东西我也懂，所以就签字了。”

“那不就得了？我们给他把钱凑齐了，还给那个付什么的，人不就放出来了？”刘海儿妈妈着急地道，“我就知道小王不会伪造的。”说完疼爱地摸了摸女儿的头发。

“刘海儿怎么想？”刘胜元没有回答，反而问刘海儿道。

刘海儿想了想，足足停了三五分钟，说道：“我了解王志。他是孤儿，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奶奶去世了之后，就没人管，没人问。我相信他跟吴侃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他不要我们帮他，我们如果帮了他，他反而会更难过。”

“可你……”吴侃想要说什么，但又闭上了嘴，一时间整个房间没有人说话，气氛压抑得难受。

“刘海儿说得对，”刘胜元慢慢地说道，“王志这次摔得很惨。之前他太顺了，上班，升职，买房，每一步他都比别人走得快。股票，股票是最容易让人迷失的东西，来钱太快，未必是好处。现在他这么做，作为一个男人，我能理解；作为一个长辈，我心痛。刘海儿，你说吧，爸爸听你的。爸爸保证，就算这次替王志还了这个钱，将来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对王志有其他的想法，也不会把这件事挂在嘴上，连你妈妈在内，我也担保。

这件事上，他是个男人，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刘胜元说到一半，刘海儿的眼泪就又流了出来，“不要，爸爸，不要。我懂王志的，我真的懂的。他既然想要承担责任，我们做那些他不喜欢的事情，他反而会更难受。我知道，他说他自己迈不过心里的坎儿，这都是真的。”说完她坚定地看着自己的父母：“我不会嫌弃他，我要等他。”又转过头抓住吴侃的手，用力地点了点头。

吴侃找到付大姐的时候付大姐正在自己家。“您好，付女士，我是吴侃。这是我的律师证，我是王志的委托律师。”吴侃把自己的证件递了过去。

“那小子逞英雄逞完了？”付大姐一脸讽刺的表情。

吴侃摇摇头，耐心地回答道：“我不光是王志的律师，我还是他的朋友。我今天来，其实跟他没有关系，只跟我自己有关系，刚才给您看律师证只是想跟您说我的身份。”吴侃说到这里，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继续下去。

沉默了片刻，付大姐倒是先开了口：“看来王志这小子还真犟啊。你是来给他求情的？”吴侃听了，苦笑了一下，又把在看守所见到王志的情景和王志的想法跟付大姐说了一遍。

付大姐听得极为仔细，直到吴侃讲完，付大姐都没有作声。半晌工夫，才道：“不好意思，我刚才走神了。其实经历这次事情，我对人性已经不抱希望，尤其是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想到，最终还让我看到一个情圣。小姑娘你别以为我在挖苦他，可能有一点点讽刺，但也有佩服。没错，就是佩服。宁可把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毁了，也要过得去自己心里的坎儿，这样的男人才是男人，才是真汉子。既然如此，那些想方设法要让他免于承担责任的方法反倒是没有意义了。人都说好人没好报，祸害遗千年，既要做好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话锋一转，付大姐又道，“不过，他没有欠我150万。他跟宦仕臣俩人欠了我150万，这话也是实话，其中一半我去找宦仕臣讨，跟他没关系。你跟他说，是自己的责任，去背，这叫敢担当；是别人的责任还要去背，那是愚蠢，傻子。对不对？”

吴侃满脸感激，不停地道：“谢谢您，谢谢您。有您这句话，王志……”

“这没什么谢的，所谓敢作敢当，”付大姐截断了吴侃的话，“你见到王志的时候替我告诉他，我也是敢作敢当的人，我跟他一样，都恨那些敢作不敢当的人。”

迅雷



欠的账，总是要还的。

上海的夏天十分的闷热，连带着华鼎鑫最近的心情也一直不好，主要还是他自己的身体有些不舒服，大概是抽烟太早，烟龄太长，因此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总是咳嗽连连。

大清早他也没什么可做的，别墅那边现在只有一些债券的操作，有三五个员工负责就足够了。华鼎鑫刚刚吃了早饭，琢磨着是不是要冲个凉，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他瞥了一眼，是张松海的。

“这么早？找我干什么？”华鼎鑫笑道，“不会跟我一样，闲得无聊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吧？”

“正经事。”张松海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一丝一毫开玩笑的意思，“刚才接到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组和上海经侦总队的电话通知，要我们营业部协助广东经侦，准备一个账户的情况资料，就是福鑫的。想想看，是不是什么东西出岔子了？”

华鼎鑫像是被惊醒的猫，猛然坐起，“什么工作小组？经侦总队来检查什么？”

“我也纳闷，还是广东经侦总队。”张松海的声音虽然没有慌乱，但明显没有平日里的从容，“问题是账户提交材料里明明白白地要求提供福鑫投资的交易情况和银行对账情况。这跟以前我这边配合

的业务明显不同，以往都是要交易流水，那是在查是不是有内幕交易。”

“广东？反洗钱？”华鼎鑫深深地皱眉头，“不会是香港资金的问题吧？”

“你赶快跟关弘毅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是不是那边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让老梁给我个消息。”张松海快刀斩乱麻地道，“检查的人应该马上就到，我一会儿接待他们，肯定顾不上跟你联系，不管情况如何，赶快跟关弘毅有个相互照应，记住，让他也仔细着点。”其实人们对自己平日里做过些什么，大抵都是有数的，华鼎鑫心里倒不是特别慌张，他有点明白为何会有反洗钱的人来找他，估计就是2007年上半年做的那个末日庄，用了香港一笔资金的问题。钱是通过关弘毅从香港直接进的福鑫投资的账户，跟他们平时选择的过境途径都不同，也没有考虑到分拆的问题，因此数目看上去应该十分巨大。他一边思索一边拨通了关弘毅的电话。

“正要给你打电话！”关弘毅的声音电话里竟然有一丝的颤抖，“出事情了。”

华鼎鑫一瞬间后背上全是汗珠，夏天早晨仅有的一丝凉意转瞬不见，“出什么事情了？”

“跟香港这边合作最好的一个钱庄，前天晚上被广东公安端了。几个以前跟我们一直有来往的关系户现在人都联系不上。”关弘毅电话里说得又快又急，“我深圳做股票的朋友今天早上给我电话我才知道，所以赶紧跟你打个招呼，你跟张松海那边也说一声，据说深圳那边和湛江那边都开始进入刑侦流程了。我们也不能再多联系，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我们有把柄的一笔业务就是2007年初要搞600134的时候临时凑的那一亿四。只有那笔钱我们因为要得急，没有走正常途径，而是直接跟钱庄对接。”

“上海这边刚才张松海电话我，广东局已经来人了。”华鼎鑫言简意赅，“就是张松海让我给你打的这个电话。”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想了想又继续说道，“我们统一一下口径，这个应该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都是白搭。”关弘毅深深吸了一口气，“当初为了抢时间，我直接让钱庄把钱打到了福鑫的账上，你这边到账之后我把香港这边的钱汇到钱庄，这不比当初我们一直做的那样——还要通过好几个关联公司和关联账户消化，所以看上去跟正常的招商引资业务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香港这边你不用过多担心，内地再查也查不到这边来，关键是你们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怎么转圜过去。”

华鼎鑫放下电话，穿着一身睡衣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要好好地思索一下这里面的关键点。既然经侦点名要查看福鑫的账户材料，那一定是有所发现。按照关弘毅的说法，钱庄那边不过是两天前才出的事情，自己这边是被牵着萝卜拔出泥，捎带出的，因此从最根本上说，华鼎鑫认为自己顶多是个嫌疑，而不是其他。更关键的是，上海这边所有的业务，根子都在香港，只要关弘毅那边不出什么问题——尤其是那些委托理财的协议——他们都应该是安全的。但问题是会不会顺藤摸瓜一路找到关弘毅呢？他们的业务太繁杂了，不光有热钱炒股，还有偶尔的资金拆借，华鼎鑫自己也知道关弘毅跟那些钱庄熟悉得不得了，不然谁也不可能先把1.4亿人民币丢到国内。既然如此，会不会有更多的瓜葛，只不过暂时没有暴露呢？关弘毅电话里面谈不上镇定，甚至连不慌乱都谈不上，是不是他已经闻到什么味道了？香港公司是张松海跟关弘毅一手拉扯起来的，其间两人还有什么业务，是不是有些东西是他跟梁鸿宾不知道的呢？

正在华鼎鑫胡思乱想的时候，张松海也在经历着风暴。来的不光有广东经侦，还有上海经侦，他们一共需要营业部帮忙提供三种材料：（1）福鑫投资的所有开户资料，包括工商执照的复印件以及组织

机构代码证和纳税证明；（2）福鑫投资所有的交易流水和资金往来明细，尤其是原始的进账出账凭单，不管多少金额统统都要；（3）同福鑫投资有资金往来的所有账户的明细资料。

张松海从业十多年，这是第一次面临如此细致耐心的检查。他听经侦的人把要求说完，心里就已经判定，华鼎鑫已经出事了，而且是大事。张松海不是第一天接待各类司法工作人员，基本上听到对方的要求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这次检查太全面了——这根本是直指福鑫所有的资金来源！查看工商执照，自然有人去工商协助配合检查福鑫的纳税和银行账号情况；所有的交易流水用来显示福鑫到底是在做股票还是在洗钱；资金往来证明是要从福鑫的身上努力再找找有没有别人的影子；原始的进账出账凭单是为了跟银行账户对账；甚至最后还要找找看福鑫是不是有关联企业——这是密不透风的排查，张松海的心里已经凉了半截：任何一个企业，面临如此强度的检查，没有事情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关键是，尽快通知华鼎鑫，尽快搞清楚检查的目的。

经侦的人在会议室等材料，张松海溜到了一个没人的房间给梁鸿宾拨了个电话："经侦的人在我这里，你跟老华说，让他做好准备，来者不善，目前看是针对福鑫的所有资金流水，多数跟香港资金有关。问题出在哪里再去问关弘毅。"说完这几句，也不管梁鸿宾是否听懂，他就把手机摁掉了。

许萍已经把福鑫的材料都准备完全，见张松海过来，忙递了上去。张松海的脸色不好看，许萍也不敢多说，只看着张松海拿着东西翻了一下，就朝会议室去了。掂量着手里的档案袋，张松海知道这些都经营业部认真检查装订过，所有的业务凭证都在，而且应该都是正常规范的手续，没什么可再检查的。真正让人挠头的是存取款的凭证，这些都是会计资料，按照规定必须要保存足够的时间，张松海不可能装傻说没有了。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走到了财务室。

“经侦要找福鑫的存取款凭单。”张松海平静地跟王佳说道，“你们对一下交易系统，把之前的存取款凭单，我是说三方之前的，查到2006年初吧，把2006年初到现在的存取款凭单都找过来。”张松海这么吩咐是有用意的，按照他的记忆，2006年以后，福鑫直接入账的资金都是从香港拐过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2006年之前安全。

“张总，”王佳欲言又止，“2006年上半年可还有返佣……”王佳提醒了一句，2006年给机构客户返佣是非常常见的业务，这么大的一个机构客户，不给返佣反而奇怪了，但王佳提醒的意思是，福鑫的返佣数目太大了。

张松海只犹豫了几秒钟，就点头道：“我跟他们解释，返佣的单子先找出来备用。”说罢又像是安慰自己一般说道：“2006年满大街都是返佣的，咱们给就给了。再说了，给返佣总部都是有批准的，咱们也上了签报，有什么可担心的？”说完就出了财务室，转身又来到会议室。

一进门，他就换了一副姿态，十分轻松地道：“档案材料都在这里，这很容易找，财务凭证已经跟财务部的同事交代了，这会儿就去翻，不过您知道，这东西都很多，尤其是存取款的单子，估计要等一会儿。”说罢见其余几个人不说话，又补充道：“交易流水这会儿正在打单子，机构户交易得都比较多，所以打起来也要好一会儿工夫呢。”说完便自然地坐了下来。

“好的，麻烦张总。”上海经侦的人是张松海的老相识，当初赵爱国的案子就是他经手的，“就是例行公事，这是两位广东同事的证件，还有带来的协助调查函，麻烦您这边验收一下。”张松海打眼一看，协助调查函上触目惊心的一排字：“协助调查福鑫投资所有证券、银行资金业务往来等业务”，他的心里一紧，心知自己想得一点没错，这次就是冲着福鑫的资金渠道来的。

他极力地摆脱自己想要逃离这间房间的想法，强作镇定地笑着道："我们一定好好配合。这种事情以前营业部也接待过。这个客户可是我们的超级大客户，每年的成交量不得了。"张松海说这句话是有目的的，假如他一句旁敲侧击的话也不问，恰恰说明了自己心里有鬼，不敢跟福鑫有所牵扯，而真的赤裸裸地试探出口，顶多给经侦的人一个傻大胆的感觉，说不定不会怀疑他跟福鑫的关联那么深。

"我们调查的所有对象，都是证券公司的核心超级大客户。"广东经侦的一个警察笑着道，"不核心，不超级，一般也不会出问题。"这话说得就意味深长了，旁边上海经侦的人也笑着插话道："例行公事，关键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些业务。"说完冲广东经侦的警官点头示意，后者就问道："这个机构什么时候开的户？"

"很早，具体时间应该在开户文件里有。"张松海努力地回忆道，"总有10多年了吧。"

"现在的资产规模有多大？"警察不动声色地又问道。

"刚才看了一眼，有小3000万的样子。"张松海实话实说，"之前最高的时候，资金有上亿规模吧。从2007年开始，大概客户觉得行情要下跌，就不断地把资金抽走了。"张松海捡着事实说，尽量不添油加醋，又假装努力回忆，"其实真正资产多起来也就是这几年，这几年的行情确实好做。"

"没错，大牛市嘛。"广东警察点点头，"张总跟这家公司熟不熟？"

张松海一愣，旋即道："很熟悉。这么大的客户，我这做老总的要是不熟悉那就太不称职了。他们的法人姓华，中华的华。人挺开朗，前几天还见面呢。我们这服务行业，天天要围着这些衣食父母转

圈，不然哪里来的利润？怎么，想跟客户见见？需不需要我打个电话给他？”

“暂时不需要，不过如果需要的话，到时候还真要张总帮下忙。”广东警察也逐渐地放松了精神，“事情不麻烦，我们主要是来看一下这个机构户的资金往来情况，尤其是跟广东的资金往来情况。”说完似乎又有些话不想多说，一时间气氛有些冷场。

“广东的资金往来？”张松海掩盖住自己心里的晴空霹雳，镇静地笑问道，“我怎么记得华总是河南人啊？还跟广东的资金有关系，这业务触角真是广啊。”只见几个警察有的喝茶有的沉默，大家彼此都没有反应。忽然张松海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梁鸿宾的电话，连忙歉意地对会议室的其他人道，“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说完就出了会议室，顺手把会议室的门带上了。

电话里梁鸿宾的声音十分着急：“老华跟关弘毅就联系了一次，再打关弘毅的电话就关机了，之前关弘毅说过，广东这边跟香港关系非常好的一个钱庄被端了，几个关系户也联系不上。老华也怕香港那边出问题，所以没敢再给关弘毅打电话。”梁鸿宾顿了顿继续急促地说，“他现在有些慌神，搞不清楚到底来查些什么。”说到这里，又放低声音道：“他问要不要先避一避？现在不知道关弘毅到底在香港、内地还是在加拿大。”

张松海一路走一路听，转身看看已经距离会议室相当远，压低声音道：“先别着急慌张，让他机灵点，就算是想找他，也会先让我通知。现在看确实是查账务往来的事情，你让他赶快梳理一下福鑫的财务账，是不是四边干净，千万不要留把柄。尤其是跟香港广东那边的资金往来！关弘毅我们联系不上的话，内地警察也未必联系得上，我找其他渠道再去联系。你跟老华说，让他先想办法自圆其说，至于香港那边跟我们是否一致，现在已经顾不上了。如果我打电话给他的时

候，先问他说话方便吗，那就是旁边有人。懂了吗？”随着梁鸿宾“嗯嗯”的答应声，张松海把电话挂断。

他倒抽一口冷气：关弘毅竟然联系不上了！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几乎可以板上钉钉，这次就是跟地下钱庄的钱有关系，看样子，应该是怀疑福鑫涉嫌洗钱或者帮助洗钱，只要能从根子上去掉这个嫌疑，其他的事情就好说。关键是现在两眼一抹黑，广东到底什么情况一点也不清楚。他不敢直接给关弘毅打电话，犹豫了一下，手指头已经摁了谢佳人的电话号码，但想了一会儿，终究还是没打过去。他不想让谢佳人在这个当口被牵连进来。

将倾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所有的毁灭，都是来自于人性的贪婪。

但几乎是同步的，谢佳人的电话打了过来，张松海有些失神地接了电话。

“是不是出事情了？”谢佳人的声音依然如以前一样不疾不徐，“关弘毅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这会儿的飞机飞加拿大。电话说得很匆忙，怎么回事？”

“广东经侦端了一个地下钱庄，估计跟关弘毅往来非常密切，而且，有笔资金跟上海这边也有些关联，这会儿经侦都在我这里。”张松海深深吸了口气，转声安慰道，“关弘毅的腿脚也太好了，这就脚底抹油跑了？”

“他走了也好，我知道他跟香港钱庄的联系都是私人之间的，甚至有可能他就是某个地下钱庄的股东。”谢佳人镇定地道，“所以你们只要能自圆其说，没人找关弘毅对质。关键是你自己，一定要小心。”说到这里，谢佳人又不放心地说，“你不用担心我，汇通这边一切正常，包括香港的证券行也在照常营业，我已经移民了你应该没什么不放心的。记住，大可把所有的东西朝香港这边推。”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跟谢佳人通完电话后，张松海认真咀嚼着谢佳人的思路，他明白这是最好的办法，反正关弘毅已经联系不上，就让华鼎鑫一口说死那笔钱是自己找上门要求福鑫帮忙打理。这个理由虽然荒谬，但却死无对证，且跟他们毫无关系。更何况，那笔钱已经连本带息回到了香港，顶多说福鑫投资违反正常的代客理财手续，非法展业，比洗钱的罪名轻多了。一时间张松海心里稍有些轻松。

跟梁鸿宾和谢佳人通过电话重新回到会议室，张松海的心理状态好了点。正要开口说话，就见许萍和王佳各自拿了不少资料到了会议室门口，张松海接过来一看，王佳找的都是财务凭证，一笔一笔都复印好了，由于财务凭证早已装订，所以复印出来的东西能看得清楚已经不错了。许萍带来的都是交易流水，张松海瞄了一眼，流水是从2006年1月1日打起的，最后的一笔流水单是2006年4月底，看来流水单子太多，根本来不及打。

“这是财务凭证的复印件，”张松海把凭证复印件递给了警察，“早就装订了，这是重新抽出来复印的，所以印得有些花。应该不影响看，如果需要原件的话，恐怕您需要给我点时间我好跟总部请示一下，但无论如何原件您不能带走。交易流水从2006年1月1日打起到现在，因为之前的数据是归档数据，需要用另外一个机器打，估计流水会比较多，营业部一共4台打印机，楼上楼下什么都不做今天都打单子，估计也要打个一天半天的。现在才打到2006年4月底，我印象里，2007年的单子应该更多。”

“果然是核心超级大客户啊。”广东经侦的警察笑了笑说道，“这交易量真是大得吓人。”旁边一个他的同事也凑上来，两人边看边说：“交易流水慢慢打没关系，先把电子档给我们应该没问题吧。关键是财务凭证，这个我们都要的。不过张总放心，原件我们不需要带走，您只要在复印件上盖章签名，标注‘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即可。”

“这都没问题，我们肯定竭尽所能地配合。”张松海点头答应，又回头跟王佳和许萍说道，“那你们抓紧时间找财务凭证，我记得营业部有个章就是‘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的，到时候拿那个章每个复印件上盖一下。中午的时候大家辛苦下，吃完饭马上就继续找资料，总归下午要把东西拿出来。”他一面说，许萍跟王佳一面点头，看他不再多吩咐，两人就依次出去了。

张松海看着两人的背影从走廊上消失，轻轻地将门关上，耳边听到广东经侦的警察刚好接了个电话：“哦，查到了？好的，有没有？好的，好的，好的。嗯，明白了，你把所有的电子流水都拿走吧，下午我们再碰。好的，好的。”没说几句，就把电话挂了。

“去工商局和银行那边的同事，说资料已经差不多准备齐了，跟你们这里一样，电子档先取回去，复印件东西太多。”广东经侦的人看张松海一脸疑问，就笑着说道，“资料提取还算顺利，上海这边不管是工商和证券还是银行，都十分配合。”

张松海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原来是多管齐下！他本来一直以为证券是检查的第一站，没想到工商、银行、证券在同时清查，说不定还有税务，这样一体化的检查，就如同在放大镜下认真观察一个赤裸裸的身体，所有的汗毛孔都会清晰异常。“王晓宁怎么不来个电话？”张松海心里忽地想到，“福鑫的托管户就在远大银行，福鑫的基本户后来也更改到了远大银行，怎么王晓宁一点声音也没有，一个招呼也没打？”他心里越想越慌，“难不成王晓宁那边也出问题了？”

王晓宁确实出事了。大清早他跟往常一样8点半就到了办公室，但不到9点钟，总行负责纪检的领导还有信贷管理与资产风险部门的领导就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们的谈话十分简短，核心问题是一笔展期了一年的贷款业务。

“你是否认识龙江房产的邓子强。”总行负责信贷管理与资产风险的领导开门见山。

“当然认识，这是我们行贷款的大客户。”自打邓子强的贷款到期无法偿还之后，王晓宁心知眼前领导询问这一幕是早晚要出现的事情，因此也做足了准备工作，“从5年前吧，当时我还在浦东分行做副行的时候，就一直跟我们有业务往来。”

“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当时浦东分行管信贷的是高凌。”信贷管理领导一针见血，话里有话，“所有的贷款手续看上去都是合规的，材料也都是齐全的，问题是这笔钱就在龙江的账上走了一遭，然后就不见了。你解释下。”

“不见了？”王晓宁故作镇定地回答道，“当初他是以建筑和房地产开发为由申请的贷款，所有的资质什么的都是齐全的。您知道本身贷款的资金监控我们也无法做到时刻……”他像背课文一般地说道。这笔钱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就是类似凌峻峰最早通过高凌借的那笔钱。龙江房产先把钱从银行贷出来，然后再拆借给其他人，他们从中拿走巨大的利差，按照事先的约定，利差部分一半归邓子强，一半归王晓宁和高凌。后来王晓宁跟张松海他们一起做股票起家之后，对这种有风险的钱已经不敢再碰。但没想到之前做过的几笔业务，到最后还是有一笔出现了问题，邓子强如果按照当初说的还是把钱控制在自己手里搞配资，好歹钱能够马上回银行，但他贪图典当行和担保公司的高额利息，直接把资金投进了江苏的某个担保公司，不料2008年初资金开始紧缩之后，这笔钱担保公司已经还不出，导致无法还贷。

“你还要饶舌！”纪检领导终于按捺不住，“你跟邓子强到底什么关系？你跟高凌到底什么关系？这笔贷款你到底拿没拿邓子强的钱？之前你有没有收过邓子强的钱？你跟高凌在这笔贷款业务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纪检领导这几句问话一句比一句直接，王晓宁一

瞬间就像被闪电正正地击中，脑子顿时一片空白，自己不知道说了句什么。

“什么正常业务？！”纪检领导用力敲着桌子，“你拿这种话哄骗10岁孩子还差不多。我问你，你是不是示意过贷款审查的经办人对这个项目不要盘得那么紧？‘房地产公司不容易，我们培育一个客户也不容易’，这句话是不是你的原话？邓子强实际控制的公司在那两年陆续从远大贷款出去三四笔，名义上都是房地产开发和建筑施工，每一笔的经办人都是高凌对不对？你跟高凌在经济上有没有什么往来？”听到这里，王晓宁已经面临心理崩溃的边缘，他张着口却说不出话。

“我再提醒你些东西，”纪检领导又继续道，“邓子强在2006年3月曾经通过转账支付过一笔200万的资金，收款人是你的父亲！第三天这笔钱又从你父亲的账户里转出100万到了另外一个账户，那个账户的所有人是高凌的母亲！”纪检领导斜睨着王晓宁，冷冷地道，“你可以愚蠢一时，不能愚蠢一世。你来跟我解释一下？”

王晓宁彻底被击倒了，他实在没有想到自己事先精心准备的那么多托词，原本看上去都天衣无缝，那么圆满，那么能自圆其说，不料几句质问一出，自己根本就哑口无言，无法回答。“我们来只不过是通知你，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交代所有的问题。”纪检领导语重心长地道，“你还很年轻，你是我们行最年轻的副行级领导，你的路还很长。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不用承担后果的错事。一时糊涂也好，刻意胡为也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认真坦白，不要心存侥幸，更不要自误！从现在开始，你现在的工作岗位由其他同志接手，马上会有警车来接你，我们已经报警。”就在这时，两名工作人员带着两个警察进门，冲王晓宁走来。

“高凌，高凌她……”王晓宁浑浑噩噩地被两个警察拉起身，正迷迷糊糊朝外走，猛然惊醒又问道。

“你自顾不暇尚有心思关心她？”纪检领导冷冷地道，“各人有各人缘法，你先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再说。”说罢一挥手。大楼下，一辆警车闪着警灯，正等待着王晓宁。

这一幕张松海无从知道，他还在应付经侦的人。本来他以为中午陪这些人一起吃个饭，利用吃饭的工夫再探探虚实，总能从他们嘴里撬出来些东西，不料这些人民警察一个个都一心扑在工作上，只要求营业部提供几份盒饭即可。他们一边整理电子档材料，一边吃饭讨论，张松海只要过去，他们就停止讨论，开始聊起上海的天气，上海的金融行业，总归都是云彩眼儿里的话来回反复，张松海越听越是心惊，越想越是害怕，他思前想后，还是回到自己办公室给梁鸿宾拨了个电话。

“我现在越来越没底，”张松海紧张地望着房门口，实际上他已经把房间门反锁了，“绝对是来者不善。你跟老华说，这次恐怕是要出点什么事，你让他做好准备。现在跑根本不解决问题，天下虽大，但真要有事，估计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后半辈子他也不可能就这么不要了。咱们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没做，无非是用香港的钱做了把行情，说破天跟我们一样的人多了去了——当然，现在还不到说这话的地步，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多给老华放宽心。”张松海说到这里大概也觉得自己有些语无伦次，又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关键是福鑫的财务账，经侦应该已经去银行查询过资金往来，你千万千万叮嘱老华认真再看一遍财务账，那上面特别刺眼的东西一定不能有。凡事都往香港那边推，我们不知道这些钱是哪里来的，我们正常做股票交易，他们自己找上门来要我们帮忙运作股票，这就是我们的退路跟底线。千万不要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比如再跟关弘毅联系。”说完这些，他又在电话里对梁鸿宾千叮咛万嘱咐，生怕他俩吃不透精神。

其实第一轮检查用的时间并不长，到下午4点多，财务凭证、交易流水跟所有资料的电子档都已经给了经侦。之后警察同志就客气地告

辞，临走时对张松海提了几个要求：（1）履行保密职责；（2）有可能还会要求他们营业部协助调查，希望张松海尽力配合；（3）调查期间，张松海务必要保证随时可以联络。张松海对这几个要求连声答应。

送走了经侦的人，张松海已经累瘫在了桌子边，整整一天的紧张，让人疲乏不堪。原本他今天的心情非常不错，这跟工作无关，他拉开了抽屉，看了一眼躺在抽屉一角的崭新的蓝色离婚证，脸上露出一股无奈的笑容。

他平静了好久，抽了足足有三根香烟，还是拿出手机给谢佳人拨了电话：“是我，他们已经走了。”

谢佳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还算不错：“情况如何？经侦后来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张松海摇着头回答道，“就把材料跟流水单都带走了。我故意卖了个破绽给他们查，把返佣的流水也放在里面，没想到他们根本没有问。不知道是压根儿没看到还是在意的根本不是这个。总归我的感觉很不好，总觉得要出大事情。”

“天要下雨你能如何？”谢佳人的语气稍有平静，“怕出事怕出事最后还是要出事。现在去后悔也无用。华鼎鑫这种风格，出事情是早晚的，我最怕的是你受到牵扯。洗钱可不是个小罪名。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从这个罪名里挣脱出来。华鼎鑫如果仅仅是牵扯到热钱炒股里面，说到底不过是个代客理财的罪名，该罚款罚款，无非是钱的问题。最怕的是拔着萝卜带出泥，跟着华鼎鑫的还有其他事情。”

“其他事情，”张松海苦笑了下，“还能有什么事情？”

“我最担心的是关弘毅是不是钱庄的幕后股东！”谢佳人继续说道，“如果是，那就少不得有大麻烦。因为关弘毅跟你们的联系太多了，你说没有帮他洗钱，那你怎么解释那么多钱从香港陆续过来，然后分散到国内之后又重新汇总到营业部开始证券交易？警察不是傻子，更何况，香港汇通公司，早晚……”

谢佳人说到这里，张松海立刻就反应了过来：“如果关真的涉及洗钱，那汇通一定就危险了，说不定汇通暗中也曾经涉及这样的业务！不行，你马上离开香港。你已经移民美国了，你马上离开香港！那里太危险。”

“我在想要不要回去一次。”谢佳人语气坚定，“你们解释不清的东西，我可以尝试解释清楚……”

“不行！”张松海用少见的不容置疑的语气对谢佳人道，“你不能回来。”他顿了顿，在想用什么词语，“这样，你先离开香港，其实你只要走了，又找不到关弘毅，没有切实的证据，经侦不会拿我们怎么样，说到底不过是代客理财的问题？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再说了，你不在，我们怎么把东西朝香港推都没有顾虑，你一定要好好的。过了这一关，我有个最好的消息要告诉你。”张松海的声音在谢佳人听起来有一股缥缈的味道。

躲不过的墨菲法则



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这便是著名的墨菲法则。

一连几天，经侦这边反倒是又没有了消息。谢佳人已经顺利地从香港到了美国，国内的大部分资金也已经通过香港渠道，陆续出境，此时张松海心里才有些踏实。他没有跟华鼎鑫再有直接的联系，仍然是通过梁鸿宾，把一些重要的信息进行了交换。

华鼎鑫把福鑫公司的财务账本从头翻到了尾，所有的资金流水往来他都逐笔做了一一对应，真正难以解释的就是大批量的香港资金自2005年开始，每年产生了大量的收益分成。按照张松海的思路，对这笔钱他们的解释为这是财务顾问费用。这种操作应该并不违规，纵然违规现在也根本顾忌不到。在他们看来，最理想的情况莫过于地下钱庄倒了，经侦在找地下钱庄的业务口，误伤了他们，但目前看不太像；次优的情况是他们承认代客理财，假如要罚款那就认罚了事，但毕竟大家都是安全的；最差的情况就是被经侦顺藤摸瓜，连热钱来路到二级市场的股票操纵，被人一锅端掉。听梁鸿宾说，华鼎鑫现在极为后悔当初不应该那么直接使用香港的钱，但张松海觉得这都不是重点，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没钱了——地下钱庄出事情的本质原因就是没钱了。

好容易松了两天，王晓宁出事的消息让张松海又紧张了起来。他没有想到看似位置稳固、前途似锦的王晓宁说被拿下就被拿下了，如

此的干净利落不露痕迹。除了他们几个核心人员之外，知道王晓宁出事情的人非常少，高凌也被正式批准逮捕，一时间又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张松海的心重新又揪了起来，而经侦安静得太不寻常了——张松海本能地恐惧起来。

最近这段日子，张松海下班后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总喜欢去那个安乐窝。去喝杯酒，或者听听音乐，偶尔还弹弹吉他。他知道，也许自己现在也属于被监控对象，不过他已经完全不在意不在乎，在他心里，只要谢佳人已经平安离开国内，这些事情，他一个人扛得起来。刚刚弹完一首《绿袖子》，他的手机又响了，接通的瞬间，他望了一眼窗台上的闹钟，6点出头。

“是我。”电话那头是淡淡的谢佳人的声音，“早上醒得早，想着这会儿你应该也不忙了，就给你打个电话。”她的声音懒懒的却又透着不安心的忐忑，“你在做什么？”谢佳人道。“你听，”张松海把自己的手机换成免提，放在窗台上，用手指滑动吉他，一连串清脆流畅的音符立刻就跳跃起来，“我在家呢。下午没什么事情，就偷懒回家了。最近事情多，有些累，早点回来休息下也不错。”

“嗯。”谢佳人静静地听着，“我想回去。”

张松海假装漫不经心，“你回来干什么？事情还没有定论，你来了反而不好办。而且，我通过别人也在打听这个事情，现在看样子应该是没什么。估计是虚惊一场。你就踏实地在外边休息休息。真的不用担心，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你睡觉不踏实的老毛病给勾回来，那就太郁闷了。”张松海随意地开着些小玩笑，尽量让谢佳人不要胡思乱想。

“你觉得能说服我吗？”谢佳人反问了一句，“怎么可能虚惊一场？你为什么把所有的钱都转到了我美国的账户？你为什么把香港那

边的基金和股票都卖了？你为什么……”她在电话里还要说，被张松海打断了。

“那不过是未雨绸缪罢了。你能不能听我的安排啊？”张松海的语气里有一些不容置疑，“你忘记了？我上次跟你说过，你现在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女人，所有主意我来帮你拿，你就乖乖地听我的安排，我让你回来的时候自然已经雨过天晴，现在你回来不客气地说只能添乱。你想想看你能做些什么？你一贯是处理问题的专家，你自己理性地想想，你应该回来吗？”说到这里他又加了一句：“你放心好了，真要让你回来给我探监送饭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你的，真要让你给我收尸……”说完这话，他空洞地哈哈笑了两声，显得如此没心没肺。

“不许开这样的玩笑！”谢佳人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答应我，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我要你答应我！”

“放弃什么？”张松海笑着问道，脸上都是苦涩。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也知道你知道。”谢佳人叹了口气，“我会等你，哪怕我的心再乱，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没事。”说到这里，她又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上次曾经听你说过的，墨西哥的边上有个小岛，就是那个芝华塔尼欧，我会在那里等你，等你来度假也好，来放松也好，来看看我也好。”

张松海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跟谢佳人喃喃细语，他不再提那些糟心的事情，转而问起了谢佳人在美国的起居，说了一会儿高兴的话题，两人的情绪也渐渐走了出来。“哎呀，我的手机马上就没有电了。”张松海笑着道，“你等我换块电池板。”

“不要了，”谢佳人道，“手机时间长了头痛的。”

“没关系，我一直用免提，离得远了。”

“那也不要了。”谢佳人坚持道，“你还没吃饭呢吧，赶快把肚子填饱吧。我也要起床吃早饭了。记住我的话。”停了几秒，她又强调道，“记住我的话。”

“嗯，”张松海轻轻地答应道。

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这便是著名的墨菲法则。距离经侦来调取资料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张松海、华鼎鑫他们已经完全地懈怠了，甚至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变故却就在此刻发生。梁鸿宾打电话给张松海，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华鼎鑫被抓。就在10分钟前，就在我眼前！”

原本的所有猜测全部都被推翻，所谓的钱庄倒闭他们被误伤也是十分可笑的一厢情愿。目标就是华鼎鑫，目标就是洗钱，目标就是犯罪嫌疑人，目标或者还有市场操纵，或者还有其他，但第一步，经侦的行动迅速而准确：抓捕华鼎鑫。

张松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必须要从头理一理，到底他们打过多少个擦边球。他想来想去，唯一能跟华鼎鑫扯上犯罪关系的只有关弘毅，还有就是在市场内肆无忌惮地坐庄——假如这也算罪名的话。“我们怎么办？”梁鸿宾在电话那头也慌了神。

“你先避一避吧。”张松海随即就做出了判断，“虽然你没什么可担心的，不过避一避也好，谁知道老华到底牵扯到了什么。我感觉还是关弘毅那边的问题大，老华这种操纵市场的例子，多少年不查一个，就算查到了，顶破天就是罚款了事。这次真的是遇到大麻烦了。”

“那你呢？”梁鸿宾问道，“要不你也避一避吧。总归前些日子都收拾整理得差不多了。其实我真不怕什么，毕竟我顶多算是老华的业务伙伴。两家公司账都不在一起，你是不是怕你走了家里什么的没有人照应？”梁鸿宾确实不太担心自己，毕竟那许多的弯弯绕他参与得都不深，跟关弘毅的交情也一般，他反倒十分担心张松海，因为他跟华鼎鑫一样，都不知道张松海跟关弘毅到底关联有多深。

“恐怕已经晚了。”张松海摇摇头，不过梁鸿宾看不到，“恐怕已经晚了。我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关弘毅不管出什么事情，总归株连不到我身上，连老华我也敢担保，他能有什么事情？不就是借了香港一笔钱么？至于用那些委托理财的钱来炒股票，我们怎么保证它们的来路伟大光明正确？”说完张松海自失地一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会儿我再去想怎么抽身已经迟了。”刚说到这里，就听到有人敲门，“你就去避一避吧。我这边有人来了。”说完就匆忙中挂断了电话。

进来的人前几天刚来过，上海经侦的警察，仍然是一身便装，态度十分客气地对张松海道：“有些事情需要麻烦你做个配合。”张松海压抑不住内心的紧张，无论说得如何客气，是配合也好，问询而已，甚至说得难听点提审也罢，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你已经被控制了。见张松海有些紧张失神，警察又笑了笑道：“别紧张，就是简单的一些问话，主要是关于上次我们来查的那个福鑫投资的事情。还有两个同事一会儿就到。”说完不由分说坐了下来，打开了记录本。

张松海看了一下手表，抬头道：“我们去旁边会议室吧。”坐定之后，张松海帮忙倒水，递烟，接着就是枯坐着等人，也就三五分钟的样子，来人接了个电话，正主到了。

“又见面了，上次见面还是因为你们这儿那个赵爱国的事情吧。”中年警官笑着道，“不过我们不兴说很高兴再见面。”张松海听了这话也难得抿着嘴动了下，“你不要紧张，我们这次来就是问几

个问题，你也是聪明人，该配合我们的时候好好配合，后边我们的工作才好开展，你说是不是？”见张松海一直不说话，他就又道，“那我们就开始吧？”张松海仍旧没有说话，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华鼎鑫？”中年警官问道。

“很早，恐怕都有快10年了吧，他一直是营业部的客户。”张松海故作镇静地回答道，“后来越做越大。他是营业部成交量数一数二的客户，我是营业部老总，所以关系一直不错，走得也近。”张松海看到年轻些的那个警察一直在不停地记录。

“福鑫投资在你们营业部一直只从事证券买卖业务么？”中年警官问道，“我是说比如一些配资啊、拆借啊什么的，做吗？”

“我印象里应该没有做过。”张松海愣了一下，回忆道，“当然也可能是我不知道，不过以我对福鑫的了解，应该没有做过。说真的，华鼎鑫这个人，你要说胆子大，敢在股票里翻天覆地我相信，但是搞些违法犯罪的事情我真的不信。”

“看来张总已经知道华鼎鑫被抓了。”中年警官淡淡地道，这话既不是问话也不需要回答，“你跟华鼎鑫有什么资金往来吗？”

“个人上没有。”张松海淡淡地道，“不过因为他是营业部的大客户，有些来往应酬总是难免的。哦，因为是机构客户，每个月是有返佣的。这个以前一直都给，只是从今年账户清理结束之后，这块儿不给了。这个我们公司内部都有审批制度，而且返佣数目多少都是有账可依的。”张松海越说心里越平静，他觉得就这样一锤子把这难熬的气氛打碎了也挺好，省得自己天天担惊受怕。

“你认识关弘毅吗？”中年警官盯着张松海的眼睛。

“认识。”张松海迅速地回答道，他知道这种问题是绝对不能否认的，“他是香港人，后来我把他也介绍给了华鼎鑫。”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中年警官追问道。

“别人介绍认识的。”张松海回答得很简短。

“你对关弘毅了解么？”

“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是香港人，一直做投资。后来他就开始跟华鼎鑫一起搞证券投资。”张松海一句多余的话不敢说。

“你最后一次见关弘毅是什么时候？”中年警官一直紧盯着张松海。

“应该是几个月前吧。”张松海努力地回忆着，“有些日子没见了。”

“关弘毅跟华鼎鑫之间的业务往来，你知道多少？”中年警官问的问题都离张松海的想象很远，但他知道稍微回答得不谨慎，就会带来不少麻烦。

“我知道他们一直在谈投资A股的事情。”张松海这句话并没有撒谎。

“嗯，你知道汇通公司吗？”中年警官又问道。

“不知道。”张松海努力让自己的表情和身体平静自然，心里已经涌起了极大的恐惧。

“但是你们开户的机构户里，应该有一个户名叫上海汇通的账户。”中年警官沉静地问道，“福鑫还跟这个户头有转账往来。”张松海当然知道这个上海汇通的户头，这个户就是用来做资金周转的，

跟福鑫有转账往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张松海不可能也不敢故意隐瞒一笔福鑫的转账流水不给经侦。

“您知道，我这边客户太多了，上海汇通这个机构户我一时都想不起来。”张松海假装轻松地道，“您这么一说我有些印象，上海汇通的这个户好像还是华鼎鑫带着人来开的。”

“没关系，只要想得起来就行。”中年警官一脸的和气，“你们还跟华鼎鑫和关弘毅有其他业务上的往来吗？”

张松海一直在等警察问这个问题，他不知道他们那个新一代管理型私募到底应不应该跟警察说，“我们营业部跟他们除了证券业务之外没有其他的业务往来了。”他挺会找缝隙给自己留余地。

“嗯，基本上就没什么了。”中年警官问完话之后就笑着道，“反正你也在上海，我们有需要随时都会再来找你，还是要感谢你的配合。”

“哦，我如果要出差之类的话……”张松海假装不在意地问了一句。

中年警官用力地盯着张松海，似乎要吃透他这句话说得到底有没有深意：“如果你要离开上海，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就算是对我们工作的配合与帮助吧。”他毕竟还是选了个更加温和的说法。张松海点点头。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中年警官笑着说道，“刚才提到赵爱国，他在广东落网了，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路上。逃了四年，终究还是跑不掉。”说完笑了笑。张松海心头一震，他知道警察跟自己说这些话的意思，一方面是旁敲侧击，万一自己跟赵爱国还有瓜葛难免

会露出一些马脚；另一方面，纵然自己跟赵爱国一点瓜葛没有，这番言语也是在警告自己天下虽大，纵然能跑四年，总也跑不掉。

“您放心。”张松海摇头道，“我可不会跑。”他没有撒谎，他真的不准备跑。现在这种情形，到底什么原因他有些明白有些糊涂，明白的是关弘毅的问题比较严重，华鼎鑫多数是因为跟关弘毅来往较多被抓了；糊涂的是找他谈话是为了什么？他跟关弘毅除了汇通公司的瓜葛，其余的交集几乎没有。

而他真正担心的是谢佳人。一旦警察的目标是关弘毅，谢佳人是最危险的。因为所有跟关弘毅有最密切资金往来的人是谢佳人。张松海十分庆幸很早就让谢佳人办理了移民手续，而且现在的谢佳人就在国外。他不禁重复了那句在黄山顶的承诺：“我永远不会让你受到伤害，永远不会。”

击中



所谓的机灵，所谓的聪明，所谓的百科全书，在面临必须要回答问题的窘境之时，都不值一提。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张松海和梁鸿宾还在为华鼎鑫被抓着急忙慌，不断拉关系打探消息的工夫，第二轮风暴又来了。

上次是在张松海的营业部，这次是在经侦总队。彼此都是熟人，无须再次客套，只不过是场景从张松海熟悉的营业部变成了警官们熟悉的问询室。望着周围冷冰冰的墙壁，空荡荡的房间，张松海从心底泛出一股凉意，他知道，这一定是因为警察又发现了什么关键的问题，所以才把自己叫到这里来“配合”。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张总，”中年警官笑着说道，很和气地递过来一支烟，“别嫌不好抽。今天麻烦你过来主要是几个事情，想跟你核实一下。我相信咱们都是老熟人，也不用多客套，这里面有不少利害关系，这也不用我来跟你讲，总归一句话，希望你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行不行？”

“嗯，墙上写的有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张松海摸出打火机把香烟点着，“只要是私事上的，我肯定尽量配合，不过要是关于公司业务方面，有些东西我也不能随便乱说，毕竟每个公司都有制度，可能还是需要请示一下领导……”

“这个你放心，”中年警官截断了张松海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让你为难。”说完就对旁边的年轻警官略一点头道：“开始吧。”只见年轻警官打开录音设备，一时间整个房间静寂无声，只有电流吱吱吱的声音。

“你认识华鼎鑫跟关弘毅多久了？”中年警官认真地问道。

“具体时间记不太清楚，华鼎鑫很早，应该在我做交易部经理的时候就认识，”张松海努力地说道，这个问题他一直都没有认真想过，“应该是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吧。至于关弘毅，”认识关弘毅的日子张松海都背得出来，“是在2004年10月底。”说完他又假装好奇地问道：“这个问题问了很多次了，今天不会都是这样的问题吧？”

中年警官笑了笑，没有说什么，看了一眼旁边的年轻警官，停了一下，继续问道：“能说说是怎么认识的吗？比如，在哪里？谁介绍的？”他目光灼灼，像是盯着猎物的猎人。

张松海心头一紧，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问题针对的目标他一望可知，他快速地回答道：“跟华鼎鑫认识是因为他来开户，具体情形我记不清楚了，就在营业部，当时他来办理业务，我当时是交易部经理，这种机构客户都是我接待，所以就认识了。至于关弘毅，是一位朋友引荐介绍给我的。见面是在香港，后来他又专程来了上海一次，而后就越来越熟悉。”说完他就抿抿嘴，不再说话。

“请问那位朋友是谁？”中年警察等了半天，他以为张松海总要说出那个朋友的名字，但还是失望了。

“她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张松海脱口而出，旋即发现自己说错了话，“我是说我的朋友跟华鼎鑫还有关弘毅有牵连吗？”

中年警官摇了摇头，似乎在说：“你看你看，还是被我抓到了什么。”然后等了有几秒钟，终于说出了那个张松海最怕在这里听到的名字：“是不是谢佳人介绍你们认识的？”

张松海死死地盯着中年警官，默不作声，他确实不知道如何回答，无论否认还是承认他都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直到此刻，他才发现所谓的机灵，所谓的聪明，所谓的百科全书，在面临必须要回答问题的窘境之时，都是那么不值一提。他宁可去面对100个骗子也不愿意面对眼前这一个警察，因为面对骗子他可以跑，他可以躲避，但现在他只能无奈地面对。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中年警官淡淡地说道，询问之初的那种友善和礼貌已经荡然无存，“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回答得如此艰难。”

“我只是不明白这跟华鼎鑫和关弘毅有什么关系。”张松海摇摇头，但嘴里还是一点没有放松，“我不觉得这种问题有什么可问的。”

“这只不过是个最普通的问题罢了，”中年警官冷冷地道，“毕竟，我问的不是你跟谢佳人是什么关系。”说到这里，旁边正在记录的年轻警官也抬头看了张松海一眼。“我想，你还是正面回答比较有利。”中年警官又强调了一句。

“你到底想要知道些什么？”张松海心头有着显而易见的烦躁，他大声地问道，“你们来来去去就是这些问题，认识多久了，怎么认识的，现在又要问我跟旁人到底什么关系，我认为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他就差大声喊出来，你们应该问我跟华鼎鑫怎么一起坐庄的，跟关弘毅怎么一起把香港的钱倒腾到国内然后盈利一大片之后又输送回香港的。

“是不是浪费时间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事实会告诉我们答案。”中年警官摇头说道，“既然你觉得是在浪费时间，那我不妨问得直接一点。”他在这个关节口停住，用犀利的眼神盯着张松海：“是不是谢佳人介绍你跟关弘毅认识的？”看张松海不说话，他停了两秒钟又抛出第二个问题：“2004年10月末，你曾经跟谢佳人一起从深圳进入香港并且一起从香港返回深圳，请问是不是就是那时跟关弘毅认识的？”张松海继续保持沉默，中年警官叹了口气，又问了第三个问题：“香港汇通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京群岛，但关弘毅一直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包括一些资金拆借——当然有跟上海福鑫往来的，你是不是汇通公司的股东之一？或者说谢佳人是股东之一？”张松海的内心已经开始翻江倒海，他强忍住想要大声喊“不”的冲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香港汇通作为一个资金平台公司，涉及多项业务领域，”中年警官这时候像是在自言自语，但他知道，张松海肯定在认真地听，“其中包括资金拆借、资产管理、代客理财，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但实际上，在暗中，汇通公司还参与了地下钱庄的洗钱业务，关弘毅本人，就是广东地下钱庄的直接股东！”张松海的内心已经像快煮沸的水，不停地翻滚，他张着口不知道该如何说，这个消息太震惊了，这也解答了他的迷惑：为什么警察对关弘毅追得这么紧，为什么经侦对福鑫一次转账就要查询如此长的时间。

“地下钱庄，很多人以为他们仅仅是地下钱庄，顶多干点非法结汇的事情。实际上不单单如此，地下钱庄涉及许多你永远也想不到的领域。他们开暗盘赌博，他们给黑社会洗钱，他们帮人偷渡，他们给毒品交易提供资金，所以他们被我们端掉了。”中年警官的自言自语还在继续，“所以我想不通，为什么你这样的人，谢佳人这样的人，会跟关弘毅有交集。”中年警官说到这里，充满怜悯地看了张松海一眼，“我知道你跟华鼎鑫之间远不只你说的经理跟客户之间的关系，我知道你跟关弘毅之间也远不只朋友介绍的关系，更知道你跟谢佳人

之间远不只上下级的关系，但这些我都不关心，我最关心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参与关弘毅的那些事情，有没有参与地下钱庄涉及的那些违法犯罪的事实？”

张松海反而越听越平静，他沉默着整理着思绪，艰难地回答道：“你说的关于关弘毅的这些事情，我真的一概不知。而且，我担保，谢佳人也是不知道的。我跟关弘毅的来往仅限于正常的朋友交往，人情往来我承认，但你刚才说的，他涉及的那些事情，我听也没有听说过，我相信，华鼎鑫应该也没听说过。”

“是吗？”中年警官的眼里流露出一丝失望，“看来，你真的是很难取信于人啊。”他从桌上的香烟盒里又拿出一根香烟，这次没有让给张松海抽，自己点着了，站起身在屋里踱来踱去，良久又道，“你说你跟华鼎鑫是普通的经理和客户的关系，那我问你，你怎么解释在2005年春节前夕，华鼎鑫曾经向你的银行账户卡内打款20万？这是一笔什么钱？”见张松海不出声，中年警官又道，“是不是你帮忙协助华鼎鑫和关弘毅通过证券市场洗钱的报酬？”

“绝对不是，”张松海一回神就想起来那笔钱的问题，“那时候华鼎鑫跟关弘毅不过刚刚见面而已，怎么会帮他洗钱？”

“那你又如何解释呢？”中年警官笑眯眯地问道，“华鼎鑫为什么给你打款？你千万别说是他借你的，要知道我可以找他求证。你不肯说的，未必他也不肯说。”

“哈，”张松海假笑道，“你随意去问他，这笔钱我确实不记得了，不是他借我，也许是我借他的呢？我觉得你们这些胡乱的猜测根本没有意义，当务之急是抓到关弘毅，那样不是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就跟当初让我们先抓到赵爱国一样？”中年警官笑着反问道，“你是个聪明人，真的。我们调查过，谢佳人早已经办理了移民手续，就在最近刚刚成功移民美国拿到美国绿卡，而且人也不在国内，甚至在关弘毅失踪后也随即离开了香港。在你名下，除了一些现金账户里有部分现金之外，你其实也一无所有。一个半月前你跟太太离婚，所有的房产都给了对方，银行账户里的现金只有区区不到5万，跟你的职务和薪水完全不匹配，跟你的消费能力也完全不匹配。你开着200万的车，带着40万的表，做了这么多年的营业部老总名下没有多少资产，这些你都无法解释。”

“不光如此，你还有非常多的现象无法解释：你能解释下为什么经常去南浦大桥旁的那套公寓么？就是楼上楼下的小复式，而房子的产权是谢佳人的；你能解释你跟华鼎鑫、梁鸿宾、王晓宁、关弘毅一起发起的那个新时代1号的私募基金吗？没错，你们已经结束了这个基金的运作，但相关的原始凭证信托公司还是有的，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而你的这些钱都是自2005年开始，每年末进入你的银行账号，多的以千万级别计。”中年警官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光你，还有谢佳人。这个人充满了神秘，她在大连拥有整个一个楼栋的房产，在上海有一套复式和一套2000年初的三室两厅，而你是她的看房人，她长期来往于香港和内地之间，她到底在做什么？她的财富又是哪里来的？她曾经注销的银行卡显示，她的财富也来自于2005年之后，请问，我们应该怎样联想？”

“你不妨认为是我给了她不少钱，”张松海轻蔑地摇摇头，“当然，你也会问我，我的钱哪里来的。我把钱给朋友打理，他帮我挣的，不信你问华鼎鑫，看我有没有说谎？我连从业人员炒股的准则都没有违背！”

“没用的，张总，”中年警官叹气道，“没用的。你的狡辩恐怕连你自己都不信。刚才我那些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可以统一回答：你跟

谢佳人，参与了关弘毅的所谓生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跟谢佳人都是香港汇通公司的股东，而你们通过汇通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洗钱犯罪，华鼎鑫只不过是你们用来在证券方面进行操作的一个马前卒，真正的核心就是你、谢佳人还有关弘毅。”

中年警官说到这里，早已停住了踱来踱去的脚步，他紧盯着张松海的表情，想从他身上发现蛛丝马迹，不过他有些失望了，张松海一脸淡然，整个人泛出一股平静的感觉，只是手紧紧握住打火机，手背上的青筋暴露出他并不真的平静。中年警官又道：“你可以不承认，但请你解释，你可以用事实来说服我，我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不过问题在你。你刚才说得对，我们应该抓到关弘毅，问题是现在没有抓到，你和谢佳人却很有嫌疑，而你，目前说服不了我，也洗刷不了身上的嫌疑。不对吗？”

“但你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张松海说道，“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这不是法律，你没有证据。”

“我们会有的。”中年警官快速地回答，“华鼎鑫可能知道的并不多，但别忘了，还有谢佳人呢。”他看着张松海，又重复了一遍，“还有谢佳人呢。只要你在国内，她总会回来的。难道不是吗？女人有时候就跟飞蛾一般，就算明知是火，也要扑上去的。”

张松海绝望地嘶哑着道：“她什么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

“看来汇通公司幕后的股东是谢佳人跟关弘毅，而没有你。”中年警官的推理丝丝入扣，“不然你不会这么紧张她。坦白地说吧，谢佳人在这件事上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想你不说，你身边的人应该也都能有所感觉，毕竟你跟她共同的朋友应该有不少，包括同事。哦，甚至华鼎鑫也应该认识她，她毕竟也曾经是你的老领导。”

“你很无聊。”张松海干脆闭上了眼睛，摸着打火机他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倔强而熟悉的影子，一股淡淡的温暖袭遍全身。

“我不懂你在维护什么，”中年警官又点燃了一根烟，他真的不理解，“你想想你，不觉得可惜吗？你在这里接受我们的盘问，别人犯下了比你严重得多的罪，却可以在国外逍遥自在。你到底在维护什么呢？好，退一万步说，谢佳人确实没有罪，她确实也不知情关弘毅到底干了些什么，但你要帮她证明清白，总要先把事实告诉给我们听，不然你想怎么帮她？我搞不懂你们这些干股票的，在你们的眼里，所谓的金钱数字应该才是你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本质吧？”

“够了，你根本不懂。”张松海冷喝一声，睁开了眼睛，“如果你觉得你有足够的证据，那就逮捕我，如果没有，我想问你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了。”

“你随时都可以回去，只要保证我们需要的时候你随时过来就行。”中年警官看着张松海道，“你说得对，我们并没有逮捕你的足够证据，所以你现在还是陆家嘴营业部的老总，但也许明天就不是，因为我们可能随时掌握新的证据，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想想，时间不等人，警察不是笨蛋，所有的犯罪分子都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别人发现不了，其实不是。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

说到这里，中年警官迎着张松海走过来，“那边有我们今天谈话的笔录资料，希望你仔细看一下，签个字。你就可以走了。我希望你能回去好好想想，真的。有时候这跟做股票一样。我记得你们做股票有个术语叫止损，对不对？”

张松海失神地走到桌子旁边，虽然他的眼睛盯着谈话记录，但实际上一个字也没看进去，他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一个个令人崩溃的烦

恼，也许有一分钟，他拿起笔刷刷地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叹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外套，朝门口走去。

“张总的字真漂亮。”中年警官在他身后说道，“多想想我刚才说的话。”张松海停顿了一下，旋即大踏步地走出了房间。

无路可走



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记得当初你说，人生本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得与失不过永远处在不断转化和平衡的过程中，昨天得不到，不代表今天不会拥有，更不意味着明天会失去。

张松海已经走到了绝境。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死结，如果他把所有的事实都跟警察讲清楚，等待他的除了法律的惩罚，还有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因为谢佳人一定会被牵扯进来。警察不会相信他跟谢佳人在跟关弘毅的交往中纯洁得像个大白兔，所以最终的结局一定是他自己身陷囹圄，谢佳人恐怕也难逃一劫。他太了解谢佳人了，那个爬上黄山绝顶的身影告诉所有人，在她心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但如果就这么扛下去呢？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扛多久，更关键的是，他不知道谢佳人还能等多久。张松海最怕的就是谢佳人回国，尤其是为了自己回国，这在他看来不亚于自投罗网。华鼎鑫已经被抓了好几天，也许他已经把他们这几年资金运作的内容都告诉了警察，甚至，会捕风捉影地连带着他对张松海跟关弘毅关系的猜测，这只会更加印证警察之前的判断：在地下钱庄这个环节，张松海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包括谢佳人。

他独自一人坐在南面的小圆桌旁，望着飘窗边的吉他，那是他摸熟了的东西，但今天一点拿起来的兴致也没有。桌上的烟灰缸里散落着三两个烟头，他几乎从来不在这套房子里抽烟，因为谢佳人总是说

这房子有一股子熟悉的味道，他不想把烟味加进来。他摆弄着打火机，这支打火机也是谢佳人送给他的，其实现在的张松海，从头到脚，从生活用品到服饰用包，基本上都是谢佳人一手包办。

“无法可想，”他沉思了好长一段时间，“无法可想。”他喃喃自语地摇摇头。望着窗外的灯火，墙角里仿佛还有谢佳人的影子在飘，他顺手拿起窗台边的一瓶红酒，这是他跟谢佳人最喜欢喝的口味，倒了满满一杯，一口就灌了进去。因为没有醒过，这杯酒喝起来同往日口味截然不同，以往那种清纯中略有些甘甜的感觉消失无踪，只有一股涩涩的略有些苦的味道。他把酒杯放在桌子上，半躺在椅子里，望着窗外的天空，什么也不想想，什么也不想做。

他闭上了眼睛，红酒逐渐起了作用，微醺的神经似乎在不断地摇晃，屋子也跟着跳动起来。耳边似乎传来了熟悉的拉丁鼓点，伴着欢快的乐曲，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优美地旋转，摇摆。他安静地享受着自己的幻觉，周围的空气寂静得可怕，但他的脸上流露出满足的微笑。

也许是一曲终了，他又睁开眼睛，梦幻跟现实的回归让他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继续倒上一杯酒，喝一口，站起身走到窗台边，拿起吉他，顺手两声，《绿袖子》的节奏悄然响起。这首古老的英国民谣，自始至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哀伤，他声音低沉，轻轻地唱着：

Alas my love, you do me wrong

To cast me off discourteously

I have loved you all so long

Delighting in your company

Greensleeves was all my joy

Greensleeves was my delight

Greensleeves was my heart of gold

And who but my Lady Greensleeves

I have been ready at your hand

To grant whatever you would crave

I have both waged life and land

Your love and good will for to have

Thou couldst desire no earthly thing

But still thou hadst it readily

Thy music still to play and sing

And yet thou wouldst not love me

Greensleeves now farewell adieu

God I pray to prosper thee

For I am still thy lover true

Come once again and love me

随着吉他声渐渐终止，张松海停住了动作，映着昏黄的灯光，他泪流满面。

有人说宿醉是最痛苦的事情，唯一的治疗药方是继续喝醉。张松海没有采用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清晨的阳光洒在他脸上的时候，他已经醒了过来。整个晚上他都窝在椅子里，这会儿阳光洒满了屋子他也不想起身，只是呆呆地望着。夏日的早晨来得十分早，他更没有看时间的需求，就这样慵懒地一直半躺着，又是大半个钟头过去。

接下来他起身上楼，放了满满一桶水，把自己深深地浸在水中，大口地喘着气，从昨天到今天，他已经足足有24小时没有吃任何东

西，可也并不觉得饿，甚至都没想到过要吃。洗完澡，他安静地换上谢佳人送给他的衬衫，戴上最喜欢的领带，用平时最喜欢的刮胡刀把一夜疯长的胡子刮干净，顺手还修了修鬓角。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他满意地点点头，有些不舍地环顾着浴室，眼睛发红。

他把车钥匙放在餐桌旁的电烤箱上，旁边就是相框，谢佳人甜蜜的笑容仿佛在望着他，他把相框拿在手上，深深地吻了上去，良久，才又放下来，换上鞋子准备出门。

站在门外，望着房间里熟悉的一切，张松海无论如何都不忍心把门关上，因为他知道，这应该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这里，最后一次用心感悟这里。

门被轻轻地带上，钥匙在锁眼里静静地旋转，张松海把钥匙拔出，放在自己随身的小包里。以往连贯的动作今天做起来是那么的吃力，他甚至连一丝的力气也没有，只想安静地找个没有人的角落，什么也不做。

喊了辆出租车到了营业部，他径直地走到了办公室，旁人还在有条不紊地工作，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不时有送外卖的人从外面走进来，整个营业部39楼大厅一股饭菜的香味，他无动于衷。办公室的空调早已被清洁工打开，温度是张松海平时最喜欢的22摄氏度，他打开电脑，安静地看着开机画面划过，点开自己的电子邮箱，开始给谢佳人写信。

“亲爱的爱人，”他找了个最俗的称呼，“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在我们的家想了好久，那里有太多的不舍，但我还是舍了。”起初的几行字他写得语无伦次。“人世间有很多幸福，这些年我们都一起经历了，有两两相知的喜悦，有真心相爱的心有灵犀，有知恩图报的感恩，也有财富带来的满足感，这许多许多，都是你带给我的。”写着写着，他的文字逐渐地流畅起来。“在我的心

里，时常会问自己，你到底是什么，每次答案都不一样，因为每次你给我的感觉都不一样。某些方面，你是个导师；某些方面，你是个知己；某些方面，你是个爱人；某些方面，你比亲人还要亲。

不舍得，昨天一晚上，当我决定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不断地想到这三个字。还记得当初咱们一起看过的一个故事？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记得当初你说，人生本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得与失不过永远处在不断转化和平衡的过程中，昨天得不到，不代表今天不会拥有，更不意味着明天会失去。所以你跟我说，要珍惜眼前，要抓住现在，才是幸福真正的含义。所以你给了我那许多许多曾经的‘得不到’。而现在，我却要想着与那些‘得不到’说再见，给你这些‘已失去’，我自己想想，都觉得残忍和痛苦。

无法可想，也不愿去想。也许我是个懦夫，我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我知道，在你我之间真正的勇敢者，仍然是你而不是我。因为我没有了继续的勇气，却要求你，快乐地开心地倔强地活着，这或许是一种更大的不负责任。可是，我真的无法可想。

就在做决定的一瞬间，我想起了很多画面，那些画面都是我永远慰藉自己的幸福。太平山顶，黄山温泉，温馨的小窝，大连的海滩，这些画面我会永远记得，我恨不得时间永远定格在那一刻，那时的我们，开心快乐，没有任何的忧愁和烦恼。传说奈何桥边有个孟婆，看到人来就要灌一口孟婆汤，我不喝，宁可再死一次也不喝。”

“不用回来，也不能回来，”张松海满脸都是泪水，他打字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知道你，你也明白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所以你一定会让我放心。上次你说你一定会等我，等我一起在阳光明媚的海岛上陪着你晒太阳，我还没有食言，我一定会去，但你一定要记得等我。永远爱你的海。”

他写完了邮件，点了发送，看着邮件发送成功。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站起身，把门反锁上，推开自己屋子里的窗户。整个39楼的玻璃都是封闭的，除了两个房间，一个是这个房间，还有一个是电工用的设备房。他站在窗边，把窗子推开，纵然可以开，也仅仅能开一个缝隙。

热腾腾的风瞬间就吹满了整个房间，张松海本能地后退了一步，旋即又站稳了脚跟。他一直有恐高心理，据说是来自于内心的极度不安全感。他扶着窗户框，轻轻地喘着气。转身望了一眼熟悉的办公室，决绝地走上了窗台，几乎没有停留，直接坠了下去。就在身体脱出的那一瞬间，他闭上了眼睛，往事像闪电一般划过脑海，他心底呼喊着谢佳人的名字，急速地坠落，宛如天空的流星。

墨西哥弯的沙滩宾馆，谢佳人的眼睛盯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大海，海天之间的分际线是一条若隐若无的淡淡的白。笔记本电脑打开着，张松海最后的那封信就在显示器的正中央，谢佳人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她无力地望着远方，张着口，想哭，却没有声音，只有最深沉的悲痛。泪水，潸然而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谢佳人停止了哭泣。“现在，你只是我的了。”她望着周围，带着泪水笑道，“我知道你现在只是我的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我会在这里，守着芝华塔尼欧，等我的海。”

椰林树影之中，太阳光斜斜地照过来，和着热带的风，一股潮湿的温暖，谢佳人捂着脸，失声痛哭。

一切尽在轮回



所谓悲哀，不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而是一些莫不相干的人冷漠地谈论着某具尸体，以最恶毒的想象力去揣测背后所谓的阴谋。

这世上少了谁都一样，太阳依旧照常升起。

营业部在经历了王志和张松海的事情之后，随着新来的老总逐渐开展业务，一切又都逐渐回到了正常轨道。只不过老面孔基本消失，老员工只剩李硕、许萍和小朱，其余的那些营销员工，基本各自分散，各奔前程。

王佳的结局出乎所有人意料，不管如何，在别人眼里，她同张松海和王志事件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深的联系，顶天算是张松海某些业务的知情人。以封建军的稳健和国有公司的厚道，不太可能解聘王佳，但王佳主动离职，理由是做得太累，不想有那么多压力。公司和新任老总都竭力地挽留她，但还是被她强硬地拒绝了。只有小朱和许萍隐隐约约地觉得王佳的出走跟赵爱国的最终落网有关，但她们又极不愿意把王佳的名字跟赵爱国联系在一起。

赵爱国的结局从他逃跑的那一刻起几乎就是注定的。所有的人只能在报纸上读到这个名字，没人再见过他。据说他已经整容了，据说他已经又一次娶妻生子，据说他还经常往返于国内和国外，甚至经常回上海看儿子，据说据说……有太多的据说，有些很传奇，有些很离奇，有些很让人惊奇。只是流浪多年他终究还是放心不下儿子，最后

在国内落网。数罪并罚，他被判了无期徒刑。让人对人性还算欣慰的是，赵爱国确实承认自己诈骗了联兴工贸和于丽文，至于赔偿，赵爱国虽然有很多钱，但是他之前卷走的钱更多，一时半会儿还谈不到赔偿的具体数额上。

大概是觉得原先的办公地址给人的想象太过丰富，2008年末，营业部做出了搬迁的重要决定。其实已经无所谓搬迁还是不搬迁，原来的一拨老客户，基本上已经四散而走，杨文兴和周东明早已经变成半退休状态，干脆转成了网上交易，平时有新股就做做，偶尔小玩玩股票也是浅尝辄止。李国威回了大连，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在上海混了这么些年，他们家老爷子终于同意让这个小儿子跟儿媳妇进门。据说李国威走的时候还热情地邀请小朱去大连玩，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邀请朋友到自己家小聚，不算勾三搭四。大家还都笑称李国威终于不犯浑了，成熟了，只是小朱跟许萍望着李国威走出营业部的时候，两人对视，才又从对方的眼中读出一丝感慨和不舍——那些美好的日子应该一去不复返了吧？

凌峻峰还是职业股民，只不过从大厅换到了网上。高凌出事的消息他直到很久之后才听说。生活还要继续，跟往日挥别不仅仅是忏悔的专利，也是感慨的最终归宿。凌峻峰曾经想去看高凌的审判，但终究还是没去。王晓宁被判了20年，高凌判了7年。据说在判决现场他俩都选择了不上诉，不知道这是一种对过往的忏悔还是对现实的认命。

张松海的奋力一跃，间接地救了华鼎鑫。由于本身证据不足，警方无法认定华鼎鑫确实参与了关弘毅的非法洗钱活动，能够认定的犯罪行为只有违规代客理财（没有造成后果）和市场操纵，所以对华鼎鑫的处理就是罚款和市场禁入，外加有期徒刑三年。由于他认罪态度较好，缴纳罚款积极，最终的结果是三年徒刑外加三年缓刑，等于是在监外服刑了。

梁鸿宾的情况是最好的，由于本身参与业务就少，跟关弘毅虽说认识，但除了一些代客理财往来之外毫无交集，所以根本上说就不受影响。按照常人的思路，他应该股照炒，钱照挣才是，但一夜之间，他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关闭了自己的公司，平日在上海也深居简出，除了几个特别近的朋友之外很少有人能见到他。用他身边人的说法，他已经彻底地看透了这个市场，也看透了这个世界。据说黑道上有人出1000万买关弘毅的人头，很多人猜测这1000万是梁鸿宾出的，不过从来没有人找他求证过，而他也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说到关弘毅，他至今还没有被抓捕归案，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哪天，会传来他被抓的消息。比较奇怪的是华鼎鑫对关弘毅的态度，按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华鼎鑫应该对关弘毅恨之入骨才是，但提起关弘毅，华鼎鑫的恨意远远没有感慨多，不过是各自挣扎挣命的手段罢了，谁又不是呢？

张松海的死是最让人乐于讨论的。所谓悲哀，不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而是一些莫不相干的人冷漠地谈论着某具尸体，以最恶毒的想象力去揣测背后所谓的阴谋。有人说他手眼通天，知道的事情太多，被人灭口从39楼推了下去，甚至还绘声绘色地说营业部搬迁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卷视频录像带至今没有找到；还有人说他当初是在楼上接到上层大人物的电话通知说警察随后就到，让他自己解决，只有如此才能保护更多的人；还有人说他是全上海最大的热钱贩子，上海的地下酒吧一般的摇头丸的资金垫付都来自张松海在股市里挣的钱。这些流言虚无缥缈，让人作呕，但又无法拒绝，无法消灭。

刘胜元彻底地告别了股票，王志出事之后，他就把所有的股票清仓，把股东账户都注销了。有些人认为他做得很绝，看着自己准女婿欠钱也一毛不拔，竟然连股东账户都注销，真是当代的周扒皮和葛朗台，他也懒得解释。对于股票，他有着说不清的感觉。在股市，他依

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挣到了不少钱。但在股市，又有多少有前途的年轻人，像王志一样迷失了方向，而失去了最美好的东西。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吴光明也退出了股市，这在营业部的老股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大家原本开玩笑说吴光明将来死的时候也会把股东卡一起烧掉，准备在地狱也天天看大盘的人说戒股就戒股了？只有吴光明自己清楚，自己真不是在股市里挣钱的材料，刘胜元说的都是真知灼见：执碗要龙吐珠，下筷要凤点头，吃饭八成饱，吃不完自己带走，做人做事与吃饭一样，姿势要漂亮，要懂得分寸。

时光一晃就到了2008年四季度，整个市场已经哀鸿遍地，伤兵满盈，原先的套牢仅仅是在脚脖子，现在的套牢已经到天灵盖。所谓杀人不见血，分开不用刀，股市成了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奥迪进去，奥拓出来；鳄鱼进去，壁虎出来；蟒蛇进去，蚯蚓出来；老虎进去，小猫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博士进去，呆傻出来；黄世仁进去，杨白劳出来；男人进去，太监出来；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就算是地球进去，也是乒乓球出来。”这个算是风靡一时的小段之一，更有人重新填了词，把“死了都不卖”变成了“死了也不买”。

就在这种格局中，情况正在起变化。11月9日，平地一声雷，中国政府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两年投资约4万亿元人民币。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就国际社会加强协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支持经济增长达成一致，并呼吁改革世界金融体系，防止类似危机再次发生。11月25日，美联储宣布投入8000亿美元，用于解冻消费信贷市场、住房抵押信贷以及小企业信贷市场。美国财政部也从8000亿美元金融救援计划中拨出200亿美元，支持美联储的上述行动。11月26日，欧盟出台总额达2000亿欧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内含扩大公共开支、减税和降息等提振实体经济的三大举措。12月4日，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典央行分别降息0.75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和1.75个百分点。这是欧

洲多家央行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展开的第三次联合降息行动。短短一个月出头，市场终于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

12月初的一天，凌峻峰约上了杨文兴和周东明，想一起去易茶居喝茶，后来杨文兴力邀凌峻峰跟周东明来自己家喝茶。毕竟自己家的茶叶既好，坐着聊天说话又舒服，而且杨文兴的太太是宁波人，做得一手好菜。

“好久不见，没想到你如今红光满面！”凌峻峰看到杨文兴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一句感慨，“真是离开了股市身体好啊？几个老朋友，似乎只有我还天天在家里熬着。”

“坐坐坐，”杨文兴示意凌峻峰先坐，他正摆弄着小庭院里的十几盆花，“你先稍坐一会儿，我把手头这点事情忙完。”只见他围着大围裙，手拿小铲子，脚边放着浇花的水壶。

“这几株花草我认识。”凌峻峰也不朝屋里走，就在庭院里看杨文兴摆弄，“这是三色堇，这是金盏菊，这是雏菊。”凌峻峰说起花草来也头头是道，“这是什么花？不大见过。”

“那是美国凌霄。”杨文兴笑眯眯地道，“没想到你也挺懂花的”。

“我小时候家里搞过苗圃。”凌峻峰笑道，“看到这些东西还挺亲切的。”

杨文兴家在一楼，上海少有的带围墙封闭庭院，而且从庭院进门。院子其实并不大，顶多也就是30平方，靠墙边是几株葡萄，一条非常窄的路通向客厅，小路用鹅卵石铺就，两旁有些草，偶尔还有点冬青枝，没有裁剪的痕迹。庭院里花盆很多，除了凌峻峰刚刚认出来

的那些，还有些凌峻峰叫不上名字的，毕竟是冬天，开花的很少。庭院正中小路左边有一棵细细的树，不高，看上去十分俊秀。

“这是银杏？”凌峻峰不确定地问道。

“对，眼力不错，这也能看出来。”杨文兴笑道，“前些天刚种的。这树的生长周期长，长10年跟平时的树长一年差不多。”

“活化石嘛。”凌峻峰道，“你这里，真舒服。下次买房子，看来一定要有院子的。”

“那你就买啊。”杨文兴一边拿剪刀修剪，一边道，“你可别说你买不起，我又不找你借钱。”说罢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忙好，进了客厅。客厅正中便是一套茶海，杨文兴搬了椅子过来坐好，开始泡茶。只见他手脚不停，一会儿洗杯子升温，一会儿洗茶烧水，看得凌峻峰眼花缭乱。两人正喝着聊着，周东明到了。他明显比凌峻峰对这里要熟悉，径直去洗了手，坐下来，摸出杯子自己倒水喝。

“说吧，有什么思路？”周东明盯着凌峻峰，“是不是你又蠢蠢欲动，想再挣一票？”

“嘿嘿，周哥深知我心。来之前我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凌峻峰大方承认，“这一个月，看政府这出手的格局，让我有一种2005年、2006年的感觉扑面而来。不过刚才跟杨哥在这里坐着喝一会儿茶，心境全变了。套用一句话，这叫‘股票于我如浮云’。”

“哈哈，这话说得好。”周东明也笑了，“我跟老杨差不多一年没怎么仔细看过股票了，就知道现在不到2000点。你要真来找我们问股票，那我还真不知道行情怎么走，不过我看当初我们买的那些票，又回到了起点，还真有些跃跃欲试想买一些。”

“一切轮回罢了。”杨文兴笑着摇头，一刹那间，凌峻峰觉得他已经带了老相，“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举头望明月，几度夕阳红。这世上哪有永恒的主角？”

周东明默不作声，良久笑道：“想想张松海当初，真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啊。”一句话三人又都唏嘘起来。

“所以做不做这轮行情都无所谓。”凌峻峰忽然提高了声音，“杨哥说得对，一切都是轮回，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名利而来，既然身在股市，逃不脱股市的魔咒，只能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过轮回罢了，不过是左手去了右手罢了，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不过是一场空罢了。”说到这里，他又冲周东明道：“所以，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至于什么执着心，什么名利胆，朝一边放放就是。”

“这话已经入道了。”杨文兴笑道，“挣多少钱算是个尽头？家资巨万，平日不过三餐一倒，良田千顷不过一张床铺。纵有百十套房产，真死了，那个方方的盒子才是咱们永远的家。想开点吧，想挣就去挣，但要平常心。”

三人于是也不再谈股票，而是闲聊家常，正兴高采烈间，杨文兴的太太在厨房招呼：“凉菜已经上桌，你们还不来？”

凌峻峰从杨文兴家出来，已经是晚上8点有余，他开车而来，因此喝酒就免了。大概是汤水喝得太多，刚出杨文兴的小区没多远，他停了车，在路边公厕方便。

厕所门口一个板寸头的年轻人正在打电话，凌峻峰恍惚间觉得有些面熟，他来不及细想，直接进去了。板寸头没有注意凌峻峰，仍旧冲着话筒滔滔不绝：“你懂不懂？2009年，就是印钞年，有钱不花是犯罪！这是一轮大牛市开始的征兆！怎么不笨死你？咱们的业务就是在今年才能突破。抓住重点，抓住重点，大宗交易是我们的核心业

务，随着股改股解禁，这块儿的事情肯定越来越多，但是资产管理这块儿该起步还是应该起步！你怕什么？选股有我呢？你怕什么？真可笑。好好好，先这样，你再去跟客户沟通沟通。”

凌峻峰在里面听到一半已经记起这个年轻人，应该是原先营业部的营销员工，一位跟着王志的小伙子。听动静，板寸头已经走远，凌峻峰在洗手间摇头自语道：“还真是轮回。这帮小的们已经开始战斗了？”说完自失地一笑，开车走人。

生命的种子



光明的新生；无悔的选择。

加油，努力的人们；加油！

夕阳将近，刘海儿一个人，站在萧瑟的深秋风中。公墓的风显得特别大，刘海儿穿了一件厚厚的鸭绒大衣，半蹲着把供果放好。脚边的小袋子里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金元宝和纸钱。把东西都放好，刘海儿拿着一个湿抹布，仔细地把墓碑都擦了一遍，这是王志来每次都做的事情。擦完之后她吃力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刘海儿按照以前王志的做法，在地上画个圈，留出开口，用打火机点纸钱。风太大，连续好几下都打不着火，她蹲着又十分不方便，于是站起来扶着腰休息了一会儿，又埋头，这次总算是点着了。

望着火苗升起，刘海儿自言自语："奶奶，我来看你了。王志不能来，不过也是暂时的。前几天我刚去看过他，他很好，奶奶你要放心。有我照顾他，一切都会好的。他现在是积极分子，还在搞什么文化站，他负责数学，就跟当初他给我补习的内容差不多。想想真有意思。见他的时候，他让我跟您说，他在里面一切都好，什么也不缺，从小您就跟他说，男孩子要有担当，他说他现在心里很踏实，自己做了错事就要承担责任，他在里面每努力一天，就觉得心里好过一点，他还说自己虽然犯了错，但还是有将来的，凭着对股票的钻研，他相信自己还有朝前走的那天。"

“哦，忘了告诉您了，孙超，您应该见过的，也去看了王志两次。现在的孙超据说很厉害，自己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正在带学生，据说有不少年轻人想去学习，哪怕不要工资呢。王志还开玩笑地对我说，将来出来了如果暂时找不到工作，孙老板说了要至少养他5年，看着他假装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忍不住想哭。”低声喃喃到这里，刘海儿再也忍不住，眼泪噗噗地朝下掉。天色已经稍有些暗，为了避开王志的叔叔伯伯，刘海儿选择了下午过来，这时候已经差不多有4点钟了。

这是刘海儿第一次一个人来扫墓，她抬头望着昏暗发黄的天空，往事历历在目，在脑海中像过电影一般闪现。

第一次扫墓是两个人刚刚恋爱没多久，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前一天晚上两人就特别认真地把金元宝都折好。那时候公墓的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要在大门口就下车，走过来至少要15分钟。在墓前记得王志一脸笑意地对奶奶说：“奶奶你放心吧，我捡了个女朋友，虽然没有见过你，可是已经学了你的真传，就是让我吃‘螺丝糖’。”当时刘海儿还大声地抗议：“这是奶奶在天之灵传授给我的，专治你不听话，胡说八道。”后来王志还说奶奶喜欢圆脸、大眼睛的女孩子，这下可好了，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模板找的，刘海儿当时羞红了脸，都不记得跟奶奶说了些什么。

第二次扫墓是2005年，那时候王志刚刚转成了前台员工，正准备搞营销小组，还谈不上什么事业。记得跟奶奶说得最多的是他的工作规划，男人认真起来真的很可爱，也不管奶奶是不是要听。啰啰唆唆一大堆什么转营销，什么如何带人开发客户，听得自己昏昏欲睡。唯一跟刘海儿有关的就是跟奶奶吹嘘刘海儿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他。那次扫墓，刘海儿把王志赶到一边去，单独跟奶奶说了好多心里话。第三次扫墓就是2006年了。王志就是从那年初开始意气风发，他真的很努力，也很有办法。那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朝刘海儿的银行卡里存钱，偶

尔还有一两笔大额的存款，据说都是他干中介挣的。刚开始刘海儿还挺担心他走什么弯路，后来他再三解释确实是很正常的中介费，学名叫什么？好像是叫财务顾问费。那次扫墓是王志第一次跟奶奶提到了结婚，提到了买房。想到这个刘海儿就幸福得不行了，记得当时王志说："奶奶，您孙子现在很厉害！带了二三十个人的队伍不说，每年的收入保证吓坏你。每个月除了工资，还有其他的收入，外加做股票也赚钱，我现在一个月干的，顶得上以前叔叔伯伯他们一年干的。你要是还活着多好啊……"说到后面，王志哭得特别伤心，那是扫墓的时候刘海儿第一次看到王志哭。当时刘海儿手足无措，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办。第四次扫墓情况又不一样。那时候房子已经装修好了，跟自己的父母门挨门。刘海儿便这样脑海里过电影一样回忆着，一幕一幕，心里满是甜蜜、忧伤、痛苦、思念……不过是两三年的时间，刘海儿已经不再是王志刚认识她时的那个笨呼呼的傻姑娘了，尤其是王志出事后的这段时间，刘海儿已经俨然是一个倔强、坚韧的女人了。

便这样一个人在昏黄的天色里站了好长时间，刘海儿又自语道："奶奶，我这次还是没有告诉他怀孕。不是我想瞒着他，我只是怕他，怕他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我不懂他是怎么想的，我就是知道如果当时不按照他说的做，他就不开心。有时候吴侃也说我，太放纵了他，什么事情都依了他，可我真的不会让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每次去见他，都怕。怕将来我跟他说，我早就怀孕了他会后悔。您说，他会不会后悔呢？"说到这里，刘海儿又擦了擦眼角，顺便把剩余的纸钱和元宝都放了些进去，火势一下子大了起来。

刘海儿的眼睛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白色，看不清楚到底是泪水还是雾气。"医生说预产期在3月底。想想真的好期待啊，一个崭新的生命就要到来。妈妈听说我怀孕了，本来还很担心，后来爸爸劝了她。吴侃很担心我，觉得我有问题，怎么就那么固执地非要把孩子生下来。其实她不懂的，在我看来，孩子，就是崭新的开始，我跟王志都会带着崭新的开始走向新的一天。3年的时间，不长不短。我听说只要表现

好，可以减刑，到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就团聚了。”说到这里，刘海儿的眼睛不禁又湿了。

隐约中仿佛有人在叫刘海儿的名字，她连忙抬起头，又对着墓碑道：“奶奶，我要走了，吴侃担心我了。你一定要保佑王志和我们的宝宝。明年我再来看您。”说完又深深地鞠了个躬，转身离去。

“都跟你说了上去意思到了就是了。”吴侃把刘海儿扶进了出租车，“累坏了吧？毕竟你现在是特殊情况，不是身体好的时候。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吴侃坐在后座上陪着刘海儿，紧紧握着刘海儿的手，“这么冰冰凉，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要会照顾好自己。唉，刚才就不该听你的话，留在下面等你，陪你一起上去好了。”

“谢谢你，吴侃。”刘海儿不好意思地道，“上面风很大，你陪我去干什么。心里有好多话想跟奶奶说说。”

“我懂的，”吴侃重重地点了点头，“也不知道王志这小子这辈子哪里来的福气啊。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怀孕？”

“前几天去看他的时候我想了又想，还是没有跟他说。”刘海儿摇了摇头，“他说我现在长大了好多，应该是成熟了。”她的眼角有一丝笑意，还有一丝苦涩，“他情况还不错，还在里面搞什么学习班。你说像他这样的，最快要多久才能出来？”

“三年之内再减刑的概率不大，看情况吧。”吴侃不忍心打击刘海儿，“对了，刚才孙超给我打了电话。本来他是要找你的，结果你的电话没人接。他知道今天是王志奶奶的忌日，估计你来川沙扫墓了，问我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他说如果晚上没事情的话，想请我们一起去他家吃个饭。你想去吗？累不累？”

“累是一点儿也不累，就是刚才有点儿冷，这会儿好多了。”刘海儿笑道，“那就去吧，我也好久没有见小杜姐姐了，据说她的预产期跟我差不多时候，刚好去讨教讨教。”

孙超的房子买得比王志稍晚，他图方便，就在交易所旁边的盛世年华买了套小三居。这里刘海儿跟王志来过好几次，都比较熟悉，看孙超在楼栋口傻笑，俩人都笑了起来。“你媳妇呢？”吴侃问道，“我们今天可不是被你邀请来了，两个准妈妈准备好好探讨探讨生孩子经，你这大老爷们可以靠边去了。”孙超家住一楼，杜依婷在窗口听到了吴侃的声音，打开窗子笑道：“哎呀你们俩可算是到了，快来快来。孙超你磨蹭什么哪？还不赶快过来把鞋子拿好？让你准备的靠枕你放哪里了？”一开口就是一连串的吩咐外加指令。

进了门刚刚坐定，杜依婷又起身：“刘海儿妹妹，你等着，我买了一大堆东西，都是一式两份的，刚巧今天吴侃陪你来了，一会儿一起带走，省得孙超这个糊涂蛋送过去又说不清楚。”也不等刘海儿跟吴侃说话，就一路连跑带颠，不到10秒，拖了个大袋子出来，边拖边喊：“孙超！你真是一点眼色也没有啊。”说得孙超满脸通红，跟了过去。

杜依婷双手叉腰，像指点江山的大将军：“这一袋子有防辐射服，还有怀孕看的书，尤其是那本食谱，建议你让你妈妈天天按照上面写的给你搞些有营养的。这一个小袋子里都是孩子的用品，奶瓶奶嘴喝水的杯子，你家里肯定也要准备，但我既然买了索性帮你带了就是。唯一不方便的是咱俩的孕检日子不能摆在一起。”

“谢谢你啊小杜姐姐，”刘海儿心情此刻相当不错，看杜依婷如此挂念自己，也十分感激，“家里妈妈也准备了不少东西，还缝了小被子和小荞麦枕头，我让妈妈也做了两个，到时候给你也送来一个。对了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想好了没有？不对，先告诉我是男还是女！”

“我估计肯定是女孩儿，”孙超自打要当爸爸之后就完全没有了当初的精细伶俐劲头，似乎一夜之间成熟了至少20岁，“上次B超做完之后，我偷偷问医生，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医生很利落地回答看不清。后来人家跟我说，所谓看不清，就一般是女孩儿。”

“哟，怎么了？你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啊？”吴侃在旁边不屑地道。

“哪里，我是男孩儿女孩儿都行，”孙超冲杜依婷挤挤眼睛，“再说了，生个女孩子像她妈这辈子也算大美女，真要是男孩儿像我，将来可怎么办？”一句话说得大家又都笑了起来。“你们听他这会儿说得好听，他无所谓不在乎男孩儿女孩儿，而是他还要生呢！”杜依婷笑着揭发孙超，“反正他是无业游民，也没人管他，所以准备多要一个孩子，到时候有个伴儿也不寂寞。”

“最好是有儿有女，这才叫一个好嘛。”孙超笑道，“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生两个，只要有能力，生他三四个也是允许的。”

“你说什么？三四个？”刘海儿瞪大了眼睛，“我的妈呀，你真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杜依婷本来性格就挺开朗，结婚怀孕之后，更是放得开，“他以为生孩子跟下个蛋一样呢。不光要生，更关键的是要培养。”

“培养怎么了？我小时候也没人管没人问，还不都好好的？”孙超不服气地道，“我现在看到那些说生孩子养不起的人就觉得很搞笑。”

“去去去，就你这水平还培养孩子呢，你还不如王志，好歹人家还是数学家教！”杜依婷笑着打断了孙超的话，“赶快吃饭吧，孙超

你把菜都端到餐厅桌上，这屋里就你一个大男人，今天估计你要多干活了。”转身又对刘海儿道，“下午去扫墓累坏了吧，你就安心坐着别动，不是有句话说的么，女人是一天的公主，10个月的女王，这会儿是女王时间。”

“小杜姐姐说得对！”吴侃看着孙超忙忙碌碌的背影笑道，“养个孩子那么容易吗？就要累一累他们。”

“吴侃，你呢？啥时候结婚啊？”杜依婷问道。

“啊？”吴侃没想到问到自己身上，“我现在男朋友也没有啊，结什么婚。”她有些不好意思，“再说了，我年纪小呢。”

“小什么小？你的意思是我也小？”刘海儿在一旁打趣道，“主要是还没遇到那个合适的人。”三个女人正叽叽喳喳地聊着，孙超在餐厅大声喊道：“女王们，还有那个未来的女王，来吃饭吧。”

窗外，正是灯火阑珊。

全书完